

【日】大治英雄 著

女人的灾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怵目惊心的，追踪记实文学报告。

透过灯红酒绿的繁华表象，作者淋离尽致的，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性淫乱、性变态的犯罪者们，对女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的灾难。

资产的囤积，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都给这种灾难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作为牺牲品的女人，仅仅只因为她们具有女性的特征。

作者通过对日本近年来四处泛滥的性犯罪方式、手段、技巧的祥尽披露，对犯罪者以及受害者心理的分析，说明，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制度的腐朽与堕落。

在本书中出现的种种恶行是惨绝人寰的，骇人听闻。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将这一切公诸于世的目的，除了要给世人敲一记警钟，也给面临灾难的女人们，提供了保护自己的武器。

当然，这种灾难的彻底消亡，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彻底消亡之后，才能实现。

目　录

深夜里的不速之客……（1）
“红鞋帮”……（19）
“少年X侦探团”……（27）
被绞杀的年轻老板娘……（35）
强奸怪魔追踪记……（57）
强奸过的全裸女尸……（88）
信州大学电话员被杀案……（108）
袭击已婚妇女的男人……（128）
“黑百合帮”女阿飞集团……（132）
小“雌蜂王”……（135）
梅田车站的行李装尸案……（139）
神户奇案……（159）
“红鹰团”……（181）
教唆少年的娼妇……（189）
天国旅馆……（194）
竹包中的年轻女尸……（199）
安眠药游戏……（218）

被玩弄的醉汉……（221）
安眠药强奸案……（225）
简易房里的轮奸案……（231）
四位小姐的遭遇……（234）
蓄意谋害少女案……（236）
轻易上钩的女人……（240）
少女死尸和睡在尸旁的老头……（243）
女药剂师的全裸死尸……（245）
被拐卖的少女们……（248）
“女外交官”之死……（254）
痴情青年杀人案……（256）
强奸杀人案实例……（258）
三鹰高中学生被杀案……（261）
强奸少女焚尸案……（283）
县境妇女被杀之谜……（302）
三鹰女招待被杀案……（305）
空中小姐被杀案……（310）
一夜间成为淫妇的女高中生……（314）
对异性进行报复的姑娘……（317）
全裸少女尸体之谜……（325）
诱拐少女十三法……（349）
新娘强迫丈夫禁欲案……（362）
守贞实例……（364）

●深夜里的不速之客

恶魔降临

9月22日夜，东京的夜晚晴空万里，群星闪烁，宜人的轻风吹拂着枯黄的夏草，发出轻微的窸窣之声。

随着夜幕降临，羽田机场那使大地震颤不已的飞机轰鸣，渐渐稀疏，震得两旁房屋啦哒啦哒直响得国营电车以及街道上旋风般狂奔的汽车的噪声也慢慢沉寂下来。夜阑更深，整个城市已是一片深沉的梦乡了。

大田区仲六乡2段6号住着从事金融业的泽村喜久雄(26岁)一家，因为夫人敏江(22岁)这天早上回千叶县木更津娘家去了，家里只剩下喜久雄和妹妹秋子(18岁)两人。晚9：00左右关好门窗，喜久雄在楼下八铺席的房间，10点就寝。秋子学习西服裁剪到11：00左右睡在二楼四铺席半的房间里。白日的疲劳和凉爽的气温使两人很快睡熟

了。

深夜2：00左右……。

秋子被人轻轻摇醒，她以为是哥哥，漫不经心地睁开眼，这时耳边有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别吭声，要出声我就要你的命！你只要按我吩咐的做就没你事。”

只见眼前一道寒光，看不清是什么样的刀子。秋子哆哆嗦嗦，觉得浑身僵直，眼前发黑，脑袋发蒙，下意识地把被子蒙在头上。来人扯下被子，用刀轻轻打着秋子的脸，再次威胁道：“别出声，不老实就捅了你！”

说着将秋子两手反缚，用破布条严严实实地堵住她的口，用手帕紧紧地从后面把嘴勒住。再把她的双脚捆住，秋子被吓昏了，失去了抵抗力。

一摸到她柔嫩的肌肤，那身穿白衬衣、黑裤子的蒙面怪人便情欲激动起来，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吻着毫无抵抗的姑娘的樱唇，接着解开了姑娘的睡衣。

……难以忍受的疼痛和窒息感使秋子重新恢复了意识，她那张美丽的脸被痛苦扭曲了，她扭动着身躯，无力地反抗着，无声地挣扎着。眼泪扑簌扑簌直往下掉。一股难闻的烟臭味扑面而来。

那坚固的花蕾遭到了无情的摧残，长达20分钟难以忍受的屈辱……。

这个用最卑劣的手段，使对方无法呼救和完全失去抵抗力，进而夺去了这个有着无限美好幸福的未来的处女的一切的魔鬼到底是谁呢？这时可憎的他，望着在绝望中哭泣

的美女，露出得意的微笑。

感情的烈火，有时是无限美好的。但采用胁迫、暴力等手段，达到单方面的满足愉悦，这是只有那些不怕神灵的恶魔才干得出的人类最大的坏事。许多生活在快乐的梦境中的少女们，由于可恶的暴力，瞬间便失去了处女的自豪，堕入痛苦的深渊。这简直等于杀人，是天神都不可饶恕的犯罪。

现行的日本刑法规定：犯强奸妇女罪，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强奸致伤处无期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强盗强奸处无期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强奸致死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这些规定正是基于严惩的原则。

怪汉用枕边放着的卫生纸，从容地收拾着，……

然后穿上裤子，燃起一支香烟。

借着火柴的光亮，他看见枕边的闹钟："嗬！已经3：00了？"他小声嘟哝了一声，再次把秋子的两条腿捆起来。

"我下去一下就上来，到时再给你解开。你老老实实呆着，要敢出声，我把你全家都杀了。"

说着他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很快又折了回来。"门不大好开呀，"说着解开了秋子腿上的绳子，取下嘴里的布。

"叫你哥哥起来，你要大声喊，我就捅死你！"

秋子一站起来，鲜血便流了出来：她感到一阵针刺般地疼痛，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似乎已不属于自己。

怪汉无声地用刀顶在秋子的背上，她哆嗦着摇摇晃晃走下楼梯。

"别出声，把他叫醒！"

没有办法，秋子只好按照怪汉的吩咐勉强挪到哥哥身边，轻轻地把他摇醒。

“干什么？秋子！”

喜久雄一睁开眼，怪汉已唰地把匕首抵在了他胸前。

“老子是贼！你是要命还是大大方方地把手头的钱全交出来？”

“交……交……钱。”

“小声点！带我去仓房。”

喜久雄被踢了起来。仓房前一片黑暗，辨不清号码，秋子刚把电灯打开，怪汉就慌忙喝道：

“干什么！快关掉！别开灯！”

秋子赶忙关了灯。怪汉摸出火柴递给喜久雄。喜久雄划着火柴，借着亮光，扭动刻度盘，打开了仓房。门一开，怪汉就把喜久雄和秋子搡进去。然后他跟进来，用低而响的声音问：

“保险柜在哪儿？钱在哪儿？”

见两人不出声，便用匕首的背轻轻地敲着喜久雄的头。

“你再不快点可就没命了！命和钱你可惜哪个？！你这守财奴！”

喜久雄吓得说不出声，用手指了指搁板上。怪汉从上面摸出 40 张千元的票子，大大咧咧地塞进了裤兜。

“就这点零头怎么行？保险柜在哪儿？”

喜久雄声音打着颤：

“家里没有保险柜。”

“那就怪了，我可听说你家保险柜里塞满了票子。今儿

你不再拿出点儿，可就别怪我不留情，把你们宰了！杀人灭口，警察就不知道老子的模样了，老子便没事了。”

这话一直震撼到兄妹俩的心底。

在漆黑的仓库里她俩把手握在一起，两个人都不住地发抖。

“钱，钱……钱在八铺席那间房子里，在枕头边的箱子里。”

“怎么回事？夫人应该在家，老子高高兴兴地来，本想吃一顿来着……。”

“她回乡下了。”

“噢，算了，作为补偿，我已经尝到小姐的新玩艺儿了……。哦！是吗，谁也不在？那我把这仓房的门一锁，二位就出不来喽。”

留下这番恐吓的话后，怪汉脚步声远了。片刻之后，又回来了，门外传来他的声音：“再过 1 小时左右，就该上班了。你们要喊的话，我就点着火再跑了……。小姐！好好保护我的孩子！生出来的话要好生养着。”说着走了。

兄妹俩被困在仓房中，因为那人扭动了刻度盘，没办法出来。

多么可憎的魔鬼！

可诅咒的恶魔象风一样去了，四周又归于令人不安的寂静。

18 岁的处女肉体上，留下了惨重的伤痕，永远不能愈合了……。

大约 45 分钟后，喜久雄爬上了三楼，打开了上面的小

窗。

东方的天空已经泛白，朦胧的光亮照进仓房，晚秋冰凉的晨风吹拂在喜久雄因恐惧和兴奋而颤栗不已的脸颊上。

“啊，终于得救了，这下好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听得见羽田机场的马达轰鸣声了。“哦！这是多么有力激昂的声响呀。”喜久雄鼓起勇气，拚命喊了起来。

“抓贼啊——抓贼啊——！”

但是，这喊声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于是，喜久雄接过秋子递过来的马口铁罐，敲了起来。

“失火了，失火了！”

他大喊着。马上，邻居林先生（40岁）跑了过来，可他打不开仓房的门。等喜久雄告诉他号码，好不容易被救出来时，已是4：22了。

喜久雄想给警察打电话，话筒上的软线已被揪掉，不通了，于是他骑上自行车，飞奔蒲田警察局。

警察局根据喜久雄所描述的犯人长相，立刻发出紧急通报：“二十七八岁，身高5.5尺左右，皮肤白皙，长脸，容貌俊秀，长发蓬乱，缺少油脂。”伊藤搜查科长，率5名警察急速赶到现场，进行了迅速果断而有条不紊的强行搜查，但因罪犯已于1小时30分钟前逃走，所以，毫无结果。

现场勘验和搜索

因是平时掌握着大量现金的民间金融机关被害，加上罪犯胆大包天，手段极为恶劣，构成利用凶器强盗强奸的重

大犯罪案。接到这一事件的报告后，警视厅在蒲田警察局专门设立了搜查本部，命第二科科长居木井负责，并派遣田口搜查主任及下属10名警察进行严格的搜查。

居木井科长指挥田口主任等人以及蒲田局搜查科的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实际勘验。

（一）侵入路线：被害泽村家东侧的水泥墙上被打入一根直径3寸的圆松木楔子，木楔子距地面90公分。犯人似乎是从这里上的墙。墙上有泥迹，沾有泥土的脚印从这里一直延伸到通仓房顶的楼梯处。据分析犯人从二楼北侧六铺席房间的窗户进入室内，这一房间的铺席上和摊开的一件正在改制的女式西服上衣上均有泥脚印，针线盒里的线、针散落一地。

二楼有六铺席、四铺席半两间房。秋子的寝室是四铺席半的那间。地下铺着洁白的床单，上面被泥弄脏，斑斑血痕，清清楚楚地显示着在粗暴的恶魔摧残下姑娘痛苦地四处翻滚的情形。

（二）做案留下的痕迹：楼下八铺席房间小柜子上的箱子抽屉被拉出。接待室的壁橱门被打开。没有其他翻动的痕迹。

（三）被害者秋子小姐处女膜裂伤，需要十余日的治疗。除从仓房板棚上被抢走的4万元之外，箱子里的1.5万元现金也不翼而飞。此外，放在接待室壁橱里的赛米帕尔照像机一架（带相机套，和男式手表1块（镀金奔莱斯表、11型、鳄鱼皮表带）被盗。

（四）犯人留下的证据：秋子小姐寝室里留有白色细棉

绳三根，白手帕一块。弄脏的单子被罩各一床。一根烟蒂。还有犯人给喜久雄的那盒印有厨房姑娘的小型火柴。

（五）坂本部长、山本、中岛、吉田等4个刑警采集了犯人可能接触地方的指纹21个供参照使用，还成功地采到两个极为鲜明的掌纹。他们还采了被害者的指纹，立即进行分析。

现场检查结束后，在蒲田警察局二档一室召开了第一次搜查会，确定了搜查方针：因缺少能够确定犯人特征的资料，故决定进一步进行一般性的基本搜查，从中分析，找到犯人。

蒲田警察局刑事处长冈田警部手下25人加上搜查一科田口警部手下10人，共计35人，组成专门搜查班子。他们编成16个小组，每组2人。划片侦察犯罪行为起始时间的判定、现场勘验、相同罪犯手法分析各两个小组；追踪犯人踪迹3个小组；寻找赃物和凶器4个小组。各小组立刻开始了行动。

第一天的搜查结果于当晚8：00在该局二楼一室，各组向竹居局长和居木井科长做了汇报。

各小组的刑警们认真地谈了搜查的情况，提出十几名嫌疑者，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负责判定犯罪行为起始时间的汤山部长用坚定有力充满自信的口气讲道：

“由于经营上的关系，有许多缺钱的人出入被害者的家，可疑而准备审查的有六七个人，其中最值得怀疑的是本月中旬一天上午9：00前后，来过被害者家的一个二十七

八岁的男子。这个人对夫人敏江出示了蒲田税务局法人税第二科科长、财政部税务官谷田具弘的身份证明。提出想看一下帐簿，并打听了家属的情况、经营的项目、帐户等。查问了大约30分钟后才离去。因为询问的内容是专门性的，故泽村夫妇一点也没产生怀疑。但是，大约一周后。一天晚上8：00他又来了，说是想借5000元钱。身为税务署科长，向实业家借钱，又仅借这么一点儿，喜久雄觉得有些蹊跷，感到有必要让敏江把派出所的人叫来，这时那人慌忙逃走了。

后来，在22日即遭难的前一天，晚10：00左右，泽村家人听到大门外有声音，出来一看，发现有人逃走了。从背影看很象那个谷田具弘。而本月6日蒲田税务局遭到盗窃，法人税第二科科长谷田具弘的身份证、名片若干及几张电影招待券被盗。由此来看，那个盗窃犯就是本案的抢窃强奸犯。”

接着，负责划片侦察的高桥刑警起身报告：

“本月10日前后，国营电车蒲田站前两家咖啡馆和一家酒吧的数名女招待，曾接受一个男子送给她们与蒲田税务局被盗的同样的电影招待券。据说那人身高1.6米左右，年龄二十七八岁，长发，皮肤白皙，容貌秀气，和本案的犯人极为相似。而且此人在本月20日前后，还到过大田区南六乡一段的北川西服店，说用蓝色的报表报税，可只缴一半以下的税款，骗取了8000元的所谓手续费。现在当事人不在，我想到明天就清楚了。”

当天夜里，搜查一处的居木井科长和蒲田局和冈田刑事处长商议以后，决定追查蒲田税务局的盗窃犯，命田口警

部查一下关于作案手段的摄影记录册。

第二天(24日),继续从事一般性搜查的山本、小林两位刑警,接到被欺诈的北川先生要求协助的请求,便和他一起来到鉴别处作案手段科,翻看犯有欺诈、侵吞和自行车盗窃罪的犯人照片。下午2:00左右,翻了3010张盗窃自行车罪犯人照片的北川突然喊了起来:"就是他,没错!"

这时他已疲劳不堪,立刻倒头睡了起来。这张卡片上写着:

昭和31年1月因侵吞他人财产罪被拘于练马局。同年6月因盗窃自行车被拘于东京淀桥局。

原籍:京都府加佐郡加佐町宇久田美

住处: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1—10山田馆

无业、谷口克己(28岁)

刑警们借了作案手段科的原件回到搜查本部。冈田处长立刻请鉴别处指纹科为原件上按的指纹和现场取到的指纹进行对照鉴别。

居木井科长把谷口的照片混在50张怀疑对象的照片里,拿到泽村家:"请你们辨认一下,这里面有没有长得象那个犯人的。"3个家人慎重地一张一张进行辨认。妹妹秋子因当时在暗中,加上恐惧认不出来。但敏江夫人却拿出谷口的照片:

"是这个人!他来过两次,说是蒲田税务局的谷田具弘科长。"

丈夫喜久雄也抽出谷口的照片断然说:

"强盗进来时,因为关着灯,屋里漆黑一片,但借着屋外

的照明灯，我清楚地看见了那人的脸。没错，就是他。”

居木井科长当场写出照片确认的调查记录，附上其他证明材料，送交东京简易裁判所，要求将谷口克己作为本案怀疑犯，发出逮捕令。当天下午7：20左右，审判官批准，马上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

追捕谷口

第三天，9月25日本部集结了全部力量，开始对谷口进行全力的追捕。

警察们来到谷口在淀桥局被捕时住的大田区六乡一段10号的山田先生家，不露痕迹地进行了侦察。发现谷口是山田先生为其长女爱子(24岁)招赘的女婿，两年前结婚。因为他犯有前科，品行恶劣，爱子厌恶之极，与其离了婚。后来他再也没回来过。

据说谷口的原籍和出生地是京都，并在大阪国税局工作过。于是搜索本部致函关西、近畿地区警察总部的部长要求帮助进行特别搜捕。印有谷口照片的3万张通缉令飞速地送到警视厅各下属单位及有关的府县，特别布置了对东京西南地区的所有旅馆、酒馆、麻将俱乐部、围棋会所，电影院等进行严密的搜查。为了防备万一，还派了16个小组，共32名刑警飞赴各地追捕谷口。

汤山部长去练马警察局调查谷口被拘留时为他送东西的人的情况，结果意外地得知：谷口在犯抢劫强奸罪的当天下午4：00左右，曾来找过该局的川手刑警，得知川手不在

时便走了。由此推断，谷口大概周游于新宿一带。于是，把搜索的主要力量放在这一地区。

23日下午5：00左右，罪犯曾来到新宿区角笞二段的中国餐馆“明月”，饮清酒5杯，共付800日元；7：00左右又转到距此不远的酒馆“真田”，灌下9杯清酒，付现金1000元；接着9：00前后又钻进角笞1段1号“大财神”咖啡馆喝了4瓶啤酒，付钱1000元；当晚11：00左右，谷口又来到“池田中”咖啡馆，要了4瓶啤酒，付1000元；然后又带着该店的两名女招待去该区歌舞妓街的“黑玫瑰”夜总会，喝了3杯清酒，花了1000元。

在这儿，他花言巧语想骗这两个女招待，但未得逞，便到同区十二社的“松月”馆，唤来艺妓鬼混了一夜。第二天24日早上9：00左右，他支付了1万元后离去。警察得知，当晚他洗澡时寄存在帐房的那只手表，就是从泽本家抢来的：镀金奔莱斯表11型、鳄鱼皮表带。

负责搜查赃物的菖蒲部长小组，29日终于在品川区五反田1段274号矢型当铺发现了手表和照像机。

这是罪犯在做案的第二天，用谷田具弘的名字以4000元典当在这里的。根据当铺营业管理法，手表和照相机被作为证据收押，带回本部。

经警视厅鉴别处指纹鉴别科分析鉴别，现场收集的21个指纹中有两个与谷口克己的指纹原本完全一致；谷口现行犯罪已无可怀疑了。

与此同时，搜查本部的刑警们，查明截止10月1日止这9天中间，谷口自称税务局官员，还用所谓绿争报表诈骗

了世田谷区世田谷1段817号荞麦面条馆老板奥村重作现金5000元。此外，还用同样手段在大田、品川、目黑等区诈骗5起。在大田区仲蒲田3段3号伊达夏子等两家酒馆，喝了合计6000余元的饮料后赖帐逃走。

这些事实，是刑警们调查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9天之中16个小组，每个小组每天查访近百家店铺，共调查了1.4万余家，这些珍贵的资料就是这样得来的。

谷口落网

9月26日发出的通缉令指示对推测犯人可能流窜的新宿、世田谷、大田、目黑、品川等各区的所有酒馆、游艺场、旅馆、浴室、理发馆等由该区警察局进行严格的搜索。各局所有第一线的警察，都接受了局长的特别训令，抱着必能捉住的信心，牢牢地记着犯人的长相。

搜查本部的井上部长小组，得知谷口喜好围棋且棋艺不错，便专门查访各围棋会所。10月1日上午10：00左右，他们来到品川区西户越一段的玉置棋院。当他们把谷口的照片拿给女招待尾崎贞子看时，贞子说：

“这不是竹田健二嘛！他眉间有一颗黑痣，挺有点儿男子汉味儿。”看她连对方的特征都知道，井上部长高兴极了：

“他常来吧？”

“嗯，来过两三次。好象昨天上午10：00左右还来过，连饭也没吃，一直玩到晚上10：00左右才回去。”

“他从哪儿来？”

“没去过他那儿，不大清楚。不过他好象说住在平塚一段的500多少号。从这儿走，大概要10分钟左右时间吧。”

“在贵府……他没给贵府添什么麻烦吧？”

“不，什么也没……。这人，是坏人吗？……”

“噢，——只是想调查调查。要是他再来，希望你们能不动声色地通知我们。只要和西户越派出所联系就行……。”

看样子她对谷口印象很好。怕她受惊，井上没讲通缉的事儿，留下1张名片后，到别的围棋会去了。

第二天下午3：00前后，犯人谷口又来到玉置棋院。他刚坐下下棋，贞子就报告了茬原警察局正在巡逻的警察船津。船津担心一个人会把他放跑，便就近打电话报告了警察局。该局立刻派了以馆为首的5名刑警飞奔而来，包围了棋院馆。一个人走进店内，恭恭敬敬地对谷口低首致意：

“我是茬原警察局的，有事想问问您，请您到门口来一下好吗？……。”

“什么？我吗？”

谷口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来到门口。他断定这人是刑警，企图逃走，但最终还是乖乖地被捕了。之后，他被押送到蒲田警察局搜查本部。为了不影响营业，警察们做了周到的考虑，故当时在棋院里埋头下棋的20来名客人谁也没察觉。

仅10天，罪犯就落网了。

这是科学侦探和追踪搜查的结果，可以说是警视厅引以自豪的典型的现代式搜捕。

对于搜捕犯人来说，群众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这

种协助对于能否破案起着决定性作用。5月24日东京尾久警察局管辖地段发生的一起老妇被杀案件、6月7日品川警察局管辖地段发生的出租汽车司机将乘客抛到日黑河的杀人案件以及7月21日富坂警察局管辖地段妓女被害等案件，均因无法指望群众的帮助，所以尽管组织了不少优秀的侦探进行专门的搜捕，经过了这么久的艰苦努力，至今仍无破案的征兆。

深知这一现实的竹居局长对为本案提供了协助的每一个人都送去了感谢信和礼金，诚恳地将功劳归于他们。

被关进蒲田拘留所的谷田克己，使劲晃着拘留所的铁栏杆，象疯狗似地大喊大叫，坚决否认一切罪行。但，人都是软弱的。

供词与判决

16日被捕后的第四天，在蒲田警察局二楼一室，接受了收容审查后回来的谷口，与曾因捉到帝国银行事件的犯人平泽通贞而闻名于世的居木井科长相对而坐，接受审讯。

那一事件后十余年的磨炼，使科长的审讯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审讯犯人时绝无拷问的气氛，对被审人来说，他就象一个慈父，他的话语总是充满着热情和浓厚的人情味。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不做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你就是断然否认自己犯了罪，这也是可以的啊。”

“法官也是人，也是有血肉有感情的。我想，对勇于悔过

自新的人和对顽固地否认自己所犯罪行的人，他是不会判同样的刑的。”

“对可以坚持不承认的罪行，我们先不去管它，但你干出来的犯罪事实，已被完全查明，已找到了科学性的证据了。”

“所以，一旦到法庭上，没有人会感到为难，要说有人为难的话，恐怕只有你自己和听说现住在京都的你母亲了。”

“法律虽说是冷酷的，但法律也是有情的，根据情况可以酌量减刑。而你犯的罪行简直形同禽兽！那样温顺、娴淑、纯真、美丽，本有着美好幸福未来的小姐，因为你，纯洁的肉体遭到虎狼一般地蹂躏伤害，留下了今生今世也无法抹去的伤痕。这姑娘的幸福被你完全夺去了。”

“你真是个可恶的魔鬼，你扪心自问：那姑娘的亲人该是怎样的心情？就是送你上绞刑也不会有人同情！”

“另外，偷人家的东西、冒充税务员骗钱、喝人家的酒不掏钱，你干的这等事简直没有原谅的余地！辛辛苦苦把你养育成人的母亲想到这一点不知该怎么难过呢！”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是被你害的人！”

“我都替你的亲人为你做这样的坏事感到羞耻。我审讯你的目的，并不是要尽可能惩罚你，而是希望你能恢复少年时代的纯真，重新做人，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男子汉，也好赎赎你的罪。我因此才费这一番口舌的。”

科长清澈明亮的眼睛湿润了。他的目光有一种难以冒犯的威严，那每一滴泪水都满含着人类友善的热情。

罪大恶极形同野兽的谷口，大概也还残存着一点良心吧，他放声大哭起来。

接着，他声泪俱下，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经历。从故乡的高中毕业后，他曾在大阪国税局、东京中央区樱桥的帝国信托所等处工作。因为相貌英俊，生活中又不能自持，便不知不觉堕入罪恶的泥沼，最终不能自拔。他悔恨万分，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是一个大坏蛋。一辈子受穷的母亲，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我想总应该带些钱回去，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便下决心存上 100 万块钱。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干坏事了。”

“现在存了多少了？”

“才 2 万。”

“混蛋！就是偷来和骗来的钱也被你挥霍光了！还存什么钱！在你母亲看来，不管你怎么样坏，终究还是自己的孩子，她肯定一直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正经人吧。”

“听说你母亲为人谦和，从不被人说闲话。要是看到你这些让别的人家流眼泪而得到的钱，她老人家还不气死！”

“真对不起，——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让我到一个这辈子出不来的地方去吧，一出来我就不知会干什么。”

他泪流满面。这也许是罪犯在一瞬间被感动时特有的叫声吧。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也许会忘记这一番悔过，成为更彻底的坏蛋吧。

但是，老练的居木井科长抓住这一瞬间，迫使他供述了其余的罪行。除证实了正在侦察中的其他罪行外，犯人还主

动招供了9件诈骗盗窃罪。

犯人招供闯进泽村家时使用的凶器扔到了大田区东六乡1段16号的臭水沟里。根据这一线索，第二天，佐藤、木村两位刑警找到了它，这样，一切证据都齐了。

当月22日，检察官以抢劫强奸致伤并欺诈盗窃罪对谷口起诉，提出判10年徒刑的求刑书，要求东京地方法院予以公判。同年12月27日该法院经审理，鉴于本人有明显的悔过之意，酌情宽大，判处谷口有期徒刑8年。

不知何故，被告谷口以量刑过重为理由于次年，昭和32年1月4日上诉东京高级法院。经矢岛审判长审理，于33年5月3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这是最终审判，无法上诉，故当年6月15日确定了徒刑8年，拘留未决计130天的徒刑。谷口默默地进了监狱。

●“红鞋帮”

“您女儿勾搭我的情人，咱们得商量商量这事儿。”

来的姑娘连对方看也不看大模大样地说道。一看便知是个可怕的女流氓。这女孩儿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围一条红围巾，上身穿粉红色的毛衣，下身着一条藏青西服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红拖鞋。地地道道一副女阿飞打扮。她坐在门口，围巾也不摘，跷起一只脚，背着脸狠狠地说着。

这是黄金周（4月底至5月初，假日最多的一周）中，两个连休日之间的一天，下午2：00左右。女佣通报说有客人，吉冈夫人急忙来到门口。一看来人是这副样子，夫人吓坏了。吉冈在公司里担任要职，住在中野区，这种客人不必说还是第一次上门。

“你是千代子的母亲吧！请你付给我2.5万元，作为千代子和我情人私通的安慰金。”

吉冈夫人吃惊之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她镇定了半天才说：“我家千代子还是个孩子呐，会不会搞错了？”

“千代子小姐还是孩子？干出和我情人私通的事，还是什么孩子?!”

这女孩依然跷着二郎腿。她仰头大笑起来，好象真的很可笑似的。吉冈夫人一时呆了，该怎么办？得好言好语把她支走，我家的千代子决不会做出这等事！这种讹诈也太岂有此理了！这丫头是什么人？会不会是在新宿一带游荡的女阿飞？可她怎么知道千代子呢？没准是千代子小学的同学，在哪儿偶然碰上的。那也……。

“要不请明天再来一趟吧，要和她本人及我丈夫商量一下……然后再按您说的……。”

“我可有好几个证人呐！她们都在门口，叫来问问怎么样？我看还是把千代子叫出来吧，让她在母亲面前坦白……。”

“千代子去学校还没回来。况且，家里也没有准备下这么多钱。所以，还是请明天再来一趟吧。”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竟然拿不出二三万块钱来？”

吉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了。

“要是不喜欢用钱来解决，那也行啊！”

姑娘斜着眼望着她。两人之间一阵让人难堪的沉默。接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走近。一个18岁左右烫发的姑娘打头，后面跟着闯进来7个短发姑娘。她们的衣服虽然各不相同，但全都穿着同样的红拖鞋。

真令人毛骨悚然！

“洋子，咱们回去吧！和这样抠门儿的夫人叫劲儿，真掉咱们“红鞋帮”的价，咱们瞅千代子什么时候回来，逮住她好

好收拾她。”

已是在威胁了！吉冈夫人想去拨 110 电话，可又脱不开身，她又惊又惧，双手颤抖着取出钱包，掏出一叠钞票，1000 元一张的票子。共 15 张，闭上眼睛夫人也知道是 1.5 万元——今天早上刚数过的。

“今天只有这点，请高抬贵手。”

大概是小头目的烫发女孩子接了过去，她噘着嘴，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慢悠悠地数起来，那股子沉着劲儿真令人憎恶。

“嗯？1.5 万元？9 个人都来了，才这么点儿。真不划算！没治了！哎，没准还会来打搅的！……”

这群穿红拖鞋的女阿飞走后，吉冈夫人好一阵子镇定不下来。她在屋里踱来踱去，申斥女佣人。

“你们也该会给警察挂电话呀！”

吉冈夫人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千代子只有 18 岁，怎么会象那群丫头们说的和人私通呢？首先，千代子身上连一点儿这种迹象都没有啊，这肯定是讹诈！要不怎么专找千代子不在的时候来呢？想到这儿，她觉得掏出去的那 1.5 万元真窝心极了。她想，报警察局之前该先和丈夫谈谈，于是她给丈夫挂了电话。

“我也想千代子不会干这种事。不过象她这种年龄的女孩子，难保会出什么差错，等问过千代子以后再报警吧。什么？为防备万一，你最好去学校接千代子回家，我也马上回去。”丈夫说道。

父母再怎么问，千代子也不露一点儿不安的样儿。她干

干脆脆地说："请放心，我决不会干那种事的。"

于是吉冈氏便作为恐吓案的被害者向野方警察局报了案。

穿红拖鞋的姑娘，9人，自称"红鞋帮"。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作为这一团伙的被害者报过案。警察局的流氓团伙档案上也没有关于她们的记录。当然仅凭日本警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流氓集团的情况。野方警察局少年科的警察开始了侦察。不久，便掌握了这个以新宿为老窝，号称"红鞋帮"的女流氓集团。在新宿街头将她们全部抓获。

这9个女孩子以小岛晴江(18岁，无业)为头目，她们集体住在一家公寓里，以岩城清一(18岁)和中山喜一郎(18岁)两个美少年为喽罗兼共同情人。据调查她们指使两个少年用美人计15次，情侣胁迫十余次，共骗取40余万元现金。

吉冈千代子也是堕入他们网中的一个。

现在的女孩子真不得了！她们总是没有一点羞赧之色，堂而煌之地撒谎：这种事绝没有。这往往让人觉得与其说她们是受骗上当，不如说是她们自己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

吉冈千代子稍有些世故，尽管很难断言她品行就那么端正，可她从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倾向，这就使"红鞋帮"有了可乘之机。

她很喜爱音乐，常常独自一人去音乐咖啡馆。当然，音乐咖啡馆本身也并非什么不好的东西，听听音乐也没什么不可，但她是一个人去，这就有了被盯上的契机。而且她不

光穿学生制服，还常常身穿考究的西服，这无疑已说明了她生活优裕。

“红鞋帮”也是把音乐咖啡馆作为她们的落脚点，这样，独来独往的千代子被她们盯上了。

“这妞儿，还有点儿骚劲呢。”

“瞧那德行，装模作样！心里一定急着想勾引男人！”

“看上去倒挺漂亮呐。”

“那妞儿是什么人，看样子兜里还很有点呐。”

“没准是个大头呐！”

“咱们照例干吧！”

这样，她们共同的情人岩城和中山便出动了。

4月初的一天下午3：00左右，千代子仍一个人来到音乐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听着音乐。

“请问这座位可以吗？”

听见有人问，千代子回过头来一看，旁边斯斯文文站着身着学生装的两个青年。看到他们手上拿着的帽子，就知道是东京大学的学生。

“行啊，请吧。”

很自然地，他们聊了起来。

“您好象很喜欢音乐啊。”

“喜欢极了。”

“我也很喜欢音乐。”

真不愧是抓女人做老赶的男人，极懂得谈话技巧。小伙子相当漂亮，又是东大学生。千代子不知不觉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能和您这样的人来往，真让人高兴。为表示友谊，能否赏光和我们一道吃顿饭？”

自称中山的青年，很有风度地微笑着，提出了邀请。他一张嘴，便露出一口洁白漂亮的牙齿，千代子有点被他迷住了。她微笑着点了点头。虽是第一次见面的路人，但千代子对这个叫中山的男青年已有了好感：真帅啊！东京大学的！又这么帅气！这么开朗！一起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对方不就是东大的学生嘛！

小小的冒险总会使千代子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乐趣。对对方的真情和心地一无所知的千代子，只当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冒险。

“哎呀！在这里面吃饭？！”

千代子犹豫着停下脚步，歪着脑袋，心里直犯嘀咕：中山他俩领她走进的是一家小旅馆。

“也许是兼做餐馆的地方吧。”

千代子自言自语道，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她还是跟了进去。对这么有礼貌、文雅、健谈的东大学生，只管放心好了。再说大白天，对方又是两个人。想到这儿，刚才的那点儿戒备心也消失了。

3个人从二楼的三铺席房间走过。以后的事，千代子这样说道：

……喝茶的时候，两个人的态度一下了变了。刚才的笑脸不知哪儿去了，两个人用可怕的表情盯着我。

“小妞！你大概知道这儿是干什么的地方吧？”

说着把睡衣扔了过来，我吓呆了，一个劲地发抖，叫不

出声来。纸拉门打开了，旁边六铺席的房间里，被子已铺好了。于是我被他们强拖到了旁边的房间。

“求求你们，别那么粗暴。”

我双手合十乞求道。但他们讪笑着：

“你要敢喊叫，当心这个！要想活，乖乖听老子的，老子们是职业阿飞，上钩的鱼儿要是不上台板，会糟塌了老子的名声！”

他们用刀指着我的鼻尖威胁道。我很害怕，……不再反抗。这样两个人把我扒光，轮奸了我。

然后他们说：“哟，你这可不是第一次啊！”完了，他们就溜了。

但是，千代子所说的似乎不完全是事实。

据旅馆招待说，她曾高兴地和她们说过话。中山、岩城也否认有暴行，而且坚持说是千代子诱惑他们，是在双方同意之下一起玩的。他们假冒学生自不必说了。

千代子对她父母说“决无此事”，就已经证明千代子说谎了。而且，据中山和岩城所说，她似乎已不是处女，但对此，千代子什么也不说。所以案情到此便如坠云雾之中，——真实情况如何已无法弄清了。我们所能明白的，是现在的女孩子，我们不知她们会干些什么 知道象千代子这样可以称之为女阿飞预备队的姑娘惊人的多。据说这些女孩子们每天在闹市区转游，希望自己被阿飞团们盯上。

是不是商量后干的，且不去管它。千代子曾被两个冒充的学生领进旅馆这是事实。以此为把柄，“红鞋帮”女阿飞们闹进中野的千代子家勒索了 1.5 万元也是事实。

“红鞋帮”第一次到女孩子家里进行恐吓，还是正月的事。半年之中，她们利用两个少年，共诈取现金40万元。因为被害者都未报案，千代子的案子又含含糊糊，所以最终也没对她们起诉。

●少年 X 侦探团

东京浅草警察局少年科水上、斋藤两位警察得知：一个称作“少年 X 侦探团”的不良团伙，每天晚上专门袭击在街上拉客的妓女，抢走她们身上的钱。于是便暗中进行侦察，终于在第 11 天即 7 月 26 日夜 9：20 左右，发现了该团的犯罪活动，在值班的另外 8 名警察的帮助下，当场逮捕了这 9 名现行的抢劫少年犯。经审讯，了解到他们狡诈而残酷的罪行的全貌，令人吃惊。

嫌疑犯有以下 9 人

（一）住台东区浅草，出生于上流资产阶级家庭，长子，兄妹 3 人，某高中二年级学生，少年 X 侦探团团长，通称狮子 野本修三（17 岁）。

（二）同区浅草山谷街旅馆老板的独生子，高中二年级学生，该团副团长，通称长野、佐藤喜三郎（17 岁）。

（三）同区浅草山谷街服饰用品商店老板的长子，高中二年级学生，团员，通称小子、山本四郎（16 岁）。

（四）荒川区三河岛街工厂主的长子，高中二年级学生，团员，通称近藤、佐藤勇（17岁）。

（五）同区浅草高级餐馆老板的次子，高中一年级学生，团员，通称小不点儿、井上政市（16岁）。

（六）同区上野酒馆老板的三儿子，高中一年级学生，团员，通称信州、中西良夫（16岁）。

（七）同区上野旅馆老板的长子，中学三年级学生，团员，通称野上、上田一郎（15岁）。

（八）同区浅草酒馆老板的次子，中学三年级学生，团员，通称房州、风间芳夫（15岁）。

（九）同区浅草酒馆老板的次子，中学三年级学生，团员，通称品川、田沼义一（15岁）。

以上9人秘密结社，写下如下盟书，末尾有9个人的小小血手印。

血盟书

一、所有团员是异身同体的，要同甘共苦。

二、团员行动绝对服从团长指挥，新团员入伙，经团长提名，由全团认可。

三、对团的一切行动，必须严守秘密，不可对外人说。

四、团员之间通常以化名相称，决不得使用本名。

五、所有收益包括金钱，均要平均分配，力求公平。

有违犯以上5条誓约者，甘愿受全体团员的处死制裁。

这是一纸按有血印的誓约书，是从团长野本穿的黑色开襟衬衣口袋里发现的。

当晚的被害者叫田中蜜子，街娼，24岁，无固定住所，

千叶县人。右眼上方有一个50元银币大小的擦伤，皮下出血，头部有三个疙瘩。她一边流着泪，一边说道：

“我有两个孩子，日子过不下去，没有办法，两个月前开始做这种生意。孩子放在木更津的娘家，每月寄去1万元。今天晚上客人还不少，可第六个人的时候，倒了霉，和我玩过的客人住在哪儿，我一个也不知道。”

“我站在田中街二段的药房横胡同拉客，8：50左右那个叫信州的小子塞给我一张1000元的钞票，对我说：‘大姐，让我玩玩吧……’‘行呀，跟我到这边来……’我说。我想把他带到我租的简易旅馆里。‘不行！’他指着隔着五六间房子的一幢两层楼：‘我家就在那儿，我爹是区议员，可厉害了，要被看见就坏了，咱们去那儿吧——待乳山学校后面的公园里有个好地方。那儿没人，有一堆木材，谁也看不见。’说着，他就在前面走了起来。这孩子很可爱，看上去比较老实，而且又预先给了我钱。所以，我毫不介意地就跟他去了。那里的确有个没人的好地方，我想这儿还行。我刚在木板上坐下，一下子有5个不良少年窜了出来。那个最大的叫狮子的小子把登山刀戳在我鼻子跟前说：‘你要喊的话，我就捅了你，臭婊子，乖乖地听我们的！’我说：‘我把钱全给你们，饶了我吧。’可是他们中的两个人突然拧住我的胳膊。我看见另一个人想堵住我的嘴，就不由自主地叫了声：‘你们干什么！’想甩开他们的手逃走。这时，我分不清是哪个小子使劲朝我的脑袋打来。他们非常老练地把我的嘴勒住，把我今天赚的2400元钱抢去，又对我施加暴力。到第五个人时被警察抓住。我头一回遭到这种灾难，吓坏了。”

那白粉剥落的苍白面容，显示出她艰难而又可怜的生涯。

团长狮子——野本修三(17岁)生活在一个富有的资本家家庭。作为独生子，从小就被娇生惯养。51岁的父亲是某商业公司的董事，他在另外的地方分别蓄养了4个爱妾，常常借口生意上有事不回家。40岁的母亲则和一个年青的面首打得火热，也经常不回家。父亲虽然也知道她每个月都要在外面过两三次夜，但并不生气。从外表上看，他们是一对和美的夫妻。他们把独生子修三交给女佣人看管，任其所为，放任不管。家里总是冷冰冰的。

修三正值多愁善感的思春期，势必养成了外游的毛病。他经常寻找一些下流杂志来读，去看那些大量表现男女关系场面的电影。摆着老大哥的架子，带着朋友出入咖啡馆，以至调戏起女孩来。

6月中旬，他在浅草接受了街娼的洗礼，从那以后，性格为之一变，对性产生了异常的兴趣，由好奇很快地发展成性变态。

这样，6月20日在隅田公园的一个角落里，以修三为团长，可怕的X侦探团诞生了。他们玩弄那些不敢报警的弱者，干了28件难以饶恕的凶恶勾当。

第一次犯罪是在誓约书上按血手印的第二天晚上，他们把无固定住所的街娼谷口米(32岁)从浅草的松屋后面，带到隅田公园的小树林里，三个人轮流监视来人，轮奸了她，并抢走她的48600元现金。关于当时的情景，我们引一段副团长长野即左藤喜三郎的供词原文，作一介绍：

“我家开着一个旅馆，有 24 间客房。父亲 42 岁，母亲 39 岁，祖母 64 岁。有妹妹 2 人，兄弟 1 人，全家共 7 口人。有两个伙计，5 个女服务员。每天总有各色各样的人来这里住。但是有十五六个人是经常来住宿的，其中有五六个婊子。男人和女人睡在一起干什么，我从小就知道。”

“今年 4 月我和团长狮子大哥成了好朋友，他带我去看电影或咖啡馆喝咖啡。团员全是那时的好朋友，我们只是收拾婊子，从不和人打架，因为我知道婊子都是从男人那里骗钱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

“我们第一次行动是在盟誓第二天，也就是今年 6 月 22、23 日晚 8：30 左右，在隅田公园的公共厕所里，狮子对我们说：‘今晚开始行动，那些婊子们欺骗男人，一个劲儿攒钱，所以总受警察欺负。我们骗骗这些婊子，抢她们的钱！只要我们不杀她们，不把她们伤得太重，她们决不敢告警察，大家放心干。我们 X 侦探团从今天开始，以正义的名义，讨伐婊子！你们同意不同意？，他怒目而视，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狮子嘿嘿地笑着说：‘那么，我来说说我的想法……野鸡也有各式各样的，盯住那些穿木屐的和要饭的婊子，因为没有窝，她们会带着全部财产在外面走，咱们先从这些家伙们开始征伐。喂！野上，’然后对上田一郎说：‘你现在去松屋的小胡同，从那帮野鸡中找一个身上带钱的，拿出这张 1000 元的票子对她说：‘大姐，让我玩玩吧。’你要做出老实而又有钱的公子哥儿样，如果她回答‘行呀，跟我到这儿来时。’你就说：‘不行！我是最大的鞋子批发商的孩子，要是被人看见就糟了，咱们去没有人的公园吧。然后就把她领到这

儿来。她拿了这1000元钱就会跟来。你把她带到那片树荫底下。信州、小不点儿和小子你们负责监视。我到你和婊子说话的地方，用刀子逼住她，近藤、房州和你3人把她嘴勒住。然后把她扒光，只要她脱光了，她就不会来追了。品川从她衣服或腰带里掏钱，除钱以外什么都不要拿，拿了东西万一被逮住就会成为证据。'说着，野上拿着1000元的钞票应命而去。不一会儿，他带来一个30来岁的小个子、体态丰盈，圆脸、穿单衣的女人，大家按狮子的吩咐各自行动。之后，我们坐出租车到上野，在广小路的横街的咖啡馆里，品川把抢来的48600元分了，每人得了5300元。剩下的900元做了出租车费和饮料费。11：00左右，我们就解散回家了。以后，每天晚上以同样的方式讨伐野鸡，先后有30次左右；不过，有的婊子只带300元。所以，我一共得到不足3万元，我还拿出7000元，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买东西、游乐用了。

"我被带到警察局来才感到的确是做了坏事。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决不再做坏事，这次请你们饶了我。"

第二天早上10：00左右，野本修三的母亲绢江来到少年科办公室，要求和直井科长会面。在另外一室中，科长接见了她。她看上去是象只有30多岁，面孔俊俏，嘴唇涂着口红，她哆嗦着说：

"我是野本修三的母亲，给您添麻烦了，可……会不会是你们搞错了。"

"实际情况是，你家修三组织了所谓少年X侦探团，自命团长，进行抢劫盗窃活动，他指使8个喽罗，每天晚上袭

击那些娼妓，非常残酷……。”

绢江夫人一听有点激动起来：“抢劫？抢劫是什么？”

“也就是所谓拦路抢劫，按照刑法条例属于强盗罪。”科长答道。夫人一听就摆着经过精心修饰的手指，穿着高跟鞋的双脚一下子蹦得老高，细长的柳叶眉倒竖起来。

“我们修三绝不是干这种坏事的孩子，他是一个老实、文弱的孩子，一定是别人教唆的结果。”她含着眼泪盯着科长。科长用平静的口气说道：

“夫人您和您的丈夫因为忙，总是不愿意和修三谈心，所以，他总是在外面游逛，学坏了。作为被害者报案的，现在已有4个女人。经调查证实，修三决定了顺序之后，他们9个人对其施以暴行，并且把她们身上所带的钱全部抢走……。”

科长刚说到这儿，就被打断道：

“因为你们这些警察查处不严，才使不洁的女人日益增加，流毒于社会。我认为你们所以会有这种偏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以后的一切，我都准备委托给我的律师了。”说着，她就回去了。

警察局根据法官的拘留证，将这9个少年拘留审查，寻找被害者。但是，远不够少年们自己供认的28名。最后，不得不以被害7人来了结这一案子。

正象少年们所预料的，街娼们隐蔽了她们被害的事实。这些少年经家庭法院判决，收容在练马少管所。我们认为，他们原本都是良家子弟，由于父母的漠视和放任，才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此案足以引起父母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被绞杀的年轻老板娘

昭和37年3月29日早晨，在东京涩谷繁华街上的一间酒吧里，发现了一具被绞杀的年轻老板娘的尸体。据当时的报道，没提被奸污过。然而，其内幕却是一场错综复杂、具有传奇色彩的强奸杀人案。

为警戒后人，现把这一年轻美貌、却又放荡不羁的女子被杀案件的搜查秘录传抄给大家。

扑朔迷离的尸体

现场位于国有电车线上惠比寿车站东面500米远的惠比寿路北侧，濒临交通繁杂的大街，在涩谷区新桥町52号，“日向”酒吧店内。29日早上10:30左右，酒吧间北侧的邻居、中国餐馆的店主安久菊江(43岁)给警署打电话，报告说：“我闻到隔壁酒吧里冒出煤气，从后门进去打了声招呼，

可是没人应声，于是我就关掉煤气总开关，进到店内一看，发现女店主福本真子出血死在那里，所以才向你们报告。”

涩谷警署的樱木刑警科长当即带领几名警察乘巡逻车赶到出事现场。他们发现在店铺的中部，并排摆着3只椅子。老板娘福本真子(23岁)仰面躺在上边。颈部缠绕着皮革腰带，上面另外还用正结紧紧地绑着一条黑底红条领带。不久，第一搜查科长木村、鉴别科长荒川、刑警监理官岩田及涩谷警察署长等人分头带领随员临场，开始着手勘察现场和检验尸体。

这是一幢木结构二层建筑，上面是石灰瓦屋顶，一层楼并排着划分为3家，有前面提过的中国餐馆和“奥萨姆”酒吧店和这间“日向”酒吧。在“日向”的南侧有通往二层的楼梯，二层是“日向”剧团。

“日向”酒吧店宽1.5米，长5.9米。店内总面积约9平方米，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店铺。在面向街道的中央部分，有一扇约0.9米宽的门，从里边上着锁，并挡着窗帘。店内靠南边有一条宽0.8米的过道，从那儿向里走6米左右，南端有一扇宽0.9米的玻璃拉门，那便是这个酒吧店的后门。店内南侧还有一个服务台，高0.9米，宽0.4米。顾客用的椅子共有8只，均用白色布罩着。其中3只并排摆着，上面放有尸体。服务台上有电话机、收音机和唱机各1台，烟灰缸3个。还有2只搅拌器。中间的废纸上面，放着1把后门的钥匙。

服务台内侧有电冰箱、录音机和装有250日元现金的手提金库，均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酒店关门后，好象还没来得及打扫。地板上散乱地扔着纸屑、吸剩的烟头以及火柴杆。在尸体腰部附近的地上，提取到了与本店型号不同的火柴杆，两根都烧掉了一截。

店内东南角有一厕所，从里面提取到一件印着大量血迹的白衬衫。初步认定，此衬衫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店铺最里边的地板上有1个煤气取暖炉，上面放着1个盛水的脸盆，水是凉的。后门口处有一块0.9米见方的厨房，煤气取暖炉的橡胶管就从那里引出。

尸全的头部朝向正门，脸偏向右侧，两只脚并拢偏左。身着华丽的淡茶色和服，衣带是解开的，大腿坦露在外面。颈部的红色皮革腰带呈水平缠绕一周，两端没打结，垂吊在那里。上面的黑底红条领带紧紧地绕两周之后，打着一个正结。

尸体的内衣潮湿，被认为是失过尿。地板上扔着一件男用马夹背心，有被踏过的痕迹。把尸体从椅子上搬去之后，在腹部下面，发现两条半新不旧的裤衩。

从整个尸体来看，没有一点抵抗过的迹象。所穿的衣物也没有被撕扯过的地方。

剪断勒在颈部的领带，下面呈两条宽15毫米的索沟。尸体虽然没有其它创伤，但在阴毛上，发现有拇指大小的烧痕。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此案或是强奸杀人，或是堕落的情交游戏后的杀人，但在阴道内却未发现精液遗存。

经断定，死因是绞颈后的窒息死。验尸结果，死亡时间是当天上午6:00前后1小时之内。

在勘察现场期间，隔壁的“奥萨姆”酒吧老板守屋治(24岁)曾露过面，他介绍说：

“昨晚7:30左右，从我这里顺路再往下走，有个叫“一七”照相馆的店铺，那家店主的儿子木田胜行(21岁)来过。我们一起边喝威士忌，边打扑克牌。大约过了30分钟，住在目黑区上目黑的公司职员丰田三郎(24岁)也来了。所以木田出去到隔壁“日向”酒吧去喝。他出门时，刚好与上村清(19岁)擦肩而过，这个人住在港区麻布新堀町的公司职员宿舍，是机床工人。大约10:30，木田再一次来这里，声称他在隔壁喝了8杯加水威士忌。于是我们4个人又开始边喝酒，边谈天说地。凌晨2:40左右，隔壁日向店的老板娘真子过来，我们5个人一直喝啤酒，喝到早晨4:00点。那时，真子喝醉了，把头搭在桌子上睡觉。我们已经喝光了店里剩下的16瓶啤酒，所以不得不解散，各自回家了。那时又不能让真子睡在我的店里，因此早晨5:00左右我们把她从后门抬回“日向”酒店。我们拿4把椅子排起来，让她头朝后门躺在上面。店里很冷，我们当时点起煤气取暖炉，取来招待员的马夹背心和衬衫盖在她胸部，把后门的钥匙放在一张废纸上，摆到服务台的明显处，然后就出来了。我家住在世田谷区池尻町，所以和丰田君一起坐出租车回去。木田就住在这附近，上村住在麻布，他们俩也搭伴回去了。”

经他的介绍，案发之前的情况大致已经明朗化：出卖肉体确属事实，可能是由于对方变故，或交易出现争吵而被杀害，也有可能使用了橡胶模拟性器等物品，所以我们采集了膣腔内的存积物，拿回送警视厅科学检查所，委托他们进行

仔细的化验分析。

八个疑点与搜查方针

根据现场勘察验尸结果，我们提出了八点疑问：

一、守屋说并排摆了4把椅子，并把她的头朝后门仰面置放。可后来尸体的头却是朝向正门。尸体下面的椅子只剩下3把，另外1把摆在离死者腰部约60厘米的地方，可以认为是有人曾在对面坐过。

二、出入口有正门和后门两处，没有窗户。正门挂着门帘，里边又上着锁，所以从正门看不见店内的情况。后门深深地藏在小巷里面，既无门牌也无户名标志，外人也无法判别出那就是"日向"酒吧的后门。

三、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犯人从正门敲门，真子开门后又上了锁。然而，真子的木屐摆放在距尸体头部10厘米处。两只鞋尖相反放着。依此分析又不大可能。

四、对一个醉酒的女人动手脚，按道理，没有必要去特意把她的身体调换方向，杀人之后，更没有调换方向的理由。

死者身着和服，腰带解开着，样子非常自然，没有施加暴力解开带子的迹象。而且腰下还铺着两条折起的裤衩。这使人联想起女人的那种特有的细心。

五、真子是律师牧元康三郎(41岁)的情妇，从这个店走路约用20分钟，在同区伊达町47号紫高庄公寓里，就有牧元康三郎的住所。好象他也时常喝醉后，住在这个酒吧店

里。

六、店内物品没有被动过的痕迹，也没缺少任何东西，因此可以断定这不是一起盗窃案，而应归结于男女关系问题。虽然还没掌握足够的证据，但阴毛处有拇指大的烧痕，又在地板上发现两根几乎燃尽的火柴杆，与该店的火柴不同，所以我们愈发感到这是最大的疑点。

七、最初，拿女人系用的皮腰带勒她的颈部，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而且使用招待员吉田敏男(17岁)放在那里的领带，紧紧地勒在脖子上，这一切明显地使人感到藏有杀机。

八、为什么要把人勒死后，再放出煤气？所有罪犯无一例外，都想尽办法使人迟一点发现。可是一旦放出煤气，那种特有的臭味会使别人立刻发觉，这是极普通的常识。如果杀人后不放煤气，悄悄地放在那里，那就只好等到傍晚招待员吉田、女招待信原纯子(21岁)上班时才会被发现。

从以上疑点分析，罪犯可能是真子的熟人，并且经常留宿在店内。然而，这次罪犯擦掉了所有指纹，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搜查第一科长木村认为，这是一起恶性故意杀人案件。征得玉村刑警部长的同意，成立了一个特别搜查总部，并用电传通知警视厅所辖各警察署，要求大家配合侦破此案，又任命涩谷警署的樱木刑警科长的搜查第一科长武藤主任刑部负责这个案子，调集23名刑警归他指挥，开始正式搜查活动。

当天下午5:20许，前文所及的4个男人之一，木田胜

行来到涩谷警察署，报告说：

“昨晚半夜 12:30，我和朋友丰田三郎、上村清 3 人在‘奥萨姆’酒店喝啤酒，2:30 左右，‘日向’酒吧的老板娘喝得醉醺醺地从后门进来。可能是同行，‘奥萨姆’酒店的老板守屋治脸色很冷淡，但毕竟她是我们熟识的漂亮老板娘，屋子里的气氛也就立刻活跃起来。等喝完十五六瓶啤酒之后，已经是早晨 5:00 了。这时老板娘喝多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们 4 个人一起把她从日向酒吧的后门抬进去，摆开 4 张椅子，让她睡下。又怕她着凉，特意拿来招待员的马夹背心和衬衫盖在她身上，点起煤气炉。然后我们 4 个人从后门出来，走到都电街，守屋君和丰田君拦了辆出租车，先回去的。我和上村君一起走到我家门口后，上村君坐出租车回去了。今天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老板娘被害的消息，就跑来向你们反映一下情况，也许能对你们有用。”他说话时表情自然，看上去象个守本份的年轻人。虽说与守屋君介绍多少有些不同，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玉村刑警部长命令说：“在不惊动那 4 个人的前提下，立即开始全面搜查。”他指出，被害者的周围情况——酒店的经营情况——顾客来源——经常出入的商人及以前曾雇过的招待员——被害者的熟人、酒店的知情者——那 4 个男人走后，出入酒吧的人的目击者——有无过往行人听到过哀鸣或异常的动静等，这是本案的搜查关键。

20 名刑警编成 10 组，按照玉村刑警部长的指示，分头开始搜查。到 4 月 1 日为止，查明了以下情况：

被害者福本真子，生于昭和 14 年 11 月，原籍神奈川县

三崎町，昭和 33 年 3 月，从县立三崎高中毕业。依靠东京中央区日本桥的伯母家支助，来到东京，就职于歌舞伎座服务公司，在经营办公室当办事员。此人在学校时成绩优秀，擅长珠算，在读书期间就通过了商工会议所举办的三级珠算检定。

刚参加工作时，她非常肯干又认真负责，加上她的年轻美貌，所以倍受人们赏识。不久，与同室的主任金木春夫(30 岁)发生两性关系，并准备结婚。由于她家里父母强烈反对，不得不忍痛断了这个念头，她当时工资每月不足 1 万日元，连她伯母的伙食费都支付不起，加上上班时间太长，于是昭和 35 年 4 月退职。转到港区芝大门的“维娜斯”酒吧间当女招待。在那里，她结识了许多男人，渐渐地开始堕落。4 个月后，到港区芝新堀町的“憩”酒吧店当结帐员。她性格好强，喜欢打扮，所以那时已经成为一个不顾节操的女子。

由于她无节制地挥霍，加上男女关系方面的勾心斗角，在那里也干不下去了。昭和 36 年 1 月只得辞职，转到中央区银座七丁目的“松平”酒吧间。一直到遇害为止，住在那儿的公寓里。牧元律师也知道真子的多情，正当想方设法接近她的时候，“日向”酒吧间拍卖，真子也打算自己经营。牧元律师想，如果真子有个固定的着落，就再也不用每个月填补她一些钱了。于是他拿出 100 万日元，买下酒吧间，送给真子。从此 2 人只有白天分开，其余时间都混在一起。她依仗那迷人的姿色，其多情的性格丝毫未减。

乍看起来，她谈吐高雅、气度不凡，从不与粗俗之辈为伍。然而，她对金钱的欲望超出旁人几倍。只要能获得可观

的金钱，她不问对象，准会献出洁白细嫩的肉体去寻欢作乐。据刑警们的调查反映，有7名男人与她保持着经常的来往。通过对这7个人的侦察和公务性讯问，证明他们当时都不在作案现场。

酒店只雇佣了1名男招待和1名女招待，真子做为经营者，既不能喝酒，又不愿与平常男人交往，动辄出门在外，所以酒店的生意很不景气。牧元律师这个经济后援人也常常叨叨不满，但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拿出钱补贴店里的亏空。这里简直成了真子青春的避风港。

发案现场的楼上，有演员排练场、印刷所和剧团事务所。出入人员频繁，并时常有些工作人员晚上留宿在那里。真子也总上剧团去玩耍。

“日向”酒吧的后门紧挨着通往二层的楼梯。如果当晚有人留宿在二楼，就有机会看到真子喝醉，被抬回店里的一幕。通过调查，证明案发当晚并没人住在上面。但又得到了另一条线索。原来，真子是剧作家林田实(30岁)的情妇。他们是酒吧开业后才相识的，真子为了讨取他的欢心，几乎把全部身心都奉献出去了，而且每月还支付给他生活费。林田君却另找了一位年轻漂亮的恋人，叫上田菅子，19岁。这个人一直想当演员。近日，真子知道了这桩事情，于是她的爱恋变成憎恨。据传说，她常常指责他，有时使他下不来台。因此，林田君也有杀掉真子的动机。

发案当晚，“日向”酒吧的顾客共有13人，都是老主顾。两名招待员对他们非常熟悉，当即提供了全部的姓名和住址。经过一一核实，了解到他们当晚均不在作案现场。

一个无视节操的单身女招待，常年辗转在外，好容易寻到一位经济后援人，成为酒吧的老板娘。然而其放荡不羁的天性是难以改变的。并且她所干的都是暗地里的情事，这自然为调查带来了重重困难。

牧元律师真子的情欲无可奈何，也知道她与许多男人保持有关系。但每月照样硬着头皮为她掏出几万日元，一提出与她分手，她就追到律师事务所哭闹，使得他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所以他也有杀害真子的理由。他知道，真子一喝醉，就不回公寓，睡在酒店里。因此，有必要查清牧元律师的行踪。

男招待员吉田君是港区新堀町的商店店员，他在这个酒吧打零工。有商店雇主的证明，当时他不在现场。

这个酒吧以前的雇员只有1人，叫田濑一男，20岁。住在调布市深大寺。这个人于昭和36年年末，因与同店的女招待信原纯子发生过两性关系，被顾客发觉，昭和37年1月被解雇。之后他在自己家里游手好闲，没找工作。据查证，发案的那天晚上，他没在家里，有仇杀的嫌疑。

找出重点嫌疑犯

从3月30日起，刑警们花了两天时间，在“日向”酒吧前面撒下人马，主要查询了从早晨5:00到7:00这段时间里，路过这段地区的行人，终于得到一条线索。在港区芝浦的茅场工业公司工作的白井三郎回忆说：

“我每天早上6:00经过这里去公司上班。那天从酒吧

前路过时，听见有男人的说话声和女人的呻吟声。因为我知道，这里是与我住在同一公寓的福本真子开的店，就停下来侧耳听了一会儿。可是又没动静了，我就以为是男女顾客喝醉酒在调情，没太留意就走过去了。店门挂着窗帘，没看到里边的动静。”经查实，他的确是每天在这个时间去上班，所以初步断定他的话是可信的。

到此为止，尸体解剖和化验的结论与白井君提供的线索一致，犯罪时间可以认定在29日午前6:00左右。而午前5:00前后，那4个男子把她抬进屋子，1小时以后被勒死。这段时间成为搜查的重点。

这里虽说是繁华的街道，在早晨6:00前后，仍是最为静寂的时刻，过往行人极少。酒鬼们的夜晚虽长，但一直喝到黎明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们认为，这桩杀人案或是性变态者所为，或是痴情杀人，或是仇杀。只有这三种可能。她不是那种拼死命抵抗的女性。从现场来看，又有迹象表明是她自己解开腰带，脱下裤衩的。因此刑警们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来，心里都明白，这是一起痴情杀人案。

真子在歌舞伎座工作时的恋人金木君现在已经有家室了，估计他作案的可能性不大。据招待叫吉田一男和信原纯子的口供，这两个人在老板娘被害当天的半夜0:20左右，离开“日向”酒吧，乘出租车去过麻布天现寺桥。纯子与原来的恋人田濑一男事前有约，田濑和他的朋友早在那里等候。他们4人一起乘车开往芝新堀町，吉田在自己家附近下车回家，纯子和田濑等3人一直开到港区金杉桥的“风筝”旅

馆。聊了一会儿，田濑的朋友先走了，田濑和纯子留宿在那里，睡到早晨 10:00 多。两个人在这个旅馆已经住过七八次，这次旅馆可以为他们作证。

林田实因当晚与那位想当演员的年轻女子同居，所以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值得考虑的是牧元律师。当问到他当晚的行动时，他自称没干什么，在家里睡觉，家里人也为他作证，但他平时回家时间很不固定，所以证词难以置信。因此，我们着手对他进行慎重的调查。据他家的女仆行山美子(26 岁)回忆说，29 日早上 6:50 左右，住在新宿的野田君打来过电话。牧元先生当时没有起床。野田君是电影院的职工，他和美子提供的证词相同。

这样一来，从午前 5:00 开始，详细了解老板娘醉倒，睡在酒店的人只剩下 4 名了。我们又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只把这 4 个人列为调查对象未免有点危险。一旦失败，就可能陷入迷宫。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破案方针，除了重点调查嫌疑最大的那 4 个人之外，其它线索也不应忽视。

尸体解剖的结果认定，死者在两周之前曾做过人工流产。经查访，死者生前的确在江户川区小岩町的野口医院打过两次胎。一次是昭和 35 年 11 月，第二次是昭和 37 年 3 月 14 日。或许连她本人也不知道那孩子是和谁生的，总之这件事足以说明真子的放荡生活方式。搜查总部通过分析木田和守屋的供词，首先对他们 2 人开始了侦察。

守屋君住在世田谷区池尻町的公寓里，和他父母一起过。丰田三郎住在目黑区上目黑，他们俩人是同路，一起乘

出租车，先到守屋君的住处，然后丰田从那里一个人回家。木田和上村俩人先到木田家，木田约5:10到，上村从那里坐出租车回港区新堀町的公司宿舍，最迟在5:30左右也应该到家。如果以上均为事实，那么就没有犯人存在了。而作案时间在6:00前后，所以这4个人都可能再返回去，调戏真子。

下面是对4个人的调查情况：

守屋君的家里人证实说，他是5:30左右回来的，并且还有邻居同他打过招呼。他又是真子在买卖上的竞争对手，从心理上来讲，他对真子确实没有太大兴趣，基本上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丰田那天早上没回自己的家。当传讯他时，他解释说，守屋君喝多了，我特意把他送回家里。之后，我去池袋。我母亲在那里开个店，妻子也在那儿干活，我一直在那里睡到傍晚。他母亲和妻子也都为他出证，说他是早上6:00前后回来的。但家庭成员的证词往往是不可轻信的。只是从他们的说话神态上看，有一点真实感。

我们又查到这天的出租车司机，他也证实这俩人乘过车。这样，两个人的嫌疑被冲淡了。

木田和上村一起走回自己家，上村然后从那里坐出租车回去。这是最初的交待。而上村自己说是走着回家的，过6:00才躺下。对这一说法无人证实。上村这个人素来品行不端，曾以营利为目的，倒卖过淫秽照片，为此而被捕过。打听了同一工厂上班的十多人，多数反映他性格粗暴，令人琢磨不透。

根据当天和平时表现，他在这 4 个人当中，嫌疑最大。于是我们采取正面攻势，对其讯问。审讯结果，他自称那天喝醉了，根本不是罪犯。我们从答话中，没发现什么破绽。而我们从调查者的直觉看，他的确不象真正的罪犯。

木田自幼亡父，由母亲一手拉扯成人。从祖业一直是经营照相器材。他在家里是长子，倍受溺爱，未免有些娇惯，事事喜欢自做主张。但近邻的评价还算不错。他家里除母亲阿品之外，还有姐姐夫妇、一个佣人。通过对他们逐一询问，都证明说胜得早晨过 5:10 才回家，在家里躺了一整天。我们对他平素的品行做了调查，发现他在附近的几家酒吧都有欠款，合计 1.2 万日元。他有钱就出去挥霍，花光了，再向母亲讨，而且不以为然，家里人为他伤透了脑筋。传说他有多个情妇。昭和 36 年 11 月的一天深夜，他把一名 19 岁的女佣人拖进墓地，推倒后，用两手卡住其脖子，施以暴行。后来经私下和解，才免于起诉。

从木田家到“日向”，如果快走，只需七八分钟，因此，他有返回酒店，强奸杀人的独特条件。假设他当即返回，那么他可能在 5:30 左右作案。如果他回家后，立刻上床休息，那么他疲劳了一个晚上，很容易入睡，不可能于 6:00 左右作案。

在对这 4 个人的调查过程中，同我们配合最好的是木田。他一听说这件事，马上特意到警察署来反映情况，还对另外 3 个人如实地作了介绍。从表面上看，他也不象是罪犯。

以科学方法揭开谜底

早晨6:00光景，对酒吧店来说，相当于深夜。平常人根本不可能来访。真子醉酒，独自一人睡在店内，如果不是出于偶然，除那4人之外，其它人是无法知晓的。

丰田的守屋君的嫌疑基本上可以解除了。现在只剩下木田和上村两人。究竟是哪一个，还是同犯？

4月1日，警视厅科学检验所通过对被害者阴道内残留物的分析化验，送来报告。

“被害者为O型血，但查出了A型和B型血液的分泌型精液。经化验，A型较强，B型较弱。B型至少经过了10个小时的时间。而A型显示的既强，又新鲜。”

牧元律师的血型为B型，据称他们28日午后3:00左右发生过最后一次两性关系。对真子其后行踪的调查结果表明，到死亡为止，没有发现与其它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的迹象。因此可以断定，犯人是A型血液持有者。精子在阴道中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逐渐衰弱、死亡。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就能判别出它的新旧。

血液可分为分泌型和非分泌型两种。非分泌型血液的人，其精液、阴道液及唾液等的分泌液，如果根据血液来化验，往往与其血型不一致。这是由于分泌液中的型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而实际上，非分泌型的人极少。分泌型的人，其分泌液与血型百分之百的一致，所以我们决定，采集这4个人的唾液，以此判定真正的罪犯。

当天，我们传讯这4个人。告诉他们，凭他们的唾液可以排除对他们的怀疑，希望合作，提供各自的唾液。4个人都顺从地嚼了脱脂棉，提供出足够的唾液。到这时候，如果谁是罪犯，他应该有所反应。我们留意观察了一番，但没发现任何漏洞。

我们当即将唾液送交科学检验所，请求化验。最后判明木田胜为分泌型"A"，重点嫌疑犯终于登场了。

4月2日早晨，我们再次拜访木田胜行家，追问他发案当天的行踪。他母亲讲，他那天是5:00刚过回家的，一直睡到傍晚。其姐姐、姐夫和佣人宣称早晨9:00多才起床，所以不知道他是几时回来的。证词严密，一丝不露。这越发引起我们的怀疑。

于是我们客气地对木田本人说：

"……能不能跟我们走一趟，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他痛快地答应后，登上了停在外面的警车。木田以为我们会带他到涩谷警察署，而我们把他带到了警视厅总部的地下审讯室。他脸色立即变了。

主任警训武藤担任主审。刚开始他矢口否认，声称家里人都能为他出证，证明他是早上5:10左右回的家，睡到傍晚。

"我们非常理解你家里人的心情。他们是在为你出假证。请你把当时的经过详细交待一下。"

"我那天早上5:10左右回家，躺下后，又出去买过烟。因为当时只带10日元，烟没买成就回去了。"

"你好好想一想，当时没碰见什么人吗？"

“在道旁看见宫君在擦汽车。”

“那大约是几点钟?”

“好象是6:30前后吧。”

“你说去买烟,是不是走错了路?并且与刚才说的时间不对……”

“我醉得太厉害了,可能当时时间观念不太清晰。”

“你说你是5:10左右回的家,你是怎么知道当时的时间的?”

“我母亲说的,我也就信了。”

这时,他脸色发白,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发抖。我们派刑警找到宫田君,他说29日早晨从6:30左右开始到7:00多钟,确实在那里擦过车,但是没看见过木田。我们又派另外一组刑警去调查,宫田君说当时只是一心擦车,没注意到过往行人。

自供

审讯在静静地进行。每当接触到与案件无关的事情,他的脸色立刻“多云转晴”,话也随之多起来。一问起他们4个人把真子安顿好以后的行踪,他的头便耷拉下去,一声不吭。

“你以为我们没有证据吗?你想错了。昨天,你们4个人提供的唾液是用于查证留在被害者体内的残留物的。很不凑巧,与你的血型恰好相同。”

“你们就凭这个说我是罪犯吗?”

“据我们了解，老板娘一个人睡在店里的事儿，除你们4个之外，没有其它人知道。”

“不对，我不是犯人。老板娘应该是早晨零点关店门，而她到“奥萨姆”酒店来的时间是2:40左右。你们知道在这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和谁发生过两性关系吗？”木田一下子跳起来，瞪圆眼睛，大声抗议道。

审问如果不是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就难以发现其真相。兴奋、愤怒本身就是失败的表现。警部的态度依然如故。

“不管你怎样说，我们是做过彻底调查后，才下的结论。如果你能说出第三者，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血液化验，怎么样？”

“她是个放荡女子，我也受过她的诱惑。”

“你是说同她发生过两性关系，对吧？”

“不，我讨厌那种女人。”

说话间，我们发现他左手腕上打着绷带隐约从西服左端的袖口露出。我们让他取下绷带，原来上面有两条横向刀伤。

“这伤是怎么回事？是你自己割的吧？你想自杀？”

木田没有回答。他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把头埋在桌子上。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

“对不起，我有罪。”说完，又垂下头，慢慢地开始了交待。

“那天，守屋君把着头，丰田君抱着脚，我和上村俩人对面捧着她的腰部，把她抬回‘日向’酒吧间。在墙边摆了4把椅子，把她放在上面。丰田君说小心别让她着凉，点起了

煤气炉，然后我们4个人就一起往回走。一边走我一边想起了醉酒的老板娘。于是和上村商量，再回去找老板娘玩一会儿。上村停下来，想了一下，说：'算了，今天太累，回家吧！那种女人，只要你有钱，什么时候找她都成。你可千万别胡来，她有后台，是不吃你那套的。'我5:10左右回到家，钻进被窝。那老板娘醉倒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起来。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转念又一想，上村这家伙也许是自己要再回去找她，才故意和我说了那番话。越想越躺不住。

我头一次回屋时，母亲醒了。她唠叨几句，就又睡下了。那以后，我悄悄地溜出门，7:00前回到家，一点声音也没出，就又钻进了被子里。所以家人根本没发现。

我从"日向"酒店的后门进去，没见上村有回来过的痕迹。老板娘轻轻地发出鼾声，正在熟睡。老板娘曾经说过我有男子汉气，对我颇有好感。所以我觉得这次她也不会拒绝我。我摇了摇她，叫了两声老板娘。她问：'你是一直呆在这里的吗？'我说：'别人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她一下子坐起来，抱住我，同我接吻，看样子没有一点反感。她又对我说：'听话，今天算了吧，我最近刚做过人工流产……'

老板娘坐起来后，椅子空出来。我随手拉过一把，在她对面坐下，不断向她哀求。过了20多分钟，她大概以为今天是逃脱不掉了，便说：'还男子汉呢，真拿你没办法。'就动手自己解开衣带。

老板娘身上那股香味儿，使人神魂颠倒。在她看来，我只不过是出于一时的兴奋而已。我的动作近乎粗鲁，可能她有点害怕了。突然她一把推开我，用皮带朝我披头盖脸地打

来。当时我真的发晕了。心想，她欺骗了我。我看准机会一把夺过她的皮带，卡在她的脖子上。

我好象做了一场梦，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当我清醒过来，一切都晚了。妈妈、姐姐、朋友们的面孔一个一个地开始在我眼前出现，仿佛都在指责我。

我听说过根据精液能判断出血型，于是想到把这些都收拾干净。我在后门旁边的洗面池上找来一条擦手的毛巾，擦掉了所有的痕迹。又掏出火柴划着，检查了一遍。我想这样就会万无一失了。”

说到这里，尸体阴毛有焦痕的迷解开了。

“5:30 左右，我折回老板娘那里，和她说话花掉 30 多分钟，加上做的那些事，回家时，好象已经快到 7:00 了。因为是一大早，所以谁也没看见我。在道边，宫田君把头埋在汽车防寒罩后面，我担心他看见了我的背影。

回家后，我害怕警察怀疑我，就主动到警察署报告了我们 4 个人从店里出来之前的一些情况。又探听到你们没对我产生怀疑，这下我就放心了。哪知第三天，我听说警察在我家旁边的茶馆、酒吧间调查过我的行为，又来到我家，问我早晨是几点回来的，我开始发慌了。我于是想到了假装自杀，或许还能打消你们对我的怀疑。那是昨天早晨，我给妈妈写了张字条：

‘妈妈，我不是犯人。这事只有你能相信我。现在我只能以死来表明我的清白。请您老原谅儿子的不孝，我先走一步了。’

然后，我就用剃头刀在手腕上划了两下。划完后，立刻

就被妈妈发现了。伤不太重，也没喊医生，她自己给我包扎的。

火柴划完后，剩下的我都带回来了。现在在家里放着。”

“你从‘日向’酒吧间没拿出来什么东西吗？”

“拿了那条毛巾。我怕扔在那里，被你们查出血型。在回家的半道也没地方扔，就带回家，扔到厕所里了。”

“你为什么最后要放出煤气？”

“我没放过。那煤气炉是点着的，当时怕老板娘着凉。”

就这样，他从头至尾，供出了所有犯罪经过。

最后剩下煤气一事，经过鉴定科的专家们分析，确认是他逃跑时，不小心绊在煤气的胶管上，使煤气管头脱落。实验结果也的确如此。

搜查总部以他们的卓越智慧，在5天之内，破获了这起疑难案件。同时，作为罪犯，木田也是出乎人们预料的。

第二天一早，罪犯的母亲发疯似地跑到警察署，大吵大闹向警方要人。当然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她从小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又是独生子，在她看来，她的儿子既老实，又胆小怕事。根本想不到会是杀人犯。她没有说谎，也深信儿子企图自杀的理由。但是警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即使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在确认血型之前，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一结论。当今的社会，在一些茶馆酒吧里，性泛滥成灾。真子虽然既不好酒，又不愿与平庸的男子为伍，但是对她自己漂泊的生活方式，也是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

昭和 37 年 4 月 25 日，木田以强奸杀人罪被起诉。

●强奸怪魔追踪记

在东京都西部和南部14个警察署管内的豪华住宅区里，历时1年零2个月，如同一股旋风一样，连续发生了110多起疯狂的奸污妇女、抢劫盗窃案件。作案手段似乎同出一人之手。犯人没留下任何证据，其长相自不必提，就连目击到真正嫌疑犯影子的人也没有。有关当局全力以赴，但每天的调查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丢失的大量贵重金属，如石沉大海，片鳞不见。至使市民每当夜晚，胆战心惊，恐怖之极，众声非难警察之无能。

警视厅当局招架不住，一反常规，在赤坂警察署特设了一个特别搜查总部。经过30天的鏖战，终于逮捕了这个具有非凡手段的罪犯，奏响了凯歌。在这宗案件里，被害者均为社会上知名人士，未向警方投诉者更居多数，其内幕发人深省。这里，我把本案的调查全貌如实记下，在赘述搜查之艰辛的同时，想提示人们如何对付此类凶犯。

恶盗登场

5月7日凌晨0:10,警察当局接到报案,报案的是法国贸易商人,家住赤坂警察署管内的港区青山南町六丁目。他迫不及待地报告说:"小偷现在刚跑,你们快来一趟!"两小时以后住在同区青山高树町的田村家也打来电话:"小偷跑了,请赶快来一下!"这两桩报案都是三四分钟后,巡逻车立刻临场,却没发现任何人影。对附近一带实行了封锁,也没发现可疑人物。

同日凌晨2:50,家住涩谷警察署管内涩谷区羽泽町102号的犹太商人S·利柏根(64岁)打来电话,报告家里被盗。

以上盗窃对象均是豪华宅舍,手段是从厨房门或浴室窗潜入。遇有上锁时,先将门窗框撬下,然后取下玻璃,或者毁坏锁头处的玻璃,从外面伸手打开门窗。进屋后,先寻找抹布或手巾,擦净胶鞋底,再进卧室或其它地方盗取现金、手表、戒指等物。

罪犯好象戴着手套,没留下任何指纹。盗窃后把其它物品原样放好,再将门窗关上,作案手法极其巧妙。一旦被人发现,逃跑的速度也快得惊人,甚至连影子也捕捉不到。

抢劫时是将被害人蒙面捆绑,使用的都是现场的腰带、手帕、手巾、浴巾、围脖等物。绑法是先把双手倒背,打上绳结后,连到双脚,使受害者身体动弹不得。威胁所用语言也大多是"别出声"、"老实点"、"别叫"、"钱放在哪里?"等。

凌辱妇女时所用口气却大不相同，说话和气、斯文。比如“你如果不老实，我就划破你的脸”、“你太漂亮了，谁也不会知道的，别去报告。”

这天晚上总共有7家受害，据推测都是同一罪犯所为。

第五个受害者是大和屋洋纸株式会社社长、杉山好二夫妇，家住涩谷区钵山24号。罪犯把夫妇二人绑上后，抢走现金1.47万日元，手表2块，男表时价4万日元，镀金坤表时价5000日元。第七个被害者是大野家（假名）。21岁的美貌女仆被奸污，从大野夫妇的卧室内，盗走了现金3.46万日元。女仆在熟睡中，嘴被塞住，双手被扭到背后，用头巾捆上。她守节至今的纯洁身体就这样被玷污了。

当日上午10:30左右，涩谷警察署又接到电话，第二个受害女子报案。被害者绫子夫人刚刚送走丈夫，一个陌生青年男子如同从天而降，捂住她的双眼。两手被从后面绑上。在大约十几分钟时间里，她倍受凌辱之至。犯人又抢走现金6000日元，然后象风一样消失了。

这起事件的受害者绫子夫人没有告发强奸被害之意，而且再三哀求警方替她严守秘密，尤其是对其丈夫。涩谷警察署署长立刻发出命令，实行紧急戒严。并要求邻近各警察署配合。20分钟后，一道道严密的警戒网拉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捕，连犯人的影子也没抓住。

警视厅总部第三搜查科的仁藤科长听到汇报后，对这些案件非常重视。他亲自带领佐藤第一所长、深泽搜查主任及手下5名刑警，到各个受害现场，详细地视察了受害情况。

仁藤科长看透了罪犯已经数次犯罪，还有可能以同样手段继续作案的心理，同时痛感逮捕罪犯稍迟一点，就会有更多的妇女蹈此不幸，而且最后会发展到行凶杀人的地步。因此他指示，针对这种史无前例的疯狂犯罪，成立特别搜查总部，设置在这次受害的中心地区，赤坂警察署。从搜查第三科派遣流泽搜查主任及手下10名刑警，从赤坂警察署抽出9名刑警，从麻布、涩谷两警察署各抽出两名刑警，总共23人，专门地开始从事这次事件的调查工作。

仁藤科长又命令警视厅管下各警察署长，要求他们以刑警部长名义，通报本次案件中罪犯的作案手法，尽快汇报从昭和31年4月以来类似的抢劫盗窃、强奸案件的调查结果，今后如有此类事件发生，立即上报。如果再发案，大家有责任全力以赴，密切配合，最好当场将罪犯逮捕归案。

结果，从各警察署收集到了287件类似犯罪的汇报，经过分析整理，包括抢劫强奸在内，有86件是同出一人之手。受害地域十分广大，涉及到户冢、荻洼、北泽、高井户、代代木、中野、四谷、原宿、赤坂、涩谷、麻布、目黑、高轮、三田等14个警察署管内的地区。在震惊之余，大家都暗地交口称赞仁藤科长此举的英明。

搜查第三科长的指示

仁藤科长就象一位温厚的绅士，喜怒从不溢于言表。他深恶这个胆大妄为的怪盗，及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回到警视厅后，召集被害地区14个警察署的刑警警部，开

了一个搜查会议。会上，他表情严肃，语气沉重。他指出：

本次事件不亚于几起杀人案件，事态之严重，直接引起了居民的不安。特别是罪犯夺走了妇女们终生的幸福，这种暴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作为首都的搜查官，我们是重大的失职。我们身上集结了全体市民的信赖与期待，有责任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追出凶犯。以我们的正义与职责的热情，去克服困难，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们分析了迄今为止已经判明的类似案件，大致能得出以下结论：

一、罪犯是单独一人，主要以窃取现金为目的，手段往往是潜入厨房、浴室。年龄在20—27年之间，身高1.60米左右，属于瘦小型男子。使用的语言没有方言味道，平静而斯文。上身穿乳白色象夹克衫一样的短衣服，蓝裤子，外罩轻便风衣。脚穿胶鞋，鞋底已经磨损。

二、罪犯的潜入场所只限于厨房门和浴室窗户。如果里面划上门栓时，或是将门窗框摘下，或是打碎玻璃，然后伸手进去开门窗。罪犯主要瞄准不关门窗的家庭，进去后，最先是找来抹布、手巾擦鞋底。自己所携带的物品一件不用。

罪犯盗窃所选择的场所大多是壁龛、客厅和寝室的壁橱、书箱、西服口袋、镜台的抽斗等等。现金、手表、戒指之外物品没有被盗记录。

逃跑时，罪犯把一切恢复原样，从潜入的门口出去，因此被害家庭往往难以察觉，甚至有的导致家庭内部不和。

现场遗留物有若干，但好象都是偷窃之物，不足以成为破案线索。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把破案方针定为：

一、继续深挖使用类似做案手段的犯人，同时，从性变态者、不法青少年、离家出走者、住址不明者中间，寻找与罪犯长相、衣着相似的人。通过秘密侦察、跟踪及听取目击者证词等方式，了解这些人是否当时在作案现场，平时生产状况及案发前后的去向。

二、根据被害者情况推测，犯人有可能再次出现于豪华住宅区。所以从午后 11:00 到早晨 5:00 之间，在适当的地点，布置两人一组的刑警警戒。一旦发案，大家就能够迅速形成包围圈，以利于当场抓获罪犯。

三、散发被盗物品明细表，求得有关行业的协助，以便尽快地发现赃物。

到第二天早晨，传单就能印出来，希望大家把传单送到所有可能受害的地区，要求全体居民合作破案。传单的大致内容是，先介绍犯罪分子一夜数次作案的特点。如发现行迹可疑者或在宅院内有不相识的外人，希望大家立刻打电话同警方联系。门窗一定要锁牢，如果罪犯进来，即使没有受害，也要尽快报案。要看清楚罪犯的长相、衣着。最后请求居民与警方共同配合，破获此案。

仁藤科长讲完话后，大家又互相讨论了这一案件的具体调查方法，热心地交换了意见。散会之后，各警察署从当夜开始，调集了全署 1/4 或 1/5 的兵力，撒下了严密的警戒网。

强奸魔王手指被咬

撤下警戒网之后的第五天，5月14日的深夜，罪犯终于出现了。他好象知道警戒网的界限，象旋风一样袭卷了7幢住宅，抢劫现金合计5.4万日元，强奸两名妇女。之后，在密布的警戒网里消失了。令人奇怪的是罪犯在包围警戒网里几次重复犯罪，而警方连他的影子也没发现。

那天夜里1:00左右，涩谷区羽泽町100号，大映社会长永雅一(50岁)的宅舍发现罪犯。罪犯是从后面浴室窗户翻入的。那扇窗很高，没有划上。罪犯用窗台上的抹布和手巾擦净鞋上的泥土，把手巾装进口袋，然后开始在一层楼的各个房间寻找猎获物。结果没找到现金，刚想上二楼，不料那里有一只纯白毛小狗。那狗听到动静立刻吼叫起来，把罪犯吓了一跳，喊声"不好"，赶紧从原路逃走了。哪知他没跑多远，又进一家。这家是羽泽町45号，公司董事长藤原义章的宅院。他从后院进去，打开没有上锁的会客厅玻璃窗，用从永田雅一家带出来的手巾擦净鞋底，悠然自得地翻进室内。

这家总面积有330多平方米，一幢平房面北建成，面积有120平方米。南侧是悬崖，有一块庭院，其它三面由竹栅栏围起。整幢房子由6间构成。正门旁边有1间16平方米的客厅，另外有大房间1个，中小房间有4个。这家的主人去大阪出差，还没回来。家里只剩下夫人(61岁)和1名女仆。夫人睡在里边的大房间里，女仆绢江小姐(20岁)住在

正门旁的小房间里。

盗贼先在客厅里翻了一遍，使用的是自行车用的干电池车灯。从壁龛的茶柜上面找到一只小箱子，从中窃得现金2300日元。然后转到里面的大房间，发现有人睡着，而且是个老太婆，就出来到隔壁房间，把壁橱的抽斗全部翻了个遍，结果一无所获。罪犯以为，这样豪华的家庭，至少也应该有5—10万的现款。所以他从壁橱里找出五六根绳子，准备绑人威胁。当他走进正门旁的小屋时，看见了正在睡觉的美人绢江小姐，顿起歹心，就想扑上去。这时绢江一下睁开眼睛，紧紧盯着这个跃跃欲试的蒙面恶魔，吓得说不出话来。罪犯慌忙骑到绢江小姐身上，用右手捂住绢江的嘴。威胁说："老实点，不然我划破你的脸。"绢江小姐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拼命搬开罪犯的手，大喊一声："快来人哪！"罪犯又用手掌来堵她的嘴，恰好把手指伸进绢江的嘴里，绢江小姐用力一口咬下去。

只听咯吱一声，一股鲜红的血从绢江口中流出。罪犯往回抽手时，顺势把绢江从床上拉了起来。罪犯的拳头朝绢江小姐劈头盖脸地打来，趁这机会，拉出手指，然后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从原路逃出，消失在夜幕里。

经这一吵闹，夫人醒了。夫人跑来一看，绢江小姐的嘴角沾满了鲜血，下牙床掉了两颗牙，旁边掉着一只右手戴的手套。手套是用黑色皮革做的，在手套的小指中部，开着两个洞，上面也沾满了血迹。经鉴定，那两个洞是绢江小姐用牙咬的。

绢江小姐嘴角的鲜血，既有掉牙出的，也有罪犯的。化

验后，发现里面含有多量的O型血液成分，而绢江是A型血。因此，我们掌握了罪犯的血型，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狐狸再狡滑，最终还是露出了尾巴。

罪犯手指被咬后，仍不罢休。忍着伤痛，用手帕当绷带，包上渗血的手指。又接连潜入涩谷区羽泽町45号米树家宅院、同区永住町7号西川贤一郎家的宅院。到早晨4:30，他"拜访"到了同区永住町的金子四郎氏的宅院，撬坏女仆房间的下门框，进入室内，在壁橱的一个小抽斗中，窃得现金3.9万日元后逃之夭夭。

刚强的绢江小姐，永远失去了两颗宝贵的牙齿，但她以超人的勇气，保住了自己的纯洁身体，并且在犯人小指上留下痕迹，使侦破人员多了一条线索。仁藤科长以及搜查总部的全体人员在欣喜的同时，也对勇敢的绢江小姐钦佩不已。

搜查总部当即以刑警部长名义，向管下的各警察署署长发出通报，指示他们注意右手小指受伤的人。加紧对嫌疑犯的调查。

实际上，当天晚上在这一区域至少有近30名便衣警察执勤。涩谷区警察署还另外召集了全体没执勤任务的警察，警戒网排得相当严密。与此相呼应，麻布、赤坂、高轮、目黑、世田谷、原宿等邻近的7个警察署的执勤人员320名，得到罪犯从藤原家逃走的报告后，仅用12分钟时间，就全部到场了。他们对各宅院内进行搜查，在街角等地警戒，对过往行人进行公务性询问，拼出了全力，直到天亮，仍未发现罪犯。

这个罪犯在总数达500名的警察和便衣的完全包围

下，竟连续钻进5家作案，然后象烟雾一样消失了。在令人费解之余，也使我们认识到此犯高超的作案本领。要想逮住他，非下苦功不可。

十一岁少女遭难

怪盗似乎在嘲笑警方的搜查和警戒。那次作案后，隔了1天，即同月16日的深夜，他再次袭击了同一地区的5所住宅。

这天深夜0:50，罪犯选中了涩谷区上智町60号宗武藤氏的宅院。他打破厨房门玻璃，伸手从里边打开门，潜进屋内。他用桌子上的抹布擦净鞋底后，看到那里放着一个手提袋，便打开，从里边盗走现金900日元。刚进到正门旁边的房间寻找猎物，忽听见一个强壮的男子喊道："快起来！小偷进来啦。"他扭头便逃。逃出后，又直奔同区的3—2号，木匠藤谷馨的住宅。

这所住宅的厨房门上着门划，但是周围的木头已年久腐烂，用力一拉便开。罪犯照例擦净鞋底，在壁龛处寻找，没发现现款。于是他潜入夫妻正在就寝的房间，打亮自己带来的电筒，刚想翻东西，突然，夫人问了一声，"谁？"罪犯一无所获，只得悻悻逃遁。

接着是同区永住町12号公司董事长菅英次郎的住宅，以及同区丰分町11号贸易商人杨世统的住宅。均因被家人发现，没偷到任何东西。

此怪盗一旦惊醒受害者，便迅速逃遁，接着去偷下一

家。如遇被害者家中人少、体弱，他便行抢，主要是抢夺现金。在有条件施展淫威时，他也不分老少美丑，似乎只要是女人就行，并且一定要用浴巾蒙住被害者的脸。以此分析，罪犯自身没有蒙面。

罪犯逃跑速度确实快得惊人。然而，奸淫妇女时却不慌不忙。看不出他有变态特征。我们推测，罪犯的目的是满足被害者某种程度的性生活要求，由于女性特有的羞耻之心，而使被害者对此隐匿，不去告发。罪犯在逃跑时，还安慰被害者说："怎么样？不错吧！这事儿谁也不知道，就别声张了。"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窥见其企图。

从杨氏宅院出来后，怪盗又闯进了邻近的野村（假名）家宅院。这所住宅四周用高 2 米的水泥墙围起。北侧有门。总面积约 400 平方米。院子东侧是一幢 70 平方米的木结构平房。西侧是种植草坪的庭院。

怪盗似乎是从东侧的墙头翻进，墙外侧的垃圾箱盖子上及墙上都留有星点的泥土。厨房门锁得紧紧的，罪犯只得从没有关住的浴室窗子爬进。进去后，找块抹布，擦净鞋底。然后顺走廊摸到最里边的屋子中。那是这家夫妇住的卧室。他扭亮电筒，找到放在枕边的夫人的手提包，从中盗得现金 9300 日元。从那儿出来，又开始寻找其它猎获物。

这时，夫人（35 岁）睁开眼睛，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她只得又闭上眼睛佯装睡着。等过了 5 分钟，她听到拉门被关上，罪犯出去了，好容易稳下神，悄悄地推醒丈夫，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

丈夫廉一（38 岁）在大学时代就是运动员，身体健壮。

他听到这番话，一下子火冒三丈，坐了起来，想出去追赶罪犯。但是夫人拦住他说："你一大吵大闹，会把孩子和女仆弄醒的，况且深更半夜，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再说那个人顶多就偷了我手提包里的那点钱，一会儿就会逃走的，你先等一下……"

经夫人这么一劝，廉一也就没出去。他们竖耳听着外面的动静，等待着罪犯立刻逃走。

这家另外还有6间房屋和1间客厅。他们的爱女富子小姐(11岁)就住在正门旁的屋子里，女仆住在厨房的隔壁。富子住的屋子离她父母的房间只有四五米之隔。

过了六七分钟，夫妻二人还没听到什么动静，只以为是盗贼逃走了，刚松一口气，就见自己的女儿富子小姐被反绑双手，哭哭啼啼地跑进他们的卧室，扑倒在床上。

夫妇俩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赶快替她解开绳子，再看她的睡衣角上，渗透了鲜血。廉一气得浑身发抖，当即给警察署打电话。

"……早晨3:20，有个身份不明的男子，闯进我们家，对我的长女富子施加暴力之后逃跑了，现在刚跑还不到一分钟，请你们快派人来……"

警视厅指挥室立刻用超短波无线电步话机向正在巡逻的73台巡逻车发出通缉令，同时涩谷警察署和邻近7个警察署也都开始实行戒严。

这些可能受害地区的警察署，每时每刻都有相当数量的刑警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动。刑警们一听到报案，仅用6分钟时间，就拉开了警戒网，这是史无前例的速度。他们

拼全力进行搜查，一直到天亮，仍一无所获。

就这样，罪犯又在戒备森严的警戒网中，闯进麻布区广尾町17号，新西兰驻日公使馆一等秘书柯宁哈姆的公馆之后，逍遥法外了。

分析案情

5月16日，仁藤科长再次把14个警察署的刑警警部、搜查组长、刑警部长们召集到赤坂警察署的会议室，请总部的全体人员列席，开了第二次搜查会议。

仁藤科长首先讲话，他说：

“诸位为此案不辞辛苦、奔走劳累，这是众所公认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抓获一个嫌疑犯。连日来，案件又屡屡发生，被害范围日渐扩大。尽管我们强化了搜查力量，罪犯仍然在警戒网中嚣张地反复作案。

如今居民们整日胆战心惊。我们担任搜查任务的每一个人，也都在为此感到惭愧，有负于公民的嘱托。

迟一天破获此案，就会有更多的妇女惨遭毒手、巨额财物被无辜劫掠。现在罪犯右手小指，根据遗留手套判断，正在负伤，这是不可多得的证据。时间一长，伤疤可能消失，那样将给破案带来很大困难。

因此，我希望大家再次研究搜查资料，针对警戒网的位置选定快速联络等问题进行慎重的商议，以求及早逮捕凶犯。”

接着，佐藤第一组长对调查经过做了如下说明：

“到今天为止，通过基础调查，我们从当地找出 26 名，从作案方法角度发现 377 名，从照片上找出 7 名，在警戒时，发现 7 名可疑者。除 38 人还未来得及调查之外，其余全部与本案无关。

众所周知，上一次我们选择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被害物品，整理后，印刷 2 万张传单下发到所辖地区，请求有关行业的经纪人协助，至今没有回音。在那以后发生的案件中，也发现了若干遗留物，但都是以前盗窃、抢劫来的被害物品，不足以成为搜查资料。至于指纹和足迹，仍没发现。

下面，我汇报一下迄今查明的主要被害损失情况，以供大家参考：

一、去年 5 月 21 日，杉并区荻洼 2—30 号的森重纪美子家被盗，损失现金 10.6 万日元。

二、同年 7 月 7 日，中野区桃园町 27 号，公司董事长岛房次郎家被盗，损失现金 6.09 万日元。

三、同年 8 月 14 日，港区青山南町 5—5 号，理查得·斯蒂沃家被盗走现金 12.6 万日元。

四、同月 18 日，涩谷区代代木田原町 411 号，会社社长山崎种两家被盗走现金 15 万日元。

五、同月 26 日，世田谷区北泽 3—950 号，会社社长山田信家被盗走现金 2.32 万日元。

六、同年 12 月 28 日，涩谷区常盘松町 26 号，证券经纪人岩田耕伸家被盗走现金 4.3 万日元。

七、今年 2 月 2 日，涩谷区常盘松町 12 号，东京消防厅总务部长木茂贞幸家被盗走现金 8000 日元，时价 1.2 万日

元的女表1块。

八、同月18日，世田谷区代田町1—635号，公司董事长片山博三家被盗走现金8.5万日元，还有时价10万日元的宝石、2万日元的翡翠、2万日元的珍珠、3万日元的绿宝石等4枚戒指，总价值25万日元。

九、3月4日，港区青山南町6—101号，公司董事长长谷川和二彦家被盗走现金15万日元，3月30日，罪犯闯入青山南町6—12号，律师增田甲子7家，盗窃未遂。

十、当天涩谷区钵山町24号，会社社长杉山好一家被盗走现金1.5万日元，价值4万日元的金壳男表1块，价值5万日元的白金壳女表1块。

十一、4月9日，世田谷区北泽2—154号，山一证券社长小池厚之助家被盗走价值160万日元的宝石和现金4万日元。

十二、同月25日，罪犯进入港区青山高树町6号，会社社长根津喜一郎家盗窃未遂。

十三、5月4日，港区青山南町6—127号，公司董事野口太郎家被盗价值5万日元的宝石戒指及现金1.2万日元，等等。

以上案件都是晚上11:00以后到早晨4:30左右发生的。作案手段或是强抢或是潜入盗窃。还有几起是同时奸淫妇女，我们正在查处。只是被害妇女的态度都很消极，不愿与我们合作，这点比较棘手。”

汇报结束后，各警察署的警部们说明了各自的搜查经过，交换了意见。其中心问题和争论的焦点如下：

在犯人活动的区域内，已经对近千名过往行人进行过公务性询问，可是带螺丝刀、铁撬、凿子、刀等物品的一个也没有。警戒位置大约是隔 30 米远一组刑警。但是谁也没看见过有象罪犯的人影溜走。从这些现象分析，罪犯或许会有一隐蔽的场所，或者被害家中有内线接应，比如罪犯是那家女仆的情夫。

——以上观点未免对实情太不了解。高级住宅区内，动辄 700 平方米、1000 平方米的树林植被，隐匿的场所极多。3 个月前，罪犯就是逃进一家宅院的 1300 多平方米的树林中。警方曾调集 20 名刑警从头到尾彻底搜查一遍，结果一直到天亮也没抓住罪犯。所以在夜里，应该先把树林包围起来，待天明后，再对各个宅院实行搜索，就会抓获犯人。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富有阶层的贵族们不愿同我们合作。当自己受害时，他们才迫不得已，甘愿让极少数警察进入宅内搜查。一旦实施搜查，就需要数十名警察，这是相当困难的。这次我们用有限的经费印刷了一些传单，下发到各家。可没有一点效果，就连窗门上锁这个基本常识都未能行得通。所以才出现了目前这种连续被害的难堪局面。

——本案罪犯有 6 个特征。没留任何证据。盗得物品没换成现款。进屋后首先要擦净鞋底。一惊醒被害者，就立刻钻进下一家。强抢时，先查清被害家庭人数。强奸犯罪时，不问对方美丑年龄，悄悄地不让被害者家里人知道，如果屋里住有两个以上的人时，绝对不下手。施行强抢、强奸时，一定要将被害者头部用浴巾蒙住。通过仔细查阅犯罪手段档

案，完全与以上六点相同的犯罪案件还未曾有过。因此，我们推测，此犯没有犯罪前科，目前是警方的一个盲点。

名人住宅接连遭袭

也许又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就在搜查会议召开的当天夜里，17日午前1:00开始，此怪盗又洗劫了麻布警署管内辖区的5所住宅。

午前1:00左右，罪犯来到港区麻布广尾町13号，日本学士院会员小泉信三家的宅院。他打碎厨房门的玻璃，从里边拉开门插，在厨房拿条抹布擦净鞋底，然后开始进屋寻找猎获物。在一间卧室的壁橱抽斗中，窃走现金1.52万日元，金壳女表一块和一双手套后，从原路逃出。1:50，到同地的中小企业金融总裁坡口芳久的住宅。在这两家，罪犯都顺利地钻进屋内，只因看家狗吼叫，被家人发现，才仓皇逃走。3:30，罪犯拜访到原众议院议长堤康次郎先生的宅舍。他从高高的浴室窗户翻入，正想找条毛巾擦鞋，突然背后有人呼喊抓贼，他受到惊吓，逃跑，带走了20日元左右的手巾一条。

这天晚上，因小泉家给警方打电话告急，邻近的赤坂、爱宕、原宿、涩谷、高轮、三田等6个警察署都过来协助，铺开了紧急戒严网。然而罪犯又接连闯进3家。也不知道他是胆大妄为，还是对当局的挑战，总之，其旁若无人的架势，就连身经百战的老刑警们也不得不暗自叫苦不迭。

仁藤科长每天晚上都亲自去查岗，鼓励各署执勤的刑

警。麻布警察署署长铃木也同部下们一同参加站岗执勤。处处笼罩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然而，怪盗好象根本不把警方的一切行动放在眼里，活动得愈发猖獗。

第二天，18日1:10，罪犯又接连洗劫5家宅舍，有港区麻布三轩屋町的公司董事铃木喜代志家，驻日台湾大使馆、公司董事皆川近吉家，公司董事田岛武夫家，同区本村町35号，公司职员A·V·爱泽哈特家等，共窃得现金1.6万日元。

紧接着19日出现在三田警察署管辖地区。受害的有港区的三田纲町1号地段的公司董事奈良进家，共和信用组合专务理事早川明石家，公司董事栗田纪彦家，不动产经营者石川初次家。损失现金2.475万日元。

此后罪犯4天没有动静。到了24日，罪犯再一次出现在麻布警察署管区。1:50，在港区麻布樱田町38号，贸易商人罕那·芬斯诺家盗走现金3.5万日元和价值1.3万日元的一领带别针。2:40，罪犯行至同区芝白金三光町255号，公司董事霍沃特·F·坂桑德家，他刚打开厨房的玻璃门，里面就响起了报警铃声。因此这一天晚上他再也没敢涉足第三家。

26日，罪犯闯入港区本村町的照相工艺社长山名二郎家和承包业经营者饭塚藤藏家，均没成功，也就中途罢手了。

27日没有被害者。28日，罪犯从0:10开始，闯入曾四度戒严的麻布警察署管区。在港区麻布竹谷町7号，出版

业的胜田贞治家窃得现金 5.9 万日元。在同区本村町 26 号，无业者若林和家盗走现金 1.5 万日元。从同区富士见町 36 号，公司干部筱边高义家盗走现金 9000 日元。从同区白金今里 158 号，公司职员高守野利夫家窃取现金 4000 日元。从同区麻布本町 172 号，公务员远藤贞一家盗走现金 7900 日元。从同区麻布本村町 50 号，公司董事宇都宫善次家盗走现金 8500 日元。到 4:40，罪犯又窜至附近的公司职员横田一郎家，因被发现而逃跑。在短短的 5 个小时的时间里，此犯竟捶手而得现金 10 万余日元。

罪犯的胆大妄为耸人听闻。他根本不顾忌警方的追捕，纵横闯荡，如履平地。反复在同一地区作案，使用同一手法，且不留任何证据，掠夺大量财物后，又象烟雾一样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搜查总部的工作人员和担当警戒任务的 14 个警察署的 3200 名刑警，由于连日连夜的执勤站岗，身体的疲劳都已经达到极限。然而出于对罪犯的憎恶和强烈的责任心、正义感，他们个个义愤填膺，仍然在一丝不苟地坚守岗位。

——但是，犯人究竟是谁，仍是个谜。甚至连揪出罪犯的资料都没有。强奸、抢劫的被害者们提供的犯人面相极不明确，想依此逮捕犯人更不可能。

这时，奇迹出现了。5 月 28 日，罪犯最后一次作案，然后一直到 6 月，连日平安无事。是罪犯在休息，还是犯罪在升级？此举令人费解。麻布警察署的 205 名刑警疲劳得最显著，平均每人掉了 5 公升体重，合计消耗整整 1 吨人肉。

拂晓的猎物

仁藤搜查第三科科长坚信，使用平常的手段、方法，很难逮住这个怪盗。唯在当场捕获或张网等待才是上策。所以他要求有关各警署“集结全署力量，强化和扩大警戒岗哨。”

麻布警署署长铃木决心挽回警察的威信和名誉，与罪犯拼斗到底。从他管区内发生被害的第二天开始，每天夜里召集40名编外执勤人员，在重点地段张网警戒。到5月29日，他又把兵力增加到80名。

署长每天夜里10:00发令出动，行动之前首先训话：“这种编外执勤如果长期搞下去，大家的体力都会下降，活动能力减弱，警戒网变得迟钝。要想抓住那个神灵般的罪犯就会更加困难。——换个侧面想，如果任其受害范围扩大，我们警察在市民中就会失去信赖，引起非难和不满。我想，罪犯总不会象鸟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他也是要走路的，总有一天，他会在诸位的警戒哨前出现。”他就是这样求手下官兵从夜晚11:00开始，执勤到早晨6:00。他自己也同样，和巡逻队一起四处奔走。

站岗警戒是最辛苦的重体力劳动，两个人一组，都必须分别把自己完全隐蔽起来，不许说话。一旦有行人路过，才能挺出头来认一下，是否有罪犯。如遇有逃跑者抵抗，必须挺身而上，与其搏斗。一干就是7个小时，丝毫不能马虎大意。

6月2日，麻布警察署的山下京一巡查部长的巡警中村正臣小组，在港区麻布本村町116号、本村小学旁边的一片树丛里藏下身，从上半夜11:00开始，一边与阵阵袭来的睡魔抗争，一边坚守岗位。一夜平安无事。

东方渐渐发白，他们一看手表，时针已指向4:20。

山下京一巡查部长发现，随着黎明的到来，在原处恐怕难以藏身。于是他催促中村巡警，两人一起移动到校园角落的球网后面。那里涂着黑漆，与他们身上的黑色服装一致，是隐蔽的最佳场所。而且前面的木制板墙早已破烂不堪，墙外的道路只比板墙低60厘米，即使有人蹲着从道上走过，也能看得清清楚楚。那里还是个三叉路口。

静悄悄的黎明，清新的空气，顿时使两人精神大振。移动后约过了三四分钟，在这片静寂的视野里，跳出一匹野猫，慢悠悠地走了几步，停下后，又呼地逃走了，却没听见其它任何动静。

这时，在野猫逃走的相反方向，好象有人过来。两个人屏住呼吸，做好了准备。只见左侧道路上，一阵风似地走来一个男子，到中间三叉路口停下，半蹲着身朝四周张望几眼后，立刻转了回去。

就在这一刹那，那位巡警根据多年经验和直觉，断定那就是盗贼无疑，立即同时扑了上去。他们之间有6米之隔，那个人回头张望一眼后，撒腿就跑。

右侧是高高的石崖，左侧是排列的住户，中间是一条宽约1.5米的下坡路，两个人一边喊抓贼一边紧追不舍。然而，他们之间的10米距离始终未变。两个人早就有所预

备，特意换上运动鞋，身着轻装。而怪盗亦是如此，跑得更快。中村巡警以前曾是马拉松选手，训练有素，仍不是此人的对手。山下部长被中村拉下 10 米，想吹警笛求援，无奈气喘吁吁，怎么也吹不响了。

快接近下坡路尽头时，那个人忽然扑倒在地上，原来他被下水道的框子绊一跤。爬起来后，又朝上坡路猛跑。这期间，中村巡警与他缩短了 4 米距离。约跑了 40 多米，那个人向左侧拐去。谁知那里不是小巷，而是通向一所住宅的大门通道。犹豫之间，中村巡警已从后面紧逼上来，只剩 1 米之隔。那个人一下子伏下身，向旁边躲闪，中村巡警没注意，因为惯性，跑过了 2 米多远。这个人回头又朝来路逃窜，拉下中村巡警 5 米。但他又迎面遇上后面赶来的山下京一部长。山下部长摆好架势，准备迎敌。怪盗猛地一扑，受过柔道训练的山下部长用两手轻轻地接住怪盗，顺势将其双手扭向背后，拉出他的右手小指一看，两面有三处伤疤，山下部长确认这人就是 5 月 14 日夜晚在涩谷区藤原家被绢江小姐咬过的罪犯。当即将其拉至附近的仙台坂派出所，并同总署取得联系。谁知此人不管问他什么，都一言不发。午前 4:25，麻布警察署来车，将其带到总署。

后藤搜查组长立刻着手审讯，此人依然闭口不谈。特别搜查总部接到汇报之后，也派来专案组的及川刑警部长的刑警杉山，参加审讯。无奈此人顽固不化。在犯人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申请逮捕证的。所以警方只得先办理紧急逮捕手续，然后将其押至赤坂警察署的特别搜查总部，由深泽搜查主任等人开始正式的审问。那天，这个人以为根据指

纹，就能判明其身份，所以一到总部就坦率地报了姓名、住址。

姓名：川上一，无业，昭和5年7月10日生

原籍：中央区新富町2—5号

出生地：福岛县岩濑郡须贺川町字西入17号

住址：千代田区神田司町2—4号

盗窃和抢劫前科两次。

接着他说："今天早晨想出去行窃，没选好适当的住宅，结果什么也没干。"说完后，任你怎么启发、开导，他只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第二天，6月3日，从早晨开始继续审问。渐渐地他好象被审问人员的耐心和温情所打动，一颗扭曲的心灵开始苏醒。

深泽主任说："你母亲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她为了你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你父亲非常遗憾，犯过两次错误。可是他如今也彻底悔改了，安分守己地操持家业，开了印刷厂，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看在你年迈的老母的份上，你也应该多为她老人家着想啊……"

说到这里，川上眼里滚出大滴大滴的泪珠，伏在桌子上抽泣起来。

"你精心策划，从去年4月份开始的所做所为，也许你自己以为没留下任何证据，请你戴上这只手套看看！"及川刑警部长拿出在藤原家获取的那只手套，戴到川上的右手上，手套的小孔与他小指的伤疤正好吻合。

"这是再好不过的证据吧，这比你按手印更有价值。你

每次潜入做案现场都使用同样手段，先擦鞋再偷东西的盗窃犯恐怕除了你之外，没有别人了。你先抢劫和糟踏妇女时说的话也很特殊，并且有人报告说看到了你的长相。……当然，我们警察是决对不会逼供的。

主动坦白交待和抓住证据迫使你坦白，在检察院和法庭上，后果是不同的。无情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有酌情量刑一条。如果你想改过自新，从宽处理，就请你尽早交待问题，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听了主任这番话，川上静静地抬起头，一看见主任那和蔼而寄托着希望的目光，他再一次嚎啕大哭起来。

过了一会，他拭去脸上的眼泪，痛心疾首地说：

“我本打算否认一切的，这回我全说了，希望你们不要连累我的父母兄弟。我求你们了，也不要在报纸上公开出去。”就这样，他开始慢慢地坦白了。

川上的自供录

（一）我昭和6年3月，2岁的时候，由母亲领着来到东京，得到父亲的允许，住在中央区新富町。昭和11年4月，进京桥小学上学。昭和17年3月毕业，进爱知县船员养成所学习，学习期间1年。

（二）从船员养成所毕业之后，直接登上军用运输船，一直到战争结束，干了3年军用运输工作。复员后，帮助父亲经营了4年印刷厂。从那以后，住了两次监狱。昭和30年2月开始在印刷厂干了一年活儿。

(三)昭和24年3月,因为伪造公文罪,与父亲一同被捕,我当时年幼,被缓期起诉,父亲被判刑2年。

那年4月28日,我找不到工作,也没有钱,就在杉并警察署管区内抢劫,结果被当场抓住,同年7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判了我5年劳动改造,从此在府中监狱服刑。幸好遇上大赦,二年半后出狱。那以后,生活依然一贫如洗,经常小偷小摸,弄些钱花。昭和27年8月,我因撬门盗窃,被万世桥警察署抓住,10月17日,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判处劳改二年零四个月。仍在府中监狱服刑,昭和30年1月9日刑满释放。

(四)我前后5年时间,在监狱中度过,在这段囚徒生活中,对强劫、盗窃的方法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以为这回绝不会被抓住了,才产生作案的动机。我原以为弄到很多钱后,就会尽情地享受一切了。

在我第二次从监狱中出来时,父亲正好第二次犯法进了监狱。那时,社会福利部门对我们家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我受到很大触动、想痛改前非,从此洗手不干了。在印刷厂当工人,本份地劳动1年,可是辛辛苦苦地拼命,所得到的却是雇主的剥削,母亲、妹妹们的冷眼和令人心寒的贫困。我每天带饭盒去工厂上班,一个月挣不到1万日元,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照这样下去,妻儿老小都养不活。眼看小时候的朋友们个个领着漂亮的妻子,过着安逸的生活。看到这些,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就从去年4月开始重操旧业了。

(五)我在监狱里研究的是怎样才能不留下犯罪证据。

如果那样的话，即使运气不佳，被人抓住送到法院，也会以证据不足的判决而释放。还能得到世人的同情，得到一笔可观的刑事赔偿金，即所谓一举两得。

怎样做才能不被当场抓获，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我通过实际作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是地点和对象。我着重选择了那些豪华住宅集中的地区、宅院越大，隐蔽的场所就越多，警方和其家人就难发现。逃跑时，都是跳墙和顺院子走。遇有道路时，都是横穿过去。只要充分注意这些，就会平安无事。

被害者一旦报案，刑警和巡察们就都集中在这家附近，我稍微逃开一点，就能脱离危险。警戒的重点设在道路和空地上，几乎没人进宅院里搜查。即使进里面搜，我也处处可以藏身。

我曾几次从墙头的树叶中间看见你们刑警来来往往。也常看见你们布下的警戒网。有时躲在仓库里，甚至有刑警们从我面前走过。有这种情况时，我就先藏在院子里，等到上午 8:00 多，街上过往行人多时，看好确实没有危险，才把短大衣反穿，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在旁人看来，我就象个走路上班的工人。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我从来没坐过出租车。因此，从未有人看见过我的影子。

我作案时，都在晚上 9:00——10:00 之间潜入谁家的院内，等到这家睡下后再下手。因为我知道刑警们是在 10:00 之后才开始执勤站岗的。

我选择的都是比较大的宅院和名人公寓，可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踩过盘，了解这家人员的情况。

住房规模较大的人家，住的人比较少，即便他们呼救，邻居都很难听到。而且这些人都顾惜自己的生命，不会与我硬拼。我看到谁家象有现款的样子，家里人又很老实的，就抢劫。看到有女人单独睡觉时，就忍不住想下手。平时为了不让她们认出我，我拿来浴巾或手巾将她们的脸蒙住。5月14日晚上，我失败了一次，被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子咬破了小手指头，费了好大劲才逃出来。

第二，作案的工具，绝对不用自己的，这是防止忘在那里后，被人追查出来。所用的都是偷来的东西，用过后，藏在墙根或小仓库里，以备下次再用。

我用过的工具有手电筒、自行车灯、螺丝刀、铁撬、刀子、凿子、手套、袜子（有时作为手套的代用品）、锥子等等。

为了不留下指纹，最初我使用的是橡皮膏。把橡皮膏卷在手指上，可后来发现有许多不便，并且手上总沾有橡胶，所以改用了手套。

第三，我主要的目的是想要现金。偷了一些手表和戒指，这都是混乱警察们的搜索视线，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到别处。而且拿着这些东西或处理它们都相当危险。所以逃跑时，全部扔掉了。

第四，我作案的出入口一般选在厨房和浴室。当这些地方关住时，我就用铁撬打开窗框，或者砸破玻璃，伸手从里边开门。根据不同的地方，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从未遇到一家门窗都关得死死的。平常他们把前面的门窗都关上了，而后边的一些地方比较松。我还能在这些地方找到毛巾、抹布、来擦擦鞋子。我穿的鞋是平底胶鞋，为了

不发出声响和不留下脚印，特地把鞋底磨平了。

第五、我在屋子里寻找的重点是壁龛。卧室等处的壁橱和书箱等。有时看他们睡着，也翻一翻枕头和脱掉的西服口袋。偷完钱后，把东西原样摆好，并顺来路退出，从没另找过出口。这样，他们家里人即使发现了，也都是刚刚睡醒，在他们没完全清醒时，我早就逃得很远了。

我在抢劫时，首先把他们的双手绑到身后，使用他们自己的绳子、毛巾、领带、浴巾等物。糟踏妇女时，有的过于老实，还给她们松过绑。

第六、我在过去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总共抢劫 10 次。强奸妇女二十五六次。潜入别人家 100 多次。趁人没在家而撬门盗窃 20 多次。潜进人家住宅后，什么也没偷成，就跑出来的有 30 多次。我到手的现款加起来有近 500 万日元。

这笔钱大部分花费在各地的自行车赌博场了。具体用去多少，无法计数。我还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儿，她在吉原工作。每个月我给她四五万日元，总共用掉七八十万。另外，我每月的宿费、饮食费及零花钱大约要三四万，总共也花去 50 万日元左右。其余的都花在自行车赌场上。

我在府中监狱，前后整整花了 5 年时间，听过很多前辈罪犯的经验，并从中总结出来的这套盗窃手法，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现在又败在了你们手里。这次一去至少要 10 年。倘若有朝一日，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发誓，一定做一个真正的人，以补偿我迄今为止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孽。

他接着依次供出5月14日在涩谷区藤原家的抢劫和强奸未遂致伤事件，昭和31年8月25日在新宿坂町吉田好(58岁，假名)家的抢劫强奸事件、同年5月27日在杉并区西高井户2—22号鹑养家的抢劫伤害事件等。在仁藤科长的特别关照下，取证调查都在慎重地进行着。川上的供述内容与实际调查有所不同或前后矛盾时，深泽主任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只是给以暗示，从未强迫使之承认犯罪事实。

刑警们领着川上到各处被害地点以唤起他的记忆，让他自己来订正供词中的误差。加起来前后反复修改了47次，终于写成了调查书，从此开始兑现调查。

盗窃的戒指和手表几乎一块也没找到，现金也被他挥霍得近于一干二净。这给立证带来诸多困难。为防止他在审判庭上矢口否认，声称自己是被无端地诱导、强迫招供的，或者因为那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都一样，自己没办法，才招认的，实际上根本没记得干过那些事。逮捕川上的当晚，东京地方法院发出了夜间搜查许可证，深泽搜查主任带领6名刑警来到神田司町上的家，进行搜查。在他家里，取出一件茶色和白色两面用的短大衣、一件白色棉布工作服、一条深黑色裤子，据认为是犯罪时穿用的。没有发现类似于赃物的手表和戒指等。

他们家的家产、用品、所穿衣物都极端简陋，从此处也能窥见他们生活的贫穷样子。这次搜查，是川上的母亲出面接待的，她面容憔悴，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

“这孩子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从去年4月份，他就去工厂上班了。整夜整夜不睡觉，他自己说又是去赌自行车

啦，又是打麻将啦，我觉得他有点奇怪。上个月中旬，他右手的小指受伤，好象挺疼的，我就问他又和谁打架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却和我火了，说用不着我管。真拿他没法子。你们别瞒我，他又惹祸了吗？”

看到她年岁已高，哭哭啼啼的样子，我们什么也没对她说。

川上3日傍晚被单独押至地方检察院，4日由审判官进行拘留审讯，从5日开始，接受正规的调查。整个过程中他非常温顺，始终与刑警们配合得很好。他领着刑警们去一些宅院内的仓库、墙根和树丛等地点，把隐藏起来的总共21件作案工具全部收了回来，其中包括螺丝刀、铁撬、凿子、照明用具、手套等。

在小泉家5月17日偷盗的手套和手表，据他说是扔进了院内的水池里。深泽主任带着10个人跳进平均1米深的水池，在泥浆中反复摸索。这天是阴天，池水有些凉，他们摸一会，上岸烤烤火，然后再下去，干了两个多小时，只找到了手套，却没发现手表。苦于证据不足，他们又请来鉴别科的帮助，在水池中使用电波探测器，仍然以徒劳告终。

我们请来7名抢劫、强奸的受害者，经这些人辨认，有6人肯定他就是罪犯。以此，我们认定了川上的犯罪事实。

这样，经过3个月的努力，查清了他最初供认的犯罪过程。其中，抢劫21件，没有投诉的妇女强奸案25件，盗窃141件。盗窃总金额达426.51万日元。这些受害者中，没报案的达45%以上，这些贵族的麻木不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些竟声称“只丢了3万多，不算什么……”。还有个别

高级官吏完全否认自己的被害事实。被强奸的妇女没有一个人到法院起诉。我们按照罪犯川上本人的供词找到被害人，向她们说："——罪犯已经招供了他对您的暴行……"话没说完这些人顿时柳眉倒竖，"胡说八道，那小子敢动我一根汗毛？"这样矢口否认的有11名，将近半数。其余的妇女则说："嗯，是啊，这事儿说出去不太好听，请您别和其它人讲……。"

刑法上规定："以暴力或威胁等手段，奸淫妇女者处2年以上徒刑。如果将被害人致死、致伤者，判处无期或3年以上徒刑。"按照这条法律，是应该对其从重处罚，但我们又不得不尊重被害者的名誉和感情。所以，在没有起诉人时，我们不能对其处罚。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罪犯，抓住法律的盲点，肆无忌惮地做尽了坏事。这次事件中，明确表示将向法院起诉的只有一位58岁的寡妇。她说："……如果受害者都不去起诉，罪犯就会增多，我们更多的妇女还将惨遭不幸。"令人遗憾的是她在被害后的第六天，9月1日，因心脏麻痹去世。最终，连一个上法院起诉的都没有了。

如今川上正在东京地方法院受审，他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也将承担近200起犯罪所应得的裁决。

强奸过的全裸女尸

7月8日中午，一个中年农夫气喘吁吁地跑到村子的公安所报告，说在村外的松林里有一具没有右小腿的女尸。

木村巡警大吃一惊，在报案人的带领下赶赴现场。只见有一具已经腐烂的女尸，仰面朝天，一丝不挂的下半身从土里露出，上半身盖着10厘米厚的土，小肚子生出小蛆，发着强烈的恶臭。

巡警急忙回来向本署报告，署长急报县警总部。

约2小时后，县警总部第一侦察科长、鉴定科科长、辖区的署长等分别率部下赶到现场，开始检查现场并对尸体进行验视。

现场位于K市东北约4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山地，离通往K市的宽3.5米的县道往北，少说也有15米之远。附近没有人家，人烟稀少，就是白天也很少有人通过。

死尸宽40厘米，长1.50—1.60米左右，埋在深20厘

米的坑里。有用镐砍的12厘米的伤口。

象是因为埋得浅，被雨水冲刷露出了腹部。皮肤已呈褐色，腐肉成糊状，被蛆咬得阴毛脱落，已经不见原形。两腿放平呈直线。没了的右小腿，似乎在变腐烂的过程中，被野狗或其他什么东西吃了或叼走了。

轻轻掀掉上半身的土，盖着黄土的脸部还稍稍保持着原形的样子。

在场的木村巡警说："这死尸象是我管辖区的农户泰造的四女儿西尾友子(18岁)。这个肉体丰满的圆脸美人，是个品行不端的多情姑娘，中学毕业后当了缝纫工，不断调换工作地点，每天骑自行车到K市的工厂上班，经常旷工或在外住宿，家里人很为她作难。上月从家里出去失去了音信，因为是个多事烦人的姑娘，所以听人们说家里人好象没有找过她。"

于是，马上用汽车把泰造带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已经变得不成样子，但还是辨认出来了。泰造肯定这是他的女儿友子。突破了判明身分这第一道难关，侦察官大悦。

泰造说："上月27日早7：45，友子说只有15分钟就该上班了，于是慌慌张张骑着黑色旧男车出了家门。可打那天夜里就一直没回来。两三天后到她工作的场所打听，说从6月27日一直没有来过工厂。那天早晨她去上班时，和往常一样，自行车把上挂着长42厘米、宽32厘米、带拉链的粉红色尼龙挎包。包中有饭盒、化妆品、钱包。钱包里有300元吧，最多也就500元。说来很难为情，她是个淫荡又爱说瞎话的姑娘，有时住在外边，一回到家里大家都七嘴八舌地

说她，所以我想她是要从家里出走。”说着放声大哭起来。

梅雨后的盛夏，阳光耀眼刺目，使得惨不忍睹的尸体显得更加凄惨。

工作人员用手一摸尸体，暄乎乎的绿褐色的脸部上的肉块直往下掉，烫过的卷发脱落下来。从前额到头顶，直径长约 9 公分、宽 10 公分的头盖骨陷落下去。但由于腐败的程度太甚，所以很难看出这是致命伤还是死后的损坏。根据腐败程度和蛆的大小判断，死后经过的天数是十二三天左右，可以推断她死在 6 月 27 日前后。

刑警们以现场为中心，在附近 1000 米的范围内连续搜索，不消说被害者的衣物和身边携带之物，就连可认为是犯人线索的足迹也没能发现。

从死尸状况来观察，象是在什么地方被杀害后，为掩盖罪行，搬运到这里掩埋后逃走的。离埋尸现场不远的县道就是友子上班经过的大道，夜里对县道附近进行鲁米那试验，除了死尸现场以外并没有血液反应。

死尸解剖所见要点如下：

一、死亡时间：死尸变化严重，很难知道确切日期，但根据腐烂程度和蛆的生长程度，估计在 10 天以上或两周以内。

二、死因：打死。从前额部到前头部存在着拳头大的头盖骨缺损，前起眉梢隆起的直上后方，后缘的右半部和冠状缝合线基本一致，左半部在冠状缝合线的前方正中线左右略显对称性，其形状呈不规则的圆形，确认是生活反应。

皮下组织已经丧失，但根据骨损伤线和残存皮肤的游

离线的痕迹，可以判断是受到相当重的没有棱角的钝器的打击所致。因此，凶器不是木棒之类的东西，而可能是金属圆棒或铅管。

认定头腔内有大量出血的痕迹，但无血液流出的痕迹，所以死尸发现现场和杀人现场可能是一个地方。

三、死尸的右踵部以下部分关节缺损，但无生活反应的痕迹，其断面又不规则，认定是死后脱离。其他，如有无外伤、服毒、食后时间、性交等，由于尸体腐烂严重很难认定。

推理和侦破

到她工作的地方调查后发现，她对工作尚认真，年轻能干，深受雇主器重，但她是个肉体丰满的美人，人们风言风语地说她追求男性，贞操观念皆无，无论谁提出要求，她都以身相许。

过了几天，找到了传说得到过友子肉体的几个男人的名字。也许是友子已经死亡的原因，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否认和她的性关系。

其中，田上(36岁)说："听人们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非常主动、积极。"宫井(29岁)说："听人们议论她是个万里挑一的超群女性，所以我一直想尝尝她的滋味儿。"户田说："我跟她有接触，幽会过好几次，但根本没有性关系。"只供认了她很惹男人喜欢。

刑警们竭尽全力搜索情况，对6月27日通过离死尸不远的县道的过路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都逐一进行了调

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嫌疑者和目击者。

那天夜里召开了侦破会议。由于没有任何线索，所以始终都在进行推理争论。其中具有代表的发言如下：

一、设想为基于痴情而发生的案件。只要逐个查清和她有过关系的男人，罪犯必然会暴露出来。说是跟任何人都搞，即使是红线娼妓对客人还有个选择，对自己讨厌的客人也不接待，所以无论她多么早熟，多么缺乏贞操观念，她既然是个干活认真的少女，就不会跟任何人都有性关系。

所以，可能是没达到目的的报复犯罪，也可能是具有独占欲的男性所为。无论是哪种情况，犯人都在她所接触的男性之中。

二、认为是以抢劫自行车和所持财物为目的的强盗杀人案，所以可能是流动犯罪。这样，只要搜出财物，就可破案。

三、是熟人强奸案，由于友子反抗杀死了她，犯人害怕查明被害者的身分，把东西和衣物都拿走了。

四、掩埋尸体显然使用了刃幅 10 厘米的铁镐，所以可以推断一定是事先挖好了坑，每天 8：30 左右埋伏在友子通过的地方，趁友子不防，把她拽到松林中杀了。如果挖坑的镐是中国式镐，用镐头打击头盖骨就会形成那样的陷落，所以应该从有中国式镐的人中物色犯人。

五、被汽车撞死。罪犯为掩盖犯罪行迹掩埋了尸体，拿走了衣物和自行车。从尸体掩埋情况来看不够充分，所以似乎是先把尸体藏起来回了家，到晚上出来埋的，因此没有埋好。

在干部会上，商议决定了如下侦破方案：打听目击者；发现可疑分子；对距现场4公里以内的歹徒和行为不轨者进行内部侦察；对传说和友子有性关系或恋爱关系的人进行调查，看他们有无不在现场的证明；搜寻被害者在6月27日的足迹；查找被害者的衣着、物品、自行车的下落。从第二天起投入强大力量开始正式的搜捕。

虽然这是一起毫无侦破资料的疑难案件，但是由于明显使用了中国镐，所以可以认为犯人并不是过路的妖魔，而是存在于离现场不远的县道附近的农家。这一带的住户祖祖辈辈住在这里，连几公里外的树木有多少棵他们都了如指掌。所以，侦破工作虽然是在只依靠警察们的力量就可破案这一基础上开始的，但实际进行中并不只限于刑警们的忘我努力。

不久，盛夏过去，迎来了微寒的初秋。

虽说有县道通过，但这里是人烟稀少的山村。除了当地人以外几乎没人打这路过。所以逐渐查到了那天的过路人。经查，27日上午8：40左右，有两个青年结伙从对面骑自行车通过现场，但两人都说没见到上班路上的友子。

对于丢失的友子的衣物和小腿，在很大的范围内搜遍了，对4公里以内的村落，挨户反复查访，打听消息，但最终还是归于徒劳。和友子有某种关系的男人多达37名，其中有的对友子爱得着迷，有的有性犯罪前科，但他们都有确凿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因此没发现一个可以怀疑的人。

刑警筋疲力尽，失去了侦破热情，侦破总部的焦躁气氛已达到无法掩饰的程度。

9月24日，一个住在距现场1公里左右的农民送来了这样一个消息：6月27日是刚下过雨的日子，早晨6：00左右看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扛着中国式镐经过现场附近的县道。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判断不是近乡人。经刑警们反复盘问这个农民，他说如果那个人是犯人，就有可能牵涉到自己，所以一直没说，但又不忍心看着警察那样辛苦，就下决心说了。

侦破总部一下子犹如从黑暗的地下爬到了光明的山顶，气氛顿时大变，刑警们个个高兴地跳起来。刑警们摆开阵势全力以赴搜捕这个男人。据住在离现场4公里的一个农民说，离他家不远有个松本，他的儿子在6月28日早6：00，从外边回来，向他问过早安，他说的相貌衣着和前一个人提供的相同。于是，农民松本义夫作为第一个嫌疑犯出现了。因为相貌衣着弄清了，所以从第二天起就对该人的动静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他没有6月27日的不在现场证明。而且他是个好色的独身男子。但只是根据这点材料无法对他进行逮捕。所以又对他的其他罪行进行了全面的内部侦察。这也必须不叫本人发现，所以任务非常艰巨。到12月1日，只查到他有诈骗钱财的事实，于是就以这一罪名开了逮捕证，同月2日将其速速逮捕。

第一嫌疑犯的坦白

这样，按照计划逮捕了松本义夫，经审问，关于诈骗一事他说："借的时候是打算还的，但没有弄到钱所以没有按

期归还，很对不起。”承认有其事。对于友子之死，他说：“不记得拿镐路过那里，说我杀死了女的，没有的事。”矢口否认。后来承认28日晨外出，第二天早回来的事实，但不说去向。

对松本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认为是友子的东西。工具房有一把中国镐，刃幅和现场留下的镐迹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证据收押了。

其父诚次郎说：“记得6月27日是个雨后的晴天，我5：30左右起床的时候，义夫已经不在了。去哪儿了我不清楚。第二天早6：00他回家。28日那天我要用镐，但没找到。记得到了7月2日义夫把镐拿了回来，但他什么都没跟我说，猜不透他去了什么地方。”

鉴定科的鉴定员为了查明那把镐上是否粘血，通过鲁米那反应进行了检查。

通过这种方法，就是稀释成五万分之一的血痕也能检测出来，可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案发已过百天，后来又使用过多次，所以可能已经洗涮掉了。

虽然没有关键的证据，但根据他父亲的供述，若认为松本义夫是杀死友子的凶手是有把握的。

审讯在慎重地进行。特别注意了不拷打、不逼供，以免受到指责。

几个审讯官交替审讯，不靠大声压人，仅就6月27日的行动进行耐心的反复的讯问，但他始终保持沉默，什么都不回答。

当天夜里，义夫在拘留所的单间里过了一夜，可一宿没

睡着。

第二天，即12月3日上午9：00，再次开始审讯。义夫表情深沉。默默地倾听着审讯官的讯问。

“我们是想了解真情。老不说话只能对你不利。”

“你是因诈骗嫌疑逮捕的。并不是一定认为你是杀死友子的犯人。只要讲明6月27日到什么地方、干了什么，对你杀人的怀疑也就打消了。诈骗的事你们双方商量妥了就可放你回去。”

担任审讯的刑警态度和蔼，讲话句句在理，但他还是一动不动，视线落在桌上，脸上毫无表情。

“你好象到处跑着玩，连父母的话都不听，家里人都在担心你啊。”

“做了亏心事，尽早承认才是你的出路。”

“如果没做坏事，你讲讲27日早上擅自外出，第二天早上才回来的实际情况。老实讲讲你去了什么地方，都干了些什么。只要你讲清了，有不在现场证明，就会知道你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把态度放端正说说老实话吧。”

耐心的启发对他没有任何触动。

中午，让他吃饭，停止审讯。他的母亲送来了精心制做的饭菜，但他只是沾了沾筷子，没有吃多少。

义夫的这种令人不解的态度更加深了警方对他杀死友子的怀疑。

从中午1：00又开始审讯，他闭上沉思的眼睛，表情十分难堪。

“是我杀了她，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

说着，深深低下头，眼泪扑簌簌落在桌上。

“我于27日早5：00起床进山。下午3：00左右友子骑自行车通过，我和友子只是面熟，也知道她怕男的，所以我马上就起了歹意。我上前拦住她的自行车。她说：‘你要干什么？’我说：‘跟我玩一会儿。’她不答应，说：‘你说什么？大白天的……，绝对不行。’我生气了，夹住她的脖子就往山里拖，走了20多米把她仰面朝天放在草地上，她大声喊叫，拚命挣扎。我慌忙用双手阻她的脖子，她不出声了。我脱了她的白色短袖罩衫、裤子和裤衩，尽情地实现了我的愿望。这时我发现友子死了，心想这可闯下了大祸。但我深信没人发现我。可尸体被人发现了也许会把我抓住。于是就在死尸上盖上了树枝和草。我怕被人看见，就在山里呆到天黑才回家，偷偷从工具房拿走一把中国镐，挖了个坑，仰面朝上放了进去。

那时，头还露在外面，我就用镐头砸了砸额部，放了进去，填上了土。我趁天黑跑回了家，但路上遇上大雨，回到家是早上6：00左右。”

问：使过的中国式镐怎么处理的？

答：因为天快亮了，所以藏在山里了。第二天我父亲问我镐在哪儿，我说不知道。一个星期以后我才把镐拿回了家。

问：友子的衣物和戒指呢？

答：我怕这些东西会成为查明身份的线索，所以回去拿镐时带走扔到河里了。

问：自行车和车把上的挎包呢？

答：和她搞完关系出来一看不见了，我想是过路人拣走了。

问：据我们调查，可以说没有人拿走自行车和挎包。

答：过了约莫 1 个小时以后，我才觉得必须设法处理掉自行车。所以只要查到下午 3：00—4：00 左右的过路人就明白了。

问：把友子拖到松林，发生关系，杀了她，掩盖尸体，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答：1 个小时左右。

问：你一大早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想抱抱年轻女人。在附近，会很快暴露自己，所以就特意跑那么远。

问：从你家到山里的现场，要步行多少时间？

答：白天快走 50 分钟左右。当天天还漆黑，所以大概用了 1 个小时二三十分钟。

重要犯人坦白问题的时候，通常要么放声大哭，要么挠头悔恨，或者用头撞墙，表现出一种狂态。但义夫却镇静自若，作答流利，使人觉得他毫无人心，冷酷无情。

第二个嫌疑犯的出现

义夫坦白的内容正符合侦破总部的推理。

没有进行强压审讯，特别是注意了不诱供，因此感到他的坦白是真实的。侦破总部的成员 87 天的辛勤劳动结出了硕果，他们高兴得流泪举杯祝贺。

从第二天开始进行大搜寻，以证实义夫的供词。对于自行车和挎包，已经尽全力进行了反复的彻底的搜索和探问，所以要发现是很困难的。新审理出衣服和戒指，所以让义夫领着确认了现场，沿着几公里的下流水域详细搜索并向沿岸住户探听，但任何东西都没有发现。

说被害者戴着戒指还是第一次听到。经寻问友子的父母和熟人，不知是买的还是别人给的，但左手无名指上确实是戴着一颗金色的宝石戒指。因此断定义夫是真正的凶犯。义夫之所以不供出被害者物品的下落是为了日后翻案，因此决定继续侦破。

9月4日，义夫由嫌疑犯升格为强奸杀人犯，第二天送至检察院受审，义夫老老实实地向检察官承认了犯罪事实。

据尸体解剖所见，头盖骨的损伤不是死后所致，而且凶器是无棱角的金属棒，再者没有找到自行车和所有物品，所以仍存有一团疑云。但若不是犯人不可能了解现场情况，更不可能交待得那么详细，所以无论侦察员还是承办此案的检查官都确信义夫是真正的犯人，决定对他起诉。

官方指定的山村律师认为，此案除了供词和现场情况以外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因此，他首先发问，是否由于拷问和诱供而编造罪行。义夫说："审讯官都是些和气的警察，绝没有那种现象。"因为被害者的物品一样都没找到，问其原因，答道："我也感到很奇怪。"总之，使人觉得义夫没有犯人的实感，所以又问："你不是犯人吧？"他皱了一下眉头说："不是。……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又问："那你是替死鬼了？"回答："那倒也不是。"问起他6月27日早晨到28日的情况

和中国镐的使用目的，他就象摊了一样低头沉默，真使人难发理解。

据查，义夫智能程度正常，在校成绩也不错，不象是变态性的性格。因此，律师只好指出死尸的鉴定书和供词内容有矛盾，以证据不足为由主张无罪释放。

不久，到了年末，从新年前夕的 12 月 29 日开始进行公判。检查官宣读起诉书以后，核实罪行，义夫轻轻点头，承认公诉事实。

在公判法庭上，辨护人指出确凿证据皆无这一事实，引用死尸解剖所见内容，坚持认为真正的犯人在他处，并说，即使警察不诱供，根据新闻报道和村里的风声也能编造出那样程度的假供。经询问，义夫笑了，说："是的。我不是杀人犯。"由于他否认了罪行，检查官追问不在现场证明和中国式镐的使用目的，他又一下子无言答对，马上道歉说："实在对不起。"这种奇妙的审理持续了很久。

不知不觉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山山村村都披上了绿装。这时，又传出了这样的闲话："松本不是犯人。真正的犯人是和友子亲近的山木家四儿子。"刑警们对松本的犯罪深信无疑，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觉得有必要解开疑点，所以慎重细心地进行了内部侦察。

侦察结果是，附近的 7 家农民，因去年 6 月 27 日雨过天晴，都赶着插秧。山木家也从早到晚在田里干活，直到晚上无一人外出。他们都有不在现场证明。

又过了十来天，到了 5 月 16 日，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给山村辩护士的事务所来了一封信。一页便笺整整齐齐地写

道：

“我旁听了对松本义夫的公判，但犯人不是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背别人的罪行，但我看他太可怜，决心说出来。”

“同村的山木实，在友子被杀的同一场所，用小型卡车把骑自行车回家的友子碾死，为了掩盖罪行，把自行车带回家埋在了自家的里院，据说他家里人都知道。请调查一下。”

山村辩护士一直预感到松本无罪。加上这封信虽然字写得不好，但很有礼貌，相信写的是事实。要求检查官进山木实家进行搜查，但警察方面却说山木实有确凿的不在现场证明，没当成一回事。

辩护士深信，只要找到这个投信人，就会查明详情，证明松本无罪，因此几乎每天都在村里巡访，虽得到警方的支持和协助，但还是没找到投信人。

这样，审理仍在进行中。检查官分析了供词内容，并传讯了证明罪状成立的证人，理所当然地证实了松本被告的罪行。

辩护士尽管深信松本冤枉，但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材料证明松本无罪。他向松本说明了多次，告诉他的罪行要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但他只是脸上表现出深刻的困惑的表情，闭口不谈那天的去向和中国式镐的用途。无论怎样争辩，只要没有新的证据就难免受到有罪判决。

山村律师决心直接恳求审判长发付对山木家搜查的搜查证，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坚决主张解开由于没有确凿

证据而形成的一切疑惑。

松本无罪的说法传出半年后，即10月3日，法院发付了令状。从10月4日下午1：00起，有检查官在场，由辖区警察署的刑警找到并挖开山木家里院有挖过痕迹的地点，在地下2米的深处发现了15个月以前就想找到的旧自行车，车被拆散埋在地下。还找到了装饭盒和化妆用具的尼龙小挎包、金色的钻石戒指等。

事出意外，检查官和刑警们都大吃一惊，哑口无言，半晌说不出话来。

第二嫌疑犯的供词

山木实的哥哥回答检查官的问题时哭着哀求说："去年6月末，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9：00左右，我弟弟去修理以我的名义注册的小型卡车。回来时，他说撞死了一个迎面而来骑自行车的女人，怕留下证据把自行车带了回来，先是在工具房放了2天，后来自己挖坑埋了。过了十来天以后，我听人们说西尾友子被杀，骑的男式黑车和衣物也不见了。因此我就劝弟弟去自首，他说事故发生在黑夜，谁也没看见，所以只要不说就没事。当然很难通过我们之手把他送到警察署。他现在不在家，傍晚一定会回来的，到时我一定负责把他送去。"

这样，才大体上弄清是抓错了人。山村辩护士坚定不移的努力没有白费，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并没有指责警察署的侦破工作。他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伪装犯了强奸杀人

滔天罪的松本义夫的不可思议的行径。

3个刑警继续对山木家进行监视。那天下午4：30左右，山木实开着小型卡车回来了，刑警以随意的形式把他带到本署进行审讯。

“6月26日夜8：00左右，我开汽车回家的时候，对面开来一辆汽车，车灯照得我睁不开眼，于是撞死了骑自行车的人。我想这回可糟了，就把死尸藏在松林里，把自行车装到车上，把挎包放在助手席上回了家。那天夜里12：00点左右，扛上镐挖了坑把尸体埋了。”

他痛快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此时，刑警们想到的是尸体解剖的结果：创痕有生活反应，凶器是相当重的没棱角的金属棒，例如铁棒之类。

这样一个疑问笼罩着刑警们的脑海，即汽车撞自行车，是哪一部分撞得使从前额部位到头顶部的头盖骨产生陷落呢？伤痕象是当头一棍，要么是从对面打来，要么是对方躺着的时候向头部一击，只能是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另外，道路没有铺设柏油，无论下多大雨，土地吸收的血液也不会没有鲁米那反应。根据上述理由，山木实的供词不可信。

要是交通事故，业务过失致死罪只判3年以下监禁或5万元以下的罚金。山木懂得这一点，所以故意否认杀意。因此，警方必须进一步追问，要山木交待真实罪行。

“那不是交通事故。我们从各种角度进行科学分析，都认为是杀人事件。你埋到院子里的挎包里的零花钱都原封未动，所以我们也不认为是以盗窃为目的的杀人。”

“一个年轻的女人断送了生命。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当了你的替死鬼被关押了整整一年，难道你不觉得你干了坏事吗？你不觉得难受吗？否认事实就是缺乏改悔之意的证据。必须受到从严判决。……”

嫌疑犯山木实眼睛向下看，似乎在躲避审讯官的锐利目光，专心地听着侦破股长的警告。突然，他发出悲痛的问话声：

“股长，我会判死刑吗？”

“那要由审判官来决定，警察署不清楚。但是如果他认为你悔过之心明显也许就判无期徒刑或长刑，不一定非判死刑。这也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眼泪从山木的眼里簌簌落下。

“我在K市日产汽车修理站修汽车制动装置以后回来的路上，撞倒了友子的自行车是真的。”

“见友子摔倒，我心想糟了。赶紧跳下车来把她扶起：‘伤着哪儿了没有？’她说：‘好象不要紧。’她卷起右裤脚，我看见她腿腕上流着血，因此打算把她送到家道歉，就让她上了驾驶室，把自行车装上了车就出发了。由于关着窗子，一股强烈的女性气息使我兴奋起来，跑了四五十米以后，不由得停下了车，灭了灯。当时司机室里很黑，从外边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何况，又下着蒙蒙细雨，山里没人路过。她是谁都可以搞的村里最美丽的妖娆女子，我就不分头部和屁股地搂住她要接吻。她拚命推我说：‘你把人轧伤不管，还想干什么？’我象中了邪一样，在那么窄的驾驶室里，把她按倒，不顾一切地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

"当时，友子只是稍微反抗了一下。'腿疼，别……'这话她哭着说了好几次。这在我的记忆里好象是遥远的往事。

"结束后，友子睁开大眼瞪着我，用非常厌恶的口吻说：'你干了缺德事，到什么时候也饶不了你！'我恍然大悟。是的，我干了件不得了的事，她要到警察那儿去告发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心想让她活着可不得了。然后我把友子从车上拽下来，用右臂夹着她的脖子拖到十五六米远的松林里，面朝天一扔。友子瘫在地上，停止了呼吸。我怕她再活过来，就用汽车曲轴搬子的铁把向她头上砸了一下。后来，我急忙赶回家，把自行车放到工具棚藏起来。这时被哥哥发现，问自行车是怎么回事，我说出了交通事故把一个女的撞死了。"

"那天夜里我反来复去睡不着，心想尸体被人发现就会找到我，于是于12：00偷偷把中国式镐捆在自行车上，赶到放死尸的地方。想到发现了尸体上的衣物就会成为查明身分的材料，所以就把她剥了个精光，用镐挖了个坑埋得严严实实。上面还盖上了树枝，好让人看不出来。关于自行车的处理，我考虑再三，第二天埋到了人们不太注意的里院，衣服放进灶里烧了。"

"我以为谁都没看见，证据又都消毁了，也就放心了。不料十二三天以后有人发现了尸体，轰动起来。那时哥哥说，要是交通事故没有大了不起的事，劝我去自首。我央求他千万别说出去，一生就求这一次了，况且只要保密就绝对不会查清楚。"

"正如刚才讲的，罪犯就我一个。说死尸下半身露着实

在难以相信。另外，3个月后松本被抓并坦白了罪行，简直奇怪得很。”

山本自身是个难解之谜

警察署对山木的供词进行了调查核实。通过日产维修站的账簿，证实那天他的确修过车。他家有刃幅11.5厘米的中国式铁镐。曲轴搬子铁把上的铁锈有鲁米那反应，证明有少量血液残留。这一切都是证明山木犯罪的确凿证据。

对于友子失踪的日期错报了一天，并且家属、警察和检查官都很相信，因此此处出现了重大失误。26日下小雨，第二天即27日是晴天，两天情况不同，况且小小山村27日不见友子的踪影，这可不是件小事，但警方对此并没有深究，这也是个严重疏忽。

现在的法医学，死尸新鲜时会相当准确地告诉我们死亡时间，但放久的尸体，只能根据死尸现象和蛆的成长度来提供推测性的意见。尽管如此，这次对死尸的损伤和头盖骨陷落状况的推测和山木供词的内容完全一致，可见是极为正确的。死尸解剖鉴定结果虽然和事实有明显差异，但从学术上进行了探讨，具有不可轻视的宝贵价值。

开始侦破总部经过长达80多天的艰苦努力，丝毫没收集到任何有关罪犯的信息，反倒找到了一个无不在现场证明的松本义夫。他自供犯罪，而且供述的内容和侦破总部的推理相一致。因此误认为他就是真正的犯人。

如果没有山村这位正义感强烈、才能出众的辩护士的

出面，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栗。

由于检查官取消了对松本义夫的公诉，1 年又 8 天后的 10 月 10 日，松本义夫获释。奇怪的是，他毫无高兴的表情，对于这位难得的山村先生也未讲述他提供伪供的心境。

这是可以想象的。他是个强烈的潜在性变态者，为物色女体在山中徘徊。甚至他还可能想过打死女人掩埋尸体，因此扛着铁镐游逛。但是正如他的交待那样，偶然巧合地于 28 日下午 3：00 左右挖掘出友子的尸体进行玩弄，产生了是自己杀死友子的错觉而当了犯人。要么就是由于受到良心上的苛责难以辩解才索性愿当罪犯。

不管怎样，由于三乡五里的人都知道友子是水性扬花的全村第一号美人才酿成了这次事件。

山木实于第二年年末，以强奸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于是这个前所未闻的奇案宣告结束，但松本的供词至今仍笼罩着一团迷雾。

●信州大学电话员被杀案

6月11日中午，天气晴朗，气候清爽，住在市内东之门街的渡边一郎打电话向长野警察署报告说："在通往福生寺院的参道（参拜神社、庙宇的通道）上有一具白骨死尸。"

刑警迅速赶到。那里放着缺头少脚已经变成白骨的死尸。长野警察署署长太田、县警总部的甘利刑警部长，接到这个报告后都纷纷率部下急速赶赴现场。现场位于城山公园东斜坡的石阶参道边上。白天去参拜神社者寥寥无几，只要有人通过石阶，一定会被人发觉。甘利刑警部长命令查明死者身分、遗弃尸体日期、搜查嫌疑犯。

附近墓地多，离监狱的临时葬尸场也很近，所以有人认为，可能是狗从大雨冲刷过的墓地叼过来的。但是已经连续几个月没下大雨，而且也没有大雨一冲就垮的墓地，又没有拖拉的痕迹，所以多数人推断是人运到这里遗弃的。

白骨尸体被送到东京的警视厅科学鉴定所，搞委托验尸。鉴定认为，尸体上沾着若干泥土，所以是曾一度埋葬过

又挖掘出来的。据此，为找到头部和脚部，使用两只警犬进行了搜索，但毫无结果。县刑警部长命令县属警察署大力协助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另外还迅速调查了几年以前的失踪者，加上本县以外的报告，发现失踪者共 22 名。因此破案工作迟迟不见进展。

发现尸体的第六天，即 17 日，有 7 个中学生前来报告说："从市内横山町的长野铁道旁边流过的钟铸河闸门污泥中有象人的头骨模样的东西。"

经查，头骨一半埋在泥里，闸门上又安装着铁丝网，据此认为头骨并非从上游漂流而来，此处就是遗弃头部的现场。头盖骨上的下鄂骨已不存在，带有 4 枚上牙，从前额部到头顶部有长 8 公分、宽 3.5 公分的凹陷骨折。刑警们认为这头骨就是在福生寺院参道上发现的那具死尸的一部分。因此马上送到东京警视厅请科学鉴定所进行鉴定。

经鉴定认为：

(一)尸体：埋在土中两年以上。

(二)年龄：17—25 岁。身长：1.60 米左右。性别：女。

(三)死因：重物击打头部后头盖骨凹陷引起脑出血致死。

据此断定是杀人案件。长野警察署组成了以第一侦察科科长横沟为首的特别侦破总部，投入了 160 名侦察员，开始了县级警察署未曾有过的大搜查。

长野市是一座拥有 15.5 万人的宗教城，过去从无发生过这类怪事。报纸加上一切推理进行猎奇性的报道，所以使市民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全市轰动起来，成了人人谈论的

话题。

又过了3天，即20日下午3：00，信州大学教育系生物学教研室的羽田副教授报告，在该教研室前的养狸子的小屋里有人的大腿骨的一部分。

经查，该大腿骨为右腿骨，曾有目击者于6月13日在生物学教研室所在的第三校舍和化学教研室所在的第五校舍之间的花地里见到过，四五天后有两个小学生来此处玩耍，想给狸子当食饵，就扔进了狸子小屋。

这时，也不知是出自谁之口，人们纷纷议论说可能是该大学电话员内村喜代子(20岁)的骨头。经侦破总部调查，喜代子身长1.55米，中等胖瘦，是生就的美人，两年前的4月3日下午5：00下班后便去向不明。

死尸的肋骨处挂有乳罩，根据商标看，是位于京都市下京区西大路的和江商事公司的制品，在长野市内销售量很大。

把头盖骨的照片和喜代子的生前照放大后重叠起来观看，推断尸骨是喜代的。

侦察一科科长横沟深信杀人现场就在该校园内。但是这里是极易引起是非的场所，所以侦破工作极为慎重。

第二天，即21日早，警方对校园周围情况秘密地进行了查看，从篱术场北侧的杂草中发现了一块3节连结在一起的脊背骨。又在第五教室北侧的下水道里发现了两腿的胫骨。

经刑警们探听得知，有人看见喜代子在失踪当天下午5：00出了校门，不久又慌慌张张回到校内。

横沟科长接到甘利刑警部长的指示，要立即对校园内部进行搜查，并接到了搜查证和搜查物品收押单。以县警总部成员为主，从当天下午 4：00 开始对校园进行了大搜查。校方一般认为此项工作与学校无关，往往持反对态度。可见这是一次冒革职危险而进行的棘手搜查。

当校方看到由审判官发付的搜查许可证以后，既没有给予特别的合作也没有加以阻挠。

田原副手是罪犯吗？

搜查进行得很顺利。结果，在箭术场的踏板底下找到了右肋骨，在第五教室南侧的水沟里发现了颚骨。

这些白骨都是在第五教室周围发现的。据此认为，杀人现场就在这栋房子里。接着，两位鉴定员手持投光器，进入第一化学实验室的地板底下，结果发现了内装手掌和手指骨的已经发黑的红色尼龙女手套。

手套旁边就是埋藏死尸的地点，在那里发现了 8 枚牙齿、一部分头盖骨和支撑长颈瓶的长 37 厘米的铁制蒸馏瓶（作化学实验时用）1 个。无数死蛆散落一地，散发着异样的臭味。

经鲁米那反应检查，从该实验室内实验台下的地板缝隙处发现大量血液，位于同室西侧的显像室的门，内侧有直径为 1 公分的已经干燥的血痕。血型都是 AB 型和喜代子的血型一致。屋内的地板隔，周围都用水泥圈着，而且加上了棱木，人从外部进不去。可以推测，杀人现场就是该实验

室，而且是用铁制蒸馏瓶击中了前头部致死，然后拆除地板隔把死尸藏在了地板底下。

地板和地面空间高度为55公分，不能使用长把铁锹和铁镐。所以，估计为掩埋死尸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蛆不是脱皮的虫壳，而是死蛆，这里肯定有问题。

这个实验室供土田副教授、他的助手和副手6人以及50名公学专业的学生使用。经查，从两个月以前，土田副教授每天在实验室呆到夜里9：00，在被认为是运出骨的日期的6月9日晚9：00，他回家时把门上的钥匙交给了看门的警卫员。该实验室有两把钥匙，一把由值班警卫保管，另一把由负责管理责任的副手田原帮夫(23岁)保管，销锁由粗铁铸成，用一艰钉子就能打开。有的学生就这样进去过。

被害者内村喜代子失踪的那一天，即两年前的4月3日，正值学年假期，一般学生没有到校，在相邻的生理学专业教室里，有5个学生在7：30以前整理文献资料。有人看见喜代子下午5：30左右从外边返回来又走进了校门，但生理学专业的学生们说没听到过任何响声或叫声。

根据大学值班日记，当天是田原副手值班，记录上写着"无异常"并加盖印章。在校方的协助下进行了调查，结果没有任何人5：30以后见过喜代子。据此认为喜代子当夜在第一化学实验室被害。

喜代子是信州大学附属中学事务长内村直次郎的三女儿，母亲叫友子。她兄妹7人，日子过得满好。喜代子生就是讨男人喜欢的美人，在这样一个小康家庭娇生惯养。她有

好几个男朋友，相处得都很好，没有任何阴暗的影子。喜代子从市内的城山小学校升入柳街中学，毕业后在信州大学当了电话员。她和田原副手虽说是同一个中学的校友，但平日两人素不相干，甚至没有人见他们谈过话。喜代子失踪的当时，她父亲内村直次郎曾请求长野县警察署防范科帮助寻找，警察方面也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进行了搜查，结果既无发现自杀后的尸体，也没发现自杀的理由。在长达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消息。所以人们认为她可能与情人私奔了，无论好歹总有一天会回来。当发现白骨死尸时，连她家里人都没想到会是喜代子。

田原副手毕业于长野高中，参加了中央大学的招生考试，但没有考取，后入长野县农业讲习所学习，不久退学，在信州大学教育系当了副手。所谓副手，是指导学生作实验的助手的帮手，助手必须是大学毕业，由大学推荐文部省任命，而副手则不问学历，由大学录用。

田原的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妹妹。父亲田原胜患癌症住进了千叶大学医院，母亲丰子从5月5日起去看护父亲，他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里。田原于10日早晨7：00左右去千叶大学医院看望父亲。他头一天夜里10：30乘开往上野的列车，到千叶后看望父亲到12日，后坐夜车返回长野，第二天即13日开始上班。可见最初在福生寺院发现白骨死尸那天，田原在千叶。

刑警们向到福生寺院的参拜者、大学教职工和学生、过路人等56人进行了调查，对得来的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白骨死尸放置的时间为6月9日下午9：00至10日

上午5：00左右。

推断喜代子被杀的日期是两年前的4月3日，那天在化学实验室上班的只有田原副手。土田副教授、职工和学生都没有在校。所以田原显然就被当成了重要当事人。他既不喝酒又不吸烟，看上去脾性温和。他喜欢养鸽子。爱好照相，和附近的孩子们经常玩耍，白骨死尸发现以后人们都哗然大惊，但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常的反应。

检查第一化学实验室时他在场，揭开地板隔时他帮忙。那时，警察提问，他回答问题镇静而流利，说："也许是内村喜代子的尸骨。"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不自然之处。

人们总觉得田原的性格似乎有点阴险，所以没有与他要好的朋友。但他确实是个小心谨慎而又对人温和的小伙子。他养着信鸽，常借给附近的孩子玩。他还是一个拥有两架照相机的摄影爱好者。而且，他很孝顺父母，也很疼爱在家做家务的妹妹幸子和上高一的妹妹德子，每月从1.84万日元的工资中留下3000日元作为储蓄，其余全部交给母亲，从母亲那里每月拿取必要的生活零用钱，可谓过着规矩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是在紧闭房门的密室里将喜代子杀死的。在埋尸处有无数死蛆，可见为了消除死臭味儿使用了杀虫防臭剂。在两年零两个月以后又将尸骨挖出搬到600米以外的第二个地点。这一连串活动竟没被任何人察觉，可见犯人定是非常精通校园内部情况的人。

在检查现场时，田原副手始终在场，并若无其事地辩解说："和喜代子只是见面认识，早晚连招呼都不打。她失踪那

天是我值班，但没有见过她。”他说得煞有介事，不过他仍是最大的嫌疑犯。

在那天晚上的侦破会议上，对田原副手犯罪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综合刑警们侦察的结果，内容大致如下：

(一)认定田原犯罪的关键

两年前的 11 月 20 日左右，田原和他的两名前辈助僵手一起在善光寺前的小妻屋旅馆吃饭，后乘旅游车到 20 公里以西的户隐温泉，田原从上山田温泉叫来 3 名年轻艺妓逗兴，而他的两名前辈都不在场，没有共谋的嫌疑。

田原生长在所谓人格高尚的教育家的家庭，因此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有思想双重古怪之嫌。他情欲旺盛，经常寻找年轻美女，至少和 8 个女人发生过两性关系。他的手法是，见到不认识的漂亮女子一人走路，便上前拍照，通过送照片花言巧语约女的去喝咖啡或去看电影，然后带到旅馆发生关系。去年开一个他值班的夜里，他以拍照片为诱饵，把三矢佐田子叫到化学教室企图强奸，因女方反抗而强奸未遂，当时被警卫值班员发现，他想报安眠药自杀，未遂。佐田子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没有告发，所以他能够继续上班。

掩埋死尸的第一化学实验室所在的第五教室，是陈旧不堪的木制校舍，学校已经做出计划，拆除原校舍，在原地基上新建钢筋混凝土校舍，并预定 7 月份开始动工。田原副手参与了这项工程的设计，所以他深感处理死尸的必要。

另外，在大学里，这年 6 月 1 日对股长以上人员进行了人事变动，田原要调到事务科当事务官，而且他已经递交同

意书。

因为发布任免名单的日期临近了，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弄走了死尸。

为此，他想到了怎样制造不在现场证明。6月8日他以去千叶大学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为由，办理了从第二天即9—12日的休假手续。

犯罪动机可以认为是强奸。从能把死尸的躯体的头部分别扔到相距600米之远的两处来看，犯人可能是两人，他们在校舍即将拆除的时候协商分头弃尸。总之，结论是：不能断定田原副手与此案无关。

对此，有人提出了不可轻视的反论。

田原副手无罪的关键

虽然难以断言田原副手无罪，但他性格温和工作认真。近来，年轻人两性关系问题较多是不言而喻的。三矢佐田子说她差点被强奸，其供述含糊不清不可轻信。两年以前的4月3日是考生发榜的日子，那天是田原值班，而且喜代子就是在那天失踪的，这是确信无疑的。但是并没任何证据说明喜代子是那天夜里被杀的。那只铁制蒸馏瓶是进行化学实验所用之物，对人一次打击可能致死，但不可能没有任何声音。如果有喊叫声，一定会有人叫见。

进行现场勘察时，田原副手始终在场，并且主动合作，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神色。第一化学实验室是杀人现场的消息传遍全校，校园内乱成了一窝蜂，但田原仍与平常没有两

样。这一点，来劝他参加生命保险的女劝诱员也可以作证。他说过要去检查会计账目，恐怕要误事。勘察过程中，他始终在刻蜡板，字体毫不草乱，没有出现任何错字和丢字现象。他沉着地回答警察的提问，说："两年前的4月3日是我的值班日，在化学教室上班的只有我自己，没有其他人来过。关于内村喜代子只是认识，那天没有见到她，而且对她一直不感兴趣，所以和她连话都没说过。"他说话表情显得很坦然，而且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否定他的话。

田原的父亲是校长，喜代子的父亲在同一个学校当事务长，所以两人交往密切。如果田原和喜代子相爱，是可以提出结婚要求的，但两家人都说没有从他们本人那听到任何要求。田原当时有情人，无论什么时候，情欲总能得到满足。喜代子当时也有好几个男朋友，并不缺少欢乐的机会。

总之，难以相信，酷爱小鸟、老实认真而又小心谨慎的青年会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而且也不可想象，竟能在尸体之上，持续工作长达两年之久竟没有任何异常反应。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成功地隐匿尸体没有被任何人察觉，竟然又特意把尸体搬出来扔到人们能够发现的地方。为此不得不认为犯人是精神失常者，或第三者受犯人指使而为。白骨肯定是用什么东西包着搬出来的，但却没有发现类似包装之类的任何东西。这种东西附着腐烂物质，发着强烈的恶臭，不可想象会有人拾它。

如果确为田原副手所为，6月10日上午7：00左右他又确实在千叶大学医院看望他父亲，那时他必须要坐下午10：30从长野开出的列车。当然还有一列下午11：58开

往上野的普通快车，但坐那辆车上午 7：00 是不可能到达千叶大学医院的。从而 9 日夜，从土田副教授回家到列车发车，中间只有 1 小时 40 分钟。在这么短时间里，即使使用自行车也来不及。那么，是否可以说是 9 日以前挖出尸骨隐匿在什么地方，9 日夜出发前再扔掉的呢？这种，推理固然能够成立，但有证据说他 6 日以后一直在家，而且我们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并没有发现那样的场所。另外，如果推理为校舍要拆除，因为怕人发现就扔到外面，但抛弃场所未免过于想的不周。

总之，仅就实际证据来说，还没有任何确凿的东西。

这次事件，发生在长野的教育学府，国立信州大学的校舍内，推断死者是两年零两个月以前失踪的该大学的美人电话员，所以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县民对警察侦破工作的进展极为关心。记者的采访活动非常活跃，对警察的侦破活动跟踪追击，甚至抢在刑警的前面私自采访，连篇累牍地发表掺杂着各种推理的报道。这使得警察当局不得不保守侦破秘密，慎中又慎地工作。

侦破总部把田原副手定为重要当事人，深信有了他的供词就可解决问题。但是田原副手一量受审，他就有被作为犯人而报道的危险，更不能期待他会坦白。即使他真是犯人，在没有充分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警察难免要受侵害人权的指责以至被追究责任。

侦破工作有个原则，叫作“从现场开始在现场结束”，根据这一原则，侦破总部从第二天即 22 日清晨，再次对现场进行大勘察。

由于缺乏判明死者身分的资料，难以断言死者就是内村喜代子，所以她家里人也说："她不是自杀或被杀的那种女人，竟弄得这样满城风雨，不久她会回来叫人大吃一惊的。"他们坚信她还活着。

侦破总部深信被害者是内村喜代子，但没有关键性的材料能使她的家人信服。况且对田原副手的怀疑也不能认定，所以按照侦破的常规，在较大范围内进行了基础调查。刑警们的这种活动遮住了采访记者们的耳目，似乎没有任何人怀疑和平日一样正常工作的田原。

按照计划，2月23日，从早晨6：00开始，接着前一天继续勘察，对第一化学实验室和地板都一毛不漏地进行了详细查看。结果，又发现了沾满泥土且已经腐烂的散乱的布条，看不出其原来的形状，但发现是黑红细格的纯毛制品和灰白色的毛线横格编织物，象是喜代子失踪时穿的上衣和裙子。

另外，还发现了尼龙长袜，但没有发现衬裙、裤衩、鞋和身边其他物品。经查，血型为AB—M型。喜代子的父亲的血型为AB型，母亲为B型，可见这与喜代子的血型相同。在摄象暗室里有一件赃污的白衣，经用鲁米那检查，左袖口有一个直径1毫米的血迹斑，右袖有米粒大的血液飞沫，经该大学法医学博士野口先生鉴定，血型为AB—M型，证明与喜代子是同一血型。

大学保存的保健卡片上写着田原的血型为B型。这个暗室是田原副手专用室，证明自犯罪之日始，田原一直穿着这件白衣。

鲁米那反应(又叫化学发光检查法)这种科学的侦察工具,是德国发明的。在日本从1929年开始使用,解决了不少疑难案件。在暗室内,把这种药品涂抹到带血的物品上,就会发出微蓝的萤光,血液以外的东西不会发光。干燥的旧血斑照样发光。因此对于洗过多次用肉眼看不见的血痕,也能有效地鉴定出来。

嫌疑犯自杀之谜

综合上述搜查结果,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副手田原邦夫在化学实验室里用铁制蒸馏瓶打击前头部杀害了内村喜代子,奸淫以后,埋在地板底下。由于校舍要拆除,他害怕发现他的罪行,便把已经变成白骨而又散了架的死尸挖出抛弃。由审判官发付逮捕证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只要田原不供实情,就难以进行公判。幸亏田原还没处在报纸、广播的视线之中。于是决定进一步进行调查,以便弄个水落石出。

刑警们坚信除非是过路人,否则犯人必然和喜代子认识。按照犯罪常识,犯人必然和喜代子有某种关系。另外,往外搬运白骨死尸时一定会有目击者。

侦察一科科长横沟,等待田原上班,要故意问他些问题,看他作何反应,以便获得新的证据,然后再随机应变,待机行事。但是上班时间8:30已过,田原仍不来上班。工作3年多,从未擅自迟到或缺勤,再说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家距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是逃跑了?还是被采访记者

，围住了？横沟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两个刑警于8：55赶到田原家里。只有他妹妹幸子一人在家，说他8：15分骑车上班去了，应该是到学校的时候了。刑警以为走了两岔，又返回学校，结果田原没有来上班，又担心出了交通事故，但经查没有那种迹象。赶忙再次到田原的家里，一看家中无人。据邻居说，约10分钟以前妹妹带着熟睡且打着鼾的哥哥乘出租汽车出去了。

经对出租汽车进行调查，得知去了市内的小岛医院。于是迅速赶到医院一看，田原副手正在打着响亮的呼噜陷入沉睡之中。时间是上午9：50。

箕师说他服下了过量安眠药，并发生了一氧化炭中毒，虽然尽最大的努力进行了抢救，但死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妹妹幸子神色紧张、目不转睛地盯着田原的脸。

11：47田原轻轻地停止了呼吸，结束了他仅23岁的年轻生命。格外疼爱妹妹幸子的唯一的哥哥，就这样令人费解地自杀了。

那时，田原的父亲田原胜，正在夫人丰子的陪同下在远离家乡的千叶大学医院接受癌切除手术。幸子对手术结果感到十分担忧。正在这时，祸不单行，哥哥也自杀了，对她的精神打击实在太大了。

“病人临终。”听到医生的话声，幸子马上大喊：“哥哥！”她象疯了一样抱住田原的尸体大声嚎哭起来。在场的刑警们也情不自禁地两眼落泪，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安慰她。

县警察署的甘利刑警部长，听到这一消息，抱头大叫“完了！”这是侦破总部106名成员共同发出的叹息。

各家报纸对田原的自杀都大张旗鼓地报道："他是实验室的管理员，拿着钥匙，苦于被怀疑，胆小怕事而自杀"；"真伪总有一天弄清，为一起散了架的白骨尸体案而自杀"；"奇怪的案件，令人费解的自杀，只有等待结案之日"。"白骨事件和田原自杀引起难以预料的反响，这个奇怪的充满疑团的案件的真相将消失在永远沉默的黑雾中"。云云。各种报道都给人以田原无罪的印象。但是，侦破总部没有就此罢休。

侦破行动仍继续进行。经再次讨论，决定先查明田原自杀的理由。

他的妹妹幸子说：

"哥哥的心特别好，对我们俩妹妹非常疼爱，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回来时总要给我们买点东西回来。"

"6月以后，哥哥夜里没有晚回来过，千叶大学医院来通知说，6月10日要给父亲做手术，所以他9日5：30回家后和我们一起吃了饭，说是给父亲买点礼物，9：00左右从家出去，10：00左右提着个小包回来，说要去千叶，于是10：00左右就出发了。并没有与平日不同的地方。13日早上回到家，看了报纸，看到报纸上登载着。'在城山公园发现一具无头无脚的白骨死尸。'的报道，他说：'真是件奇案。'6月21日夜，下班回来说：'尸体好象在我工作的化学实验室埋过，因为我拿着钥匙，恐怕要受怀疑。两年以前内村的女儿失踪，据说死者象她，但又说不准。犯人一天不抓住，我的心一天平静不下来。'"

"今天早晨(22日)，和往常一样，他7：40起床、洗脸，

兄妹3人吃早饭，正在哥哥翻阅报纸准备去上班时，8：00左右自称是《信浓每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长野支局的记者的两个年轻男子来找哥哥，而且跟哥哥好象说了点什么，《信浓新闻》的人呆了5分钟左右就走了。《每日新闻》支局的那个人又呆了10分钟，说：'你不会不知道。最近你就要作为重要当事人受审，迟早大家都会知道，还是现在说出来吧。'哥哥什么也不知道，可他故意让哥哥为难。那个记者走后，我哥哥变得垂头丧气。然后和往常一样，带上饭盒骑车出去了。过了约1个小时，大约9：30左右他又回来了，说：'昨天看了埋死尸的臭地方，恶心得一夜没睡着。觉得不太舒服，今天我请了一天假，你给我铺好床。'于是我在里屋给他铺好了被窝。他又告诉我，吃了安眠药想死死地睡一觉，无论谁来都不要叫醒他。10：00左右，从哥哥睡的床铺传来煤气的恶臭，我去了一看，原来他用被子蒙住头，把煤气管放在嘴里，已失去知觉。我马上关了煤气，叫来出租汽车，就送他到了小岛医院，他在昏迷中死去了。那时他的枕头边放着笔和纸，可他什么都没写。"

"我认为哥哥胆小怕事，听了新闻记者说的话，觉得要把他当成犯人可就糟了，于是就自杀了。"

幸子语气镇静，叫人感到句句都是真话。

当天从审判官那里得到搜查证和收押物品清单，对田原家进行了搜查，结果没有发现象是喜代子的物品，虽有50多张人物照片，但连喜代子的一张底片也没有。

报界报道的"旋风"刮过去了。但因为这是一起少有的猎奇案件，所以街谈巷议和推理般的传说并没有停止。

“从小妻屋旅馆到户隐温泉玩艺妓的费用，是化学实验室的经费和把药品以假顶真弄虚作假弄来的钱，不过这也是在前辈的唆使下干的。”

“酷爱小鸟、喜爱小孩、胆小怕事的温和男子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犯人是第三者，感到借出钥匙的责任而自杀。”

“喜代子是电话员，从事这种职业，了解别人的秘密，所以被人暗算了。”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作无被告案件结案

侦破工作，由于田原的自杀，失去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陷入了困境。但是，另一方面却得到了至今守口如瓶的人们的大力协助。

4年前的4月，田原无端地离开了农业讲习所，品质恶化，行为可疑，于是他的父亲田原胜委托信州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授竹野，对田原进行了为期3天的性格测验，结果发现该人进行正常人难以想象的行为的可能性极大，他对比自己年龄小的人可以爱戴倍至，另一方面却能坦然自若地干出残酷的坏事，而且对自己的行为丝毫不会有悔罪之感。

他的小学、中学时的同学以及和他有交际的人们，都举出了一些具体事实，说明他的性格和竹野先生的鉴定完全吻合。

有的女性提供了参考证言，说他犯罪的动机是性交，说

他情欲兴奋起来，就不分对象猛烈袭击，达到目的后就冷若冰霜，有着施虐淫的倾向。

他犯罪那天，即喜代子失踪那天，因学年假期，无论教职员还是学生都未到校，也没有任何人去过化学实验室。被认为是杀人现场的暗室，本来是为冲晒化学研究照片而设置的，但实际上没一次为此目的而使用过。因此，根本无人出入，无论白天或黑夜都由田原一个人使用，成了堆放田原私物的仓库。

他和喜代子平素不说话，但他可能是在无人来往的走廊里突然和喜代子相遇，于是情欲爆发，设法把她带进实验室的。可以想象他们并没有谈多少时间，所以犯罪时间就在喜代子返回来进校门不久。

难以确切知道杀害的方法，但是埋没死尸的地方有个铁制蒸馏瓶，上面附着着与被害者血型相同的血液，又和头盖骨的凹陷口完全吻合。

同种类型的蒸馏瓶在实验室中现在仍在使用，所以显然不是从外部拿进去的。

当时在校的有警卫值班员及其他人员30多名，如果有人嚎叫或其他的巨大声响，定会有人听见。但事实是，竟没有一个目击者。据此可以推断，是先掐脖子达到纵欲的目的，然后用蒸馏瓶击打。

案件发生后，虽然有人为安装下水道施过工，但从无人到过地板底下。另外，经查证实，当木匠修理地板时，田原始终在场，拒绝打开地板隔。

如果是田原所为，他必须在6月9日从9：30左右的

三四十分钟时间里，挖出死尸运到外面。有人认为这几乎不可能。经过刑警的实际动作演习，证明30分钟左右是有可能的。

可以认为，他把躯体和头部用什么东西包住，放在自行车上，其他的骨片扔在附近，关上地板的掀板，先扔掉躯体，再把头部扔到河里就洗手回家，装作无事一样，乘上开往上野的列车，伪造了不在现场的证明。

田原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也没发现一个有可能敢于利用他干这种残无人道的事的人。

可以想象，死尸的恶臭会充满实验室，但室内有各种药品，利用某些药品的抑臭作用，可以消除恶臭而不为任何人所知。

对喜代子的男朋友的搜索极为困难。但在众人的协助下找到了16名她有交往的青年。对这些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没有一个人能和喜代子失踪的4月3日及投弃尸体的6月9日的情况沾上边，也没有一个称得上和喜代子有较深的痴情关系的人。

从来还没有一个案件，象这次杀人案这样引起世人的好奇心。长野县警察署对此案非常重视，在24天时间里，先后动员了2400余名人员作为专案破获，但除了田原以外，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同年7月5日，从[illegible]并进行研究分析的结果，认定副手田原邦夫是杀人[illegible]个在长野县警察署的历史上的最大案件的侦[illegible]吏。但由于唯一的嫌疑犯的自杀，叫人回味[illegible]。

认识田原的一部分人，现在仍然认为他是无罪的。

他们认为，在严格的教育家的家庭受过严格教育的老实的唯一儿子，决不会干出那样的犯罪行为。一个胆小怕事的青年，没有任何理由独自挖出死尸不怕人看见地运到自家住宅的附近抛弃。如果说他是企图隐秘灭迹，那么他把死尸埋没在地板底下的处理方法实在太拙劣了。

一个以死谢罪的天真青年，怎么能在直到最后的一瞬间还保持着与素日别无两样的态度呢？……

社会上，有不[illegible]都是这种性格变异分子造成的，但即使发现了这种性[illegible]异常分子，你对他也奈何不得，这便是今日社会的实情。

●袭击已婚妇女的男人

在所有奇特的强奸犯中，特别值得一写的是具有异常性格的高桥利一（22岁）。他专门袭击已婚妇女。在偏僻之处碰上女人，只要这个女人是已婚女人，他差不多可以说必定要对其袭击。用警察的术语来说，可称之为“室外奸”加“异常性僻”的怪人。6月3日他被千叶县旭警察局逮捕。但村民们却都说他性情温和、工作勤奋是一个孝子。他名声颇佳，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个两岁的男孩。当他的罪行被公之于众时，村民们都哑然了。甚至连逮他的警察也都露出狐疑的神色，不相信这么好的青年会犯这样的罪。高桥在他自供书中，对自己的犯罪动机和心理做了如下自述：

“我第一次了解女人，是中学二年级时候，那是个夏天。听到大人们讲下流话，我觉得好奇。大人们象逗着玩似地揪着我，不断说那样的脏话，我心里扑扑直跳，觉得自己

全身发热，呼吸急促，便毫无目的地到处乱走，不知不觉来到西瓜地。田野里被热气所笼罩，那里有一个女人。只有她一人！我往四周看了一下，看不到一个人影。我感到一阵眩晕，觉得血直往上冲。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冲上去，搂住了她。那是一个25岁，比我大得多的女人，当然是结过婚的。起初她还反抗，可是很快地反而显得积极主动起来。那一刻销魂极了。自那时起，在没有人迹的地方，只要看到年纪大点，象是已结过婚的女人，我就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那个女人什么不知道？时至今日我也明白了。这中间我也有这样的考虑，既然对方是已婚女人，她就会担心在孩子面前、在社会上的体面，就不会去报警。我想的没错，果然谁也没去报警。忽以，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因此，这罪也就越犯越重。”

在没有人迹的地方，碰上已婚女人就感到兴奋，这种精神异常，高桥自己并没意识到是最初性体验不正常，把他的性格给扭曲了。

高桥袭击的对象全是已婚女人。但被害人往往错以为自己是已婚妇女，是不会被袭击的。其实，已婚女人往往总是有让人可乘之机的。这从遇到男人袭击时不怎么抵抗这一事实上，就可以得到证明。

不仅如此，所有在走路途中被袭击的女人，差不多都可以肯定地说，她们具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空隙。

洒着能煽起人情欲的香水、衣着华丽、浓妆艳抹，这些当然 可以说是注重仪表修饰，但这种女性气十足的化妆，的确也是引起男子注意的原因。在没有人迹的地方碰

上，若是对方又属于冲动型的奇特男子，往往就会因受刺激太大，引出可怕的事情来。有的女人正是因为化妆和服饰太具有挑逗性而倒了大霉。

有一个21岁的女人，是东京某公司的办事员，浓妆艳抹，衣着华丽，在公司里都出了名。她有一个恋人。有次她在江北桥头荒川河堤的车站等公共汽车去和恋人约会。夜幕降临，约会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可公共汽车总也不来。她焦急地不住看表，在车站前转圈圈。

忽然，一辆高级小轿车象滑过来似地在她身边停下了。司机是一个23岁左右的英俊小伙，分亲切地问："要是去浅草方向，请搭我的车吧。"车上还坐着两个很有风度的男人，大约一个37岁，一个40岁左右。

"请上来吧！"那两个人说着挪了挪身子，给她腾出位子。

"谢谢，那么借光了。"

刚才她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顷刻烟消云散，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坐在助手席上，她心神浮动，不住嘴地说着。她觉得汽车已过了西新井桥，还要往哪儿开？两旁的街道渐渐暗了下来，汽车仍然疾驶着，她突然感到恐惧起来。

"要把我带到哪儿？行了，让我下车！"

她慌里慌张乞求道。但男人们只是讪笑着，不理睬她。她哭起来，仍没人理她。汽车疾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停下了。周围不见人家，一片漆黑。男人们用力将她从车中拽出。象是一片沙滩。在遭受暴风雨一般的摧残时，她几乎昏了过去，只是背上感到凹凸不平的石头硌得疼痛难

忍。

次年6月9日，有一个犯人被王子警察局逮捕，在审讯记录上，他这样讲道：

“为认识的男人一招呼便肯上车的女人，大脑一般都不大好使。她们总以为没有比自己更美的人了，打扮起来花哩胡哨，自我炫耀令人反感。我觉得对这种女人只有把她糟踏一顿，让她满身污垢，才能解气。当时我们发现那妞儿正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就越发动了心……。”

衣着富于挑逗性，又随便搭乘不认识人的车，只能怪她命该如此。轮奸案日渐增多，这是战后性犯罪的特征。但象这么大年龄的轮奸案，则属罕见。战后的性犯罪，以18岁为顶点，再往上年龄越大，犯罪率越低。

在路上相遇而遭强奸的事件中，被害者往往有着易受攻击的特点。比如：富于挑逗性的衣着、化妆、还有深夜中女子孤身独行等。

有的女人在没有人迹的地方碰到男人时，总盯着人家的脸不住地看，这种女人往往会遭到袭击。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下流意识强，稍有刺激便易冲动的疯狂型男人，一旦被人盯着看，往往马上就被挑动起来，爆发攻击的心理。

● “黑百合帮”女阿飞集团

6月7日早上，藏前警察局少年犯罪防范科来了一位身穿质地很差的连衣裙，叫野添民子（37岁）的妇女，哭诉道：“我家的房子一直漏雨漏得厉害，但连生活费都不够用，一直没办法修修。四五天前一个下雨天，孩子的大伯来我家。看到这种样子就说这不行，我给你们一些修理费吧，我感动得泪都流出来了，马上到房屋修缮处请他们来估价，说是需要2万元。昨天我去哥哥那里借了2万元，都是1000元一张的钞票，我把它小心地放在柜子底下了。昨天晚上，我那个上中学三级的二女儿数子（14岁），9：00左右出门后，一直没回来。我觉得很不安，心想会不会……，打开柜子一看，2万元钱全没了！数子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从不从家往外拿东西，我耽心会不会是小偷把她带走了……。”说到这儿，她哭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一个可怜的主妇，靠做女招待的长女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和做手工玩具的副业收入养着因病不能工作的丈

夫勉强度日。

数子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身材也比一般人高大，是一个纯洁的少女，稚气十足，没一点不良倾向。

青少年犯罪防范科科长伊藤推断可能是流氓集团的诱拐，于是派宇佐见部长率4名侦探，暗中进行严格地侦察。

侦探们连日以来，每天工作到凌晨1：00，以极大的热情，调查和询问一个个阿飞集团。从浅草和隅田公园，一直到山谷的简易旅馆街，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尽快地将姑娘从深渊中救出。他们就象寻找自己的掌上明珠似地拚命工作，其精神令人感动。

第五天（11号）夜11：00前后，警察终在都电车公司山谷站路边站着的5女2男中，发现了数子。于是将她保护起来，经过询问，她供述出惊人的情况：

“6日晚8：00左右，有一个今年毕业的叫浪子的学生来我家，把我叫了出来，我以为有什么事儿。她把我带到一片空地上，这时六七个女孩子把我围在中间，有个叫政子的阿姐说了声‘你这小妞挺傲气啊’，于是，四五个人每人一巴掌朝我的脸上和肩上打来。然后说：以后做老娘的手下吧。’我吓得直哆嗦，低着头没吭气。”

“不然的话，明天晚上9：00拿2000块钱来，到隅田公园的公共厕所。你要是敢不来，下次非揍你个半死……怎么样？你打算选择什么……。”

“她们用凶狠的眼睛盯着我，我没办法，只好答应道‘嗯！’‘今晚的事谁也不许告诉，要不我可不饶你！……明

白吗?'"

"因为我们家没钱，我想没有办法，只好入伙了。第二天黄昏，妈妈从伯父家里借来了修房子的钱，放到了柜子里的抽屉里，我就把那些钱拿到了约定地点。当时政子姐姐7个人都夸我，有2万元啊，你可真行'。然后她们就带我去咖啡馆，给我吃点心，喝咖啡。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吃，觉得好吃极了。这时政子姐姐对我说："你偷了东西，不能回家了，要回家非被警察抓去不可'。这样，当天晚上我就在山谷的旅馆里和大伙儿住了一夜。当时她们说，我们是姐妹了，让我喝了一点酒。早上醒来一看，有3个十六七的男孩子和我们睡在一起。第二天开始，白天我们就在电影院、咖啡馆捱过，晚上到简易旅馆里睡觉。我和一个叫芳坊的16岁男孩发生了关系，他说这是学学大人。第二天晚上又和别的男孩子。我被他们轮着玩，我觉得挺讨厌的，一点意思也没有。"

根据数子的讲述，警察进行了搜捕，抓获了以金井政子（朝鲜族人，18岁）为头目，由10名少女组成的"黑百合帮"女阿飞集团。金井政子是正在立案侦察的由二十几名成员组成的"山樱帮"流氓集团头目中村勇（朝鲜族人，19岁）的情妇。"黑百合帮"用盗窃和恐吓手段获取金钱，并在简易旅馆和男阿飞集团混睡，进行肮脏的桃色游戏，是一个极端下流的女阿飞集团。

●小“雌蜂王”

东京浅草警察局少年科的警察水上得知：每周六下午6：00—7：00左右，总有3个美貌的少女和八九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浅草松屋二楼的电梯前集合，他们以浅草山谷的简易旅馆为中心，在周围一带旅馆里进行桃色游戏。经过3个星期的暗中侦察，掌握了这一流氓集团的全部内情。这是一种色胆包天的性游戏。水上在井上、斋藤两位刑警的协助下，对其进行了治安教育。

该集团的团长是台东区浅草田中街旅馆老板佐佐岛三四郎（56岁）的独生女儿，名佐佐岛政子，今年17岁，是东京千代区一所高中一年级学生。她身高1.55米，体重47公斤，有一双明亮动人的大眼睛。

政子的生母米子（42），从7年前起因患脊椎骨疡，一直卧床不起，单独躺在一间房子里，由一个叫玉子的老年女佣照看。三四郎和政子很少关心她。

佐佐岛先生的旅馆有17套客房，4个中年女佣。由于

客人很多，因而有相当的收入，在生活上十分奢侈。三四郎喜欢喝酒，在约3年前，他开始和一个30多岁、中等身材、瘦小俊俏的半老徐娘同居，成了事实上的夫妻。那女人象是一家餐馆的女招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女人的脸皮越来越厚，往往不避人目，露骨地表示性爱，有时甚至女佣人都看不下去。

政子寂寞得没办法。每每听到病床上生母的哭泣，就厌烦得不得了。没法看书了，她就去六区的电影院打发难熬的时光。一个纯洁开朗的美丽少女，不知不觉，从身体到心灵都被腐蚀了。

父亲以前对她十分疼爱，视她若掌上明珠。但自从有了那个情人，便开始了老年发狂似的恋爱，这个独生女儿，也被他当成个累赘了。

政子去看她喜欢的《十代》、《太阳族》以及有接吻镜头的外国片。喜欢的片子就一连看它几回，以此来忘掉那个讨厌的家。

政子家周围是具有300年娼街传统的新吉原和作为战后卖淫空白地带而诞生的，被称为东京最大的蓝线地域的山谷简易旅馆街。在这里，她看惯了娼妇的姿态。而且政子的家业又是旅馆。对她来说性的刺激太多了，因而她的思春期很早就来到了。那帮女招待和客人的言行动作尤其能诱起她对性的好奇心和向往。

4月中旬，政子进了高中。

在公园六区的大腾馆，她结识了千代田区神田某私立校高中三年级学生信田一男(18岁)。信田是浅草山谷一

家旅馆老板的大少爷，姐弟5人。有天晚上，她被信田带到上野站附近的旅馆里，毫不吝惜地把处女贞操奉献给了他。

她的性觉醒已经两年了。对于早熟的她来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忍受寂寞是很难堪的。抛弃作为处女的自傲，诱惑许多男孩，这使她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乐趣。

作为有犯罪倾向的少年，一男曾被浅草警察局进行过3次治安教育，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不良少年。他想强迫政子作他的情妇，但政子不干。

政子独自一人出入浅草松屋的舞厅、电影院，仅十天多时间，就先后引诱了文京区原街建筑公司经理的长子、神田某高中一年级学生川上达敏（16岁）一男的弟弟，某高中一年级学生松田行夫（16岁）以及浅草田中街食品商的独生子，中学三年级学生小谷方治等，把他们做男伴，带他们到浅草山谷的“大仓庄”旅馆，无休止地追求瞬间的感官享受。她是一个不愿屈从于任何人的意志，要完全掌握自己行动自由的“雌蜂王”。

一男知道她的这些行为后，狠狠责备她，她厚着脸皮反驳道：

“你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的自由。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是自认为是我的男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不高兴的话，你别来找我好了。”

没有人能制止政子的胡作非为，她的行为愈发放肆。后来，千代区九段一个有3个孩子的羽绒商的长女——某高中一年级学生青岛秋子（15岁）、餐馆女佣原田节子（17

岁）等也和她合为一伙。接着，一家装潢公司经理的独生子——中学三年级学生武井三郎（15岁）、房屋装修店的学徒田口晃夫（15岁）、某公司职员的长子——高中二年级学生佐藤贤一（17岁）等也入了伙，组成了7男3女的流氓集团。他们在浅草谷山的大仓庄、小松屋、荒川区三河岛的荒川庄等旅馆中，租一间房子，十几个人在里面尽情地发泄，玩桃色游戏，还强词夺理地说："大人们干的事，我们小孩也没什么不可以干的。"

后来这些可怕的小流氓在警察诚恳亲切地劝导下，如梦初醒，又重新开始了光明而正直的生活。

●梅田车站的行李装尸案

盛夏的一天，上午10：00，炽热的太阳把耀眼刺目的光线撒向蒸热的土地，似乎整个地球都处在平静得使人喘不过气的状态。梅田车站的公安员跑到曾根崎警察署大阪车站警备派出所。他报告说：

“今天早上6：00左右，日本交通运输公司大阪分公司的行李监查员中本实，在梅田车站的第二站台，在检查运往鸟取县的混载行李时，发现有血一样的东西从一个柳条包中滴哒滴哒地流出来。

“柳条包上写着：品名，电视机用防腐液。我觉得柳条包装液体有点奇怪，走近用手一摸，有一股刺鼻的腐臭味。用手一按有弹性，并且感触不到是装液体的箱子或瓶子，又不是鱼类腐烂后发出的臭味。从51公斤的重量看来，心想莫非是人的尸体？向作业科报告，但作业科认为不大可能，没派人彻底清查。中本实是20分钟以前向车站公安室报告的，他认为可能是死尸，希望查清。”

巡警去后，觉得十分可疑，因此割断捆行李用的白线绳，打开盖一看，从毛毯包的缝隙里露出了右膝，于是马上停止检查，保护现场，向本署报告。

30 钟后，曾根崎警署的署长、大阪府警察署侦察一科科长和鉴定科科长率部下迅速赶到现场。

这个柳条包，长 90 厘米，宽 40 厘米，是常说的一号柳条包，外表没作装饰。横着 3 道，竖着 1 道，用崭新的白线行李绳扎得结结实实，绳子的 6 个交叉点都用同样的带子结上结，以防柳条包散架。结上的带子都剪得很短。

从行李的扎法，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外行干的。

行李上系着 5 张卡片，都写着："到站：山阴线鸟取车站；收货人：松田三郎收；品名：电视机用防腐液；寄送人：大阪市北区红梅街 127 号松田三郎电视机商店。"字写得很蹩脚。

柳条包被原封不动地装上吉普车运到大阪大学医学系解剖室。

柳条包中的死尸折成两折，横着包在浅褐色的用旧了的混纺毛毯里。为了不让死尸晃动，四周塞上了旧棉絮。

打开毛毯，发现尸体已经极端腐烂，开始软散。口里严严实实地塞着旧毛巾，嘴和鼻子上盖着白布枕套，再上面又用棉布包皮紧紧把嘴勒住，泡泡纱布做的旧罩衫裹着头。

死尸为女性，上穿白色棉布无袖内衫，下穿和服内裙，从毛发、牙齿状况推测，估计死者在 50—60 岁之间。

死尸下铺着白色平纹布做成的围裙，柳条包的底部和盖的内侧各有一个手工纸袋，一个上面印着青铃印商标“日本面粉株式会社”，另一个印着山佐商标“甲府坂本精麦合名会社。”

纸袋似乎使用过多次，上面有用流畅的草体写的墨字“东京目黑。”

刚送来解剖单上写着：

一、**性别**：女；推断年龄：55岁左右；身长：1.50米；中等胖瘦；体重：47公斤；左脚第三、四两指的第一个关节不全，估计为先天不足。

二、**死亡时间**：约70个小时，死于饭后3小时，日期约在16日下午3：00—4：00左右。

三、**死因**：颈部受压窒息而死，凶杀、甲状软骨骨折，同处皮下出血，别无伤痕。

死者的身份

柳条包、棉花、绳子、纸袋和衣物都是最好的物证。对此，鉴定课的课员逐一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发现死尸身下垫的围裙左袖的里侧写着难发辨认的文字，通过紫外线观察，发现文字是“第七邻组花田留”。

即日，曾根崎警察署组成特别侦破总部，揭开了侦破的序幕。

破案方针是：调查柳条包、捆行李用的白线绳、手工纸袋、旧棉絮的来源；通过对柳条包发送受托关系人的调

查，搞清发货人的情况并注意发现目击者；调查松田三郎之所在；对出租汽车及运输公司进行普查；注意有关电器用品厂家和商店的情况；收集失踪者的情况。并对第七邻组花田留的情况开展调查。

死尸发现的场所是大阪火站，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又是装在柳条包里的穿着粉红和服内裙的半裸女尸，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异常兴味。各报社的采访活动格外频繁，那天的晚报，都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极为醒目的报道，顿时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

结果，市民的关心起了极大作用，刑警们的搜寻进展顺利，市民们不断前来提供耳闻目睹的情报。

当天就查明了下述3点，及早地掌握了罪犯的相貌和衣着情况。

（一）对行李卡片上写的发货人的地址进行了调查，在红梅街根本没有那个番号，街上也没有松田三郎这样的居民，不出所料，果然是胡诌的假地名假人名。

（二）大阪府警署鉴定科根据姓名索引查阅了被检举人名册，其中也没有这样一个人。

（三）在大阪车站干了50多年搬运工的横田松平眨着老花眼说："昨天，即18日中午，在大阪车站西口，小件行李经办处前，有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抱着一号柳条包，正在犯难，他身穿合身的翻领半袖背心，兰裤子，茶黑色的短靴，身高五尺三四，中等胖瘦，白皮肤，象是推销员，看上去他眼睛敏锐，善于做买卖。看他那样子象是因为超重不能按小件行李处理正在作难，我便上前搭话，他说他

要带行李去鸟取，但重量超过了20公斤，让分成两件，但行李不可分割，正在犯愁，我说那只能委托日本交通运输公司托送，他问几点送到，说太晚了不行。我说最早明天下午到。于是他说："拜托了。"接着他把行李装上手推车，推到了位于大阪车站北侧的、日本交通公司大阪支店的发送科。我告诉他怎样办手续，他就自己填好了行李卡片。给了100日元的手续费。这样的客人每天至少有一两个。他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操一口纯粹的大阪话，装束正常，所以对他并没有留神。"

承办这件行李的日本交通运输公司的西城三太郎（50岁）的供述和横田说的大体相同，并且进一步证实，那个人没戴帽子，留着不使油的长发，没有同行者。

虽然不能肯定发送这件行李的人就是犯人，但搜寻到这个人对破获这起案件至关重要。据说这个人往鸟取车站发送行李时，他手里拿着车票，所以可以推断他已经去了鸟取。两个刑警迅速赶到鸟取，但为难的是，即使发现了他，没有关键的证据也不能强行搜查。

侦案按原方案进行，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到查清被害者的身分上。

那天下午7：00时许，警察署正在开会研究案情，府下的吹田警察署来电话说："30分钟以前有人前来报告，说吹田市二池街的无业居民花田留17日早下落不明，经查认为她就是装在柳条包中的死尸。这是令人心悦的重大突破。

破案小组指示吹田署的署长要注意保守秘密，命令大

淀、淡路两署警察向被害者的知情人讲清道理并把知情人带到大阪。吹田署接到指示以后，股长等4名刑警，佯装回家，从几十名记者的围困中脱身，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赴大淀、淡路。知情的人到这两个警察署了解被害者的形体和左脚指的特征，认定装到柳条包中的被害者是花田留。其中一个人叫高平麻，他似乎和花田留交情很深，连花田留的家境都很清楚。他说：

“她是个忠厚老实、好打交道的人，从不说人坏话，从不和别人争吵，绝对不会有人恨她。”

“她丈夫死后，她过着独身生活，也没听说她有什么风流事。她有相当大的一笔钱，只要你求她帮忙，她什么都乐意做，房子和二层借给了一对年轻夫妇，每月收五六千日元的房租，所以家境相当乐观。”

“说起亲人，她只有一个37岁的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名叫阿春。”

“8月16日傍晚，站着闲聊时，她说她女儿住到了枚方医院，并和我约好17日一早去探病。后来再也没见花田留的面。因为约好和她去医院看望女儿，我就去她家找她，谁知门紧闭着，同住的其他人似乎也都不在家。我想可能是她女儿情况不妙，她先一步到医院去了，谁知到医院一看，阿春说她妈没有来。”

“我感到纳闷，觉得出了什么怪事，看了今天的晚报，认为也许是花田留被人害死了，我就来报案。”

急速赶到枚方医院，向阿春盘问实情，阿春说她母亲没去过，而且讲出了她母亲的左脚有两个指头短的特征，说

稍微出去一会儿就得带脚套。还说把她父亲留下的土地变卖了几十万日元，钱存在吹田信用金库。零花钱由吹田农业协同组合支给，所以那里可能也有点钱。”

此外，找到了7个目击者，他们都是大阪车站西口和日本交通运输公司分公司的行李发送员，都亲眼看到了扛柳条包的人。说的都和横田、西城说的相貌衣着相同。

嫌疑犯被揭露

第二天，20日一早，刑警就赶到了吹田信用金库和吹田农协。

经查，16日正午，一个30岁左右上穿白衬衣下着浅色裤子的男性，说是受花田留的委托，手持花田留的60万日元的活期存款折，要求取出50万日元，但印章不同不让取，他说：“那我回去取一趟印章再来。18日下午2：00他拿着取款专用章来了，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取了5000日元的张的50万元，1000元一张的5万元。看不出他有什么惊慌的神色。他说话文静，没有给人任何可疑的感觉。

吹田农协方面也提供同样长相衣着的人，18日上午10：00，拿着花田留有余额4.8万日元的活期存款折，取走了4.5万日元。

经到农协附近的用具商店调查，发现18日上午10：30左右，同一男人买了白线行李绳和二号柳条包，但过中午后他又来了，说那个太小要个大的，又买走了一个一号柳条包，该店卖的柳条包和线绳同装死尸用的完全一样。

接着，吹田交通株式会让的司机田口浩前来报告说："18日中午，从吹田市二池街有一位扛着一号柳条包身穿白衬衣的28岁左右没戴帽子的男人乘车去了大阪车站西口的小件行李经办处。"

根据侦察得到的线索，人们对死尸搬运者的相貌和衣着，虽然说的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判定是一个人。在时间上说的也有若干矛盾，但因为都是回忆，所以说的不一致才更合乎情理。

谁也不了解和花田留同住的池内启三，但根据收集到的点滴情况，相貌极为相似，因此，刑警们对池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根据死尸的衣着，特别是从没有穿脚套这一点来判断，杀人现场在被害者的家里。

于是，对池内夫妇的动静加紧了内部侦察。

这对年轻夫妇，两年前搬到花田留家居住，夫妻两人出去干活，没有孩子，生活看样子满富裕。但从三四个月以前男的开始呆在家里或东游西逛，夫妇时常吵架，嚷嚷什么离呀不离的。从本月16日左右起，谁也没见到过他，因为没发现往外拿行李的形迹，所以都怀疑他外出了。6月23日他说要去东京，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公司里说他性情稳重老实，和同事的相处也不坏，只是有点偷懒耍滑。

那么，池内的妻子是不是同谋？另外，她是否了解实情？对此，破案小组进行了研究。

她在大阪车站附近一家电器商店当售货员，两年以前到这上班，是20岁刚出头的招人喜欢的美人，顾客对她的

评价很好，店主对她非常满意。

她叫柴子。刑警为了不叫她察觉，从内部了解了她的情况。5年前在横滨和池内发生恋爱，由于父母强烈反对，来到池内的生地大阪，两人一起干活度日。

她和池内，谁看了都说不般配，因此她越来越轻蔑只会做勤杂工而又嫉妒的池内，并曾流露过"我担心将来，要和你早些各奔东西。"

她的上班时间是早7：30，由于商店下班没有准时间，所以池内对她不满。

根据大阪大学的尸体解剖鉴定，死亡时间为17日下午3：00—4：00，如果这个鉴定没有错误，就可证明柴子当时不在现场。18日夜8：00她回家就寝，据说那天没有任何异常，反倒家里空气更轻松。由此可推断，柴子同谋的可能性极小。

还没有找到池内杀人的确凿证据。但搬运死尸、支取花田留的存款已构成犯罪，要求马上发放逮捕证追踪池内的空气占了压倒的优势。

多亏手腕高明而自负的记者们没有获得对池内侦察的任何情况。池内回不回家？如果他不回家又在何处呢？这只有柴子才知道。现在报纸如果发表消息，就会打草惊蛇，给搜捕造成困难。因此，警方在柴子回家的路上截住了她，把她作为知情人带到了大淀警察署进行盘问。

内妻的重要供述

柴子似乎什么也没察觉。她眨着两只美丽的大眼，象是松了一口气似地供述道：

“我于21岁时和池内在横滨结识，发生恋爱关系，但因父母反对不能一起生活，因此前年5月来到池内的家乡大阪。”

“来后，先找了两三天房子，通过房屋介绍所从中周旋，租下了现在住着的花田家的第二层的1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夫妻双双劳动挣钱生活。最初过得挺快活，后来由于我回家比池内晚，他就向我投来了古怪的目光，甚至怀疑我不干净，是在外玩够了才回家。”

“事态日趋严重，他常说些不堪入耳的恶语，夜里的事他也有些变态，胡乱折腾我，让我痛苦。而且，从去年末开始，他自己挣的钱一点也不往外掏，有时夜里去喝酒嫖女人。今年7月20日左右他说公司倒闭了，每日游手好闲，继续折磨我，所以吵了几次架。”

“池内既没有学历又没有技术，我越发感到他是个只知玩女人的下流无赖汉。一心想早点离开他，和他分手的话成了我的口头禅。8月16日夜，他说‘你要是那么讨厌我，我就离开这里，但问题好象是钱，这次我要当大财主，正式和你结婚。’两人又争吵了一番，最后商妥，8月20日各拿行李分道扬镳。”

“8月17日早7：30左右我去上班时，池内还在睡觉，

晚 8：00 我回到家，池内不在，也就从那天夜里开始他再没回家。”

“第二天傍晚回家时花田留不在家，听说她女儿住院，所以我以为她去医院看女儿了。

“池内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但 18 日下午 4：30 左右，他带着倦态来到我工作的商店，说是受人之托来买 1 台价值 1．23 万日元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然后对我说：“长期以来你辛苦了，真对不起，为了表示歉意，从公司拿到 3 万元的退职金和 1．2 万元的劳动储蓄全给你，今后我要到住在春日出的姐姐家，用不着钱。”说着，放下一个装着 4．2 万日元的黄色信封就离去了。”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说是花田留太太失踪了，附近的人都议论纷纷。”

“贪婪的池内，跟我分了手还把得来的钱给我，这不是对我的留恋，而可能和打扮得年轻的花田留勾搭上了。我听说花田有钱，池内不上班以后还花钱大手大脚，可能是花田给了他零花钱，在我上班后一起鬼混。想到这里，当夜我给住在春日出的池内的姐姐打了个电话，对方说他没去那。”

“我看了昨天的晚报，认为柳条包中的死尸肯定是花田，犯人也许就是池内，但好歹我和他过了 4 年的夫妻生活，怎么能去报案呢？”

“我现在仍然向上帝祈祷，但愿犯人不是池内。家里可能有他最近拍摄的照片，如果需要可以交给你们。”

从她的表情，从她的举止态度，人们深信她的供述是

真的，可以推断她和案件无关。池内已经拿到巨额现金逃之夭夭。

从柴子处得到了池内的照片，北车站的横田、日本交通公司的西城、信用金库、农协、工具商店、汽车司机等目击者辨认，他们都肯定地说是池内。

进展到这里，有否同谋者不敢肯定，但池内启三是犯人这点，是肯定无疑的。

向全国发出特别通缉令

第二天，20日上午9：00，把池内启三作为盗窃杀人和遗弃死尸嫌疑犯，开具了逮捕证，对花田住宅的搜查证和搜查物品收押清单，向全国发布了特别通缉令（押送犯人的通缉令），开始了公开搜捕，并在报纸上公布。

对花田的住宅进行了周密而细致地搜查。死者被掐死时似乎淤血从鼻孔冒出，花田留的卧室、同室壁厨的被褥、门口的地板、放在二楼10平方米房间的池内常穿的灰色裤子的裤角，都有明显的鲁米那反应，血型和被害者的血型相同。

另外，一楼壁厨内有一个新的二号柳条包，还有与塞进死尸中的质地相同的旧棉絮。门口的地上有和盖在死尸上完全相同的印有“日本面粉”和“甲府坂本精麦”字样的手工纸袋。

发布通缉令，进行公开报道，罪犯有了高度警惕，只靠警方的力量难以捕捉，但这样可以得到民间的协助。

但跟踪搜捕有不好的一方面，即所谓“只要犯人有钱你就逮不住。”所以，虽说犯人已经暴露，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实际上池内等于逃到了九霄云外。在鸟取，池内既没有亲朋又没有去过的形踪，可他为什么特意买下车票要把死尸送到那里呢？这样一个谜还没有解开。

对小心谨慎、东奔西跑的刑警们的活动，任何擅长采访的记者都没有发表过快讯。所以这次发布通缉令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于是激烈的采访战立刻开始了，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印上了池内的头象，大加报道，电视和电台都进行了广播。

逃跑中的犯人熟知广播和报纸上的报道，往往一步之差放跑犯人或销毁证据。但唯独这个案件则相反，引起了众人的关心，酿成了强大的协力态势。

池内特意到妻子的工作地点买走了便于携带的收音机，所以他无时无刻不在收听电台的广播。侦破总部对这点也很注意，在发表搜捕实况时对重要情报采取了特别秘匿措施。

把60万份印有池内头象的通缉令急送全国都道府县警察署。原住地横滨和死尸发往地点鸟取附近都作为重点，急速派了刑警，在认为应该进行监视的46个地方都安上了眼睛。

从20日傍晚，新闻报道开始发挥作用，不断有人打来电话，寄来信件，来警察署报案，报纸上接二连三地出现“看到过象池内模样的人”的消息。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

地。侦破总部明知人不一样，也必须进行一番调查和搜捕，因此他们彻夜不眠。

20日夜9：00许，鸟根县警署报告："米子市内经营鞋铺的田村来报案，说和登报的池内非常相似的男子昨天下午6：00来这里买走了一双黑短靴。另外该市皆生温泉的'水月'馆也有同样的报告。经查，19日夜池内来此地投宿，叫来数名艺妓豪游。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着：'冈山县西大寺市政津街、公司职员、木村政雄，29岁'。那天夜里，他交给旅馆女招待一件衬衣，让第二天早晨以前洗出来。衬衣上有用红线缝成的洗衣名"池内"，左袖上有刺绣名，是"K"。他于今早9：00左右出发，去向不明。看了今天的晚报，觉得可能是被通缉的池内，就前来报告。"

侦破总部顿时活跃起来，决定根据这条线索全力以赴进行搜捕，命令刑警大举出动，在各县警署的配合下，向山阴各地的温泉撒下了天罗地网。

刑警们呕心沥血的劳苦毫无收获，没有发现从米子市皆生温泉出来后的池内的任何踪影。连"看到了相似者"的消息也没有了。侦破总部又笼罩了焦燥的空气。

池内被捕

死尸发现后的第五天，8月23日下午6：40，冈山县警署来电话联系，说冈山总署逮捕了池内启三，他已供认杀死花田留的罪行。

侦破总部立即命令米子市的刑警迅速赶赴冈山。因末

班车已经开走，4个刑警只好乘第二天即24日伯备线的始发列车，9：30到达冈山车站，下车后，马上乘出租汽车赶到冈山警署，确认是罪犯池内。其携带现金25.5543万日元，物品只有袖珍半导体1件。

逮捕的经过是，瓦街“银马车”酒吧间的女招待秋子和友子2人，下午2：00许，洗澡回来的路上，来到冈山警署瓦街值班点，说：“象是昨晚报纸上登的犯人模样的人来店里玩耍，花了十四五万元，真阔气。听说给了他周围的女招待每人1张5000日元的钞票。给了他看中的阿猫3万日元。一个叫阿光的女孩子说租房子交不起定钱，他就象给纸片一样给了她5万元。总之他大吃大喝，一边喝酒，一边戏弄女性，关门后让把他送到“小桥”旅馆，搂着他看中的女孩子睡觉。”

“他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旁边看着，心想，年轻轻的怎么这样。于是想起他跟报上登的把死尸装到柳条包的犯人很象，就来报案了。”警署马上派人赶到，查了顾客登记簿，发现他改名为木村久男（28岁）正在旅馆房间里。

从旅馆方面来说，对住突的贵客，即使明知他是被搜捕中的犯人也要等到他走后再报案。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给本馆带来了金钱而得到特意庇护。另一方面是一般旅馆都忌讳馆内缚绳。刑警若硬要闯进去，抓错了人会引起麻烦的人权问题，所以当地警署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在门口布置了警察进行监视，同时对内部着手进行侦察。

在小桥旅馆，20日夜池内回来得很晚，和一个女招待模样的人睡在一起。21、22日傍晚，穿着浴衣外出，很晚

才带着女人回来睡。每天带回的女人都是酒吧间或小酒店的女招待。

拿着池内的通缉令上的照片，对市内的酒吧进行了调查，发现20日和21日池内豪游了“东洋”酒吧，花了约10万元，接待客人的招待都说和通缉令上的照片是一个人。

旅馆希望在他外出处再逮捕他，但是没有回旋的余地。

两个刑警踏进自称木村的人住的房间，发现房间里有脱下的女用浴衣，散发着顶鼻子脂香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躺在褥垫的右侧。刑警寻问他的职业，他待答不理地说：“从东京来，到满天屋商店借款，木村久男，28岁。”

注意到他衬衣的里襟上有“池内”洗衣名，刑警拿起衬衣往他跟前一扔，说：

“全日本到处张贴着搜捕通缉令，你跑不了啦。”

于是，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收拾起来，穿上深褐色的裤子，带上“巴拿马”帽、太阳镜，涂上发蜡，把头发梳成左分，和在大阪车站失踪时的装束判若两人。

他若无其事地供出了杀害花田留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看上去象是赌输了一样，只是有点遗憾的表情。

想不到这位对女性富有魅力、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貌似稳重的美男子，内心是那样凶狠。

24日12：35刑警乘开往米原的快车把罪犯押送到大阪，16：20押到曾根崎警察署。大孤车站上，1000多个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

这个案件打破了“有钱的犯人不易被抓到”的惯例，恰恰是因为他过于有钱而被抓到了。

对池内的快速抓获，是大阪府警方努力的结果是鸟根、冈山两县警察协同作战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搜捕和新闻报道配合默契，得到了民间的大力支持。

事实证明，警方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得到了国民的支持，就能防止和镇压犯罪。

犯人的自供

池内启三面对侦破总部的审讯，彻底供认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问：交待你的罪行和动机？

答：我只是想要钱，连想都没想过要杀人。无奈把人杀了没有办法，就想巧妙地把尸体处理掉。我知道花田有100万日元的存款，所以就想拿到这笔钱。16日中午，趁花田不在家之际，我走进她的卧室，偷出吹田信用金库的一个存款折和印章，到吹田作用金库去取款。不料印章不对，没有取到钱。当时，我一看存折，取款要填写取款数，担心会暴露自己。但考虑再三，自己没有钱不行，只有把花田杀了，把钱全部拿走。17日午夜1：00，我偷偷地溜进花田的房间，骑在正熟睡的花田的身上，用尽全身力气，掐住了她的喉咙。她只是蹬了一下腿，没有哼一声。我怕她活过来，就把厨房用的抹布塞到她嘴里，用包袱皮勒上，又用放在那的罩衫包住头，再裹上毯子，和被子一起放到

了壁厨里，这样就上二楼睡了。柴子一点儿都没有察觉。

柴子同往常一样，早 7：30 去上班，我还继续睡觉。等到柴子走后，我从花田的衣厨里偷出了信用金库和农协的 2 个存款折，2 个木制章，现金 7000 日元，用这点钱到沿街各酒店喝酒，同时考虑怎样处理死尸。

当天没有回家，因为我情绪极坏。

第二天，18 日上午 10：30，我到农协取出 4．5 万日元的存款，回来的路上买了柳条包和行李绳，想把尸体裹上毛毯装入柳条包内。但由于柳条包太小，又去那家商店买了一个最大号的柳条包，把死尸折两折打成了行李，中午拦住一辆每日路经这里的汽车运到大阪站西口小件行李经办处。由到超重不让通过，正巧走来一位 70 多岁的搬运工，让我到日本交通运输公司去办理托运。

问：你想把尸体运到哪儿？

答：运到鸟取车站。我想埋到海滨的沙丘里绝对不会被人发现。中学三年级我到校外旅行时，见过美丽而又有花纹的沙丘，觉得埋到那里最合适。

问：你偷了多少钱？

答：现金 7000 多日元，从农协取款 5．5 万日元，从信用金库取出 55 万日元，共计 61 万多日元。

到信用金库，是把装死尸的柳条包运到日本交通运输公司办好托运手续以后。我拿着木制的印章取了款，记得是下午 2：00 左右。下午 4：30 左右到柴子的工作单位，买了一台袖珍半导体收音机，从偷来的钱中拿出 4．2 万元放在信封里给了柴子，说是退职金和劳动储蓄，作个分别的

纪念。

问：对分手的女人撒谎给钱，你不觉得有点好笑吗？

答：也许你们会笑话我。但我非常爱柴子。

提起分手，那是因为我没有工作，两人干活还终年贫困造成的。我想有生以来第一次抓到这么多钱，以此为基础，再重新合好一起生活。

问：那你不就可以辞了工作去专玩女人了吗？

答：柴子要和我分手，她开始讨厌我，就自暴自弃了。

问：讲你18日和柴子分开到被捕的情况。

答：当夜，到梅田新道酒吧间，那里有一个很象柴子的女招待，我缠着她和她挑逗到关门，然后带她到梅田电影院后面一个旅馆里过夜。第二天，19日上午9：40坐从大阪开出的快车，正好到达福知山时，电台广播说发现了装着花田死尸的柳条包，还广播了我的长相和衣着，我感到大吃一惊。

因为纸袋上写着“东京目黑”的字样，我想警察会把力量下到东京方面，不会发生问题。但转念又想，警察的力量一定会转向鸟取车站方面，于是没在鸟取车站下车，一直坐到米子市，感到有必要变装，在站前大街，为遮脸买了帽子、太阳镜，还买了黑短靴，往头发上涂了发腊，改变了装束。

那天夜里住在皆生温泉，第二天，即20日上午9：20分乘开往冈山的伯备线列车到冈山车站下车，买了份报纸一看，登着我的头像。警方向全国发了通缉令，我觉得自

已完了。

在这以前我还省细着花钱，后来觉得反正得被捕，手里的钱不花光太亏了。

因此，白天在旅馆里搂着女人，天一黑就到酒吧间物色女人，狠狠花钱。钱还没花完就被抓住了，心里有点遗憾，但想干的事都干了，死而无憾了。

他苦笑着作了上述回答。

鉴定证实，侦破总部搜查来的行李卡片、托运书、和旅馆住宿登记的笔迹完全一致。

警方对"柴子没有发觉池内犯罪"的说法，进行了慎重地研究，因为有池内的花钱地点和自供为证，认为是一人单独犯罪，和柴子没有关系。

池内作为盗窃杀人并遗弃死尸犯被起诉到大阪地方法院，经多次公审，检察官认为池内所犯罪行是罕见的、残无人道的，要求处以死刑，但最后宣布的判决为：无期徒刑。

●神户奇案

大城市里，有这样一些人栖息的场所，他们是流浪汉或失业者，他们被社会所唾弃、被家人所抛弃，他们失去了故乡、失去了亲人，体面和羞耻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

盘桓在这里的人们，都不向人讲述自己的身世，也从无人过问。他们是只是在现实中今天还活着的、不办理居民登记手续又不披露原籍和姓名的、感情用事地过着轻松愉快日子的集团。

所以，这里成了卖淫、行骗、盗窃、赌博、殴斗、暴力、吸毒、贩卖毒品和回春剂、走私、买卖人口、秘密出入国境等一切社会罪恶的巢窟和罪犯潜伏的场所。

一具碎尸

6月6日的早晨，夜雨过后天气晴朗，住在陈家公寓的

妇女府中品子（35岁）来到生田警察署，报告说："从地板里爬出许多蛆，我想是只死猫，掀开铺席一看，地板里有3个塑料包，上面爬满了蛆。为了看个究竟，我打开其中的一个一看，露出了人腿。"

生田警察署的刑警急忙奔赴现场，认定是一具性别不明的碎尸。

因为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人头装壶保存案和烧吃情人乳房、阴部案，所以县警察署的山本部长和生田警察署的西田署长都各自带领部下急速亲临现场。

现场在陈家公寓一层南侧的1间8平方米房间地板的东北角，印有花格的白色塑料桌布包成的两个包和印有红色花纹的塑料包袱皮包成的包随意扔在那里，散发着呛鼻的强烈的恶臭，无数小蛆在爬动。

鉴定科的科员把包轻轻拿起放到担架上，装上吉普车运到生田警察署去验尸。

3个包每个都沉甸甸的，只是系着两头，并没有捆着绳带。

把包打开，变成黑褐色的已化成粘糊状的人的碎尸包在并不值钱的窗帘布里。鉴定科的科员并没有去解系扣，因为必须查看系扣的特点和有没有潜在指纹。

府中品子打开看过的那一包里，包着砍下来的大腿、膝盖、几截脚脖。左大腿根的表皮被剥掉了约5厘米，里边没有左脚脖。

在第二个包里，躯体被砍成两截，右乳房和阴部的左半部被人用刀剜去。

在第三个包里，包着头和两臂，左眼被剜去，鼻子被削掉，嘴唇被割，全然失去了人体的特征。

这具死尸的缺损部分有表皮、肉片和左脚脖。

3个碎尸包中，只有花边衬裙、裤衩、1只尼龙长筒袜，男人用棉织品内裤和3块价格便宜的窗帘，找不到能够判明身分的资料。

指尖腐烂严重，根本无法采取指纹。唯一的线索是齿形。牙齿上下各4枚，左右各有1枚大臼齿带有受过治疗的痕迹。

这具碎尸即日交付解剖。鉴定结果如下：

（一）死因。因腐烂过度难以判明，脑内有出血痕迹，可以想象是扼杀致死的。切口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活反应迹象，认为是死后砍断的。切断工具为锯和快刀。

（二）死后时间。由于过度腐烂难以断定，但根据尸体现象进行推测，可能在20—30天之内。

（三）年龄在25岁左右，身长约1.60米，是位中等胖瘦的女性。

县警察署的山本刑警部长作为死尸毁坏和遗弃案件，指令生田警察署设立侦破总部，命令县侦察第一科的科员和生田侦破股成员协同侦破。

他深信，这起案件虽是少见的惨无人道的杀人案，但只要查明死者的身分就能迅速破案。

用把血液稀蚀5万倍也能有所反应的鲁米那液剂对室内及其附过进行了检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反应，所以认为杀人和毁尸现场是另外的地方。另外，塑料包上没有系任

何绳带，可见杀人现场离这里不会太远。

总之，可以说犯人和这个死尸遗弃现场陈家公寓及那个房间有某种关系。

根据解剖所见，往前推断死亡时间，估计在5月7—17日，品子是5月18日受不动产公司的关照搬到这里来的，可见她与案件关系不大。

她前面的住户叫藤田政夫（28岁），前年5月10日搬到这里，当时他和酒吧女招待有男女关系，今年4月29日搬走。所以必须寻找这两个人的下落。据公寓的管理者陈家夫妇说，从4月29日下午7：00藤田交来钥匙，到府中品子搬来，其间没有人擅自使用过这个房间。邻屋住户的反映相同。

但是，新死尸可以相当准确地知道死后经过的时间。

鉴定科认为，存放碎尸的地板，通风不好，阴暗潮湿，加上连日高温又加速了腐烂的过程，从蛆的生长速度来推测，估计才两周左右。

大海捞针

当夜，侦破总部讨论了侦破方案，结论如下：

杀人和毁尸现场是贫民街，罪犯可能是很熟知公寓内部情况的人，所以重点要放在发现踪迹和收集线索上。

把死亡时间放大点看，估计在10日以上，把5月28日以前定为侦察目标。

被害者相貌和衣着、身体特征不明，要注意收集年龄

在20—30岁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有生育经历、用过修指术、下落不明的女性的消息。

要特别注意把重点放在收集从三宫到元街一带的酒吧间、茶馆、小吃店、小酒馆里的女招待和街娼的情况。

认为剥去左大腿的表皮是为了消除刺青或其他什么特征，左眼或许也有什么不一般之处。

剜去阴部的左半部和右乳房可以想象为痴情犯罪。现场没有发现这些缺损的部分，如左眼、鼻、唇、乳房、阴部、左脚腕，所以很可能扔在了另一个地方，要努力发现这另一个遗尸现场。

包死尸用的白地塑料桌布是新的，卖主在市内。

有红色花纹的包袱皮和衣物相当破旧，是罪犯之物也许是死者之物，要努力查找卖主和用户。

确定死者身分的唯一资料是齿形，得要求牙科医生的协助，发现治疗病历或卡片。

陈家公寓位于贫民街的中心，人家密集，人口高度集中，一定会有目击者。

还要特别注意陈家公寓的其他住家及其出入情况，要对品子及其熟人进行彻底调查。

根据这个侦破方案，侦察第一科和生田警察署的侦察股的50多人要专门投入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中。但是，这个地区反警空气浓厚，弄不好会发生诸如前年8月在东京山谷贫民街所发生的骚乱事件，所以制定了特别慎重的计划，投入的警察大大超过了所需要的人数；并且为了预防万一，命令生田警察署的警备部队严阵以待。

侦破本部的山本刑警部长下决心对潜伏在该贫民街的犯罪行为进行总检举，接二连三地逮捕了受暴力团指使的卖淫、作毒品交易、走私集团、秘密出入国境等犯罪集团的头子，查清了他们的组织，加紧对参考证人的供述的调查，同时收集5月1日以后的失踪者，并制成表格，努力查清他们的所在。

根据人们对神户市内各种接客娼妇、去向不明者、失去消息的出门在外的人们的申报，不得不查清上述每个人的下落。

前住户藤田政夫（28岁）曾和酒吧间的女招待井口千沙子同居，由于情事闹翻而分手，现已回到老家宫崎县日向市开洗衣店，根本再没进过神户，可以认为他与案件无关。他还提供了一些情况，说他的熟人有的当时在神户，他们那里有空房子，或许有人利用过。根据他提供的朋友、熟人、来访者等21人的住所和姓名，开始了对这些人的内部调查。

和藤田分手的千沙子，和她当时的第二个情人、公司职员大井定夫（32岁）住在附近公寓里。设想大井有两个情妇，或许由于难以应付除掉了一个，于是开展了侦察，但发现他很早以前就与千沙子有关系，并没有抓住他有第二个女人的事实。

附近有山地、荒野、大海，适于扔死尸的场所很多，为什么单单选择陈家公寓中品子租住的房间的地板下呢？品子几天以前就该嗅到死尸的强烈恶臭，为什么却特意打开地板上的铺席，卸下钉着的床板，解开爬满蛆的包前来报

告呢？房门的锁头很平常，也很容易另配一把钥匙。莫不是她把死尸从外边搬进来后，往没有钉钉子的床板上钉上了新钉子？

解开了这个谜，罪犯自然就会暴露出来。陈家说在藤田搬走到品子来租房的20天时间里，有五六个人想租房来看过房间，但他们是谁，住在何处一无所知。

对品子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她是个无依无靠终日悠闲的街娼，没有固定的情人，白天去玩打弹子，夜里接客，有时一连几日不回家，不在家时怀疑她把房间借给别人作卖娼和赌博的场所，但是对那些人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同一个公寓的绘图工田村干雄说，5月24—25日夜里9：00左右，他听见品子的房间有锲钉子的声音。邻居的上野土基说，他在二十三四日夜里10：00左右，听到品子房间里有声音，象是敲打东西的声音，以为她是在修木架子之类的东西。

关于这些情况，品子却矢口否认，她说那时不曾打开过房间，也不记得发出过敲打东西的声音。

住在这条贫民街上的人们都过着度日如年的苦日子，他们过一天少一天，卖淫、恐吓、伤害、盗窃案件已成家常便饭，也从无被害者前来报案，这是块完全孤立的无法无天之地，只有警察的一律取缔才使这里的一切开始渐渐明朗。

向刺青师、浴池老板、妇科医生调查过多次，没有任何收获。

对于牙科大夫，特意通过牙科医师协会，散发了齿形

照片，徇问是否有人接受过治疗，刑警又前往查访，但没有发现接待过治疗的医生。

包尸体的塑料布和裹在碎尸中和衣物，都是廉价商品，一年到头都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所以根据这条线索要理出个头绪是困难的。

侦破总部断定，从守口如瓶和强硬的态度来看，品子一定隐瞒着什么重大情况，必须以这位女性作为本案的突破口。但经连日传讯，她连自己接过的男客的名字都不透露。

因为是猎奇案件，记者的采访活动与日俱增，其中还有的付高金成功地把品子带进旅馆，受到其他记者的围攻。常常有好几个记者对品子进行监视或尾随质问，她被搞得晕头转向，终于受不了了，6月10日来生田警察署要求保护，并坦白说，5月23日晚曾带4个男人来家打纸牌赌博。

经查，这是事实。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他说："她是个贪婪的女人，为了拿点地盘费，经常把钥匙借给夜妓和流氓集团。"他还检举了6名夜客，但其中没有一个值得怀疑的人，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她的口依然很硬，不消说借过房间的人，就连自己卖淫的事实也强烈地矢口否认。但她好象有什么心事缠着。

报纸连日报道发现了近似失踪的女人，怀疑是"被害者?"，以致本人出面，帮了侦破的大忙。

侦破总部根据寻人启事，发现大阪日本广播协会的K氏的夫人（25岁）5月5日失踪，身长1.50米，左腿有

伤痕，所以接见了家属，但据说这位夫人既没有治过牙也没有做过修甲术，而且左耳有块黑痔。

被害者是酒吧的女招待

碎尸发现后过了10天，什么线索也没有发现，死尸遗失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找到，因此记者开始散布无头案的流言。

侦破总部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发现5月1日后在神户失踪的街娼75人，酒吧、咖啡馆、小酒店的女侍38人，从寻人启事中发现45人，制成名册，连日逐个查清了每个人的情况。从中发现第76人是生田区北长狭大街“天国”酒吧的女招待，名叫永田美子（25岁），平常人们称她玛克小姐，据说从5月24日起擅自缺勤。经到她的住处葺合区筒井街的野田公寓调查，发现她于24日和非法同居的木元宏分手回到了娘家，木元31日搬到其他地方。

据说在“天国”酒吧期间，美子去兵库县立医院治过牙，速到医院调查，发现了和死尸的齿形完全一致的病历。

据此确认碎尸就是永田美子，决定把一切侦察力量集中到这一线索上。

刑警们沉闷的眼神异样地闪出了光彩。这时，山本部长指示说：“现在如果公布被害者就是永田美子，犯人可能逃跑或自杀，使案子陷入迷宫，所以必须进行极端秘密的侦察。”

“大家也知道，每前进一步，都会使各报社的手腕高明的优秀记者蜂涌而至，他们在密切注视着破案的动静；市民们也对此异常关心。应该知道，此案的侦破是难上加难。所以，要特别提高警惕，不能让本署与此案无关的人以及家属有所察觉。”

“幸好现场附近是各种犯罪的温床，为了取缔犯罪必须秘密进行，对推测的杀人现场野田公寓内部的检证也暂不进行。”

秘密侦察在顺利地进行，就连精明的记者群也无一人发觉。

经查，在野田公寓里，同年3月，木元宏和美子同居，木元人称是打弹子的行家，整日不务正业，在市内各打弹店铺闲逛。美子当酒吧女招待，每天下午3：00出门，木元几乎一日不漏地去接美子，午夜2：00左右二人结伴而归，表面看来两人挺美满，但也时常因爱情问题吵架。5月23日从午夜2：00点开始，激烈地对骂了两个多小时，争来争去，一个说离，一个说不离，所以没有人怀疑他们会分离。

美子的经历

美子生于神户市东滩区御影街的一个石匠家庭，高中毕业。由于美貌出众，从中学时代就被男学生玩弄。一毕业就到三宫的贸易商社任职当打字员，工作很认真。那年9月和美国人巴依亚恋爱，在横滨同居有了孩子，22岁那

年的5月丢开丈夫和孩子，带着13万日元现钞只身来到神户。可能怕有人追她，连娘家也没回，就到三宫的“黎明”立食酒店当了女招待。她美貌过人，十分妖艳，又有一个讨男人喜欢的肉体，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马上就成了受人欢迎的红妓。其后过了3个月，成了来钱容易的搬运公司的要员、一位中年美男子的小妾，被圈在公寓里。后来又当了“黎明”酒店的女招待。

3年前的2月，被那位要员带来饮酒的就是木元宏，时年29岁。

木元并不太饮酒，是个十分精悍的男性，语言利落，动用麻利，不知不觉美子对他产生了好感。

后来，木元时常独自来“黎明”酒店饮酒，但他的喝酒看来是硬喝，谁都看得出他对美子怀有超出一般的好感。

木元说自己是个单身，是大海运输公司的荐头（职业介绍人）。看不到他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他谈笑风生，毫不吝啬地给美子的同行发小费，但他从来不象其他客人那样说些下流语言。甚至他对美子和她的同行严谨到连一指头也没动过，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美子对他的爱情。

同年11月，木元和美子第一次在神户市兵库区新建的聚乐馆幽会，闲逛了一日。

那时她回忆起过去的自己说：“被有妇之夫爱上有什么好，什么都得受他的照顾，凑合着过了半年，觉得没有任何爱情，却感到说不上来的寂寞。”说着，她抽泣地哭了。

木元明知她是关照过自己的人的情人，但他觉得这是

得到美子的爱情的绝好机会，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那种不纯洁的爱情你要一刀两断，它只会使女性受到伤害造成悲剧。互爱互敬正式结婚才是唯一的幸福之路。"

打那不久，美子便从"黎明"酒吧消失，把和木元的爱情的热窝安在鱼崎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购置了些家用电器和其他家庭用品，开始了新的生活，两人过得倒也欢活美满。

木元宏实际上在26岁时已和大海运输公司的一个叫秀子的办事员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但他舍不得离开年轻美貌的美子，隐瞒了上述事实。

木元不回秀子的住处，也不给生活费，秀子急得象疯子一样到处寻找。一天，在木元下班的路上尾随其后，发现他在鱼崎饭店和美子同居。木元却不理她，只说："为了双方各自的幸福离婚吧。"无奈，秀子哭着找到八尾市佃街木元的父母家，木元的父亲勃然大怒，找到鱼崎饭店大发雷霆，但木元不听，说："和秀子性情不合，要离婚。"

当时，木元作为大海运输公司的荐头（职业介绍人），他的本事很得上司的赏识，月收入高达五六万日元。

所谓荐头，就是负责招集人力夫的工作，估计装货卸货的数量和所需时间，召集必要的人力让他们干活，是项相当难做的工作，可是木元却能善始善终准确无误地完成，因此在公司里很受器重。

美子深信这次结婚是纯正的爱情，整日沉溺于幸福之中，因此木元原妻的出现对她是个极大的打击。那时，美子怀着木元的孩子，深信他所爱的人会取得最后胜利，随

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得到解决。

这种风波涉及到脸面，饭店生活不能继续了，两人搬到位于御影街的美子的娘家去住，每月交2万日元的生活费。

木元遵守每月交付2万日元的诺言，很讨美子父母的喜欢，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嫌疑犯的暴露

据说，前年2月，美子生下一个男孩，但木元却对朋友说："这崽子也许不是我的。"

那年10月，他开出公司的小型摩托车去当铺当了1万日元，到赛车场买了赛车赌券，但自行车没有赛赢，发财的梦想落了空。这件事公司知道后对他进行了盘问，但没报告警察并为他保密。

木元同一个运输公司的办事员秀子的艳闻传开时，多亏专务理事重田先生从中周旋，说服了双方的父母，他俩才结为夫妻。他竟然抛弃了这样的妻子，又夺走了自己的恩人玉井先生的情人，事件既已大白，以避免给一般职员带来恶劣影响为由，公司解雇了他。

木元没了收入，就很难在美子娘家存身。美子等待着事情过去劝他入赘，但木元却提出要求说："在我找到正式职业以前，把孩子托给父母，跟我出去干活吧。"美子答应了，把刚满1岁的孩子交给母亲照顾，他们住进了野田公寓。

那些日子，生活是也很艰难，美子当了“天国”酒吧的女招待开始干活，木元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美子有吸引人的魅力，酒店的客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很讨老板娘的喜欢，月月都有4万日元左右的收入。木元想当一位专职打弹赌徒，就开始每日在市里的打弹子商店闲逛，但每天都输得精光，又要买自行车赛赌券。这样，美子干活挣来的钱大部分都消失的无影无踪，连孩子的奶钱也寄不出去。美子哭着求他，于是他把自己的小手指拉破，在手帕上写了誓约：“今后绝对不再赌博、宏。”但结果堕落得更快，失去了一个男子汉的气质，变成了一个极端阴险卑劣的具有强烈嫉妒心的家伙。

美子是店里的头号红妓，和客人外出的事也时有发生。每夜木元都到店里去接他，但她讨厌他这样，甚至难以忍受。

了解实情的公寓主人野田夫妇和酒店的老板娘都劝她把孩子交给木元尽早和他一刀两断。

美子一提分手，木元就哀求道：“我为了你失去了父母兄弟，为了你和可怜的妻子儿女断绝了关系，甚至被公司赶出了门，别说没良心话。”

美子昔日对木元的慕情变得轻蔑了。受骗的悔恨终于变成了憎恶，两人之间日趋笼罩着一触即发的险恶气氛。

从人们纷纷去赏樱花的4月中旬开始，这种感情的纠葛公开了，他们开始对骂，开始激烈的争吵，闹到了不可开交的程度。

木元的经历

木元生于大阪府八尾市佃家的一个农民家庭，以首屈一指的成绩小学毕业后在家做帮手，后擅自从家溜走，常干盗窃的勾当，曾被收进青少年感化院。后来他的父亲把他领回，不久再次从家逃出，在神户港当了自由劳动者。

23岁时，由于干活认真，当了大海运输公司的长期人力夫，生活也安定下来。他26岁上和秀子结婚，当时秀子还是个年仅19岁的可爱的少女。两人一起劳动，每日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接连长子长女出世，当时木元的月收入是2.4万日元，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和睦小家庭。

一年后的4月，他被提拔为该运输公司的苓头，凭着他那精明能干的本事受到上司的赏识，月收入达到了3.5万日元，可谓达到了满意的程度。

他体格强壮，在人力夫堆里叱咤风云，他又谨慎老实，乐于助人，在招收来的人力夫面前颇有人缘。

由于长子因病夭折，木元精神受到打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动不动就对几乎无可挑剔的秀子发火，对其他人力夫也常常训斥，使人难堪。那时出现在木元眼前的就是飒爽美丽的美子。他明知她是自己恩人的情人，也并非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喜欢上了美子，精神不快时就到酒吧间找美子，一杯啤酒驱散了忧愁，天长日久成了温顺的慕情，产生了强烈的爱。

后来，木元的父亲突然来访，告诉她木元有妻子和女

儿。

对美子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但她下定决心，决不和木元分手。她提出要木元早日和秀子离婚，以便正式结婚。

对此，木元总是点头说："我懂。"可秀子不答应，事情就拖了下来。对于离婚的事，秀子认为，因为他俩有可爱的长女，木元一定会回来，因此就到木元父母家寄宿。

美子相信她的美貌和迷人的肉体。而且她还另有好几个真正单身汉的美男子的常客。

木元失去了昔日当荐头时的男子汉气质。高中毕业又会说英语的美子和只上过小学除了干人力夫的行当之外没有其他能耐的木元之间，在性格方面也有不合之处。而且自被美子养活以来，低人一等的劣等感笼罩着他的脑海，他变得卑劣了，具有强烈的嫉妒心了。美子最讨厌的就是这点。他一看到在酒吧门前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等她出来的木元，就气不打一处来。不时她竟偷偷从旁门溜走，让木元空等。还有时她答应客人的要求去赴约。木元疯了，发怒了，开始哀求了。

从4月起，他俩开始了激烈的争吵，野田公寓的住户们都议论纷纷。

案件的全貌

以上是刑警们跑遍各个角落收集来的情报的综合情况，大体都是事实。

公寓的主人野田伊三交出了木元搬家遗忘的物品白皮手册，里边夹着一副化妆工具和一只尼龙袜。家里的财产用具从5月26—31日全都以低价卖给了附近的旧物收购商店，只是没能发现美子的衣物。

经查，还发现如下事实：从公寓搬走的5月31日下午5:00左右，他去看望了生病的原工作地点大海运输公司的重田专务理事，从那回来的路中窃取当价值1万日元的半导体收音机1台，接着在“天国”酒吧间露面，告诉店老板，由于母亲有病美子回了老家，并拿走了美子的工资3.2万日元。

深夜，对野田公寓木元和美子住过的房间进了秘密检测，并没有发现碎尸用的器具、左脚腕等尸体的缺损部分，也没有发现其他污物。但通过鲁米那化验，发现从地板表层有大量血液反应，可推断这里就是作案现场。

这就是截止到6月15日侦察到的大致情况。检测是在完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真实情况丝毫也未向外透露。侦破总部更加谨慎，请示要以偷卖公司摩托车的嫌疑犯的名义，将木元宏逮捕归案，并开始了更加秘密的跟踪追击。

侦破总部认为，木元潜伏在大阪和神户之间，但并没有发布通缉令。

刑警们拿着木元的照片，搜遍了阪神地区的打弹子赌博商店、赛车场、赌场，人力夫的房间和旅馆。于发现碎尸后的第11天即6月17日下午5:00，在第二阪神俱乐部的打弹子赌博店，发现木元正在埋头打弹子，当即把他逮

捕并带到县警察署总部。他马上供认是他杀害了美子。

进行彻底的秘密侦破的理由是担心木元自杀和潜逃。记者被贫民街的小小猎奇案件弄得东奔西跑，忙得团团转，但最终他们还是成了新闻盲人，在采访上遭到了失败。

当夜8：00点，侦破总部连木元的头像都准备上了，公布了案件的全貌，致使各方记者目瞪口呆，屏住呼吸，惊异地听着电视广播。

犯人的自白

木元镇静下来。他说："让你们受惊了，对不起。"接着他以淡淡的表情供述了他犯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

认识美子是在我29岁那年的2月，她跟着素日在工作上对我多方关照的玉井先生去三宫"黎明"立食酒店喝酒的时候。从当时的样子来看，她是玉井先生的第二个小妾，她文文雅雅，彬彬有礼，是个非常漂亮的女性，我当时心里觉得很羡慕。那时，我的孩子死了不久，我痛苦难忍。但听了美子的朗朗笑声和悦耳的说话声，不知为什么，脑子豁然轻松了。后来，每当我寂寞或苦闷的时候就到美子那里喝点酒，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那年11月，我劝她和玉井分手，在饭店租了一间房开始同居。

我隐瞒了自己已有妻室的事实，过着过分幸福的欢快日子。不久，被妻子秀子发现，父亲找来大发雷霆，从此就陷入了不幸的深渊。美子每天牢骚满腹哭哭啼啼。

"我绝不能离开你，快和她离了，我们正式结婚吧，要

不快出生的孩子太可怜了……”美子这样责怪着，哀求着。父亲和秀子又时常来闹事，我无法见人，在那里呆不下去，只好搬到美子的娘家。那时当着公司装卸工的苓头，每月收入2万元。美子在娘家生下了长子。

听到这种情况，秀子似乎也死了心，父亲提出付给秀子10万日元的赡养费，为了筹措这笔钱，开出公司的小型摩托车，抵押在当铺，用1万日元买了赛车赌券，谁知遭了恶运，输得精光，平日又没有任何储蓄，正在想法找钱把摩托车赎回来时，我们公司已经发现陷入了窘境。公司还知道我遗弃了妻子和孩子，和玉井先生的女人鬼混，因此解雇了我。更糟糕的是由于名声不好难以找到新的工作。

我没了收入。美子娘家对我也冷淡起来。我只好把孩子托给她的母亲，出来租住简陋的公寓。美子开始在“天国”酒吧干活，所以就在野田公寓租下了一间5平方米的小房，每月交3000日元。我心事重重，无心干活。发现美子和别的男人勾搭，我就发脾气，可是美子根本不听，说：“你可不是捆在我身上的绳索。”

5月24日午夜2：00，我从外面回来，美子对我说：“我不需要绳索，天一亮就再见吧。”为此争吵了1个小时。早晨9：00，我醒来发现美子在收拾她的行李。我吓了一跳，当真起来，说：“我去干活，请你再容我几天。”可她却说：“你这样的绳索，我已经受够了，见鬼去吧。我已经有了好人。”我不由勃然大怒，顺手拿起旁边的皮带，猛地从后边勒住了她的脖子。

美子象是瘫了一样倒下了，停止了呼吸。我觉得干了一件可怕的事，也觉得她很可怜，就把她放到床上，给盖上了毛毯。然后，在三宫的打弹子商店玩了一整天，心里想，必须焚尸灭迹，就买回了宽刃刀和折叠锯。

为了不让人认出相貌，就割下了鼻子和嘴唇，剜下了左眼。剥大腿根的皮是因为那里有伤迹。

割下阴部是因为那里长着块大黑痣，如果不割很可能成为破案的线索。那天晚上，我足足用了3个小时，卸成了11块，包成了3个包。

起初想扔到布引附近的山里，但又怕途中被人发现。5月23日夜，以前在打弹子商店玩的时候认识的品子约我去她家，在她租住的8平方米的房间里玩纸牌赌博，那时品子对我说："我经常不在，你什么时候使我的房都可以，只是不交租赁钱不行。说着她把门口的钥匙交给了我。因此我就决定埋在这间屋的地板下。那天夜里10：00左右，我到品子家看情况，发现家里没人，就叫了辆出租车运到那里，放到地板下，锲上钉子，照着原来的样子铺也了铺席。

拉下的肉和皮放在同一个地方不好，就装进了纸箱留下了，回去一看还剩一只脚腕子，就剁成小块放到一起，扔到了街上下水道的进入口。用过的宽刀和锯扔进了元街车站的公厕中。

我确实并没想把美子杀死。因为我爱还爱不过来呢。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没有她我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美子怀孕有点过早，我不敢肯定是我的孩子，所以我

劝她做人工流产，她说："你就让我生下来吧，好容易才有了你的孩子。"她生了一个男孩，我左看右看觉得长得象玉井，想到这些那还有心思去干活。

他供述着，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根据木元的供词，在元街车站的公共厕所找到了凶器，还查明了出售凶器的三宫的五金商店。这就有了重要的物证。

供述的下人井是下水道的下人井，盖着直径为60厘米的水泥盖，里边的黑泥上积满了污水，连一块脚腕的骨头都没有找到。在市清洁卫生部门的协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扫，但没发现任何投弃的形迹。

侦破总部为使罪犯坦白真情，进一步进行了审讯，但木元只是耷拉着脑袋，牙咬嘴唇，闭着眼睛发抖，始终沉默着什么都没说。

野田公寓主人家的狗，从5月26日起反应有点异常，带它出去运动，它就纵着鼻子，发出呼呼的声音，嗅地面。所以社会上都传开了，怀疑死尸的残缺部分被吃了。

木元确实是干得出那种勾当的变态分子，可以推断死尸的残缺部分被他吃了。但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终于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

卖淫组织的头子逼迫品子守口如瓶，多说话就要干掉她，所以尽管木元有交待，卖淫组织的头子也开了口，但品子拒不承认向外借过房间。如果品子能够说出5月23日的晚上她把钥匙借给了木元，这个案件也就彻底了解了。但痛感在贫民街进行侦破的困境，侦破总部也无能为力。

这起震撼神户市的案件，由于兵库县刑警们的出色的侦察能力，于死尸发现后的第11天被破获，但不能不说这一案件也是由于不寻常轨的激烈的性行为所造成的、从空虚和虚伪中所产生的典型的残虐罪行。

● “红鹰团”

“红鹰团”是在东京世田谷一带犯罪作案的女流氓集团。

“今晚咱们去一趟涩谷怎么样?”

团长村上由江（18岁）一声吩咐，5个人便一声呼哨，上了开往涩谷的电车。这是2月24日夜发生的事情。

在音乐咖啡馆折腾了一通之后，她们准备收兵回营。当她们走到车站前面铜像附近时，车站上的大钟已是11：30了。这时，她们碰到另一个女流氓集团。那一帮女阿飞以木下信子（19岁）为首领，称“拿波里”帮，因为她们以“拿波里”音乐咖啡馆为老窝。共4个成员。

在世田谷的“红鹰团”看来，以涩谷为根据地的“拿波里”帮似乎对她们摆出了不可一世的样子。露出：干嘛闯到我们的天下来的神气。

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头目是信子。在和她擦身而过时，“红鹰团”的贞子（17岁）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先发制人

道：

“你瞧什么？老娘脸上有电车吗?!”

这成了这晚一场殴斗的契机。

信子当然也不示弱。她从没见过这帮人，一下子被激怒了。在涩谷怎么能容忍别人这样给她脸子？她立刻变了脸，耸起肩头回敬道：

“真威风呀，你们是哪一路货?”

两个姑娘一样伶牙利齿，便你一言我一语连珠炮似地斗起嘴来。

“瞧你那流里流气的样儿，象是哪里的雏儿。”

“雏儿，怪难听的，屠妇阿信便是老娘的大号，在涩谷一带也还小有点儿名气呢！瞧你们的样儿就知道是一群窝囊废。”

“窝囊废？你给老娘零花钱，老娘倒愿意作你的手下。”

“让你们这些雏儿来勒索老娘，老娘饭碗也丢了。”

这时，站着听两人斗嘴的姑娘中，走出来一个人，她是红鹰团长由江。由江推开不住嘴的手下贞子，拍了拍信子的胸部。

“别净说大话了，你要肯赏脸，咱俩一对一见个高低怎样?”

于是当场决定由江对信子，也就是双方头目，一对一在今晚决出个胜负来。

“红鹰团”5人，“拿波里”帮4人，9个女孩子分成两伙，互不示弱地蜂拥离开站前广场，来到东横百货店东侧，

靠近惠比须车站的国营电车线的桥下。

“那就开始吧！”

“来吧！”

由江和信子躬下腰，象一对母狮。

“等一下！”

“拿波里”帮的二头目春江（18岁）插了进来。

“双方头头决斗虽说不赖，不过说起来还不是你们这帮家伙找的碴儿，这又该如何说呢？找碴儿的……是你这家伙吧？”

春江说着一把把贞子拽了出来。

“你想不吭声地看热闹？”

“那又怎么样？”

这样又加上了春江和贞子的决斗。

为了防备警察听到声响赶来，剩下的5人负责放哨。

决斗开始了。

春江对贞子的决斗很快就见了分晓。春江太壮了。她原是女子摔跤队的主力，所以转眼之间就把贞子撂倒了。

两个头目的角斗很可怕。由江稍强一些，僵持一会儿之后，由江扭住信子的胳膊将她按倒，然后抓着她的头发，使劲往柏油地上碰，发出咚咚的响声。

“唉呀！你这婊子！”

突然，由江小声叫了一声，腾出抓住信子头发的右手，捂住左胳膊；那里涌出血来，粉红色外套渐渐被血浸透了。

“畜生！你这胆小鬼，竟然用了刀子，你们给老娘

上！”

随着这声喊叫，双方混战起来……

这种混战不知持续了多久，其间夹杂着女孩子的尖声惨叫。

“喂！警察来了！”

突然，不知谁叫了一声，她们马上住了手。

赶来的是涩谷警察局的中里，他巡逻走过东横百货店后时，远远听到了女子的惨叫声。

“有情况！”

中里一提神，闻声赶去。他看见在国营电车线的大桥下，黑影里有十来个女孩子正混战成一团。

“喂，你们干什么！住手！”

中里叫着奔过去，姑娘们大叫“巡警！”四处逃去。

“是一群女流氓打架，好象动刀子了！”

听到围观的人这么说。中里从怀掏出手电往地上一照，发现地上有一只沾满了鲜血的女式凉鞋。

“糟了！”

中里咂咂嘴，然后朝一个正在逃跑的黑影追去，不管怎样必须抓住一个！只要逮住一个人，剩下的一个个都逃不了。

其实也没费多大劲，中里就追上了一个黑影，把她抓住了。

被逮住的是“拿波里”帮的田宫君子。君子喘着气，讲了决斗缘由和经过。

接到中里的报告后，涩谷警察局值班的刑警们立即全

面出动，但早已不知她们的去向了。

那么逃跑的8个姑娘以后又怎样了呢？

大约1小时后，0：30左右，“拿波里”帮和“红鹰团”一个接一个，8人全都回到现场，逃跑时丢掉的鞋早已没影了，路面上血迹斑斑。

“肯定是被老警拿去了，怎么办？”

8个人把决一胜负之类的事，放在了脑后，她们凑在一起商量起以后该如何是好。

由江的伤不很重，但伤痕很容易被人看到，鞋似乎是被警察当证据拿去了，更糟的是，目击者给警察的报告大概会很详细，天一亮肯定会因决斗被逮去。

“要是头头作为犯人或被害的话，双方都会感到耻辱，咱们让谁当替身吧。”

她们还不知道君子已经被捕，而且把一切都说了。刚才还打得头破血流的双方，这时为了考虑对付警察的方法，已经勾结到了一起，什么矛盾、问题都没有了。

空手斗殴却暗里用刀刺伤对方，这是胆怯的行为。因此，身为“拿波里”帮头头的信子，不管怎么说也不好，但叫信子去自首又不合情理。

于是她们决定，让同江把信子手下的一个人刺伤来做替身，再加上由江手下最早和“拿波里”寻衅的贞子，让她们去自首说是她俩在那儿打架动刀。

那么，“拿波里”帮由谁来做替身让由江刺伤呢？到了这时候，她们个个都往后缩了。要受疼，还要冒充斗殴者去自首，谁都觉得划不来。

推来推去，最后信子指定由清子（16岁）当替身。清子是个柔弱可爱的美丽姑娘，信子平常就对她长得美心存妒嫉，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妒嫉心，她才让清子去的吧。

“行呀，没办法，我去吧！”

清子硬着头皮点点头。

由江把清子纤细的手腕拉过来，用西式剃刀划了一下。清子一声惨叫，仰面倒了下去，左臂上鲜血如泉水一般涌出；这一刀割出一条深1厘米，长7厘米的口子。

由江慌了，忙用围巾给她系住，但鲜血仍然止不住。

信子盯着由江，心想：真是一个下得去手的人，都怪自己，干嘛去惹她。

“真过意不去……不过，这样也好，老警也会相信了。”

她一边安慰清子，一边帮她用围巾系着胳膊。清子胳膊上的血怎么也止不住。

“怎么样，咱们走吧。”

凌晨1：00左右，清子和贞子两个人，由信子和由江陪同，来到涩谷警察局自首。由江和信子还不知道君子已经全讲了，她们对审讯她们的科长说：

“这两个人打架时，我们正准备劝，刚好警察来了。她们两个都跑了，好容易被我们抓到，让她们自首来了”

她们的样子可真乖！

“噢，是嘛？”

科长一边听着，一边点头，等她们话刚说完，科长道：

“要是听你们这样瞎扯就麻烦了。我们已经对案情完全

了解了，你们9个人的长相、衣着，甚至你们的名字，我们已全都知道了。”

然后他不耐烦地拽过由江的胳膊，把她袖子挽了上去。

“这伤是那会儿留下的吧？”

“真对不起”由江低下了头，但她理直气壮地说：“她们觉得我受伤不光彩，所以假冒犯人和被害，请不要责备她们。刺伤我的……刺伤我的是为我们劝架的那个人，因为不知道那人的名字，所以要找人做替身。”

由江和信子两人被拘留继续接受审查。出于姐妹意气，由江坚持不说是谁刺伤了她，信子也只是说她不知道。

“红鹰团”和“拿波里”帮的9个少女，全都出身于中流以上家庭，自由自在地长大，她们在咖啡馆、滑冰场相识，因为臭味相投，便结为伙伴，发展成流氓团伙。

她们都遵从这样一条规矩：在争夺势力范围时总是在对等的条件下双方进行决斗，败的一方或者从这块地方离开，或者成为对方的部下。

以“红鹰团”的团长由江为例，看看这些姑娘是如何走上流氓犯罪这条路的吧。

由江是一个富裕商社社长的独生女，生长在一个开放式的家庭里，一直任性惯了。她的父亲有好几个妾，常借口公司有事不回家。由江是在母亲嫉妒得发疯、怨声不绝中迎来了青春期的。

她刚强好胜，加上美貌，天性具有女强人性格。因为能随意使用零花钱，所以常陪人一起去电影院、咖啡馆、滑冰场或去远足。不仅如此，她的学习成绩也很好，所以完全象

个女王。

中学一年级的暑假，她和同班男生一起去山里野营。

后来她曾和朋友说起这事："那时才成了女人，真有意思。"

进入高中三年级不久，她母亲就发现她已经怀孕了。虽然悄悄地处理掉了，但因此被父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一怒之下她离家出走。后来，她在世田谷区池尻的公寓里租了两间房子，网罗了13名小喽罗，把公寓做喽罗们的更衣室。这些喽罗都是在校学生。

"红鹰团"内部有着极为严格的规矩。考虑到制定出这种规矩，大概是出于由江的性格，同时这也是女阿飞集团的典型规矩，故抄录如下：

一、绝对服从团长命令。

二、严禁团员有特定的男友和受他支配或从属他。

三、严守团的秘密，一旦泄密甘受死的惩罚。

四、绝不承认退出。

五、因为支配黑世界的是力量和胆识，故要进行训练，以期提高能力。

这一规矩的后面签着每一个团员的名字。

"红鹰团"的犯罪手段是，日暮时出动，横行于闹市。主要以中年以上好色的男人为目标。

她们用美人计设下圈套，骗取金钱。因为她们专门猎取那些只会忍气吞声的男人，所以一直没有人报案，也没有引起起拆。

●教唆少年的娼妇

对于青少年来说，再也没有比性污染更可怕的了。因为这属于人的本能，一旦沾上这种污点，不管程度如何，就很不容易擦去，因而，会堕落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但现行的法律，对卖淫本身并未做任何处罚规定，行政上的对策也不够完善。

有人认为，不管如何严厉地惩罚卖淫，作为社会所必需的恶的因素，它将始终会存在，并且其数量也不会越来越少。性的普遍早熟和变态性心理的倾向，无疑助长了这些黑暗中的罪恶。

12月3日下午4：00左右，浅草警察局京街派出所的巡警，在巡视时发现，从东京都台东区浅草新吉原场屋街的松风园旅馆里，有一个高个、红脸，看上去十四五岁的天真少年被一个女招待送出来。

警察不动声色地跟在少年后面，走出大约50米左右

时把他叫住，带到派出所，进行了详细询问。这孩子开朗直率，在警察巧妙的问话和诚意的感动下，把一切都讲了出来。

这孩子叫石田宏一，今年13岁，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头脑极其清楚，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孩子。父亲（43岁）是财界的一个大头，在港区有一套占500坪的雄伟的住宅，他身兼7个大公司社长。母亲数子夫人（40岁）是著名的交际花，她那端庄的姿容和现代女性的美貌，使她广为人知。宏一的上面有一个16岁的哥哥，下面有11岁和9岁的两个妹妹，全家6口人。有4个女佣，事实上是10个人在一起生活。另外他家还一个司机，挨着住宅为他盖了一幢10坪的房子。

宏一身高1.50米，体重50公斤，是一个身材颀长的美少年，看上去有一种难以冒犯的凛然之气。但是，因为他偷看了32岁的女佣人背在里看的庸俗杂志，受这种报刊杂志的影响，便怀里揣着1.2万元零花钱，于11月11日下午1：00左右，坐出租车来到浅草。他叫来女招待井上好子(23岁)，掏出1万元钱，随随便便把童贞交给了她，在她的具本指导下，学会了寻花问柳。终于成了性的牺牲品，他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了。

关于这件事，宏一这样说道：

“爸爸总是说公司的事儿忙，每月只不过回家四五天。妈妈又身兼各种各样的会长、顾问，每天都要参加会议、舞会、宴会或去看戏，从来没在家好好呆一天，哥哥只是一个劲儿地学习，从来不和我玩。所以，我总是和女佣一起

玩。打今年春天开始，我渐渐对男女一起生活产生了疑问。

“8月中旬，有一天，女佣被打发出去，我发现了她偷偷看的杂志，觉得很有趣。就开始买这类杂志和书来读。因为报纸上也在谈论卖淫问题，所以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地方。11月初有天下午5：00左右，我就坐出租车去浅草看了。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站在那儿，她招呼我：‘哥儿’。我觉得不好意思，赶紧叫了辆出租车跑了回来。不过那个招呼我的漂亮的大姐姐的面容，我却忘不了了。

“因此，11月11日下午2：00左右，我又去那儿了。从三谷到吉原，我来来回回转游了四五趟。这时，那个阿姐笑着来招呼我了，当时我高兴得心里直跳。

“那个大姐对我很亲切。她比所有喜欢我的女人都好。分别时，我都伤心得哭了。真没办法。我忍不住每天都想去见她我想一有钱就去：一个星期后，18号黄昏时，我又去了，拿出2万元，和她一直呆到第二天下午1：00左右。后来，20号我又拿了1万元块钱在那儿呆了半天。过了两天后，我又付了2万元在那儿呆到第二天早上。第三天在即25号，我又去了，付了1万元呆了3小时。每二天又带了2万元去住在那里。往后第五天，也就是昨天下午2：00左右，我又拿来2万元钱。今天回来的时候，被警察叫住带到这里来了”

警察试着问他有什么感想，“有意思吗？”

“唉，非常愉快！”

“现在想想那种游戏不觉得难为情？你不觉得不好吗？”

“我不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坏事，只是真切地感到我已经成大人了。”

“你妈妈可能要来接你，你可再别去那种地方了！”

“真讨厌！妈妈要来接我的话……。”孩子显得很难为情。“要是这是坏事的话，以后我就不干了，不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大姐。那样美丽，那么亲切……到13岁的今天，从来没有哪个人能象大姐一样从心里喜欢我。”

“你付了钱，她才对你亲切，因为这是买卖呀，对谁她都会这样，等你再大一点，就会知道这是不好的买卖。”

那孩子歪着脑袋，摆出一付难以理解的样子。当问道少年的相好——那个招待井上好子（23岁）时，他说：

“我觉得她气质高雅，待人亲切。我想她一定是哪儿的大家闺秀。不过，关于自己的事她什么也没说过。我来的太勤了，她就对我说：‘来这个地方可不好，对父母你可要保密呀，而且拿那么多的钱来……要是他们知道这事儿就不得了了。’我说：‘没事儿！爸爸妈妈也干这事来着。钱是我的零花钱和存款。’因为我太难过，她也就没有过于唠叨。她一直以为我有十五六岁了，等知道我才13岁时她吃了一惊：‘不过，最近小客人很多，和我做生意也没什么大不了’。”

不一会儿，他的母亲乘着白色车牌的轿车来接宏一回去，听警察的话后，她极为愤慨，这样说道：

“不是我顶嘴，这孩子在家里也很少说话，是一个很老

实的孩子。就是从13岁这个年龄来考虑，我是怎么也不相信的。要是他玩女人是事实的话，肯定是娼妇的诱惑，你们一定要严惩，就是因为有那些不干净的不良女人，才使男人堕落的。”

数子夫人对警察的措施非常不高兴，她很害怕会在报纸上登出此事，再三叮嘱不要让报社知道。之后，汽车发出一阵刺耳的噪音，载着她和她的儿子朝远处驶去。

也许13岁就玩女人是桩罕见的事，不过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自称19啦、20啦。这些孩子往往十分懂行，很会讨价还价。这可以说是当前普遍的现象。本来浅草警察局对妓女的管束也是那么严厉，对于被告发的犯罪虽然处罚严厉，但对单纯的卖淫则干脆不管。其实这种风俗营业的对象太多了，所以反倒视而不见了。

●天国旅馆

9月2日早上9：00左右，大雨倾盆。

一个40来岁，面容憔悴，但不知何处还有些风韵的妇女，象夹包袱似的把一个十五六岁的美丽少女，拖到东京西新井警察局当班的年轻警察面前。女孩大概因为害羞，始终耷拉着脑袋。母亲用手绢擦着少女那张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脸，对警察说：

"……我希望你们调查一下这孩子的事……"

她郑重地行着礼。警察一看就明白了。"行呀，明白了，请到这边来……。"一边亲切地安慰着，把她带到二楼少年科科长下田面前。

看到母亲那被雨水淋湿的严肃的面孔，下田科长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于是，他把母女俩让到一间没人的房间，招呼俩人坐下。然后用平静和蔼的口气问道：

"你是母亲吧？"

母亲声音微弱地答了一声"是！"，便伏在桌上哭了起

来。

这位妇女住在足立区本木町拾破烂街一个小巷里的大杂院里，叫小田米子。6年前她那在学校当教官的恩爱丈夫就死去了。她怀着对丈夫的思念，一个人拉扯着这个那时刚刚9岁的独生女儿千津子，勉强度日，一心希望能把这孩子养大成人。她白天做女工、办事员，晚上帮人裁剪衣服，在战后困苦多难的生活中，苦苦地熬了过来，是一个贫穷而可怜的母亲。

米子夫人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显得神韵逼人。白皙的皮肤，鹅蛋形的脸蛋儿，紧绷绷的小嘴显得高雅和谐，浑身具有一种富于诱惑力的美。所以，她和身边常跟随着可怕的诱惑，但，为着这独生女儿的幸福，她背负着可怜的宿命，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一个旧式的悲剧型女性。

“我这样惊慌失措，真是失礼了。”

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用哀求似的目光，对下田科长诉说起来：“这孩子昨晚一夜没回来，急得我一宿都没睡。本来每天7：00就要去上班，今天把这都忘了，只是惴惴不安地惦念着她。直到8：00左右，她才回来，看上去她表情有点异样。问她昨晚为什么没回家，她说去浅草玩，因为没有钱，走着回家的半道上迷了路，所以迟了。但是我掏掏她的兜，里边还有两张百元的票子！我再问她，她说昨晚因为太晚，就在朋友家住了一夜，今早回来时，因为没有钱向别人借的。我说：那么咱们一块去你朋友家，向她母亲致谢并把钱还给人家吧。她说：现在去她们家也没

人……。我再问她：你朋友家在什么街多少号？叫什么名字时，她突然大哭起来。等她平静下来后，才开口说：‘学校总是教育我们，自己做的事最好自己负责，我做了我自己应当负责的事，没有必要这个那个的都给您说，这是我的基本人权，请你给我这种自由！”我激动起来，喝斥道：做不能告诉母亲的事的自由，我决不能给！她硬是说：我死也不说那种讨厌的事！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事，希望你们能调查一下，给你们添麻烦了。”

看着母亲的神态，女儿千津子以不服的表情时不时焦躁地斜着眼瞅窗外，有经验的科长，什么都明白了。

“完全明白了，因为这事不好在妈妈面前说，那么能不能请母亲离开一下？”

“行，拜托您了。”米子说着出去了。她的背影显得那么寂寞，那么可怜。

对于美貌而又独身的她，社会上的男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何况，她身高 1. 57 米，体重 60 公斤，这种体态丰盈的女性，肯定也有着强烈的欲望，常常会感到苦闷。色魔们一定看到了她这一弱点，用尽了各种计谋来诱惑她，企图钻她的空子。也可能有真正从心里爱她，追求过她的独身男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她可能几度动摇，但她时时不忘夫的面容和对千津子的母爱，挣扎着度过了这艰难的 6 年。可是，今天竟出了这种事——千津子不知羞的回答，给了她莫大的打击。

下田科长虽然长相丑陋，可待人亲切，寡言少语的千津子渐渐地解除了武装。

“千津子的父亲一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老师吧？你母亲也一定想把你培养成一个好孩子。你知道，她为了你，拚命地工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你可不能让你母亲伤心啊。现在叔叔问你，要是有什么坏事不能给你母亲讲的话，你就讲给叔叔好吗？”

耷拉脑袋的千津子，抬起满是泪水的脸。

“不过，我已经起誓不给任何人说了……”好象不大服气似的。

“这种约定是不好的吧？要干坏事的约定还是打破得好。”

“不过……”

“昨晚在哪儿住的？”

千津子迟疑了一下，小声答道：

“西新井桥边的天国旅馆……”

“和谁在一起？干了什么？”

“和正夫一起睡来着，后来又来了5个人，我们全成了好朋友。”

“他们对你撒野了吧？”

“唉，有点……。”

在科长哄劝下，千津子说出了实情。大约3个月前，足立区本木町的废品收购人的儿子，在电镀工厂做工的海野正夫（16岁）和她发生了关系，每当母亲外出时，两人就在千津子家，声称过家家，尽情地性交欢娱。

昨天早上，千津子挨了母亲训。下午6：00时，她和正夫在本木新道的东武汽车站见了面，然后一起去浅草看

了电影。回来时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于是，两人从雷门乘东武电车在北千住下了车。下车后步行到11：00时，来到“天国”简易旅馆。两人在二楼2号房间睡下。凌晨1：00点左右，正夫的5个朋友来了，在他们的威胁下，几个人挤在一个屋里睡下，他们用划拳决定了顺序。

千津子体态丰满，皮肤白皙，脸上还残留着画眉和涂口红的痕迹。她穿着一身古巴式服装。尽管还是个15岁的中学三年级学生，可显得很老成。科长询问时，她满不在乎地用着简易旅馆呀，相好呀，玩悬呀，不良少女啦之类的词儿，让人感到她的品行已经相当有问题了。尽管如此，胁迫挑逗如此年幼可爱的少女，那5名十八、九岁少年的行为也应该说是极其恶劣的犯罪，下田科长命令警察们传讯这6位少年。

千津子的相好海野正夫，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今年2月份中学毕业之际，他曾因与3个朋友一起犯抢劫伤人罪而被捕，收容在练马少管所，刚释放回来不久。

另一个孩子田中喜一(16岁)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住足立区梅田町。是一个公司职员的次子。去年7月曾因强奸未遂被捕，也被练马少管所收容两个多月，这两个不良少年当时仍正在该警察局接受治安教育。

●竹包中的年轻女尸

上午10：00，空气清新，路旁树林新绿生辉。日本交通运输公司东京总管支店向爱宕警署侦察股报案说："刚才在仓库内发现一个竹包行李，有恶臭的黑血样东西流出来。怀疑是起案件，请速来调查。"

现场是港区芝汐留街×号的汐留火车站（卸货专用站）院内的日通公司内。几分钟后，刑警开巡车抵达现场。

从警视厅总部派来的侦察第一科野田科长、鉴定科铃木科长，爱宕警察署的真濑署长等，分头率部下急临现场，从上午11：00开始，在那个仓库里着手对尸体进行检视。

死尸的发现者是保管员佐藤与和松他启。无人来取的货物通常要在这里存放一年。他们经常对行李进行整理，以便来人马上就可取走。他们说，几天前就觉得有股臭味儿，经查是从压在最底下的行李中冒出的。说着，用手指着已经拉到通道上的一件竹包行李。

这件行李象使用了几年，已经发旧，长 90 厘米，通常称为一号包（竹制品）。上面有腐汁渗出。竹包上用麻绳捆成菱形，捆得倒也结实，但麻绳是旧的，从结扣来看捆行李人是个外行。

发货单上写着：1 月 30 日，神户港日通支店至汐留日通支店；品名：衣料；重量 74 公斤；发货人：神户市生田区下山手街 3 条 25 号，光野茂。

由鉴定员割断了捆竹包的麻绳。结扣的特征是有力的证据，所以不能解开。

找开竹包一看，里边用“神户新闻”“大阪朝日”“大阪每日”等旧报纸 340 张包着一块黄色的毛毯毛毯中有一具腐烂成糊状的女尸。女尸穿白地绿叶花样的西式睡衣，半截袖衬衣。驼色毛线围裙红毛线小裤衩，右手配戴银镯，如和服装饰带粗纫的带子把脖子缠了两圈，紧紧系在后头部的下边。身体的特征是，两颗门牙上有金银合金装璜，头发染成了黄褐色，最长的约 37 厘米长。头发已经蓬乱，烫的蓬松的波浪式还很明显。根据头发的生长速度推断，是死亡前四五天染的发。

指甲修剪得整齐，涂得鲜红。身高 1．50 米，体重 47 公斤，是个矮小瘦型女性，年龄约 35 岁左右。与年龄不相称地穿着大红小裤衩。根据这些综合特点，推断可能是酒吧间、小酒馆或咖啡馆里的女招待或娼妇。

死亡时间：1 月 28 日或 29 日。

脸部已经腐烂变形，无法知道死者的相貌。

关于死因，颈部勒着带子，所以推断为绞颈窒息而死。

对竹包中的报纸逐张进行了检查，里边连一张广告都没有夹着。试图通过碘化反应采集潜在指纹，但在指纹纸上没有留下任何可参考的东西。

另外，对变色的衣物进行了精密的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供查明身分的线索。

即日，在庆应大学法医教室，由中馆博士执刀，进行了司法解剖，得出的结论和岩田警视的检视相同。

“死因：绞颈窒息而死，死亡 80—120 日，饭后 5 小时以上。年龄：30—40 岁无外伤，内脏无毒物反应。特征：有生产经历，无劳动经历。”

向兵库县警察署本部发出通知。询问发货人的情况。“光野”这个名字的人根本找不到，后又请他们搜索与此相似的出家不归的人，也未得到任何线索。

侦破过程

即日，在爱宕署成立了特别侦破总部，对案件进行了推理，讨论了侦破方案。侦察一科的野田科长就侦破方案做了如下指示：

一根据行李托运处和使用的旧报纸等情况，推断犯罪现场在神户市内或其周围的市、镇、村。

这三四年中，发生了 3 起这种案件。第一是，福冈市吉　站前的日通分公司发现由东京汐留站发送的裹在被子中的死尸。犯人西城彰。（当时 30 岁）在死尸发现后第三周被捉拿归案。那具死尸是由名古屋日通分公司经办发送

到福冈的。这是通过托运而达到遗弃死尸目的的故伎。

第二件是由大阪梅田车站日通分公司发现的，发往鸟取的柳包女尸案，同月 23 日，犯人池内启三（当时 28 岁）被捕，自拱企图把死尸深埋到鸟取的沙丘上。

第三件，是由北果稚内日通分公司发现的。12 月 4 日由东京中野车站托运到幌内去的。是具写着品名书籍装在棉被袋中死尸，犯人藤召哲雄（当时 25 岁）及其弟 K（当时 16 岁）被捕，他们企图把尸体埋到幌内的原始林中彻底毁灭罪证。

这次案件估计和第一件案例属于同一类型，由于无法处理就企图托远的方法抛弃尸体。前三个案件都是避开最近车站，到没有熟人又不算太远的日本交通运输公司去托运，作案人都是衣着平凡不引人注目的虚无颓废青年，估计这次也不例外。

侦破这类案件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通过确认被害者进行。

罪犯的动机尽管是盗窃财物、痴情或怨恨，但由于在作案现场停留死尸，警方很快就可以抓到罪犯，所以犯人往往就采用费事的托运办法消证，把尸体埋到边境地区。一般当死者附近没亲人、不会有人发寻人启事时采取这种方法处理死尸。穿着西式女睡衣和小裤衩这点存在着疑问。可以说犯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得到一具死尸，很难想象是杀害以后再穿的裤衩。所以应该否认当夜的性关系。

杀人的动机可以推断为占有财产和色情关系。所以犯人一般可以说都是亲近者或熟人。战后，由于和酒席侍女

发生性关系而产生麻烦、把女的杀掉的案件渐增。这起案件也可能是这类案件。这种意见占多数。

想象杀人现场不是旅馆或临时租住的地方，而是白天也能从内侧把门反锁可以在密室条件下作案的公寓。

托运出的死尸已经过了89天，但全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寻人启事。侦察一科的野田科长认为，一旦向报界发表，犯人就会逃跑或自杀。但问题是仅靠警方的力量要查清身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报纸上公布了死尸发现情况和死尸的特征。记者们的采访活动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加上推理进行报道，所以给人一种全国“一大奇案”的印象。

这位科长把杀人和条点行李的现场断定为兵库县范围内，要求库县警察署给予协助，并派渡警部等6名刑警急速前往。

兵库县警察署即日也成立了特别侦破总部开始正式侦破。

他们推断死者是兵库县范围内的居民，把神户市内作为最主要的调查对象。神户是古老的国际港，这类女人颇多，出入也很频繁，但死者个矮少、瘦形、门牙镶有金银合金的装饰，特点明显，所以确信通过收集失踪者的消息是可以发现线索的。

动员名署的侦破人员，向各公寓的住户、接客行业撒下了搜捕的罗网。收集了大量类似死亡女人的情况。但发现真正的死者并不那么容易。象这样的大搜捕，每次发生案件都要进行，女招待流动频繁，同时有的厂家商店不给

予合作，使搜捕更加困难。

有问题的竹条包被运到了神户市日通分公司后，得知是货物发送员万谷升承办的。他说：

“1月30日下午2:00左右，一辆出租汽车运来这件行李，上边只写着发货人的氏姓“光野”二字。一问名叫“茂”，就又让他写了个“茂”字。记得当时他说里边装的是衣物，因为太重，又问他究竟装的什么东西，回答里边装着木器等。”

每天要承办几百件行李，所以对人的相貌衣着记忆不十分清楚，但大致记得那人穿一件整洁的灰色西服，一看就象是公司职员，是个二十五六岁的男性，矮个，身高约1．60米左右。从而弄清了犯人的大致轮廓。

指令各署，对出租汽车进行普查，查出1月30日下午2:00曾有一辆开往神户港日通分公司的小轿车，运过竹包行李。但在出租汽车行业里没有找到这辆车。

对许多无照的非法营业出租汽车，也进行了调查，但讲出了事实就等于承认无照营业，所以无一人给予协助。

接着，又把调查死者的重点放在接客行业最多的生田区和葺合区。

可靠情报纷纷而至

那天夜里，县警本部的刑警对生田区山手街2条2号的“新世纪”酒吧进行了调查，发现一月末曾有两个女招待无故辞去了工作。其中一名叫“光野五月”30岁左右，很

象是在汐留车站发现的腐烂女尸。于是速到她的住处山下手街35号金家公寓调查。经查，那里曾经住着一对夫妇，男的叫北田信夫，20岁，是酒吧的招待员，女的30岁左右，象是在酒吧当女侍。两人有时整夜整夜地吵闹，第二天却又似很和睦地拉手外出，即使把大姐姐妻子和卖淫之身这种特殊情况考虑进去，第三者也很难理解他们的行动。

据查，去年12月18日夜，两人吵吵着要分手，男的说女的是他身上的绳索，不喜欢有孩子的老妈子等，吵闹了一夜。19日下午3：00，北田拿着自己的行李搬走了。20日女的也搬走了，但去向不明。

第二天上午11：00，大阪的曾根警察署报告说："辖区内的北区角日街五条东天大楼内的"胜利者"咖啡馆，今年3月14日来了一个名叫光野义也的21岁的年轻人，在店里干活，并吃住在店里，是个老实不爱惹事的小伙子，干得很出色，女招待和顾客都很喜爱他。4月10日，他要求预支5000日元，但因受雇时间很短，店主只借给他3000日元。于是当夜，他偷了店里钱柜中的货款3.94万元，逃走了。店主报告说，电视播放的行李托运卡写着"光野"二字，怀疑他与装行李的犯人有关。急派刑警去询问店主上林成光，上林成光说光野曾说过自己和一个当女招待的女人在神户有家，女的突然病死，而且和神户港日通分公司说的衣着相貌大致相同。"

县警特侦总部正在竭尽全力搜寻北田的迁居地点时，搬家行李运送站报案说，该人住在葺合区南下街大北公寓第二层的一个8平米的房间。到该公寓调查后得知：北田

搬来的第二天，一个比她大十来岁的女人运来行李和她同居。北田在长田区若松街朝日橡胶厂当临时工，每天去上班。这位大姐姐妻子好象对男的很疼爱，不过吵得也够厉害，有时故意装着关系挺好的样子给人看。女的在一家酒吧当女招待，晚上出去。她走后男的才回来。女的每天12：00多才回来，所以只是对夜间夫妻，他们的存在对同层的其他5家住户影响极大，引起人们的不满。本年一月末，女的不见了，北田一人住在家里。那时他说过女的到东京了，但是谁也没见过她从家出来，也没人接受过她的辞行问候。

有一次，北田说是女人用品，把一个一号竹包装上出租车运走了。后来过了两三天，说是要到东京，十几天没回来。2月10日便卖了家具和卧具搬了家，但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其后没有任何消息。

关于上述情况，朝日橡胶工厂的西浦厂长说："北田这个人是去年12月18日根据报纸登的广告受雇为临时工的。工作认真，干得不错。但经常擅自缺勤和迟到。性格开朗、容易交朋友，毫无表现出有黑暗的阴影。他胆小怕事，真想象不到他能杀人。今年一月末他辞去了工作；跟同事说自己当过酒吧的招待员，和一个女的同居。但向工厂申报是单身。"

同日，从神户市兵库区福原街"三笠"大酒家报来重要情报。酒家的经营人松原茂说：

"前年10月10日，北田信夫19岁时，拿着招待员协会的介绍信来当见习招待员。虽说没有经验，但脸上流露

着少年的稚气，看上去还老实，于是就录用了。他当了一个时期的男招待，工作认真，性格开朗，颇受顾客和女侍们的夸奖。”

“同年11月12日，通过招工广告又来了一个叫光野五月的女人。她自报26岁，我看她近30岁。她虽算不上美人，可长着一张讨男人喜欢的脸蛋，皮肤白嫩，个子矮小。有做女侍的经验，又会跳舞，本店就雇了她。她手勤脚快，许多客人都喜欢她。指名让她侍候的客人越来越多，很快爬上了上等红妓的宝座。可到了圣诞节旺季，指名让她侍侯的顾客忽地减少了，一查原来是北田和光野勾搭上了。第二年1月8日，我把他俩叫来，说他们俩在一个店里工作，顾客不敢接近，希望其中的一个换换单位，于是他们说：‘好吧，告辞了！’两人都辞了工作，现在左思右想竹包中的死尸象光野五月。

“另外还探听到，从1月10起，北田在三宫站前‘玻利维亚’洋酒吧当了招待员，并住在店里，光野在附近的‘神户美人酒楼’当了女招待，并住在里边。两人经常幽会。”

“他们想组成家庭，可是没找到合适的公寓。”

“同年5月5日，用光野挣来的钱，租下位于神户市生田区下山手的街金家公寓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他们同居了。”

经查，光野五月、新田桂子都是假名，真名叫野上茂子。年龄36岁，原籍是和歌山县本牟娄郡烟野街。她有一个上小学六年级的男孩，送给哥哥当了养子，每月寄5000

日元补助生活，从二月起不给寄钱并断了消息。

茂子20岁从家出来，展转大阪和神户，大酒吧或酒楼当女侍。

23岁时，和当时30岁、经营酒吧的老板屉山幸造结婚，生下一男一女，后以茂子爱情不专一为由，茂子扶养男孩，屉山扶养女孩，各奔东西。从此，茂子再次沦为女侍，每日接待着不同的客人。

接着，她在“三笠”大酒家认识了北田，她爱他的年轻稚气和无暇的痴情，发挥了大姐姐般的作用。北田可爱至极，天真活泼，倍讨女侍们的欢心。15岁的年龄差别被看作是清纯的感情。女侍们都向他投以温情的目光。他工作、接待客人令人满意称心。他有相当的收入，如果愿意的话，每天晚上都可以玩得开心。因此，起初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他和野上茂子结成了那么深的关系。

茂子善于性技，有着熟透的肉体，这肉体蕴藏着炽热的情欲。她常常是看上去答应了客人的要求而并不轻易出卖肉体，可她的魅力正在于此。她浑身飘荡着妖艳女人的气味儿，难怪有的客人称她为荷尔蒙刺激素。茂子最害怕传染上花柳病，她坚信，无论采取多么高明的方法该传染的时候还是要传染。她每月有3万日元左右的收入，给孩子寄去5000日元，生活上不但没有缺钱的苦恼，甚至每月还可以存款1万日元左右，因此她没有必要用肉体去挣钱。

茂子和情欲象怒涛一样拍打到北田年轻的身体上。被迫尝到女性滋味的北田，也把理性丧失殆尽，沉弱在狂热

的爱欲中。这种年龄的差别反倒架起了一座不可思议的金桥。可也正是这一点酿成了杀人的原因。

发现死尸的第二天，即29日上午，警视厅和兵库县就确认被害者是野上茂子，并把北田信夫作为杀人遗尸犯，请求东京地方法院发放逮捕证。那天是天皇的生日，所以值班法官签发了令状。

北田自4月17日从大阪的“胜利者”咖啡馆消失后，完全断了消息，警方担心对案件的报道会使犯人提高警惕促使逃跑，所以准备向全国发布通缉令。

犯人和警察相遇

同日下午4：00。

在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街6号中当铺，淀桥警察署的磨田和深港两位刑警正在检查当品中有没有偷来的赃物。

正在这时，一位20岁左右、职员模样的男人走了进来，解开一个包袱，拿出一套黑灰色冬季西服说：“这个当多少钱？”说话时没有任何不自然的表情，似乎他是当铺的常客。

店主中村治（29岁）拿起那件衣物，发现上衣有拆去针缝姓名的痕迹。于是就按照惯例问道：“有什么证件没有？”那人拿出张盖有宝株式会社印章的身分证，上写：“植田春雄，1941年4月6日生人。工作单位：涉谷区宇田川街宝株式会社。住所：品川区大井　街35条日出庄。”

中村说：“穿得相当旧了，样式又陈旧，最多值1000

元。”“那好吧。”那人说着，把那套西服放进了包袱里。

中村对警察说，拆掉名字；工作单位在涩谷，住在品川，偏偏到这个店里来，令人怀疑。

两个弄警悄悄地跟在后面，在“驹马”剧场附近叫住了他，带到歌舞伎街警察值班点进行盘问。

问：“原籍、住处、工作单位？”

答：“原籍：神户市滩区仓石街 11 条 1 号。现在住址：品川区大井　街 354 条日出庄，公司宿舍。工作单位是位于涩谷区宇田川街的‘英雄’酒吧，当招待员。”

问：“你来新宿干什么？”

答：“没钱花了，想当我这身衣服。”

问：“你的住处和工作单位附近有的是当铺，为什么要特意花车费到这里来？”

答：“我是 4 月初才来东京的，所以想顺便来新宿看看。到附近的当铺让人知道了会影响我的名誉。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5：00 我得去上班。”

笑容可掬，对答对流。

他的态度和回答问题的表情丝毫没有不自然之处，使人觉得他是个脾性温顺的青年。但关于对植田和北田的解释上有令人难以置信之处。为慎重起见，两个刑警给警视厅鉴定科指纹鉴定员打电话，让查查名册，看此人是否有前科。特别侦破总部成员、佐山刑警部长回话说，这个人重大案件有关，要把他留住，他马上开车过来。

特别侦破总部正在着手以北田信夫为嫌疑犯的大搜捕，但还未向各警察署进行布置，所以两位刑警不知何

事。

两位刑警看着北田急着要去上班的样子，就对北田说："你想想干过什么坏事，据说你和一个重大案件有关，爱宕署要来人调查，你就等会儿吧。"两位警察把北田留住了，脸上陷入了不可思议的沉思。

4：50左右，佐山刑警部长等二人来了，质问了他和野上茂子的关系没费口舌。他就讲出了他和茂子的关系，说："一月末，茂子说来东京，从家里走后边明信片也没来，我就随后来找她。我想她准是在酒吧或酒馆当女招待，但我没有钱，只好一边当男招待一边找她。今天来新宿，目的也是找茂子。"

佐山部长认定他是罪犯，把他带到淀桥警察署，正式办理人身拘留手续，并告诉北田已经发下他的逮捕证。随后，把他送到了爱宕警察署特侦总部。

交待罪行

因为时间过了很久，所以北田早就放了心。他还不知道人们在汐留车站发现了野上茂子的死尸。

北田以镇静的口吻坚持否认所犯罪行。在微寒的拘留所渡过了一夜。

第二天，即30日上午9：00，正式讯问开始。北田依然强硬地否认出家说。但他根据警方讯问的内容，发觉自己已被作为罪犯秘密搜捕，舌头越来越不听使唤。

警方出示了他与茂子的合影，讯问道："你们有过这么

开心的日子，杀她想必有相应的理由，你矢口否认也不能自圆其说，否认反倒证明你没有改悔之意。不交待就能减轻你的罪行吗？警察署不是要制造罪犯，而是为了使罪犯悔过自新才进行审讯的。经再三启发教育，他的态度终于软了下来，低头放声大哭。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声："实在对不起。"随即抬起了沾满泪水的脸。他的脸上深深地浸出了断念的表情。作了如下交待：

"听说，我出生在朝鲜，兄弟7人，我排行第四，战争结束后回到日本。我自己不记得这些事。只记得在朝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但后来财产被没收一空，回到日本时一无所有，过着贫穷凄惨的生活。一家9口人一直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缺食儿的凄凉。中学一毕业，我就到工厂当了见习工，但挣不了多少钱，就决心凭着在学校学过的音乐来立身。那年6月，到位于市区生田区的'克彬'洋式酒楼当了乐队队员。当时人们都说靠当乐队队员立业很难，就加入了特别招待员中介所，通过中介所的介绍到"三笠"大酒吧当男侍兼酒保的见习工。当时我18岁，女招待们对我都很好。后来又来了一个女招待叫光野五月（当时26岁）。"

"这个女招待对我特别关心，教我接待客人的方法，给我买日常用品，还常常带我到西餐馆吃饭。下班之后我没有别的交际，慢慢就象对大姐姐一样对她产生了好感。那年12月中旬，茂子约我在市内一家旅馆住了一宿，教给我男人和女人的事。自那以后，我对她爱得要死，白天除上班时间以外，我俩几乎每天都在旅馆里。"

“去年1月，酒店的主人把我们叫去训了一顿，我俩就一块辞去了那里的工作，各自到另外的地方干活，并立下誓言，攒钱租公寓一起生活。”

“5月初，她拿走了我攒下的1.2万日元，在金家公寓租了一间房，两人开始一起生活。每天过得非常快活。茂子渐渐地把我挣的钱全收起来，零碎给我零花钱。理由是男的掌握财权日子过不好。后来过了约莫两个月，我发现她每月往和歌山寄钱，原来她是给没父亲的孩子寄钱。”

“那时，我一说带有不满情绪的话，她就说：“堂堂男子汉还挣不到1万日元，你不觉得丢人？你知道每月要多少花费？是我养活着你呢！”。听了她的话我非常生气，打那以后就经常吵架。关于钱的事她什么也不告诉我。不消说她的收入，就连家里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茂子是“新世纪”酒吧的红人，所以至少能拿到三四万日元。

到12月以后，我真的想跟她分手，可对她一说，她就气势汹汹地回答：“对你这样着迷我图个啥，你要把我扔了，我也让你活不成。”有时，我们打得很厉害，互相投打东西。那样的夜里她都不让我挨她。”

“那时我正和一个18岁的女孩相爱。对茂子这个任性的贪婪鬼，我受够了。我决心结束淫乱的生活，走向正经人生。12月18日，朝日橡胶厂发布了招工广告。我去应招。虽然我没有经验，但还是被录取了，并且厂方答应每日给我350日元工资，于是我答应从20日上班。那天，我用瞒着茂子存的钱在葺合的大北公寓租了间8平方米的房间，为了不让茂子发现，搬家时只拿了自己的东西。第二天，20

日，我去工厂上班。下班回到公寓一看，发现茂子也搬来了。一看见她，我非常生气。打那以后我们几乎每天晚上架。当然也有合好的时候。这样又过上了和过去一样的不安定生活。那时茂子的肺结核严重发展，保健所劝她休养，但她还是吐着臭气干活。我对这位贪婪的、有孩子的女人的顽固的独裁欲和患结核病的大姐姐老婆讨厌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

“因此，1月29日夜，为了双方的健康，我提出暂时分开一个时期。她勃然大怒，撒泼似地叫喊：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只有搂着我才是个男子汉，你不觉得自己太可怜了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放开你！’她说我只有搂着她时才是男子汉，这使我大为恼火。我说：“夺走我的童贞、教唆我、使我改变生活道路的不就是你吗？”我一说这些话，她说得话更不堪入耳。这样你一来我一往，一直吵到天亮。到天亮时候，我越想越气，抄起身边的红腰带勒住了茂子的脖子。茂子断了气，我想她要是活过来可不得了，就把她的脖缠了两圈，系上了。看到刚才还破口大骂的茂子带着微微笑脸死去了，我心里倒难受起来，后悔自己亲手杀死了爱我爱得要死的女人，泪水淌了下来，禁不住抱住茂子的尸体，心说：“是我不好，原谅我吧。”

忏悔了1小时。我把茂子放到被子里，出了家门。盘算该怎么办。”

“自首？即使我被判罪茂子也活不了。我还年轻。而且有一个天真情纯的少女在爱着我，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不能使她受苦。我要活着就必须巧妙处理尸体，当然这对

茂子太残忍了。好，她说过要到东京干活，就把她发送到东京吧。那里会有人发现她，给她举行葬礼使她成佛的。想到这里，在旧纸铺买了报纸，把尸体用每夜裹身的具有美好回忆的毛毯包住，放入茂子装衣物的竹包里，用旧报纸塞严，打点好以后特意叫来一辆无照营业的出租车，让司机运到神户港日通公司发到东京汐留车站。第二天，我又想去东京把尸体运往老家的和歌山埋葬，但因害怕回大阪，就伪造了“光野义也”这个名子在‘胜利者’咖啡馆当了勤杂工。我对茂子有愧，和神户那位美丽少女的恋爱也就中止了。在大阪和神户之间来来往往会被人发现，我就擅自从‘胜利者’咖啡馆的货款中借了3. 94万日元来到东京。打那以后，就在涉谷的‘英雄’酒吧当勤杂工。我心里觉得有愧，很后悔。抓住我太好了，这样茂子也可回她的故乡了。”

茂子已是一具死尸，无法知道事件的真象，但他脸上留下了悔恨的表情，看来北田的供述接近事实。

近来的杀人案件中，当事人是女侍、酒吧的酒保、勤杂工的情况多了起来。

无论哪一件都是糜烂的爱欲所造成的。特别是在女方年龄大的情况下，往往女人统管一切，对男的爱不释手，起初看来非常幸福，但等到男方性成熟以后往往变成悲剧。相互之间如果没有利害得失倒容易分手，但当女方付出了金钱的时候，女的就会变得固执己见，死不肯分手，从而成了被杀的对象。这个案件就是这类案件的代表。

不安定的环境使他们看破红尘，因此他们都竭力地隐

瞒自己，在双方连对方的身世也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卷入了出于本能的性浊流中。

这个案件也同样，在北田对有孩子的女人还不了解的时候就被她爱上了，没有注意与对方年龄竟有15岁之差。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一流的酒吧间从不确认身分，甚至录用没有进行居民登记的人。

这起案件搜捕范围涉及东京、大阪和神户，警方本来认为破案需要相当的时间，不料以超凡的速度把犯人捉拿归案。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得到了民间的积极协作。

北田信夫杀人遗尸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刑事第九部由八岛审判长主持公判。犯人没有推翻在特别侦破总部的供词，接受审讯时始终泪水满面。

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

“罪行确如被告所供述，手段残酷。特别是遗弃死尸，无同情余地。但念其是少年犯罪，略有悔改之意，要求判处无期徒刑。”

对此，辩护人却引用过去发生的大姐姐妻子杀人案例，反驳说：

“此案属于杀人或被杀界限的案件，应该同情被告，而且是无预谋的偶然性事件，未必称得上残酷杀人。被告在本法庭也以谦逊的态度承认事实，有明显悔悟之心，望给予宽大判决，以使其早日回到社会大家庭。”

八岛审判长判被告北田信夫20年徒刑，其理由如下：

“犯罪动机有令人同情之处，有悔改之心，鉴于对社会影响甚大，应负重大刑事责任。”

北田轻轻抬起头，看了看审判长的脸，眼里簌簌涌出的泪水，淌过两颊。

北田放弃了上控诉权。刑期已定，他默默地走进了小菅监狱。

●安眠药游戏

在“聚乐台”咖啡店里，一些民工发现：把安眠药掺加到啤酒里喝下，很快产生醉酒的感觉。自从这种安眠药游戏发现以来，很快就以燎原之势流行于全日本。

昭和36年，因安眠药游戏而接受警视厅治安教育的人数不过340人，但第二年，猛增至1528人，而且这种游戏有逐年增加的势头。

据说虽然吃下安眠药后就想睡觉，但只要忍着，就会象喝醉酒似的大脑混沌，什么都忘了，胆子也大了，想干什么都敢干，尤其对年青的异性，总想做点什么。

昭和36年8月10日，伊丹数子（16岁）因为讨厌家里的管束，带着5万元钱离家出走，来到东京。每天看电影，出入咖啡馆，游玩中和男孩子搭上了话，以下是经治安教育后数子的供述。

“暑假时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一起去海滨浴场吧，简易小屋里的野营生活有趣极了。我很想去，可是父母不答应，

我恼火透了。到咖啡馆一看，有很多象我一样的中学生。那些穿着红色或蓝色衬衣、牛仔裤，跳摇摆舞的男孩子很让我动心。到了晚上，他们就集中在咖啡馆，在汽水、啤酒中加入安眠药，乱喝一通。在他们的劝诱下，我也试着喝了点，觉得有点乏力，并不舒服。当时我最喜欢的那个15岁的男孩野村实对我说，要勇敢地多喝才行，于是，他把五六颗白色药片捣碎掺入汽水中叫我喝了，马上觉得困了。等醒来时已是早上4：00了，有7个男子和我睡在同一房间，他们正在玩我。我问：'小实，你们干什么呀……。'他笑着回答：'和大伙一块儿玩玩吧。'那以后，男孩子们都对我好了……"

"这样玩，每天要花掉一二千元，所以大家就常常回家，带出钱或值钱的东西，凑在一起作费用。因为全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从没感到过缺钱。小实他们不知怎么回事，因为诈骗中学生的钱，12月20日被浅草警察局逮捕了，于是，以前的事情就暴露了。我知道我们这伙人中，光中学生就有52个，其中有37人是女孩子。"

数子从警察局被母亲领回去了。当时听到女儿的所做所为，她的母亲流着眼泪望着数子的背影，扼腕而叹道："她，还刚刚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哪，就这样……"。后来，数子的母亲对她严加看管，为了让她准备高考，给他请了一个家庭教师，而且不允许她外出。

昭和37年5月20日，野村实威胁走读的高中生，抢走500元钱，再次被浅草警察局进行治安教育。从当时野村实带的一个本子里发现写有61个会员的名单，其中近

半数是前一年末被治安教育过的。野村实被称为会长，数子变成了大姐。

为教育他们不再干蠢事，警察问起她的情况。她答道："去年被放回家后，被严加看管，连一个人玩都不行。请了一个家庭教师，强迫我复习功课。所以我觉得还上什么高中！真让人讨厌死了，……今年2月末，在浅草公园六区，我偶然碰上小实。他告诉我；'现在我们的组织名字叫纯情组，会员已经有47个了。只是女孩子只有21人，你也做会员吧……。"于是，第二天数离开家，入了伙。……

数子的两个胳膊上有无数被火烫伤的黑色疤痕，有几处还红肿着。据说这是数子快感高潮时，为给她加强刺激，旁边的人给她烫出的。

数子已经安眠药中毒，她全身衰弱得令医师吃惊。

●被玩弄的醉汉

稍觉寒意的9月20日夜11：00左右。荒川警察局接到了和泉旅馆打来的电话，说有3个女人把一个客人的钱偷走了。

值班刑警赶去一看，在二层六铺席的房间里，低头坐着一位绅士。他是装潢公司的社长堀川宗吉，从衣着相貌上来看，象个有钱人。他非常不安，直说："真丢人，喝得太多了，真是的……"一边说一边点着头。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早早就出了公司，在锦系町附近的酒馆里，换着铺子喝了起来。也是喝得太多了，就蹲在车站跟前的路边吐了起来。这时走过来两三个留着短发的女孩子，把我扶起来照料一番。然后又说给我喝点冷饮什么的，把我带到附近的咖啡馆，让我喝了汽水，那时大概是7：00左右。

"她们关切地问我、您住在哪儿？我说小岩，她们说'那太巧了，我们也是小岩的，送您回家吧'"说着叫来了

出租车。

“不知怎么，我很快就睡着了，怎么下的车，又怎么来到这里，我全然不知。等我冻得醒来，一看自己已经光着身子被放在被窝里，这吃惊得不得了。”

“上衣内口袋里的这个（他拿出一个褐色的皮夹子）里面照理还有 1．5 万元，都是 1000 元一张的钞票，全被她们拿走了。我想是被她们灌了安眠药了。

“那些女孩子的长相和衣着记不清了，好象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我记得其中一个大约五尺左右高，圆脸、穿着红色上衣。”

“这事儿太丢人了，你们能不秘密地侦察。”

看来他的酒已经醒了，不过舌头似乎还不大好使，语音含混。

对此，值班的女服员这样说：

“大约 7：20 左右，有 3 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架着这个人（将视线投向堀川）的胳膊走进来，说：‘这个醉得走不动了，想让他在这儿休息一下……。’于是我就让他们到了这间屋子里。我把茶端去时，她们说让他睡一会儿，所以我铺好了被子后就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们做了些什么。不过我听见她们在笑，好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9：00 左右，这 3 个人一起下来，说：‘睡着了，请不要把他叫起来’就要走。我问她们的住址，她们说‘就在前面不远’，说完就走了。我怎么看都觉得她们象是女阿飞，所以急忙跑到这个屋里来看。这个人正大声打着呼噜睡着呢。我觉得不象是一般的醉酒，便

去追那3个人，但她们已经坐上出租车走了。当时我清楚地看到车号码，就把它记在帐本上。她们中有一个身高1.5米左右，圆脸，长着一双动人的眼睛，身穿蓝色牛仔裤，大红毛衣。另一个身高1．45米左右，穿着花裙子，黄色罩衫。还有一个穿藏青色牛仔裤，粉红色毛衣。3个人全是短发，十六七岁。穿红毛衣的孩子好象是头。”

这一事件似乎不仅是以窃钱为目的的案件。如果偷东西的话，根本没必要把对方带进旅馆，而且本该尽快逃走。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将男子扒光放在床上，并且发出得意的笑声，这是一个很大的迷。

根据女服务员灵机一动记下的汽车号码，警察们开始寻找那辆出租车，并根据堀川的说明，找到了锦系町站前的咖啡馆。从而知道了让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喝汽水的是“意大利”女阿飞集团的阿雪和她的两个手下。

凌晨2：00左右，出租汽车营业社报告说，从三阿岛乘出租车的3个少女，10：00左右在龟户三段的旅馆前下了车。

当晚2：00过后，这3个女阿飞在龟户的旅馆被荒川警察局的警察逮捕。她们的衣服考究而有特征，因为有被害者和女服务员等证人，她们不再狡辩，干干脆脆地承认了所犯罪行。

穿大红毛衣的女孩正是阿雪，她是自14岁母亲离家出走那年秋天，开始走上犯罪道路的。那年她中学二年级，当年9月退学。她的父亲是一个放荡的公司职员，经常晚上不回家。阿雪以他为样板，跟上了阿飞集团。慢慢地她

有了几个手下，便开始敲诈有钱的中学生，以醉汉为卖淫对象，成了一个女流氓。

据她供认，她们这一行动的目的，仍然是金钱。但出于少女的好奇心，她们仔细想瞧瞧男子的肉体。她让两个手下往汽水里掺了安眠药，并特意地把他带到10公里外的旅馆里。

堀川声称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女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在车上他的确睡着了，但到旅馆时，他是一个人走下车的；脱了衣服后，他又表现出足够的反应。似乎1小时40分钟这么长时间也能说明这一事实。

警察以催眠抢劫嫌疑案对她们立案起诉。

●安眠药强奸案

1月8日下午2：30左右，有一位叫田渊数江（21岁）的美丽姑娘，找到东京王子警察局。

“我是3天前住进站前的春月旅馆的。和我订了婚约的那个人说来接我，可直到现在还没来，我连住宿费都付不起了。能不能请警察帮忙找找他。

问她未婚夫住在何处，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正因为不知道，才来求警察帮忙的。

这女人看起来大脑有点迟钝。她对接待她的重松搜查科长说：

“我是板桥区志村坂下美容店的美容师。我想去大阪，就辞了那里的工作。1月4日晚，我提着装有随身携带日用品的手提箱和竹皮包在等出租车时，有一辆“鲁诺牌”轿车开到了我身边。

“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准备去大阪，把我送到池袋就行了。他说：‘那还是从东京站上车好。这车是我们家

自己用的车，我正要去买到大阪的车票，顺便把你送到东京站吧。’说着让我上了车。”

“到东京站是8：00左右。那人帮我扛行李、托运，还不肯要钱，我想真有热心的人啊。”

“因为来早了，反而觉得无聊。他说：‘坐22：30发车的‘出云’号快车的话，还有些时间，一起去喝杯茶好吗?’于是我又坐上他的车。他对我说：‘再看看东京吧。’车子经过日比谷、日本桥、银座等地，转了一大圈，大约1小时后，我被领到了神田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喝咖啡时，他认真瞧着我的脸，说：‘看起来你身体不太好。’我告诉他我刚打下一个4个月的胎，今天刚刚是第25天。他吃了一惊。”

“于是，他讲起自己是渡边电影公司米老鼠·卡契斯的导演，和父母一起住在世田谷，今年27岁，还是独身等等。他的谈吐亲切文雅，很有绅士风度，我觉得他很诚实。”

“我也对他讲了自己的私事；我是一个美容师，因为失恋，准备到大阪的情人那里去。他认真地听着，含着泪对我表示同情。”

“我猛然间一看表，离‘出云’发车时间只剩下6分钟了。我急了。他马上说：“已经来不及了，我开快车送你到横滨上车吧。不行的话，我送您到大阪，要是有事的话……’。”

“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吩咐女招待拿水来，然后往我掌上放了1粒白色药片，说：‘请把它喝下去，防止疲劳和晕车。’我急忙将药喝下，上了车。”

“汽车从高轮出发，出五反田，进入第二京浜国道，车速极快。这时我觉得越来越困，渐渐地神志模糊了。之后，我被带到山崎的旅馆。这次他让我又喝了些白色的药面。”

朦朦胧胧记得，他让我脱了衣服。我感到四肢无力，神思恍惚，只好由他去了。整整一夜我都恍诺梦中。第二天早上，他对我道歉说没办法，他已经爱上我了。”

“‘咱们干脆去东京结婚吧’，他用好言安慰我一番，让我住在王子车站前的春月旅馆里。下午 5：00；他给我一晚住宿费，威胁我说：‘你等着，我明天早上来接你。你要是自己逃走可就难以活命了’。”

“今天已经第三天了，他还没来。我已经付不起房费了。”

“我喝下去的肯定是烈性安眠药。那人虽然是男子汉，却是个胆小鬼。既然他让我受了这么大的骗，我也没什么担心了，我要告他，请你们帮助我。”

尽管她说要起诉，但是，且别说那人的姓名住所，连车子的号码她都没记住。只知道那人二十七八岁，相貌英俊，身穿褐色的皮夹克衫，车是“鲁诺牌”，号码是白色的。

起初让人感到她的智力有些低下，听着听着就发现她还具有普通人的智商。

经验丰富的重村科长看到数江是一个美得令人惊叹的女人，就料想只要那人对他还有点留恋，就一定还会去那家旅馆找她，于是在旅馆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

正如重村科长所预料，那人当晚 7：00 左右又风度翩

翩地来到春月旅馆，当即被捕。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供认：

“在我怀着同情心让那女人乘车时，不知不觉中受到诱惑，于是就和她发生了关系。事后她威胁道：‘你要不给我点零花钱，我就去告你，说让我喝了安眠药，强奸了我。’原说让我9号早上拿钱来，不凑巧，今天才好容易凑了1万元。”

“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为这事会弄得家庭不和睦，所以我也就没有报告警察，这不是卖淫兼恐吓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以男人为敌的报复行为。”

说着，你掏出一个大型汽车第二类驾驶执照。上面写着中川政司，生于昭和6年4月1日，住世田谷区粕谷町135号。

科长认为下面两案的犯人也是这个男人。

12月29日夜10：30左右，A生命保险公司集资科的上田春子（33岁）因为肚子疼，搭乘了挂白色车牌的“鲁诺牌”轿车。讲好从浅草的三筋町坐到北区东十条。途中司机拿出一种称之为止痛提神的高级药让她喝下，实际上安眠药粉，然后拿走装有1.2万元的手提包，并强奸了她，将其抛在半路上逃走。

另一案件发生在第二年1月7日早上9：00左右，犯人在上野站，用花言巧语将一个准备回家乡埼玉的17岁处女骗上了白色出租车。在浅草吃饭时，让她喝下睡眠剂药片，然后将其带到台东区上根岸町的旅馆里，又强迫她喝下大量安眠药，使其完全处于昏睡状态之后，玷污了这

一处女的肉体，拿走了她的钱逃去。

这两案的犯人长相衣着极为相似，全都使用“鲁诺牌”轿车，手法相似，而且都是在氨甲丙二酯的瓶中装 6 片笨乙呱啶酮片剂，同样的催眠粉剂两包。是一个行为恶劣的在旅途中利用催眠剂进行强奸的犯人。

审讯的结果证明，前科四案属实。他就是那辆白色出租车的司机，在埼玉县与野街，他有一个 25 岁的美貌妻子。

搜查了中川的家，没发现赃物，但有一些妇女下部的摄影底片，徼回去洗印出一看，是 16 名妇女的阴部特写。

犯人中川虽然有相机，但他坚决否认是自己照的，说是客人忘在车上的东西。

最后，在前面三个案件中，中川只承认强奸了田渊数江（21 岁）和田中美子（17 岁），对其它则矢口否认。

对路上强奸并抛掉的上田春子（33 岁）的罪行，因为还抢了钱，属抢劫强奸重罪。他坚决否认。但此案证据充足，所以还是被起诉了。对这一犯罪行为的动机，中川的供词是令人吃惊的。

“直到两年前，我一直在上野出租汽车公司工作。那时我和办事员，也就是现在的妻子恋爱结婚。婚后不久，妻子告诉我，社长用催眠剂夺去了她的贞操。”

“为了报复，我想好好整一整做社长妾的妻子的伯母。我几次把催眠药及安定剂说成感冒药，顺气药之类的让她喝。但是，怎么也没达到目的。于是只好试着去猎取那些看起来身体病弱的美女。”

他用花言巧语让人喝下安眠药，在行车途中寻找机会将其带到旅馆里，再让对方喝下更多的安眠药，使其昏睡，达到其发泄兽欲的目的，并偷走对方的钱。除此之外，还拍下下流的照片。可真是少有的恶魔！

●简易房里轮奸案

到夏天，青年们往往结伴游山玩水，在简易房里消假。

旅行带来了一种开放感。男女挤在一起睡觉也十分坦然了；不认识的，不是一起的，也感到亲切起来，一下子变成了多年知已似的；戒备心理也放松了。

用手提式收录机做音乐伴奏，跳舞、喊叫、讴歌青春，看起来是健康纯洁的娱乐，令人愉快。但到了夜深人静时，往往会演变成对女性进行凌辱的一场混战。

8月10日晚8：30，在群马县赤城山大洞湖畔的野营地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东京新宿的无业青年西森秀夫（17岁）、吉川久（17岁）等不良少年7人，在简易房前燃起篝火闲谈，这时一个美丽的短发少女独自一人从旁边走过。这时西森招呼道：

“阿姐，一个人走路危险啊，要不要俺送送您呀？”

声音和蔼亲切。美丽的姑娘微微一笑。

“没关系!”说着正想走过去。

这时西森和吉川飞速地将少女拽进简易房，用寒光逼人的短刀抵在少女胸前。

“你要喊，就把你结果在这山里。乖乖地听老子的话!”

少女吓得直哆嗦，双目充满泪水。转眼之间，被毛巾勒住了嘴。7个人轮流按住她的手脚，将她轮奸了。

之后，西森对失了神躺在那里的少女说：

“快穿上衣服回去。只要你不吭气就没事。你要是给别人说或告警察，老子会把你们全家全杀光!”

说着，这7个人出了简易房，消失在黑暗里。

这少女是前桥市某公司董事的长女(14岁)，中学三年级的在籍学生。和5个同年级的好友一起来野营。她到朋友的简易房去玩，独自一人回来时遭到了袭击。

1小时后，这7个人闯进了埼玉县浦和的高中学生田村光子等4人的简易房里，“一起玩玩吧，”说着将短刀指到了吓呆了的少女们的胸前。

“要敢叫就捅了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听我们的。”

这时，电灯熄了。在手电光中，短刀发出一阵阵寒光。

4个少女吓得哆嗦成一团。他们把刀子插在地板上，对她们进行调戏。

这些少女拚命抵抗，发出阵阵惨叫声。恰好在附近的前桥警察局派来的少年科的警察闻声赶来，将他们全部抓

获。

经过审讯，他们供出了十几件罪案，由于被害者均未报案，只有这两件能够立案。

受理这种案子要秘密进行的做法助长了犯罪行为，而且使被害者感到恐惧。

●四位小姐的遭遇

东京都台东区的中学二年级学生岛子、敏子、清子（3人均14岁）、高中二年级的定子（16岁）4人，全都是有钱家庭的小姐。她们生活优裕，花钱随便。大人们总是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4个相好的朋友。

少女们去看电影、打乒乓、溜旱冰、出入咖啡馆。这中间，她们和高中二年级的吉冈要（17岁）成了朋友。他们一起游戏，两小无猜。

7月28日晚，这几个朋友在上野公园的长椅上，商量着去郊游的事。这时，以前就认识的两个阿飞前田真一郎（21岁）和小宫吉三（21岁）走了过来，邀她们："明天咱们一起去叶山玩吧，你们都跟家里说去游泳。咱们早上9：00在这里集合，明白了吗？"

第二天，29号早上，这4个少女都对家里称去游泳，上午11：00左右来到了叶山海岸。

太阳放出耀目的光辉，海岸上人头如潮。她们没有任何不安之感。随着暮色降临，海岸渐渐沉寂下来。这时小

宫说："现在回去电车太挤，还是吃了饭再回吧。"

前田和吉冈也随声附和："行呀，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装作可怜地叫着。

少女们捧腹大笑。

小宫从一个他以前相识的渔民那里租了一间单独的房子，有六铺席大小。这3男4女一行人便在这里从容落座，打开罐头，斟上啤酒和白酒，连饭也不吃就开起酒筵来。3个男的大灌特灌，而且强迫少女们也喝。凌晨3：00前后，醉意和疲劳袭来，他们就横七竖八地睡在了一起。不久，这3只狼就露出牙齿，朝4个少女袭来。

"老老实实地别动！要闹就把你们都杀掉！"小宫和前田拔出匕首威胁道。4个少女吓得直发抖。她们咬着牙，流着泪任他们摧残。

少女的亲人们用电话互相联系之后，耽心之余便报了警。很快，这一案件事实就被查明。但是，大概是想到女儿已经失了贞，对警察的审讯和调查，家长们却显得极不耐烦。

审讯时，小宫说："是我搭的话，只要她们成了我的相好就没关系了。"

前田满不在乎地吹嘘道："这帮妞儿们，我们一搭话，她们就上勾了。而且，不管她怎么反抗，只要干过一次，就成了我的人了。"

少女们虽是第一次遇到这事，但她们对性有了充分的知识，平静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看不到一点羞耻和后悔之色。

●蓄意谋害少女案

这是由东京田无警察局受理的案例，事情发生在4月29日夜。

东京都府中市工人长井一郎（18岁）、无业游民佐久间芳三（19岁），汽车司机助手、酒井源二（19岁）3人都是中学同学、好朋友。

毕业后，他们常常在夜晚、星期天聚会、看电影、喝咖啡。受到电影上接吻和床上镜头的刺激，便和女招待们调情求欢，但总也没能如愿。3个人只好互相自慰，以满足这种愿望，消解这种郁懑之情。

春天，柔和的阳光，催出一片片嫩叶。随着绿色日渐浓厚，好象自然的力量引起的自爆现象一样，3个人商量，决定向在长井工作的厂里最漂亮的美女光枝进攻。

酒井驾驶“特迪伯特”轿车，等在回去的路上。6：30左右，光枝和玉江（17岁）、芳子（16岁）一声走过来。这时长井笑嘻嘻地对她们说道：

“我一个朋友买了这辆车，正在试车，想在满员的情况下开快车看看效果如何。能不能劳各位尊驾坐上来试试，顺便送你们回家……。”

因为有两个男的和3个女的，所以她们没有任何疑虑就上了车。这时佐久间从隐蔽处出来喊道：“也让我坐上！”挤到女人们坐的地方。

汽车沿甲州街道向南，然后向右拐，经小金井到了青梅街道。汽车以极快的速度向西驶去。

长井拿出特意准备的掺了威士忌的汽水请她们喝。

这6个青年，扯着嗓子齐声唱起流行摇摆乐。

夜幕渐渐降临。汽车从田无街朝埼玉县的所泽方向驶去。

汽车又行驶了大约1个半小时之后，在接近县境的久留米街的下里停住下。酒井说道：

“真对不起，能不能下来两个人，这次我想看看按定员坐4个人怎么样，马上就回来……。”

佐久间让玉江和芳子下了车。光枝也想一起下来，但门被很快关上了。

“停下，我也下去，求求你。”

话音未落，汽车再次飞驶起来。

光枝虽然感到不安，但并不很介意。她想：长井是个老实诚实的工人，也许他是喜欢我。

车子第二次停下的地方是东村山街漆黑一片的山中。

佐久间用准备好的围巾，强行塞住光枝的嘴。

“喊叫就勒死你！”

“只要乖乖地和我们玩玩就行了。”

“俺们太喜欢光姐了，忍不住了哟。”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扯下光枝的裙子，把她拖出车外。

她闭上绝望的眼睛，扭动着身躯。但抵抗是微弱的，只能任其胡为。

3个人轮换着按住光枝的手脚，多次轮奸。

工厂里一个美丽的少女，青年们向往的女王，美丽的花蕾，就这样惨遭摧残，而且受了伤，这伤需要一个星期治疗才能痊愈。

另一方面，被扔在夏日里陌生的乡村小路上的两个少女，等了1个多小时，还不见车回来，只好找到当地派出所，报告了情况，寻找回来的路。

这两个少女都是丑姑娘。当警察所说被带走的是一个美丽姑娘时，马上预感到可能是性犯罪案。

“真奇怪呀，你们再等等看，也许是试车出了故障……。”

巡警这样把两个少女打发到路上。

这时已是8：55。正如警察预料的那样，酒井开着“特迪伯特”车回来了，想把那两个少女带走。于日被当场扣压。坐席上，光枝穿着沾有血迹的白短袜，抹着眼泪坐在那里。

警察亲切地安慰光枝，但她是只哭，不管怎么问也不回答。

小伙子们则申辩道：

“我们只是依光枝的意，陪她玩玩。”

他们坚决否认所犯罪行，但警察可不答应。

警察把光枝的父母叫来，他们虽然很想起诉，但这样做必会引起闲话，女儿就嫁不出去了，所以只得忍气吞声。

●轻易上钩的女人

7月8日上午11：00左右，筑地警察局搜查科接到住在丰岛区千早街公寓的小森安江（22岁）被歹徒强奸的报告。小森是银座西五段一家公司的办事员。

“昨天晚上，我和同事田川久子去看电影，从日本剧场前面走过时，3个青年小伙对我们搭话说：只占你们五六分钟时间，能陪我们喝杯咖啡吗？3个人衣着都很考究，象是学生。我不由得和久子相互看了一眼。他们走在前面，带我们走进一个叫“哈特泡泡”的咖啡馆。那个二十一二岁的人看上去年龄最大，他自我介绍说：“我在立大读书，叫吉野，能和你们这样美丽的小姐在一起，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在一起随便闲聊了1个多小时。久子说：‘哟，11：00了，我得回去了。’于是，5个人出了咖啡馆。久子急急忙忙朝有乐街站方向走去。这时那个叫吉野的问我：‘你去哪儿？’我答：‘丰岛区千早街。’‘哦，是池袋吧，我们也回池袋，送送您吧。’说着让我上了“达特桑”牌小型客货两

用车，我坐在助手席上。”

“这3个男子谈笑时都很开朗，可是，自从车开出后，就不再吭声了。我仔细看看外面的街道，发现路不对！‘这是去哪儿？’我刚一问，他们就呵斥道：“别吭声！’我开始害怕了。”

“汽车跑了四五十分钟，终于停在了一条大河的河堤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车灯被关掉后，吉野和他们几个说：‘按以前说好的顺序干吧！转过来对我说：‘你要敢喊叫，就要你的命！我们不乱来，你只要乖乖地就行。’说着脱掉我的裤子，在驾驶台上把我轮奸了。”

“完事后，他又对我说：‘要是接到我们的电话，你就乖乖地到指定的地点来，你要是敢报警，或者失约，我们就到处宣扬今晚的事，说是你引诱的。那儿就是小松川桥，你坐出租汽车回去吧。’说着，他们把我的身份证拿走，然后把我抛在河堤上，乘车逃走了。”

安江小姐不仅连对方的长相衣着记不清，连车牌号码都没有看到。

刑警们调查了当地的阿飞集团，并挨个查问了咖啡馆，一直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唯一的线索就只有等他们再来叫安江了。

为了预防万一，印刷了同样型号车的照片，注明这是7月7日晚上一起恶性案件所使用的车型。由警视厅搜查第一处处长和筑地、神田两警察局局长联名，发出2万张，在市内通缉，请求协助查找。但这也没引起任何反应。

9月14日，神田警察局以伤害嫌疑案，将台东区二长

街51号西服裁剪工人高木信行（22岁）逮捕审讯，发现他的日记本里记有13个女人的名字、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等。经查明，他就是安江案的主犯。同案犯港区麻布我善坊工人宫田晃男（19岁、）葛饰区上平井街“卡巴列”酒馆的招待坂井三郎（19岁）也被逮捕。并对其追及余罪。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只是因为对方态度和蔼亲切，就受骗上当，此案可以说颇具代表性。

●少女尸体和睡在尸旁的老头

5月4日早6：00，停在本所警察署门前的巡逻车的窗户清扫器里夹着一块“浅草松屋”商店的包装纸。细田巡警无意识地拿起一看，上面有用铅笔写的几行大字：“名叫川上美代子的女子，在墨田区龟泽街废品收购商店的金田家里被杀。”

细田急忙赶去调查，没有发现房东金田有什么异常。但又不象是有人故意开玩笑，于是细田在金田的协助下，对他家所属的房间进行了搜查。结果，在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大林秀正（56岁）的6平米的房间的床下，发现了住在同条胡同的川上家的长女美代子（17岁）的尸体。尸体发放着强烈的腐臭，认为是被钝器打破脑袋而死，死后已过3天左右。

据人们反映，美代子中学毕业以后，在附近的咖啡馆当女侍，经常转移工作地点，乍看上去有十八九，是个人们赞不绝口的美人。从中学时代起就和男人发生了关系，人

们知道的情夫就有5人。其中之一叫大林。美代子的父母都是哑巴，家里很穷。她曾因偷东西在本所警察署受过4次管教。每当这时，大林就代替父母作保人把她领回。他很疼爱美代子，并照顾她的父母，所以一开始人们就作为有趣的笑话流传。美代子大约一年前就和大林睡到了一起，在贫民街上，对这类事，人们已司空见惯。

美代子渐渐和年轻男人发生关系，有时不回家。大林几次躲在美代子工作单位附近进行监视，当她和年轻男人进入日工住的简易旅馆时上前拦住，把她带回家。对方以为大林是美代子的父亲，所以常说句“对不起”就离开了。

大林从年轻时开始，经常因为诈骗罪和盗窃罪被关入监狱，所以到老也没妻室。他挣来的钱给美代子的父母和美代子，似乎这就是他唯一的生活希望。

5月1日下午1：00以后，再没有人看见过美代子，大林从那天早晨也不见了踪影，可见他和尸体一起睡了3夜。大林寄给本所警察署的明信片（印有下谷邮局四日印戳）上写道：“美代子到处乱搞，所以我把她杀了。我也要跟她去，请不要找我。”那天早晨8：30，发面大林吊死在同区竖川街三井农林木材场。在他裤兜里有一张4日的晚报，还有他写的遗书。遗书写道：“美代子死于5月1日上午11：00。打那以后，我陪她睡到4日早晨，因为尸体臭了，我就想死去，但吃安眠药没死。”

可以说，美代子之所以被杀是由于不顾一切地贪婪地追求年轻男人的结果。

●女药剂师的全裸死尸

性解放的发展，明显地变成了女性的贪欲热。这也和想吃各种食物的食欲一样，性的贪欲也与日俱增。她们抱怨只被一个男性所爱的寂寞和空虚，甚至出现了津津乐道地夸耀自己和多个男性交往的倾向。男性自古就有这种风气。1947 年 5 月新宪法实施以前，丈夫有外遇不算通奸罪，甚至还可以公开去妓院。说来现在也只不过刚刚变得男女同权了。但是，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欲并没有消失。

这样，女人的性贪欲就成了新的杀人的根源，以至每年都有不少人丧失年轻的生命。

6 月 24 日上午 9：00，人们发现大田区“入新井”药店的主人市内那美子（36 岁）被人掐死变成了一具全裸死尸。她丈夫原是一位牙科大夫，病死在她家的第二层楼，她把第二层重新装修了一番，租给了 6 个男人来住。她只有一个 11 岁的男孩，生活过得挺富足。那美子是个惹人喜爱

的美人，虽有猎奇的中年男子出出进进，但并没有任何人说三道四。她亲爱的丈夫之死，使她万分悲伤和痛苦，但随着痛苦逐渐淡薄，她那36岁的熟透了的肉体便忍受不住禁欲的寂寞了。丈夫死后的一年间，自从在“大森”职业介绍所工作的美男子筋骨健壮的佐濑武夫（26岁）搬到她家居住以后，那美子就对佐濑表示了特别的好意。从那年年末开始，夜深人静的时候，佐濑常常悄悄溜到楼下和那美子同床。两人渐渐变得如胶似漆，甚至通夜鬼混，佐濑旷工和迟到的日子也多了。

那美子不知厌倦的肉体，似乎只有佐濑一个男人满足不了要求，所以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外出，男人的出入也络绎不绝。佐濑不愿意她这样干，提出正式结婚，而那美子却不搭他的茬，说：“跟比你大10岁的姐姐结婚，不可笑吗？我对你只有肉体上的魅力。”

佐濑由于工作态度不认真，上司提醒了他好几次，但由于被那美子搞得神魂颠倒，丝毫没起作用。上司终于知道了他和那美子的关系。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辞去了职务，马上搬到了目黑区上目黑的铃木房东家。

佐濑孤独一人的时候，感到寂寞难忍。又没有收入的来源，就常常到那美子那里拿点生活费，继续着和她的关系。那美子的肉欲变本加利，对需要花钱的佐濑表现出了厌恶。6月23日夜，那美子坚持拒绝，说：“你别再来了。”佐濑强行剥光了那美子的衣服，那美子到处乱躲乱跑，佐濑追到药房，担心她会折腾出乱子，就下意识地扼住了那美子的脖子。

佐濑觉得任何人都没发现，能够逃脱。他看了报纸才知道自己正作为罪犯被搜捕。25日午夜2：00，他住进涉谷的代代木山谷的“富士”饭店，吃了安眠药。当他苏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被捕了。佐濑企图自杀，但安眠药远远没有达到致命量。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为了得到同情才伪装自杀的。

●被拐卖的少女们

孩子们被盯上了

刑事犯罪中，潜在性最大的恶性犯罪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诱拐妇女罪。除小孩子以外，被害者都不会报警，因此，警察也无从掌握实际的情况。因此，这种犯罪比较特殊。

刑法上只是规定，诱拐未成年者判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徒刑，而如果属于无犯罪意识的行为则不受处罚。但如果诱拐是以营利、猥亵、结婚为目的时，则从重处以1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象住友家的小姐、谷先生的儿子那样，被喜欢孩子的青年带走，孩子受到宠爱的案子，就属前者。但这种犯罪行为极为罕见。典型的营利诱拐事件，是本山茂久的雅树小姐案、吉展小姐案、埼玉县狭山的杀害高中学生等案。这几起案中，犯人都是以索限赎金为目的的。刑法规定，罪犯杀害诱拐者时和杀人罪合并，处以死

刑。

昭和 37 年，东京各警察局共收容离家出走的孩子 2 万名。其中堕落的有 2340 名。这里面 247 名妇女属于营利诱拐罪的被害者。被害的女性，全都和犯人有性关系，而且根本没有自己是被害者的意识。

分析其原因，70%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骗，她们相信了男人的甜言蜜语，对其有着依恋之情。有大约 20%虽然觉察到受骗上当，但又不敢告诉父母，只好认命。只有 5%的女人，痛恨之极，可又出于羞耻心，不愿让人知道，不敢报警。

被害的女子，大多是不谙世故的纯情少女。许多从乡下离家出走来京的姑娘，在上野、东京、新宿等站下车后就被盯上了。

也有不少女子，虽不是离家出走，但一经穿着帅气的西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搭话，便以结婚为条件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从而听任男子的摆布。

“咱们一起生活吧”

昭和 35 年 2 月 3 日，千叶县船桥警察局接到喜藤先生的要求帮助寻找他的长女——中学三年级的学生静子（15 岁）的请求。但静子的去向一直没有线索。

到了 3 月 26 日，喜藤先生收到这样一封信。

“我在做非常苦的事，要能寄 15000 元的话，我就能回

家了，救救我！

款寄山梨县南巨摩郡早川村新仓，冈田久子

静子

以这封信为突破口，警察局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拐卖妇女案。该案被害者有数十名妇女，每人索价 1．5—3 万元。

静子在大映公司船桥电影院独自一人看电影时，曾犯过 5 次前科的小仓守（24 岁）亲切的和她搭话，将其诱骗到旅馆里，对她说："我在东京开汽车，每月可收入三四万元，咱们一起去东京生活吧。"当天晚上，他们发生了数次关系。静子曾经失恋，已不是处女，据说显得十分愉快。

随后，他们来到臭名昭著的东京浅草山谷的"爱情"旅馆。不久，小仓守在高桥正的帮助下，经主犯安内清之手，以 1．5 万元的价格把静子卖给了早川水库街的"春实"酒馆的老板娘——冈田久子。小仓得 5000 元。

早川村地处山中，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从身延乘公共汽车有两小时的路程。由于东电水库的建设，鹿岛、村上等建筑公司在这里开设了饭馆，大批民工聚集在这里。

从昭和 32 年 10 月开始，久子以这些民工为对象开了一家酒馆。因她的店里长期雇用五六个漂亮的少女做女招待，因此生意兴隆。

船桥警察局以收容离家出走少女为理由，将静子从久子处领回。经调查，证实小仓守犯有营利诱拐嫌疑罪。在警视厅的协助下，6 月 27 日在浅草山谷的简易旅馆街将其

逮捕。

根据小仓的口供，警察局获得以安内清为主犯、共10人的诱拐集团的部分犯罪证据。于是，先后将安内清（25岁）、高桥守（37岁）、高桥正（27岁）、冈田久子等逮捕归案。

被害人大多是连原籍、姓名都不知道的离家出走的女孩子。有的已从被卖的地方逃走，下落不明。可以立案审理的有24人。

就象商量好似的，这些女孩子都声称："我没有受骗——那样温和的人决不是坏人——我不是被卖了，我是为了还钱。"云云。拒不承认被害这一事实。

主犯安内身材矮小，但是一个典型的美男子，自己有一辆58年型的"特迪伯特"牌汽车，他对同伙们吹嘘说："不管什么样的女孩子，在一星期之内，我准能把她搞到手。要是碰上在闹市区或车站转游的离家出走的女孩子的话，1小时之内百分之百就会成为我的摇钱树。"

"学学大人有什么不好"

从犯人巧妙地装扮成追求爱情的方式、残酷无情的作案手段、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供词来推断，在过去2年8个月中，他们至少拐卖了100名以上的妇女。

在东京这种拐骗离家出走的女孩子，让她们卖淫来供养自己的情夫，数量非常之多，实乃都市的一大罪恶。但女孩子往往执迷不悟，根本意识不到被诱骗，当了男人的

摇钱树，所以大都不会报案。

最近有这样一个案例：有3个19岁的不良大学生，拐骗了两个离家出走的高中女学生，一个16岁，一个17岁。说是帮她们找工作，让她们呆在公寓里。到了晚上带她们到新宿的通宵咖啡馆，让她们喝白酒。黎明时坐出租车，带她们来到神宫外苑，在树丛中，对她俩轮奸时，被正在巡逻的赤坂警察局的巡警当场抓获。

他们狡辩说："我们正在谈恋爱，死我们也不去警察局。"把这种少女一连几天关在简易旅馆里进行玩弄的事例就更多了。

"如果我们是处女就会被人瞧不起，——学学大人干的事有什么错？——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我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她们总是满不在乎地争辩，让人觉得她们毫无性道德意识。

教育的问题、能诱起对性的好奇心的广播电视的影响、监护人的不留意，都应该说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现在的情况是，被害者以每年10%的比例逐年增加，而且这种犯罪正暗中日益深化。

对女子来说，这种巨大的创伤是一生中也难以愈合的，它会毁了一个人宝贵的一生。

要制止这种犯罪，仅靠警察的努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做爸爸妈妈的也应该注意孩子们每天的行动。

有怪僻的男人大多数是受了幼年时的环境影响，或者是性功能丧失者，他们性格古怪，往往对小孩子有特殊的兴趣。

从外表上看，他们和常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在平时，他们的目光总是呆滞的(混浊而没有生气)，可一旦发现目标，那双眼睛就会发出异样的光彩。

给这样的人以可乘之机绝不是好事，应该说孩子本身也好，父母也了，都有一定的责任。

从对孩子放任不管、漠不关心的家庭中被赶出来的孩子，都对爱情有着强烈的饥渴感。即使是生人，只要对方用好言相诱，她们往往就会对那人抱定好感，随其而去，甚至希望能做那人的孩子。所以不怕生人的孩子都是危险的。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被诱拐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后，仍然念念不忘那个和她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的男人。这无疑是父母的责任。

不管怎么说，要从这种性变态者那里拯救孩子们，重要的是做父母兄弟的平常就应关心她们，不使她们感到寂寞。

● “女外交官”之死

10月29日，在位于大阪市城东区江西之大街的“紫堇花”公寓，发现了用被子裹着的、被人勒死或掐死的吉武澄子的腐烂尸体。吉武澄子白天是“第一生命”保险公司的“外交官”（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晚上在北区曾根西一条的“多迷乐”酒楼当女招待，兼作卖身服务。她有本手册，上面记有63名男人的姓名和住所，在发生过关系的男人姓名下划着“正　”的记号。从元月1日到同年10月22日记录着233回，如果加上做女招待时的次数，可以想象她的性生活的激烈程度。

澄子用女招待的职业，结成肉体关系，让男人加入保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年3月，她毕业于朝鲜街山高女中，和一位银行职员恋爱结婚。战争一结束，便各奔东西。澄子展转大阪市内，到处当女招待，从1960年11月开始在保险公司当跑外联的“外交官”。

从她的手册上看，男人有公司总务部的科长，有公司重要官员、店主、国家公务员，名目繁多。多数人是为了给保险新规加入法的动员工作以方便。

综合公寓住户反映：25日凌晨，一个来过多次、身穿黑外衣的三十四五岁的中年男子来找她，两人争执了20分钟左右，1小时以后男的才离开。这和尸体解剖时的所见相同，所以警方断定这个男的就是杀人犯。侦破本部根据手册逐个调查，最后发现了尼崎市立小学教员田上茂夫（32岁）。学校对他的评价尚好，为人和气。为了避开记者的眼睛，警方把他带到西淀川警察署进行盘问，结果他痛快地承认了和澄子的性关系，说："反正她是个和许多男的乱搞的水性扬花的女人。"并坚持说那时正在自己的家里。田上和母亲（62岁）、姐姐（36岁）久长子（10岁）在一起生活，两年前和妻子离婚。家里人都坚持说25日夜田上呆在家里。他有不在现场证明。在学校，学生和家长对他又都很信任，再说也没有任何线索，所以没有对他进行深究就放他回家了。

第二天即30日早上，田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据说他从神户市元街的三幸药店买了100粒安眠药。

●痴情青年杀人案

5月5日，现役自卫队员、第二空团三等空尉岩田贞男（26岁）由于和30岁的女人发生纠葛，制造了一起杀人事件。

岩田既不饮酒又不吸烟，而且意志坚强品行端正，是位大有作为的模范军官。部队驻在市谷时，同事以“过于死板不懂得世故人情不好”为由，把他带到新宿区四谷的“越路”酒吧间去玩。谁知这便成了他杀人的远因。

那时，一位善于说话的美人出来无微不至地侍奉他。那美人就是静子。她是位在酒吧间当了6年女招待的老手，36岁年纪，可看上去要年轻10岁。除了母亲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女人的岩田的心强烈地被她吸引住了。打那以后，岩田经常到“越路”去玩，一个月后订了婚约，并在新宿的一家旅馆渡过了激动的一夜。

在静子看来，他只不过是个素客，由于他出钱大方，所以视他为座上宾。不久，岩田要随部队到北海[illegible]防。

出发前一夜，他又约静子住在令人怀念的那家旅馆，渡过了欢乐、悲切的一夜。那时，岩田说："我要争取和你早结婚。"静子回答说："太好了。我高兴地等着你。"脸上泛起悦色。

岩田到任以后，几乎每天都给静子写情意绵绵的书信。说得静子心里又麻又痒。但是她对这过分的热情感到厌倦，于是回信说："我是个比你大10岁的大姐姐。而且是个卑贱的女招待。我明白将会给你我都造成不幸。我们不要再来往了。"

对此，岩田写了一封文字冗长的信说："和你结婚是我生存的唯一希望。希望你来北海道一下。"

4天以后，岩田收到静子的电报，电报上写着："混蛋！静子。"岩田大吃一惊，头晕目眩。从5月2日到5月8日，请了6天假，到东京找静子。于是，静子的情夫、犯有6次前科的流氓饭田彻夫走了出来，说："静子是我的老婆，你要是不老实回去，绝饶不了你！"岩田只好低头离开。

第二天，5月4日早，岩田心怀杀意，想和静子商量，听听她的想法，又找到了静子，和前夜一样，饭田又出现在面前，发生了口角，饭田被刺死。静子急忙逃走，向四谷警察署报案，岩田作为杀人犯被捕。

这是一起对性欲贪婪的女人过于痴情的男子所制造的令人深省的恶性事件。

●强奸杀人案实例

为了防止性犯罪案件发生，警察署奉劝妇女：不要一个人在夜里走路；衣着要清素不要花哩胡哨富于挑逗性；不要涂脂抹粉发出刺激性的芳香等，还号召妇女们，有男人看你，你也不要还眼看他；不认识的男子接近你，你要冷静，不要报以笑脸；你胡乱花钱就会被男人盯上；不要无缘无故地表现出轻浮飘然的态度等。

但是妇女被害事件仍有增无减。

全国各警察署检举和经教育处理的性犯罪案件和不良性行为逐年增加。其中在东京，包括造成死伤的140人在内，一年共发生8600多起。六大都市的合计被害人数超过全国其他地区被害者人数的一半。可见这是都市的最大灾难。

从季节上来看，1月份发案率最低；8月份是发案高峰，比平常月份的平均数多4倍，从6月份到8月份，3个月的发案数就是全年的1/2。

其原因无疑有家庭环境恶劣、教育问题、坏人的引诱、电影和报刊杂志的影响，加之夏季特有的开放，傍晚的乘凉、散步、跳舞，参加纳凉演艺会、幽会、登山运动、到海边游泳等，这一切都刺激并增加了发案的机会。

对于强奸杀人案，一旦设立侦破总部，就要毫无例外地根据街谈巷议和报案人提供的情况，进行追捕。但几乎没有一个强奸被害者进行控诉。其中有不少案件，尽管犯人详细地坦白了犯罪情况。但女性仍矢口否认。这都是女性特有的羞耻心造成的。她们说什么这样做影响嫁人，会使夫妻生活破裂；告发了会在法庭上作证，男的无论判罪多重，而女的所受的害却无法挽回。

因此，如果把未报案和未发现的犯罪案件也计算在内，已经发现的部分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强奸杀人犯很少是预谋杀人，多是由于男的遇到意想不到的反抗被激怒后才行凶的。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因强奸杀人罪已被判为死刑的金子镇宇，在无人行走的东京都下的小　街的田间路上，喊住骑车赶路的再过3天就要举行婚礼的田口节子，结果节子大声叫喊撒腿就跑，金子镇宇追上去，把自行车打倒，从背后用右手搂住节子的脖子，使节子失去知觉，他乘机纵情两次，把节子扼杀致死。

小松川高中学生依田芳江被强奸杀害时，就是在傍晚无人去的校舍的屋顶上，李某上前亮出刀子要求发生性关系，依田用手中的杂志拨开，不料，李某的右手被刀划破出了大量的血。李某见血，火上心头，追上依田把她拖到

屋顶的管道修理洞里，强奸扼杀后逃走。

在板桥公团公寓里，留在家看门的户田光江(24岁)被佐藤正三郎刺死也是由于她进行反抗。

另外，在中野的公寓被强奸掐死的杉本玉江(21岁)也是这种情况。当时，她的义兄吉室金次郎（39岁）向她公开提出性欲要求，结果遭到拒绝并受到一阵痛骂，无意中犯了大罪。许多强奸杀人案都是搞不清的谜案，可以想象大都属于上述情况。

经审理发现，这类案件的结果无论是犯人还是被害者都是不曾预料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双方昂奋至极的本能的异常心理在起作用。冷静地想一想，你即使大声喊叫附近也没有人，所以喊叫是徒劳的。奋力反抗只能使对方更加昂奋，更加狂暴，最后造成杀伤事件。因为性犯罪，通常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杀人动机。

警察当局为防止性犯罪所进行的这些宣传，只是向妇女提出不要给犯人提供可乘之机的说教。无论怎样疾呼不要一人走夜路，但是为了回家仍有许多妇女必须路过不愿通过的地方，何况还有许多人是在自家住宅附近被害。要知道，尾随妇女专干坏事的豺狼时刻都在蠢蠢欲动，因此本人的勇敢和机智才是唯一的防范手段。

●三鹰高中学生被杀案

9月5日夜10：00左右，新川医院的4名护士被吓得面无人色，跑到东京都三鹰警察署新川巡查驻所报案。她们说："三鹰高级中学后面的路旁，有一个浑身是泥穿白色短罩衫的年轻女子仰面躺着，死在地上。我们是9：40通过那里去面馆吃荞麦面条的，当时还没有死尸。我们在五六分钟以前回医院的时候才发现。因此前来报案。"

接到三鹰警察署的报告，在警视厅本部值班的金川警部主任等十几名刑警打头阵，接着侦破一科科长野田、股长纲井、鉴定科科长佐佐木、岩田警视等纷纷率部下于11：20以前相继赶到现场。

死尸停放地是公路西侧田野中的一条小窄道。这里是个僻静的地方，70米以内没有任何建筑物。

那天是个大晴天，天气闷热异常，下午7：00天空阴云密布，9：00多下了30分钟大雨。刑警们到达现场时蒙蒙细雨还在下着，漆黑的夜晚只看得见沾满污泥的白色短

罩衫。

鉴定汽车的探照灯照亮了沾满污泥的尸体，这是位穿着白色短罩衫的20来岁的少女，深蓝色裙子的下襟已被撕破，仰面朝天，露着洁白的腿。

这里一片泥泞，到处是水洼。身边没有任何随身之物，也没找到她的鞋袜。发现了足迹但并没有异常现象。有几条自行车轮胎轧过的痕迹，但是没有人下车的痕迹。

从现场观察推断，死尸是抱来扔到这里的，根据死尸上粘有泥巴这个情况分析，作案现场在附近的野地里。

顺着可以照到1公里远处的探照灯的灯光看，发现离路西侧旱稻田5米的地方有一把黑色雨伞张开扔在那里，旱稻田里有1平方米左右的稻秧倒着，那里扔着一个红色的手提包。另外，离那里1米远的稻秧被人踏平了2平方米左右，据此认为这块旱稻田就是作案现场。

对现场的检证不得有半点疏忽，所以决定对作为判明身分的资料进行现场摄影，并轻轻拣起手提包收押存档。为保护现场，这一带禁止人们出入，等到天亮再进行正式的检证。

死尸又不能总放在路边不管，所以进行现场鉴定的权威人士岩田警视马上着手了检视工作。

死尸的所有部位几乎都沾上了黑泥土，裙子的底襟纵向有45公分的撕裂，少女阴部局部出血，罪犯粗暴奸淫的痕迹十分明显。

前颈部位有多块皮下出血，左右有两道爪痕，面部因有淤血而呈暗黑色，眼睑有无数淤血点，舌尖伸出齿列前

方。据此推断，少女是被扼杀。

无发现外伤，但没了右门牙而且有出血。警视认为伤痕为罪犯当时所为。

死尸体温 34.2 度，不僵直，无死斑，眼睛微张不溷浊，皮肤微干。

岩田警视综合这些死尸迹象，把死亡时间推断为当夜 9：00—10：00。

在偏僻的田间小路旁，一具年轻漂亮而又被歹徒糟踏过的裸体女尸，显得极为凄惨。这怎能不激起人们对残暴绝伦的罪犯的憎恨。在场的侦察官们默默地注视着死尸，一张张紧张的脸表现出决心早日将罪犯捉拿归案的昂扬斗志。

根据在旱稻地发现的手提包中的学生证得知，被害者名叫西松绫子(20 岁)，是都立三鹰高级中学半工半读定时制三年级的学生、寿医院护士。

第二天，即 9 月 6 日，夜雨过后天气晴朗。从早晨 6：00 开始对现场进行检证。

从放着尸体的地方到地里有胶鞋陷下的脚印，在扔着手提包的地方，一垄旱稻被踏倒了 1 米来长，被害者右脚穿的白色运动鞋被遗弃在那里，旁边有张开的伞。伞旁边有一副踩碎的粗架眼镜。

跟着两种不同的脚印向西约 10 米处，两垄旱稻被踏倒约 1.5 米左右，地上踩有无数脚印，在此处发现了被认为是被害者的一枚门牙和被害者左脚穿的一只运动鞋。从这里向北约 1 米处扔着一件沾满泥土的白色针织裤衩，但

没有破绽。从位于旱稻田南侧的三鹰高级中学到东京大学三鹰宿舍方面的路面上发现了同一双胶鞋留下的足迹。

鉴定员往鞋印里倒上石膏，采集到6个基本完整的鞋印，经鉴定，上面有“丸早印、HAYAKAWA”的字样。

从现场足迹推断可能是单独犯罪。

足迹说明绫子曾进行了顽强反抗，犯罪现场离放死尸地点15米，就是发现门牙的地方。

人一死肌肉就会松弛，失去弹性，所以用手一按死尸就会出现凹坑，睁开的眼睛用手一摸眼睑就会闭上。从被害者的膣部状况来看，是被死后奸淫的。从沾泥土的情况和裤衩没破这点来想象，裤衩可能是在无抵抗的情况下脱下的。

关于门牙的脱落，根据过去的案例来考证，可能是被害者咬住犯人时用力过猛而拔掉的，估计犯人的手指或其他地方有咬伤的痕迹。

秦野刑警部长也亲临现场，他说这个案子一定要破获，命令三鹰警察署即日组成特别侦破总部，以金川义一警部为主任的23名刑警参加了破案工作。

由于缺乏资料，这种黑夜室外强奸杀人案是最难破获的疑难案件。

发生在目黑的女记者小西久惠被杀案、同年7月11日发生在葛饰的寡妇下村麻子被杀案，件件都陷入迷宫，毫无破案的希望，所以警察署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案件破获。

绫子的身分

侦破一开始，主要力量放在探索犯人踪迹，发现与被害者有关系的同龄人。

那天，凌子晚 9：00 上完英语课，轮到她扫除值日，她和两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一共 5 人打扫教室，9：15 离开学校。当时，她向同她一起扫除的松田弘明君说："咱们一起走吧。"但松田弘明君说："我还有事。"拒绝了她。于是她一个人走出了校门口。

9：50 左右，任课老师木原忠雄和松田君从放着尸体的小路通过，那时路旁什么也没有。

新川医院的护士发现死尸是 10：05 左右，所以作案就在这 15 分钟期间。关于这一点，有两种对立的推理：

一种认为，犯人和绫子认识，搭伴在漆黑的小道上走。证据是同样的鞋印在现场南侧的路上也有。那时他要求发生关系，绫子没答应，于是就杀死她以达到目的。

另一种认为，那天夜里 8：20 左右下起雨来。他既然穿着胶鞋就不是远道而来。他并非专以绫子为目标，而只是以年轻女人为目标。等到原木先生他们路过现场时绫子已经变成了死尸并已被犯人所玩弄。

但是，犯人故意把死尸搬到显眼的路旁让人早发现，这种心理让人难以理解。

6 日上午，在庆应大学法医学教室，对尸体进行了解剖，认为死因是扼杀，死亡时间为 5 日晚 9：00—10：00。

阴道内有精液，精子的血型是A型，被害者血型为AB型，所以犯人的血型是A型或AB型。

三鹰高级中学的学生，全日制是760人，半工半读的定时制学生250人，对所有学生的不在现场证明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调查，并开始搜寻和绫子有恋爱关系的人。

绫子是山梨县中巨摩郡若草街人，是公司职员西松进的长女。她从若草中学毕业后同时报考了县立盐山高中和护士学校，结果两个都考取了。她读了红十字会创始人南丁格尔的美丽动听的故事，心情非常激动，因此不顾父母的把对，进了护士学校，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在本县的盐见市的盐见医院当见习护士，吃住都在医院。同时又入了县立盐见高中的半工半读的定时制班。另外还接受高中函授教育。二年级的时候，转入寿医院作护士并住在医院。她被编入都立三鹰高中定时制三年级，学习非常勤奋。

她的工作在妇产科，患者多是些不好侍奉的中年妇女，所以年轻护士都不愿在这里工作。而她却主动承担了照顾这些令人讨厌的患者的工作。对于经麻醉作过手术的患者，她说："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突变，如果晚了就来不及了。"坚持联系随自侍奉到恢复元气。呼吸和脉博稍有异常，便立即和大夫联系，，经大夫诊断后她才放心。她一直对保护人的生命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

她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我曾为南丁格尔的崇高业绩所感动，但护士的实际工作使我懂得，用那种天真浪漫的感情去工作是不行的。"

“工作第一，学习第二。学校和社会都告诉我，护士和医师是平等的，但现实中护士和医师的差别很大。这是由于护士的学历低下造成的。要做好护士工作必须接受新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我一定争取进入高等护士学院学习，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

护士长哭成了泪人，她说：“绫子工作热情认真，细心周到，责任心很强，整天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工作上，男女关系的事根本没有。”

由父母和护士长在场，对她的遗物进行了检查。结果，遗物告诉人们，她是一个有条有理、规规矩矩的人。其中有几封盐山市山本敏夫寄来的求爱信，但看上去只是一个知心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个存款折，每月存 3000 日元，还不曾取过。这些钱正好是除去生活费和学费的余额，是为积攒高待护士学院的学费而存的。

她活到 20 岁，始终保持纯洁的身体，来到东京近 5 个月，还没进城看过，总是专心努力工作，见缝插针地学习。她毫无奢望。她还未接触过男人的肉体，她的生命连同她纯洁的贞操一起被人夺起了。这怎能不令人痛心啊！

父母和护士长放声大哭。在场的刑警们也个个簌然落泪。

负责调查绫子身世的刑警出差到其原籍山梨她工作过的地点盐山市进行查访，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调查研究，进一步证明她是一个清白认真的秀才少女。总之从这条线索没有找到一个可疑对象。

遗物中的信，是山本敏夫所写。他在盐山医院住院期

间曾经受到过她的看护，因此和她相识，是为表达感激之情才和她通信的。

刑警们每天夜里都在现场附近放哨，盘问过路人的职务、工作单位等等，但是无一不是三鹰高中的定时制学生，没有得到有关犯人的任何资料。

发案当夜是个漆黑的雨天，只在位于70米远的三鹰高中门前有一处街灯，即使出现目击者，也不能指望了解到犯人的相貌和衣着特征。破案条件极为不佳。

侦破陷入困境

犯人虽滚得浑身都是泥巴却无一人看见，而且犯人穿着胶鞋，这两点引起金川警部主任的极大重视，他确信犯人一定住在离现场1公里之内。于是命令对1公里以内的坏人、流氓、有性犯罪前科者、流氓团伙、进行大检举，从中找出血型为A型或AB型的男性和家有印着“丸早印”标记的长筒胶鞋的男性。同时把刑警两人编成一组并指定了各组分担的区域。

现场东南方800米处有个岩渊神社，每年8月都要在那里举行盂兰盆舞会。而且这里是无数强奸、轮奸、猥亵案件和通奸等不正当性交行为的隐蔽所。现场附近也发生过多起性犯罪案件，被害者和被怀疑者与日俱增。

这种令人恐怖的倾向并不是这个地方特有的，自然对这类案件的侦破人们也就司空见惯了。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认为刑警们的工作负担过大，任何案件的侦破都会

难以进行而最后陷入迷宫。而且即使弄清了犯罪事实，被害者也不会告发，犯人纵然坦白了，仍有不少被害者顽固坚持否认被害事实。判决需要当事人亲自告发，不告发，罪行就不能成立。这往往形成了奈何不得的壁垒。刑警们的辛苦简直难以言喻。

侦破总部把同样的胶鞋拍成照片，发向3公里以内的旅馆、公寓、浴场及其它接客单位，要求给予协助。

此案发生在雨中的黑夜。犯人竟敢在60公分高的早稻地里作案。晚上9：09左右通过的全都是定时制学生。所以犯人对这一情况非常熟知。是埋伏起来寻机作案，而决不是偶然的过路人所为。如果是过路人也一定是跟三鹰高中有关系的人。因此必须首先在从三鹰高中毕业的学生和在校生中物色素日行为不轨者进行内部侦察了解情况。因为他们都是情窦初开的青少年，所以工作进行得很困难，多是把他们叫到任课老师的办公室，或雨天搜查他们的鞋箱，从各种角度观察每个人的动静。

另外，刑警们还必须到处探听穿用那双胶鞋的人。雨天在现场附近设置岗哨，发现穿着相同雨鞋的人就尾随其后。还在不让本人发现的情况下，对不良分子的血型进行检查。另外还直接或在志愿者的协助下采集烟蒂、痰唾和尿送到鉴定科，把A型血和AB型血的人各汇编成册，进而进行内部侦察，调查他们的不在现场证明和有无印有“丸早印”的胶鞋，观察他们的动静。

9月7日，负责在本地区进行调查的由佐藤刑警部长和中田刑警组成的小组，到新川的大谷公寓查访，发现住

在第二层一间10平方米房间的27岁的富安美夫在发案那天早晨曾经刷过并晒在窗台上一双和通缉罪犯的胶鞋很相似的雨鞋。素日关照过富安的井森利一等人看到过这种情况。他们认为，富安有比自己岁数大的妻子，不会干那种事，但又觉得最好还是报告一下为好，于是他们就向刑警进行了报告。警视拐弯抹角地向公寓的住户寻问富安的动静，发现同年2月中旬，公寓的主人大谷芳次郎的侄女儿(17岁)搬到第一层6平方米的房间来暂住。夜里一人熄灯睡觉后，夜里2：00爬进一个人。她侄女儿就大声喊叫，那人什么也没干就跳窗钻过带刺的铁丝栅栏逃跑了。因为屋里太黑，所以当时没看清那人长的什么样，但后来发现富安穿着挂破的衬衣，大谷先生就怀疑是他干的，并提醒他注意。可他却勃然大怒，并威胁大谷先生。他的妻子千势子也提出抗议说："有我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深更半夜跑到一个小姑娘房里，再说他夜里绝对没有离开过床。"这样那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富安是二三年前的春天搬进现在的公寓的。夫妇时常吵架，但他妻子千势子比他大14岁，所以对他关心倍至，看上去两人过得极为美满。富安在职业安定所做零工，千势子在家给别人做各种加工活，生活好象没有什么大困难。富安性子急，脾气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和谁都吵，所以名声很不好，没有人能跟他谈得来，就是井森和他相处得不错。

两位刑警耐心地向这栋公寓的住户和附近的人打听了9月5日夜富安的活动，发现他那天下午6：00回家，马上到新川浴池洗澡，7：00前后回家吃晚饭。后来下起大雨，

晚 8：30 左右，千势子去洗澡，9：30 回家。这些经查都是事实，可对富安的后来的活动情况没有人看见。

他住的房子在第二层，是一间 12 平方米的房间，他出入房间要在长长的楼梯上上下下，况且已经住了两年多，见面认识的人很多。可是竟没有一个人说发现过与他相似的人。所以，一种意见认为，他可能没有出门。金川警部发出命令，要求继续进行更加细致的内部侦察。

刑警们让不认为富安是犯人的井森先生设法弄到富安吸过的烟蒂，日内秘密送来。烟蒂当天就弄到了，但上面一点儿唾液也没有沾附，无法查到他的血型。隔了 3 天，富安从窗口往外吐痰，悄悄取来鉴定，查明其血型为 A 型。发案的那天早晨他晒了一双相似的半高筒胶鞋，但和现场足迹是否一致还不得而知。发案当天是个晴天，并且从浴池回家时还没下雨，那他为什么第二天早上晒胶鞋呢？这一点令人怀疑。而且血型一致，所以他就成了第四十一个嫌疑犯。

经向商店调查，作案穿的胶鞋都销在本市，至少卖出了五六十双。关于血型，日本人百分之六十的人都相同。所以这些事实确定以后也难成为确凿证据。

富安有两次前科，一次盗窃，一次向妇女施加暴行。他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所以估计他一定会有二三起暴行伤人事件。但经过到他工作的职业安定所调查，人们说发生口角是家常便饭，不计其数，但还没有够得上逮捕理由的动手打人的事。

类似线索的发现

刑警们个个都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决不让住在自己责任区内的犯人逃脱法网。他们牺牲假日、起早贪黑连日作战，东奔西跑地收集有关胶鞋和血型的资料，探索类似的女性被害案件，秘密调查行为不轨者的活动。

仅在开始侦破的10天内，发现的强奸、强奸未遂、轮奸等女性被害案件就多达100起。这些犯人几乎都是被害者认识的人。她们尽管为不能检举这些性犯罪案件而困惑、苦恼，但根本没有告发罪犯的决心。从这些罪犯中逮捕了11个人们认为凶恶的青少年进行了追究，但有的有不在现场证明，有的讲的与事实完全不符，总之没一个人与杀死绫子的案件沾得上边。

在这些女性被害案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件：

那年，三鹰高中毕业生S少年（19岁），因强奸未遂案关在小田原少年监狱服刑，发现绫子死尸后的9月6日早晨假释出狱。从第二天夜到12日期间，他先后奸淫3名处女。这个少年长得美貌，看上去很老实，象是良家子弟。他在根城井公园，向一位走路少女亲切搭讪，伪称在东京大学基础二部学习，骗取少女的信任。后俩人一起散步，到咖啡馆喝咖啡，讨取了少女的欢心，约好了下次幽会的日期。那天他把少女带到没有人的黑暗处，突然变得象野兽一样，强行奸淫了少女。这个事件本身和绫子事件毫不相

干，但罪行之残酷和绫子被杀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刑警把他作为重要怀疑对象，不得不对他进行审查。

这么多起案件都是刑警利用双腿东奔西跑依靠直观感觉搜寻出来的。但只有一个强奸未遂案是个例外。一个美貌少女来到侦破总部控告了一个住所姓名不详的犯人。

她叫从子（20岁），三鹰高中毕业，是在新宿一家商店工作的原警官的长女。她说：

“我是三鹰高中同窗会的负责人之一，为打听运动会的日期，5月30日晚8：00多到学校去。我和老师谈完话时已9：00多，从学校出来回家，不料，当我走到发现绫子尸体的同一个地方时，有人从后面搂住我拚命往西边地里拖了十来米。这时我想起父亲平常跟我说和话：在没有人的地方遭到男人的袭击时，不要徒劳地反抗，如果周围没人就不要大喊大叫，经过冷静的考虑一定会逃脱。要知道只有机智才是保卫自己的有力武器。因此，我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并且我说，你想干的事我答应，你别太粗暴……。这样一说，好象我已经同意了，他就把手放开。正在这时有三四个学生从那儿路过，我大喊救命，那人慌了，顺着田地南侧的小路向东京大学三鹰宿舍区方向逃走了。因为天太黑，没看清那人长的什么样，好象30岁左右，个子1.70米，四方脸，穿着黑裤子和浅黑色衬衣。

“后来怎么想也猜不透他是哪儿的人，再说也没受到太大的损害，因此就没有报案。但绫子事件发生以后，我总觉得和杀绫子的象是同一个犯人，所以前来报告。”

正如从子所说，可能是同一个犯人。刑警似乎觉得犯

人已经出现在眼前。

到9月21日，富安在附近浴池洗澡，为抢一个浴盆和别人发生争执，用浴盆打人，但并未造成伤害。刑警们了解到这一暴行事件以后，即日以此为借口，开据逮捕证，第二天即22日早从被窝里把富安揪出来逮捕了。同时发现他有一双与作案现场足迹相同的印有“丸早印”标记的半高筒胶鞋。

首先由佐藤部长和中田刑警对他审讯。无需口舌，他完全供认了逮捕理由所列的暴行事实。

追问他在9月5日晚在什么地方，他说：“下午6点下班回家，到新川浴池洗澡，8点左右回来，后来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家。那天我妻子说她拿到了作加工活挣的钱，所以两人喝了两杯啤酒，8：00左右吃完饭。后来我妻去洗澡，我就躺在电视机前看电视。9：00左右妻子回来，一起看电视到11：00。”他坚持说自己有不在现场的证明。把他的妻子叫来寻问，她说的和富安说的完全相同，无法否认他的不在现场证明。

富安美夫在老家佐贺县盐岛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考入明治大学经济系，但家里很穷，一切全靠打短工应付。上二年级时，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行窃，被武藏野警察署逮捕，判处徒刑1年缓期3年。后来休学，到他打过零工的新宿区市谷山伏街的望月制作所工作。干了3年辞职回家，在一家砖瓦厂工作。那时，他现在的妻子说丈夫品行不轨，扔下孩子从家出来，在同一个砖瓦厂打零活。

千势子对这位困境中的青年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她象

疼爱弟弟一样疼爱他、照顾他。不久后，两人经常发生性关系。当时富安是个22岁的美男子，千势子是个36岁的性欲正旺盛的女性。富安向千势子叫阿姨，而千势子管富安叫阿富。14岁的年龄差别可以掩饰他俩的性关系，人们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过了两年左右，人们渐渐有所察觉，搞得满城风雨，在老家无法呆下去，如同私奔来到东京，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在职业安定所干杂活，维持生活。

绫子在咬犯人时用力过猛以至掉了颗门牙，倘富安是作案人，那么他的手上一定留有被咬的伤痕。

经金川警部直接观察，富安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的根上有一块薄薄的皮下出血的痕迹。警部看了他的手指又看看他的脸色，富安说："这是一个月前在工厂干活时被工具箱的盖挟了一下弄伤的，不怎么痛，也不影响工作，所以谁都没告诉。"他说得煞有介事，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他的辩解。

次日，即23日，就富安的人身处理问题，经秦野刑警部长、野田第一侦察科长、纲井警视、金川主任警部等共同研究，认为即使押送到总署也不会发放拘押证。不在现场证明说得出入极大而且极不自然，但是夫妻作证难以击破。他既然出去了，肯定有人看见他。但在既没找到目击者又没找到确凿证据时，只有释放，没有别的方法。就在那天傍晚，他们忍气把富安释放了。

金川主任警部根据从子揭发的内容、右手指有出血痕迹、A型血、印有"丸早印"标记的胶鞋，再加上审讯时的

察颜观色，认为富安是最大的嫌疑犯，他鼓励并指导佐藤刑警部长的小组继续进行侦索。

富安再次被捕

富安获释以后生活状况一反常态，窗子闭而不开，不象过去每晚看电视到11：00，而是8：00左右就熄灯睡觉了。同时他还尽量避免和街坊邻居见面。

千势子和往常一样，仍然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富安，只是和过去不同，不大和人多说话了。

1月3日，听井口君说，富安曾对他说过："老婆年龄大有好处，但她总把我当小孩子看待，时间一长就腻了。我觉得还是和年轻女人一起过日子幸福。这次在警察署说我杀了那个高中女学生，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我要离开她到佐贺老家去。"

金川警部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放跑富安就会把侦破打入迷宫，焦急万分，但又找不出新的逮捕理由，十分为难。

1月27日接到一封无署名来信，说："富安有一把刃长25厘米的匕首，可否以此为借口说他是杀死高中女学生的凶手，再次抓起来审讯。"刑警马上找到了这个来信人，让他提供了看到的事实，准备以非法持有刀枪凶器为由请求发付逮捕证。这时又传来千势子患心脏肥大和肾炎病住进市内野村医院的消息。

经查事情属实，据主治医生介绍是由于操劳过度所致，

此病不易痊愈，需要住一个月医院进行护理。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侦察一科野田科长接到秦野刑事部长的命令，指示金川警部，对富安的侦察方针进行如下调整：

“情况就是这样，但没有认定他是凶手的真凭实据。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只有唤醒他沉睡于心底的良心。

“要让他招供，就要有容易使他招供的气氛。内妻虽然年长但也还是只有41岁的正当年女性。而且作为事实上的夫妻两人共同生活了近5年，所以应该认为是强烈的爱情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对富安来说，千势子因心脏病住院，无疑是个重大打击。所以如果现在逮捕，心理上会产生反抗心理，会使他硬着头皮继续否认，反而无助于解决。

“幸好眼下案子不多，是否慢慢来，多花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发现他的其他罪行，同时还能通过发现发案当夜看见富安9：00以后外出的目击者，从而推翻他的不在现场证明。”

金川警部命令藤卷刑警小组支援佐藤刑警小组，为进一步监视富安的行动，加紧盯梢，竭尽全力发现其他罪行。

打那以后，富安每天到职业安定所上班，一天也没休息。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到医院看望病人，又是握手又是喂饭，显得二人很美满。直到天黑才回到公寓，自己做饭洗衣，除洗澡之外不外出。与此同时，既没有找到发案当夜的目击者，也没有发现他的其他罪行，使人觉得他也许

不是真正的凶手。

富安的妻子千势子于2月14日下午康复出院。因此准备以非法持有刀枪凶器的罪名将富安逮捕并开据了逮捕证。为了使用心理战术，又给了他一夜也许是最后一夜的快乐。于同月10日将其逮捕，并没收了他的那把刃长25公分的匕首。

供词的大意

为了瞒过记者的耳目，把犯人送到了警视厅总部。幸好他拒不供认匕首的来源和用途，有了请求发布拘押证的理由。第二天，即17日，领到了拘押证，继续把人留在警视厅总部，命令佐藤、藤卷两位刑警部长开始进行正式审讯。

富安说："有刀也许不对，但我和高中学生被杀案无关。"他用令人讨厌的目光盯着警察，无论怎样向他讲道理，他总是耸拉着肩膀，时而看看桌面，时而闭上眼睛，一言不发。

对发怒的犯人倒好对付，他辩解可以有话说，觉得有审头；对沉默不语、毫无表情的犯人进行审讯是再枯躁不过了。这种只有刑警讲话的无味审讯持续了4天。金川警部直接参加审讯也没有任何结果，因此向上级提出请求，要求给他使用谎言测定器。

谎言测定器是一种效果显著的科学侦破工具。在警视厅一般是用它来让犯人在认罪书上签字划押。

金川警部和鉴定科的鉴定员就寻问事项进行了商议，然后把富安带到谎言测定室。首先向他介绍机器的性能，说："这台机器是战后从美国引进、经过改装的谎言测定器，即使对寻问不回答，你要不是犯人便会记录下'不是犯人'的字样。现在就要这台机器来消除对你的怀疑，把你放上去吧。"说着拿出了认罪书用纸。但富安坚持拒绝，说要是弄错了把他当成犯人就糟了。于是刑警又说："那就把审判官的令状拿来把你硬拖上去。"这一来，他一下子瘫在了地上，并说："请把在麻布本村街当律师的中村又一先生叫来。"给中村法律事务所打电话后，不大功夫律师来到警视厅面见了富安，答应为他辩护，并说："我一定会参加八王子公判大会的，过后再详细听你的辩解。"说完急忙离去了。

金川警部原指望他会向律师吐露真情，但是希望又落了空。

富安象是要说什么但没让他说，于是他用失望的语气哀求道："请把千势子叫来见见我。"

金川警部认为这是坦白问题的前兆，马上作了布署。8：30左右，千势子拿来了在壁厨放着的内衣。

富安跪在千势子跟前："原谅我吧，都怪我不好。"说着放声大哭。

千势子似乎早就认为富安是犯人，用和蔼的口吻安慰他："不，是我不好。"

1个小时以后，他说："杀了那个女高中生的是我。"说着低头放声大哭，挠着头发，晃动着脑袋打起转来。

这种场面真是阴气逼人、惨忍至极。不过罪大恶极的犯人都要做这样的最后挣扎。

“我老婆身体弱。不知是有病还是干加工活累的，她根本就不让我沾她。那天她去洗澡了，我就脱了浴衣，换上黑色的破衬衫和黑裤子，穿上半高筒胶鞋。因为下着小雨，就打上伞悄悄溜出家门。”

“我在职业安定所打零工，到三鹰高中干过活，所以知道定时制的学生是9：00左右回家。”

“那天在稻田南侧的路上等了30分种，一个女学生独自一人打着伞顺着稻地东侧的小路向新川商店街方向起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叫她，她跑起来。”

“我拚命追赶，从后边抱住她，为了不让她喊出声，我就把她的嘴堵上，往西侧的早稻地拖了5米远。这时从新川医院方向来了四五个人，所以又往地里拖了拖，一直拖到稻田的最里边。她拚命反抗，咬住了我的右手指。我火了，骑到她身上，用两手掐住了她的脖子，于是她安定下来了。然后我抱了她20来分钟。这时两个男的边说边走过去。他们走远后，那女的好象断了气，我就把她放倒在路上，让过路人看见后救她。放下她，我就逃跑了。回到家是10：00多。当时，我老婆已经睡着了。我把沾满泥巴的雨鞋在厨房洗净，晾在窗外，裤子也洗了，破衬衣扔到厕所里了。后来我老婆醒了，追问我到哪去了，两个人吵起来。后来我对她说，对方不认识我，所以今晚的事可别跟任何人讲，警察来了你就说我晚饭后没出去过。第二天早上看了报纸，才知道我搞的那个女的叫西松绫子，知道她

死了，心里很难受。我自信谁都没看见我，又没有证据。但要把我放到谎言测定器上一下子就会把我认出，所以决心坦白了。警察的耐力真叫人吃惊。”

那天晚上 10：00 左右，刑警把招供情况向秦野刑警部长进行了汇报，他指示在侦破结束以前不要让采访记者发现。

千势子详细供述了发案当天的情况，厕所清扫工也记得有一件破衬衣，完全可以证明富安的供词。

富安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有出血，这也可以显影留证。只是无据证明他是蓄意杀人。因此根据证据，决定将他按强奸致死罪处置。

2 月 21 日，在警视厅刑警部长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因为这是被人们认为的无头案，所以使记者极为震惊。

这样，一起无据可查的疑难案件，经过杰出的侦察官们长达 170 天的侦察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大功告成，给市民们带来了少许安全之感。

三鹰高中定时制教室前的楼道里，悬挂着学生服打扮的绫子的一幅巨画，上面写着：“9 月 5 日死于放学路上。”画像前，菊花积成了小山。“不过，这样也好。”同学们流着泪自言自语，他们怀念绫子的悲痛表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月 21 日的晚报进行了报道。当晚住在山梨县的绫子的父亲打来电报说：“对你们的长期尽力表示衷心感谢。”

在后来的审讯中，富安还供认了对从子强奸未遂的罪

行。

可以说这是进行徒劳的反抗被夺去年轻生命的典型案件。

●强奸少女焚尸案

11有20日早9：00，奈良县北葛城郡河合村大轮田的农民山川峰松去虹谷稻田打稻谷，发现晒谷架的杉木少了60根，席子少了四五张。而且有4张席铺在农田里。

“畜生！哪个兔崽子干的。”

无意往对面的大轮田山上看去，只见从半山腰的杉树林冒出一道白烟，随风飘着升向空中。

“好哇！你在那儿。”

峰松君明白了。这一带常有偷电线的人从深夜到黎明烧被覆线。杉木和席子一定是他们偷的。

可是后来的邻居秋野君抽打着鼻子说：

“不对，峰松君，有一股难闻的腥味。”

“是偷电线的小偷烧被覆线呢！”

“要是被覆线，烟早该消失了。”

两人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地急忙向冒烟的方向跑去。

现场冒出一股象燃腊烛一般的恶臭。“啊，我的杉木！”峰松看见烧剩下的13根圆木，急得直跺脚。现场的烧痕直径有1.5米。白灰中有粘糊糊的黑色的类似动物肠子一样的东西，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

“啊？我说峰松君，那不是人的骨头么！”

随着秋野君一声尖叫，峰松君大吃一惊，原来灰堆中有难以辨认的白骨。

于是他们向高田警察署报了案。

高田警察署六轮田派出所的巡警闻讯赶到，的确发现了几个小骨头片。但其余没有任何可以分辨出形状的东西。

“嗯，可能是处理私生子。”

接到派出所巡警的报告以后，高田警察署的伊庭主任和刑警、鉴定员驱车赶赴现场。

伊庭主任等人仔细查看现场。不大功夫，看出灰中有呈棒状的小骨片和直径9公分的头盖骨的一部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

伊庭主任一行急忙回到警察署，吉原署长指示，把拾来的骨片送市内外科医院进行鉴定。鉴定报告上说：“性别不详，估计是12—16岁少年的头盖骨。”当时是深夜1：00。吉原署长马上跟县警本部的刑警取得联系，又打电话叫醒正在熟睡的出上刑警部长。出上刑警部长紧急召集鉴定科科长森岛等侦破能手，派他们火速赶赴现场。

被害者是13岁少女

现场位于流经关西主要干线王寺和法隆寺车站之间的大和川河的铁桥以南约5公里处，这里是杂灌木林覆盖的俗称大轮田山的丘陵地带，是个离最近的大轮田和西冈村也足有2公里之遥的偏僻之地。

被确认为焚烧死尸的地点，是从山脚下约1米宽的小道向西爬30多米的洼地，在直径230公分的范围内，灰和其他烧过的东西堆起约13公分之高。

经对烧过的东西进行详细地分类，发现其中有12块圆木烧过后的灰渣，从2公分到10公分长度不等的烧过的骨片数十块，共230克，烧过的肠子190克，妇女发卡2只，金属鞋眼23个，还有烧过的拉链、毛线灰、针织品灰等。

“被烧的象是个孩子。”

森岛科长思考片刻后说：

“骨头太少了，可能是犯人把大部分骨头拿走了。”

他自言自语着，从口袋里掏出21日的报纸《读卖新闻》，指着上面写的标题“少女出家，还是失踪？”对身边的刑警种子田说：“被害者也许就是这个女孩。”

对现场进行勘察以后，他们来到峰松君的田地里查看。在那里发现了许多脚印，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但经查对全是峰松君的脚印。为此不能不认为，犯人作案时为了不留下脚印而铺上了席子。犯人想得如此周到，可见他是有

前科的。

另一方面，种子田刑警部长看了森岛科长指给的《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立即亲自到该县生驹斑鸠街小吉田，拜访了安田悦子（13岁）家。

据她家人说，19日下午7：10左右，悦子从该街龙田英语补习班出来，在龙田神社前的三叉路口与朋友们一分手就没有消息了。这不过有15分钟时间。

邻居和家人一起分头寻找，结果没有找到，当夜12：00左右向郡山署斑鸠警备派出所报案，要求寻找。

龙田神社和焚尸地点直线相距5公里，实际路程6公里多，因此要说悦子是被害者有点不大合乎情理。

但是，悦子失踪的当时，穿着深蓝色毛线短大衣、黑色天鹅绒裙子、白色宽松罩衫、毛线背心、针织衬衣、针织裤衩、淡褐色袜子、每只有12个鞋眼的白运动鞋，戴着，两只发卡，另外还带着装英语书、笔记本、钢笔的小包。这些都和从现场发现的东西相一致，所以可以大体断定被害者就是悦子。

六项侦破方案

悦子是生活富裕的豪农之女，脾气温顺，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前四名，是个惹人喜欢的美丽少女。她根本不会招人怨恨。

县警本部的出上刑警部长火速赶到高田警署，作为“悦子被杀案”，开始正式立案侦破。

这是一起过去未曾有过的特殊案件，所以刑警们众说纷纭，推测不一。有的说杀人动机是强奸，有的说是怨恨，还有的说是迷信。是一人作案还是多人作案也难以断定，是先杀死后搬走的呢，还是在焚烧现场杀死的呢？这一切都没有任何资料帮助人们进行推测。

最后大家的争论集中到了这样一点：适于强奸杀害的地点有的是，为什么要弄到6公里以外的山里？

解开了这个谜，这起案子就等于结案了。

基于这种考虑，动员约30名刑警参加特别侦破本部，决定了第一阶段的侦破方案，大致如下：

一、发现第二现场。虽然还不知道杀人现场是否在焚烧现场以外的地方，但被害者的衣物的一部分、身边用品、大部分烧骨被拿走了，这是很明确的。要竭力发现这些东西的去向。

二、估计运尸使用了自行车或摩托车，所以要注意发现拐骗、同行、暴行的目击者。

三、在“当地通”中，注意发现在大轮田山有烧尸经验的人、有盗窃电线恶习并烧过被覆线的人。

四、从考虑得如此周到没留下足迹这一点来看，罪犯是个有犯罪经验的人，所以要注意从有前科者中发现问题。

五、注意与被害者有某些关系的人。

六、另外，要注意流氓、性格变异分子。

在决定了上述侦破方案之后，高田警察署长吉原特别强调方案的第三项。他说：“山脚下坡陡路窄，即使白天除

当地农民之外也无人从这路过，何况是夜里。并没有道路通向现场，所以初来乍到者是绝对不会进入那样的深山的。犯人之所以选择那个现场是为了把山川峰松君地里的晒谷架上的木头作为燃料。可见犯人一定是非常精通那座山的情况的人。”

侦破总部首先倾注全部人力寻找方案（一）中所谈的第二现场和烧骨。30 名刑警分别编成 5 个小组，对离现场方圆 4 公里以内严加搜索。

笼统说来，搜查也叫作搜索，但这次的搜查可不一般。他们在灌木和白竹茂密的半山腰斜坡上，每走一步都要用手扒拉一下，这种辛苦难以言喻。他们大口地吃着凉饭团子，嘴对嘴喝着水壶中的凉水，心中只有一定要抓住杀害美丽少女的罪恶凶手的念头。正义感和责任感激励着他们。

刑警们的辛苦没有白费。22 日傍晚，在烧迹东南方 2500 米的山岭上，发现了直径为 30 公分焚烧衣物的焚火痕迹（烧被覆电线的烧迹已经发现 27 处）。

发现嫌疑者 50 人

次日晨，鉴定科科长森岛赶到现场，对烧灰进行分选。结果从中找到了钢笔的铁零件、串钥匙的铁环、裙子和罩衣的少量残片、烧过的报纸等 37 片。

这样，证明被害者是安田悦子越来越肯定了。遗憾的是，与犯人有关的资料只有烧过的报纸残片。

鉴定人员试图利用碘化反应，从这样的纸片上采到潜在指纹。但是因为几乎完全炭化，所以无法进行处理。无奈，只好通过紫外线照射，检出了若干文字，拍成照片。经查得知报纸是同年9月8日《读卖新闻》奈良版第13版和同年11月19日的《大阪新闻》的第2版。这两种报纸在全县有2800名读者购买，可以推断犯人就在这些人之中。如若这样，就必须对他们逐一挨个进行内侦。

另外，鉴定人员甚至对第一、第二现场附近的树叶都一片片地采集起来，企图从中捡出指纹，但最后都归于徒劳。在第一现场还发现了4条轮胎碎片，使在场的刑警感到十分惊喜，但那都是附近农民的自行车和拖车上的东西，不能成为侦破的线索。

眼看侦破工作就要搁浅，大阪府警察本部拿出两条最好的警犬来支援，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从24日起，30名刑警重新编成两人一组，对前述侦破方案的第（二）项以外的各项，并以2800名报纸的购买者为对象，一个不漏地进行暗道搜查。但是，犯人似乎非常冷静地策划了一起“完全消赃灭迹”的犯罪案件。侦破工作没有任何头绪，案件将陷入迷宫的气氛不断浓厚起来。

一般地说，疑难案件，每当工作在第一线的刑警们“承认消赃灭迹、查无实据”的时候，就往往陷入迷宫。于是干部们就日夜给刑警们做工作，鼓励他们：“既然是人干的事，就有可能解决。”

被害者安田家，是个有名望的家庭，决不会有人恨他家。通过对与悦子认识的人进行周密调查，发现了4个嫌

疑犯。

其中之一，是个严重的施虐狂，他的妻子稍微回来晚些，就拳打脚踢，把她的衣服撕得稀巴烂。他的妻子无法忍受，终于离家出走。他妻子已离家半年不归，可能是他性欲大发，袭击了悦子。这个男人，对附近山地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而且素日对孩子们亲切，受孩子的喜爱。他过着单身生活，不在现场证明难以说清。

似乎从作为当犯人的合适条件出发，把这样一个人作为第一号有说服力的嫌疑犯，案件就可一举解决了。

可是，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而且经查他家里没有那种报纸，同时有证据说发案当天夜里 9：00 左右他一直在家，从而证明了他无罪，侦破总部大为扫兴。

根据《读卖新闻》和《大阪新闻》这条线索，从 2800 名购读者中找到 50 多名嫌疑分子，可是经过两周的调查，证明他们都是无罪的。

战斗在第一线的刑警们由于焦躁和连续作战而显得疲惫不堪。鼓励刑警们不要灰心的干部们也开始显得急躁和疲劳了。

夜以继日的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干部们得出了最后的结论：杀害悦子的罪犯是盗窃电线的惯犯。

同时对焚烧尸体现场的烧灰进行再分析，结果发现在同一个烧迹上曾烧过 500 公斤的被覆电线，几乎可以肯定犯人曾屡次利用过这个地方作为被覆电线的烧场。

从 12 月 10 日开始，侦破工作就紧紧抓住这条线索进行。

川口其人

根据保存在县警本部鉴定科的罪犯名单，从中抽出48个当地有前科的人，对他们每个人的动向和发案当天的不在现场证明进行了内部侦察，最后从中找出3个有盗窃电线前科的人，一个叫西村武夫（30岁），一个叫川口义一（31岁），另一个叫野本平一（31岁），又经过进一步调查，西村和野本虽然不能够确定，但好象有不在现场证明。剩下的另一个人川口义一，4年前住在王寺街，曾因盗窃电线罪被生驹警察署逮捕，刑满释放后下落不明。

刑警对西村和野本进行了试探，想问问是否知道川口的下落。一天刑警突然去找西村，若无其事地问西村："有点事想问问川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那家伙好象不在这一带。记得是11月10日的中午，他来这儿和我谈了约1小时。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但说的都是在大阪、京都如何闲逛的事。"

刑警凭借直感，立即觉得川口可疑，侦破总部得到报告后，马上把刑警派往四面八方，动手调查川口义一的情况。

他，原籍奈良县生驹郡平群村人，10岁以前在王寺街长大；父亲受雇做看山工作，一家3口在远离人村的山间小屋里生活。17岁上，因从仓库偷米被判1—3年不定期徒刑，住进长野县松本少年监狱。

不到两年释放回家，直到父亲死，一直住在山间小屋

里。附近有王寺街的公墓，从小就经常看到烧尸体的情景。另外，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自己进行火葬，使村人大吃一惊。

他从少年时起就很粗暴，上小学时，听说有人说他妈的坏话，就用石块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一次他听见狗叫心烦而发怒，便把狗打死了。

父亲死后，母亲住进了大阪府八尾市教兴寺，他每月看望一二次，送1万日元生活费。

另外经查证实，他主要把大轮田山周围作为捞钱的地方，是个以偷电线为生的职业小偷。他住在大阪的西成鸟屋街，经常在山里偷电线把电线被覆皮烧掉用草席包好，再用自行车驮走，运到大阪卖给废旧物品收购商店。

这样，刑警第二天再次询问了西村君。他说：

“11月20日夜8：00多，川口来找我，我见他神色不一般，就捉弄他一番。我说：‘警察在找你，你漏馅了吧?’他顿时变了脸色。要是往常，他会和我谈很长时间，可那天和我没说上几句话就象逃跑似地溜走了，所以我觉得他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偷电线了。”

诡称偷而未奸

12月5日，对川口的怀疑已成为关键性的问题。正值这时，听说川口的黑市买卖朋友野上哲二（30岁）被川口打伤，刑警就此访问了野上本人。他说：

“3月间在街头偶然和他相遇，我就问他：‘喂，你洗手

不干了?'他气得涨红了脸，冷不防向我打来，过了4天，他又闯入我的家，用削水果的刀子扎伤我的胳膊。医生给我开了'需要治疗5天'的诊断书。这号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因为害怕不敢向警察报案。"

为此，侦破总部请求先以伤害嫌疑犯的名义把他抓起来。得到了允许后，马上派8名刑警组成4组，携带着上次逮捕川口时的照片，赶到大阪。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川口逃跑或隐藏，在他的6个亲戚家放上了岗哨，昼夜进行监视。不出所料，川口在12月14日傍晚逃到八尾市他母亲的住处。

川口被戴上手铐带走，由伊庭主任向他宣布了逮捕理由。川口愤然大叫："我不认识野上哲二这个人，我一次也没打伤过人。"

于是伊庭主任要把野上叫出让他们对质，而野上却吓得发抖哀求说："那样做我会被杀死的。求求你们，就当我没有挨打。"

无奈只好作为否认案件立案押解，并开据了允许收监的拘留证。但是，第十天早晨，检察官发来通知："如此微罪案件不能起诉。明天即25日，要发释放令。"

坚信凶犯就是川口的侦破总部陷入了困惑之中。必须设法查出川口盗窃电线的犯罪事实，哪怕是一件也好，然后再次将他逮捕。否则，一切苦心将成为泡影。同时纵然使用千斤顶也难撬开川口的铁嘴钢牙。

正当这时，赶到大阪的刑警们在川口的居住地查到了一个他象干儿子一样带在身边的盐胎正一（现年18岁）。

盐胎现在押在奈良的少年监狱服役，他认为是川口的告密才使他被捕入狱，所以对川口恨之入骨，象竹筒倒豆子一样揭发了川口的一切。

据此，对西城区的一个叫山本的古废旧物品商进行大清查，出示了川口、西村、野本、大沼等人的照片，查清了收购电线的事实。山本可能担心被认为是为犯人消赃，便故意搪塞其词假装糊涂。刑警无奈向他讲述了悦子被杀的案情，并要求他给予协助。后来，山本总算拿出了收购记录，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山本指着写有川口的假名字的地方，说那年7月从川口那里收购了3次电线。

电线的数量、粗细和时间都和杀人案情相符，于是在21日，开据了川口、野本、西村等3人的逮捕证，当天立即逮捕了野本和西村。经审讯，他们二人感到已无计可施，便痛痛快快地交待了和川口一起偷电线的事实。

川口一直到第四天头上仍坚持否认。也许是他由于坚持否认而被判重刑的经验，使他在第5天即1月15日开始吞吞吐吐地坦白交待。至于杀害悦子的事，可能是由于他坚信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是个“完全毁灭罪证”的强奸案，顽固地坚持说：“不知道，不知道。”

让我见见妈妈

去大阪侦破刑警的一个小组，查访了大阪和京都的卖淫旅馆，让女人们看了川口的照片。结果有四五个女人说：“他严重变态，第二次来时我拒绝了他。”“他老纠缠不休，

我拒绝他，他就掐住我的脖子，叫我昏了过去。”

另外，盗窃电线的同案犯西村和野本还供出了这样的事实：7月，一起去“工作”的途中，川口曾说过：“最近搞了一个过路的结婚妇女。这次要弄一个女学生。”

令人怀疑加深了。但本人开口交待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因为证据还不够充分。

可是，1月22日傍晚，由于一件小事，事态突然为之一变。

22日傍晚，伊庭主任和往常一样进行审讯。突然，川口用凶狠的目光盯住伊庭主任，象疯狗一样狂吠起来：

“喂！你们真卑鄙。为什么阻止我的老娘来见我？老子的心象开了锅一样七上八下的……”

“别说混账话。她怎么能随便来看你？你真是那么想见她，可以给你叫来。”

“我娘是我唯一的亲人。求求你，主任，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想见她。让我见了，那件事我就说了……”

说来，自川口入监已经两周多，可他母亲还没来看他。因此，第二天立即把他母亲叫来了。

“娘……，你怎么不来看我呀？”

说着，川口就扑向母亲的怀里，要用手抱住母亲。母亲把川口的手轻轻拿开。要是过去，母亲会主动拥抱儿子的，可这次她没有。

“娘不中用了，干不了活，又没有钱，你还老干坏事，想着对不起这个世上的人，我要死，可是警察救了我，已经决定让我从民生委员会拿生活费了。”

“真的？警察真的能保证你的生活？”

“可不真的。真过意不去呀……”

“是，是吗？都怪我不好。娘，对不起。”

川口绝望地大声喊叫着，哇的一声泣倒在地。他曾被捕受审十几次。这还是他的第一次。

那天下午，川口开始供述他的犯罪事实：

“大轮田山的女学生是我杀的。……”

终于，魔鬼般的川口，也开始良心发现，有点人性了。自然，侦破总部笼罩了欣喜若狂的气氛。

伊庭主任听着川口的供述。可是听着听着，他的脸上渐渐失去了红润。因为，川口的供述原封不动都是新闻报道。老实说，那些报道，例如焚尸场所、燃料、所带物品、抛骨场所等等，那一切与事实并不相符。

也就是说，川口钻了新闻报道和事实不符的空子，巧做伪供，以便在公判法庭上一举推翻。一个连小学都没好好上的人，竟这般狡诈，真可谓罕见的恶劣智能犯！主任抓住这点进行深追，可川口却厚颜无耻装湖涂，说：“我是什么犯人？我是为了报你们警察的恩德才说是犯人的。喂，你看着写上点就行了。”

骨头扔进芦苇坑

这场令人焦急的持久战，熬过冬天，经过春天，又迎来了夏天。侦破总部紧紧抓住盗窃电线的罪行穷追不舍，检察官也不断补充了起诉内容。川口依然被留在高田警察署

拘留所。

这一年的盂兰盆节比往年晚1个月。8月13日下午1：00，由小田警部担任对川口的审讯，他的审讯似乎到了应该托盘端出的表面化阶段，犹如杂谈逸话般地进行着。

“你看见小孩掉在河里会怎样做？”

“当然要救了。不管，孩子会死的，怪可怜的……”

“那么，你杀悦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感到心里很难过。”

小田警部刹那间觉得眼前亮出了刀子闪出了白光。觉得“完了！”缺乏警惕性的杂谈无意使得川口更不容易吐露真情。但小田警部表面上始终笑容可掬，只是加重了语气。

“后天是盂兰盆节，是结束苦难的日子。怎么样，你把剩下的骨头拿出来交给悦子的父母吧。他们连葬礼都还没举行，等着你拿出骨头来呢。你体谅一下作父母的心情怎么样？如果那样，她的父母该有多高兴啊。你自己的罪恶不也得到消除了吗？……”

字字句句象刀子一样刺痛川口的心窝。川口抬头看看小田警部的脸，不由双眼泪下如雨。然后低头沉入深思之中。

“怎么样，川口？盂兰盆节那天，把悦子的骨头交出来吧。我始终不明白，你是存心要杀她呢，还是你想和她发生关系，而她却挣扎不从出于无奈才把她杀死的呢？把原因也告诉我好吗？讲了对你不会有什么坏处。盂兰盆节那天就告诉我怎么样？”

川口认真听着小田警部的话，表现出从未有的老实，两眼溢出热泪。

那天夜里，川口回到单人监号，一夜未能入睡。第二天，即8月14日上午又来到审讯室，只见他两眼胖肿发红，面无人色。

他一坐上伊庭主任面前的椅子便放声大哭起来："对不起！"

"纵然你想通了，也没必要说出对你不利的情况。"

这语言象把尖刀扎入已感后悔的川口的心胸。

"不，不是的。都是我不好。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制裁，是我做的也应该由我来承担"

说着，他的心里象卸下了沉重的包袱，连他那双胖肿的眼睛也显得清秀了。

川口接过铅笔和纸，画出了头盖骨、手、腿、脊椎骨的图。

"昨天晚上，这些骨头折磨了我一夜。这些骨头缠着我的身，使我陷入痛苦的深渊。我再也受不了啦！"

川口松了一口气，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说：

"把骨头和石头放到一块儿用席子包住扔到芦苇坑里了。马上带我到芦苇坑去吧！"

刑警们并没有轻信他的供词。因为他曾再三编造伪供，企图蒙混过关。

但是，小田警部等人觉得川口的表情与以往不同，便带着川口来到现场。芦苇坑在离焚尸现场约1000米处，离烧衣物现场相距1300米的山谷里，是个象沼泽一样的水坑。

结果几乎和以往相同。川口一会儿说“这里”，一会儿又说“那里”，可是什么也没有，时间白白浪费了，这时已临近傍晚。

“心平气和，替犯人着想。”这是刑警的格言。可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川口一再制造假供，纷纷指责说：“你还要撒慌！”川口说：“没错儿。”说着先于刑警跳进水坑寻找。

“就是那个！”

川口指着水坑的中央。那里漂着一卷腐烂的旧席。捞上来一看，里边有脊椎骨、头盖骨等72块骨片。川口说席上放了石头，可是在周围没有找到。这附近确实没有石头，当地人也说这一带哪来的石头。这一点是个疑惑。但总归在那天夜里，川口作了如下供述：

“去年1月19日，我想偷电线，从大阪来到箸尾。想约西村一同去，但他不去。于是决定我自己干。当天我先查看了一下地形。”

“我选定了大轮田山。为等到天黑，我来到斑鸠街的龙田神社，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在走路。我老早就想和小孩搞搞，立刻情欲大发，就酿成了后来的罪恶。”

“我见周围没人，就问她家在哪儿，她说在前面的小吉田。我说那我送你回去吧，于是她高兴地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

“这辆自行车通常总放在箸尾车站。”

“我等她坐好，就拼命地蹬起来。途中路过小吉田时，她说‘就是这儿’。我说‘别嚷，你要出声宰了你!’这样骑过大和川河上的大桥，穿过大轮田村，把她带到田野里。”

“那时，女孩拚命挣扎，她大声喊叫，我急忙掐她的脖子，堵她的嘴，等我放开手，她已经死了。敢保证我决不是有意要杀死她。只是想和她发生关系。”

“她死后我在现场呆了5个多钟头，心想必须处理现场。等到12：30左右，见已无人路过，就把她系在背上，用自行车拖到大轮田山烧了。”

“正好登山口处的田地里有杉木和席子，我就弄来30根圆木和两三张席子，把死尸的衣服扒掉以后，夜1：00左右点着了火。”

“周围照得通明，可还是没有烧净。我又把烧剩下的尸体、肉块、骨头拣起来，用席子包上，和女孩的用品一起装上自行车。临行前把烧迹清理了一阵子，以便看不出是烧什么的痕迹。”

“后来把席包扔到芦苇坑。女孩的衣物在山岭上烧毁。接着来到川合村，把自行车存入平端站前存车处，乘上开往上本街的火车，早7：30左右到了大阪。”

鉴定科鉴定的结果，芦苇坑中的人骨和烧损人骨同属

一人，曾为悦子治过牙的医生证明牙齿是悦子的牙齿。说也奇怪，正值盂兰盆节之日，在此案侦破以来第二百九十天，这个案子才得以结案。

在侦破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共投入警察 1．3 万余名，被怀疑的人多达 1550 多名，可谓侦察史上少见的疑难案件。

川口因以强奸、杀人、焚尸、惯盗等罪名，在奈良地方法院公审，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判处死刑。

他否认罪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被驳回，又上诉最高法院，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又被驳回，终于在绞首台上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县境妇女被杀之谜

多摩河和平濑河的汇合处正是神奈川县和东京的边界线。9月8日，在汇合点的神奈川县一侧，发现一具年轻的女尸。经验尸，认为是9月6日夜里12：00左右被绞死后投弃的。即日，神奈川县警察署在高津警察分署成立了特别侦破小组，开始进行侦破。警视厅也大力协助，向全国各地的警察署发送了6万张通告书，通告书上印着死者的头像并写着："你认识这个人吗？"

从全国各地寄来关于许多失踪的年轻女子的情报，但经过调查，不是还活着，就是从家逃出的艺妓，反倒为寻找离家出走的人提供了机会。到第二年1月，寻人启事接到2000件，来东邦医科大学看用甲醛水浸泡的尸体的人也足有50多人，可是到头来连死者的身分也没弄清。该尸现场位于偏僻的地方，无论怎样调查，也是磨破鞋底白费劲。刑警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

同年1月24日，在同一个高津警察署辖内的向丘游

乐园，又发现了一具扒掉裙子和三角裤衩并往阴部插了两支钢笔的不堪入目的女尸。这样，高津警察署就成立了两个侦破小组。这个死尸很快就判明了身分，根据身边遗物并经调查证实，死者是世田谷区代田的西服服装店的店员高泽守代。抓到犯人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据她家里人说，守代2月15日把装有5000日元的手提包忘在出租汽车上，为这事给《读卖新闻》写了一封信，后来有一个叫小林的来找她。当时守代不在家，所以小林交待说手提包他保存着，一定还给她。说完，他就走了。

那天夜里，守代说，那辆出租汽车上写着的司机名字叫高丽，叫小林的人可能是后来的乘客。为此，刑警对东京都公安委员会发放的各种执照的持有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姓高丽这个稀有姓的司机有78名之多。

为了找到这个司机，刑警走访了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日报》，发现了第54号行驶区间（从中野区新川大街到世田谷代田）的司机是高丽雄次。

拿着这个司机的照片给见过所谓小林的守代的姐姐辨认，说是很相似。经过对证，刑警并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证言，也不能确认发案当天他不在现场。在来守代家时，他向附近水果店的人问过路，人们说和高丽司机非常相似。

对高丽的怀疑越来越大。经审讯，他承认拿走了装着5000日元的手提包，但强烈否认自己是杀人犯。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刑警只好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制作了与高丽相似的剪贴照片，往各地发了2.5万张，最后也没有收到一点效果。

因为夜间寒冷，可以把死亡时间推断为从8：00—9：00，这个时候情人们的情事最多，所以认为一定会有目击者，因此号召附近的人大力合作，但人们嫌麻烦，没有提供任何情报。

对这个案子的侦破还在继续，但越搞越觉得这个迷宫难以攻破。负责侦破这起案子的阿部侦察股长说："无据证明高丽就是犯人，但是如果痛痛快快地把手提包还给人家，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件。"

●三鹰女招待被杀案

4月29日早6：40左右，有人报告，在三鹰市北野街605号前面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上穿对襟毛衣，下穿淡茶色裤子，乍一看象是25岁左右的妇女的死尸。

警视厅鉴定科科员对现场进行了观察。现场位于从三鹰通往甲州街道的新川大路以北约200米处的宽150公分的田间小路旁边，周围住家稀疏。

从没有穿鞋、袜子上又不沾泥这一点来判断，尸体是杀害以后才运出扔掉的。

死尸面朝下，左眼紫色胖肿，眼睑有溢血点，甲状软骨两侧有指甲印，所以判断为扼杀致死。鼻血染污了面部。

身边没有任何遗物，服装整齐，没有受过暴行的痕迹。身长1.5米，瘦型美人，年龄二十六七岁，案发约5—6小时，酒巴女招待打扮。但既没有证实死者身分的资料，也没有象样的犯人足迹。

当天晚上，新宿区大久保一条的酒巴间“不夜城”的女招待横沟千惠来电话说，从报纸得到这一消息后，觉得可能是栗安路利子。

马上进行调查，发现栗安路利子住调布市布田街，她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着母亲和弟弟。前天下午 6：00 出去上班，当晚 11：50 左右离开了“不夜城。”

庆应大学中馆博士通过解剖得出的结论和岩田警视对死亡时间进行的推测完全一致，都认为死亡时间为凌晨 2：00 左右，因此只要查明凌晨 1：30 左右路利子的动向，这个杀人案件就可迎刃而解。

路利子当酒吧的女招待已经 10 年，在东京都内去过许多酒吧，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在“不夜城”，她算是这个店的元老了。她活泼开朗，善于接客，是这个店不可缺少的重要女招待。由于父亲有病，使得她和哥哥分居。因为她要养活母亲和弟弟，每月必须有 4 万日元的生活费。这光靠指名费和小费是不够的，所以人们都怀疑，她故意迟迟不结婚，却让她所喜欢的客人抱着以从中得到相当多的报酬。她母亲说她有时不回家，说是住在新宿区西久保一个叫萨基子的朋友家。

而萨基子却否认说：“我和她只是店里的同事，关系并不亲近，她一次也没来这儿住过。”

在店里，人们用爱称“阿知”来称呼她。停止营业后，她和顾客搭伴而行，接着从这家酒店喝到那家酒店，深夜和喜欢兜风的客人在东京的东游西逛，玩得很开心。

她上班通常从京王线的布田火车站上车，但她的尸体

是在她并不路过的三鹰发现的，因此可以推测她是店里关门后应客人之邀乘上小轿车，因情事争执等原因被杀的。根据她家里保存的名片，刑警调查了她的指名客人和其他人，进行了艰难的内侦外调活动。

这个现场，和在新川大路对面的田野里发现的三鹰业余高中学生西村绫子死尸的地点只相距 800 米。

那次案件，金川警部侦破了 6 个月，以逮捕富安美夫而了结。当时警部已经制成了多达 800 个的性犯罪者或不正当性关系者的名册，估计从中找出路利子的熟人，重点查清他们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便可把案情搞清。

为找到遗失的手提包、高跟鞋等等，在广大的范围内撒下了搜索网。

第二天，即 5 月 8 日，有个出租汽车司机报告说："前天晚上，有个象是路利子的女人和一个上穿白衬衣和黑色西服的 40 多岁的男人，结伴上车，凌晨 1：30 在吉祥寺车站下车。经查，男的是"不夜城"酒吧最后离店的顾客，是某工业公司的营业科长。至于为什么坐到吉祥寺下车，理由不详，更难查清他是否有不在现场证明。

后来又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者。目击者说：女的和那个男的分手以后，乘白色出租汽车，奔御殿山方向去了。看来，这个开白色出租汽车的司机很可疑。

5 月 28 日，查到了这个司机。他名叫高荻三郎（27 岁），是开成交通公司的司机。那天夜里他开的车，无论颜色还是型号都和目击者讲的相同。而且，据查前年 10 月他曾有过向乘客动武的事。于是以此为理，作为嫌疑犯将其

逮捕。

第二天，即29日早晨，以自由出庭的方式将高荻带到侦破小组。在审讯中，他始终坚持说，他凌晨2：15开车回到了营业所，在吉祥寺车站附近根本没有拉过女客人。目击者说他很象当时那个司机。死者出了大量的血，如果通过血检，从他的身上或车内发现死者的血痕，就可以得到确凿证据。于是，于当天晚上，对他的衣物和车内进行了鲁米那试验，结果没有发现血液反应。警察因此消除了对高荻的怀疑。

尸体的发现地点，离吉祥寺通往调布的道路不远。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犯人是个当地通。他是把路利子叫出来杀死的。或许她那夜喝得酩酊大醉，惹翻了司机才被杀害的。如果这样，她并没有从吉祥寺车站深夜走3公里的黑路。死尸不是从远处运来的，应该说杀人现场就在不远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方，杀人总会留下血痕。如果找到了杀人现场，或许就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一连几天对发现尸体现场的附近的地面，进行血液反应的试验，结果不消说死者的衣物，就连一滴血痕也没有发现。

在东京都市内，估计有4000多辆无执照营业的出租汽车，其中沿中央线营运的有150辆，必须对他们逐一进行调查。因为都没有驾驶执照，所以调查起来非常困难。但无论怎么说，罪犯利用了汽车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100多天的侦察一无所获，三鹰警察署的侦破小组转归警视厅领导之后又继续进行侦破工作，但仍无找到象样

的线索，从而不得不把案件打入迷宫。

应该说，一定有人知道重要情况，但怕牵涉到自己而守口如瓶。

随着时日的推移，人们的记忆渐渐淡薄，现场证据也渐渐消失了。

在荒川发生的过路人制造的案件没有查清，各地便产生了许多类似的突发性案件。由此可以推测，由于这个案件没有破获，将会给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能破获的案件年年增加。希望有关方面和全社会重视这一严重现实。我认为有的案子只要有民众的大力合作，就能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却让刑警们不得不磨破鞋底，付出徒劳的努力。

●空中小姐被杀案

2月10日早7：00，流经杉并区六宫街的善福寺河上漂着一具年轻女尸。

高井户警察署对尸体进行了检查，发现没有外伤，服装整齐，左手腕带着一块11：50停走的金壳手表。从附近发现的装有现金2000日元的化妆品若干的手提包来分析，认为是投江自杀。

经查，死者是住在世田谷区杉原街的上保公寓、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工作的空中小姐成川知子。因为她是自杀的理由难以认定，所以于第二天即11日上午1：00，只好作为死因不明的案件报告了警视厅。

经鉴定科的岩田警视检视，认为是“窒息致死”。为此委托庆应大学的中馆教授对尸体进行解剖。结果断定：死因，颈部甲状软骨有皮下出血，眼睑有溢血点，故认为是扼杀。胃中有松茸、中国式的炖菜，饭后经过三四小时，无毒物反应，没有喝水。

据此，在高井户警察署成立了为时已晚的侦破总部。而这便是成为世界新闻的重大案件的侦破开端。

知子于同年1月27日，从伦敦训练所回来，住在世田谷杉原街四条337号伯父长谷川五郎家里。因为2月13日有登机任务，她就在上保公寓租了一间房，置买了些家具。2月8日中午，在长谷川家吃了午饭，说到本乡街去祝贺另一个伯父的70大寿，就这样一去没回。死亡时间推断为同月9日夜11：00左右，所以在这期间，知子的去处、对手、9日下午7：00—8：00期间吃松茸的场所、目击者等等便成了侦察的重点。

对和知子有过交际的十几名男子进行了调查，最后只有对一个人的怀疑没有清除，他是敦·伯斯克宗教出版社希腊人神父路易·别尔迈休。

知子出生在基督教徒的家庭，从神户的圣心女子学院毕业后，在万国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1957年到东京，到圣奥底里亚乳儿院工作，由于宗教上的关系开始和别尔神父（38岁）来往。知子在高田马场的外语学校学习了英语会话，加入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似乎从那时起她开始和别尔神父结下了较深的关系。她在伦敦训练期间，别尔每周都给她寄宗教报纸，而且报纸中夹着贵重邮票。这是一种变相寄钱的方式，知子把邮票在伦敦卖掉，换成钱。并认为这是别尔神父对她有爱情的表现。

知子回国以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据说他俩常常坐别尔自家的鲁诺轿车出去兜风。

刑警们对食品饭店、中国餐馆进行了周密的侦察，从

民间获得了不少情报，但没有找到发案前两天内的目击者。虽然查到了这样一件事，就是在知子失踪的两天前收到了用敦·伯斯克公司的信封装着的快件。但在知子的遗物中和她住的公寓里都没有找到这个快件。在通向被推测为投弃尸体地点宫下桥的永福街，9日晚11：30左右有人看见有一辆鲁诺轿车开过。

伯斯克出版社位于杉并区的八城街，离死尸发现地点只相隔1I公里，所以别尔神父对附近的地理情况是非常熟悉的。神父住单门独户，难以确认不在现场证明。经查，别尔的轿车在9日晚9：00左右没有在车库。另外从知子的阴道内发现精液，经化验精子的血型为A型。

警视厅担心由于对这起案件的侦破会引起和基督教这个世界性团体的对抗，所以工作相当谨慎。5月5日，他们想采取客气的方法把别尔叫出，说："想问问你有关成川知子的事。"而对方却以没有受审的理由为借口加以拒绝。警视厅低声下气地恳求了好几次，他才在同月11日，答应在伯斯克出版社的戴尔克神父、希腊大使馆人员和山田律师的陪同下出面。为了避开记者的耳目，审讯在浅草菊屋桥刑事办公室秘密进行。山田律师在场，加藤警部进行讯问，但只让他谈了那天的经过和工作情况就结束了。后来，12日、13日、21日又进行了3次讯问。他说，神父有严格的戒律，禁止烟酒和妻室，和知子的关系只是神父对信徒的关系，知子小姐是位心地纯洁的人，对她被杀难以相信，并坚持说她2月8、9、10日每天上班工作，夜里在家学习，对重要问题有意否认或回避。这期间，刑警们通过调查得

知，别尔神父和知子曾于1月8日在原宿的富士屋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休息近14个小时；2月5日傍晚，他俩在中央铁路线原宿车站相会开车兜风，在菌谷的中国餐馆一起吃饭，然后将知子送到家。他们还常在荻洼火车站前的食品店买罐头。刑警们怀疑其中有松茸罐头。

别尔神父对这些事实都一概否认，所以在第五次讯问时追问得相当紧。

别尔神父提出要求，希望下次讯问在6月13日举行，那时要谈详细情况。加藤警部是个审讯老手，根据神父的表情和态度，觉得有某种程度的可信性。他们想得到别尔的血型材料，但给他喝茶他连手都不沾，去完厕所冲刷的很干净，而且最后还要洗手，表现得十分小心谨慎。看来只好等待第六次讯问了，那时或许有点指望。

但是，别尔神父预先不和警视厅打招呼，于6月11日下午7：30乘从成田起飞的埃尔·福兰西班机，回故国希腊去了，留下一大堆疑问。

其后过了几十个年头，这起案件的真象一直没有揭开。

●一夜间成为淫妇的女高中生

少女的堕落和犯罪，究其原因，大多是在她们十二三岁，也就是性觉醒时，受男孩子的诱惑或受胁迫与其发生关系，开始放荡生活，进而离家出走，并逐渐演化为以性本身为享乐。

其中，65%都是以3男8女或5男3女、4男1女，1男5女等方式组成一伙，在同一房间中交换对手乱交，追求感官享受。发生这种情况的季节大多为4—8月。一年之中70%的花蕾都是在这一时期绽开和落去的。

住在东京都北区的少年良夫(16岁)，从4月份开始到世田谷的高中走读，每天坐国营电车上学。但他常常在电车的换乘站涩谷下车，去看看电影，喝点咖啡。不久，他与4个和他一样的高中生结成了好友。

盼望已久的暑假终于来了。7月23日他们前往神奈川县叶山海岸去洗海水浴，途中在开往小田的快速列车中，他们和7个自称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女孩子玩到了一起。

当天晚上玩累了，他们就从渔民家里租了一间房子，在一起喝酒，接着便乱玩了一通所谓桃色游戏。回京以后，在城里的旅馆里，他们这种肮脏的性游戏就更进了一步。

玉县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珠江、芳子、美佐子（均17岁）3人都是生长于优裕家庭的同学。12月23日她们在大宫市的一家咖啡馆里，和高中二年级学生高田、吉见等成了朋友。第二天，他们都对家人称去朋友家玩，来到东京都北区赤羽的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整整一夜，他们一刻也没睡，悄悄地进行性游戏，偷尝夏娃的禁果。

玉川口市的高中三年级学生静子（18岁），出生于一个有钱人的家庭，独生女，父亲是公司董事。她在一群女佣人簇拥下长大，从小一直极端任性，她喜欢歌剧，成了宝　的狂热崇拜者。

第二年1月5日午后4：00左右，她在银座一条小胡同的一家咖啡馆里，独自一人边喝汽水，边听着抒情音乐。这时，有两个二十二三岁，流里流气的人走过来对她说：

“做我们的大姐吧。”

于是她便和这两个青年在品川的公寓里同宿了。

第二天，她回家去取衣服。父亲想制止她，她威吓说：“我已经是阿飞集团的大姐了，我要是装孬，父母可就没命了。”说着卷起衣物而去。

父亲惊慌之余，便请警察寻找。26日晚，静子给父亲打电话说：“要是您能要求警察作罢，我就有可能回去。”第二天中午，她果然回来了，但她坚决不肯说出这二十几天的活动，而且和谁都不说话。大概她作了这两个男人共同

的妻子，而且好象男人还让她接客了。

此外，还有因放荡而离家出走的学生妻子、被3个少年轮奸后离家出走的三年级少女、租了房子做起29岁和27岁两兄弟的共同妻子，因受到父母责备，于是离家出走，3个人一起在公寓生活的高中一年级女学生等等，均属娼妇型的事例，其数目正惊人地增加着。

同年4月2日午后3：00左右，有一个聪颖漂亮，名叫三浦咏子（15岁）的少女，提出和同年级学生结婚的申请，当她被告知年龄太小，得等大学毕业才行时，悲观之余竟跳到目蒲电车道上想自杀。这可以说是少见的纯情型。

但15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就认真考虑要过夫妻生活，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对异性进行报复的姑娘

完完全全地支配一个男子，这对冈宏子（23）岁来说是件痛快极了的事。渡边一夫（18岁）比她年龄还小，可能是由于体力劳动的缘故吧，肩膀和胸部的肌肉却很发达，剽悍得象个大人。如此强壮的男子对她却绝对服从，这对一直受男子欺凌的宏子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事。

宏子工作的酒吧“小花”，地处千叶县外房州，沿太平洋海岸的国营铁道线的鸭川站前。一夫头一次走进这个店还是去年的6月。那时宏子早就开始混迹于男人中间，已是老油条了。她一看到童贞未开的男子就感到兴奋，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逗趣，宏子对他施展起魅力来。

男孩子的好奇心也许也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吧。

“咱们一块儿到海边好吗？”

宏子贴近少年的耳边小声说。少年一阵颤栗，轻轻地点了点头。于是两人来到没有人迹的海边。

“这事儿还是第一次”。

他象呻吟似地说道。就这样他落入了宏子的手中。宏子觉得这个迷恋自己的男孩子有趣极了。

打那以后，一夫常来“小花”。有了一夫以后，宏子才头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自己可以对其为所欲为的男子。

“要是召集一帮这样的孩子，颐指气使地拿他们玩玩，一定有趣，他们都会叫我姐姐。哎？干嘛不利用这帮孩子去整那些男人?!那些可恶的男人们，我多想向他们复仇啊！对，我要惩罚那些使我一生饱受折磨的男人!!”

宏子一想到这儿就觉得一会儿也呆不住了，她马上对一夫说：

“哎，我说去东京吧！和你的关系已经弄得满城风雨，在这儿呆不下去了。你想不想和我一起逃走?”

一夫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满口答应。两人商量妥后，便乘上了开往东京的列车。这时他俩相识仅有两个多月时间。

4：40从鸭川发往两国的列车，载着这位想要利用少年来对男性复仇的女流氓和被她的肉体夺去了身心。奴隶般任她驱使的第一个少年，披着太平洋的晨曦，向东京方向疾驰而去。

宏子对男人的憎恶之情，最早是当她看到妈妈被男人殴打趴在地上直哭的悲惨情形时产生的。

她出生于千叶县柏市东街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在婚姻上极端不幸。自宏子懂事起就换了4个父亲。不管哪个父亲都象野兽一样粗暴，他们总是在宏子面前残酷地折磨母亲。

头一个父亲是不是真正的父亲，宏子已完全记不得了。第二个父亲是宏子6岁时出现的。他差不多每晚都酒气熏天地耍酒疯，半夜里把母亲剥光，然后又打又踢。要是母亲一哭，他又就象要勒死她似地紧紧搂住她。宏子要是被他的凶相吓哭了，他就把她的手脚捆住，然后用包袱皮或毛巾把她的眼睛蒙起来。

第三个父亲更是酗酒、赌博、不好好上班，整天在家晃来晃去，使母亲很为难。他发起脾气来，常常会把宏子甩出门外。

他从来不设法避开宏子的目光，总是当她面搂着母亲发泄兽欲。每当看到还是孩子的宏子和母亲亲近，他便痛打她，或干脆用被子把宏子从头到脚裹起来。

第四个父亲是宏子中学毕业前不久到家的。这个人也是一头野兽，和以前的男人没什么两样。宏子觉得不管哪个男人都不过是想玩弄母亲，徒有父亲之名。由于净是这样的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宏子对所有男人都产生日益强烈的憎恶。

宏子中学二年级时，有个男孩儿和她发生了关系。她的一个同学叫村木敏一，这个男孩子使宏子开始了解了异性。

那是4月中旬，绿油油的麦田长得又高又密。在麦地里，宏子迈出了作为女性不幸的第一步。

害怕父母知道，加上害羞，宏子没敢对人讲敏一的事。敏一每天来，喊出宏子。糊里糊涂宏子就成了男人的玩物。

中学毕业后，宏子到站长家帮着看孩子。敏一也追到这来。宏子一表示出厌烦，敏一就对她又打又踢，恰象父亲对待母亲一样。而且宏子仅有的一点钱也被搜刮了去。

有一天，宏子被敏一逼到后院的竹林里，当她被敏一搂在怀里时，被站长夫人发现了。

当天，宏子被解雇了。但敏一却象臭虫似地仍缠着她不放。真是可怕的吸血鬼。

敏一亲自为宏子找了个工作，就是酒馆女招待。敏一让她接客、卖淫，把得来的钱全部拿走。宏子稍有反抗，敏一就对她一阵乱揍。

“这个畜生！”

宏子终于忍受不下去了。男人全都是野兽、魔鬼！是玩弄女性的坏东西！宏子心里对男人憎恶极了。

“我要向男人复仇！”

首先要报复敏一。先要做的是逃离他的魔爪。宏子悄悄地隐藏起来，逃脱了第一个男人——敏一。这是6年前，她17岁。

从那以后，宏子到过成田、佐原、木更津、长者街等地的小酒馆和酒吧。她专门找那些有点地位和身分的男人进行诱惑。只要一过夜，就威胁说要到他家里去闹，以此来刮他们的腰包。不知何时，宏子也成了个难对付的女人。

这样做使她复仇的心愿得到了满足。不过，一旦引起人们议论，那儿也就呆不下去了。所以，宏子从不会在一个店里呆上3个月。

鸭川的“小花”酒吧对宏子这样威胁他人进行敲诈的行为无可奈何，这事儿渐渐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仅此还未能满足她对男人的复仇欲。这时一夫出现了。

当天上午9：00，宏子和一夫在两国车站下了车。

“要干事，得招几个喽罗才行”。宏子他们先来到浅草，想找几个肯听自己指挥的街痞。六区里人如潮涌，但合适的小街痞却没找到。晚上，两个人住在旅馆，狂欢了一夜。来到东京，一种解放感使她，而且也使他成了野兽，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销魂之夜。

8月19日，决定命运的一天。

两人走出旅馆时已近正午。他们在公园里无目的地走着，来到电影院林立的街上，四处搜寻，这一天仍没找到合适的喽罗。

“去个什么地方吧。”

没什么地方好去，两人走在大街上，前面刚好停着辆公共汽车，是开往池袋方向的，两人就上了车。

汽车到池袋大约是午后2：30左右。两人下了车就在站前马路上溜跶起来。这里也有一串电影院。刚好前面有两个男孩从电影院出来，耀眼的阳光使刚到室外的两人直眨眼。他俩个头不小，象中学生。宏子用胳膊肘捅捅一夫，给他使个眼色。

“这俩还行，让他们给咱当喽罗吧。这俩逃学的家伙跑到这儿看电影……正在学坏呐！身体挺棒……看我的！”

宏子大摇大摆走近那俩孩子。

“喂！咱们一起玩玩怎么样？教你们有趣的玩艺儿。”

两具少年相互对视了一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宏子伴着两个少年，消失在旅馆门后。被撇下的一夫，一会儿望望二楼的窗户，一会儿望望旅馆门口，焦躁不安地来回走着。昨晚宏子疯狂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啧！……啧！一夫咂了几下舌，从上到下，他浑身都感到急不可待了。

两个多小时后，宏子他们走出旅馆大门。一看到一夫。她便露出会心的微笑。俩个少年看到一夫，先是耷拉下眼皮，但马上就又挺起胸来。

他们一起进了电影院。之后又去了咖啡馆。出来时已是夜里11：00了。

4个人在街上走着，来到日出小学（丰岛区、杂司谷四段）的前面时，迎面走来一个口年男子。象是醉了，步履蹒跚。

“揍这小子，喝到现在决不是好东西。”

宏子把小刀递给一夫。

“我上去招呼，你们从两边上去威胁！”

3个人点点头。宏子挡住了穿白衬衣的中年男人，然后一下搂住他。

“带我去哪儿玩玩吧！”

“真讨厌！”

中年男人使劲推开宏子，宏子一个踉跄。

“还不快动手！”

一夫听到宏子象哭似地叫道。以后发生的事，他觉得恍若梦中。他用小刀向中听男子胸部刺去。

“你这街痞!”

中年男子毫不胆怯，一把抓住了一夫。一夫再次挥起小刀。中年男子叫了一声，倒在地下。

宏子正想搜一下那人的衣服口袋，忽然听到有脚步声走来，来不及了！宏子急忙捋下那人的手表跑了起来。少年们跟在她身后。大概跑了有30米左右，有辆出租车驶来，他们窜上了车，司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就按宏子的吩咐飞驰起来。

8月20日0：20左右，目白警察局接到这一事件的报告。

被害者在送往池袋医院的途中就断气了。他叫古道雄(36岁)，住在丰岛区日出街二段147号红叶庄公寓。无固定职业。这晚他在池袋站前的酒馆里灌了个饱，正往回走。

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搜查第一处处长寺本带领下属人员，从警视厅本部飞速赶到现场，连夜进行现场勘验。并立即在目白警察局设立了特别搜查本部，开始进行认真严格地搜查。

那辆出租车黎明时被发现，司机此刻才知道乘客是凶犯，脸都吓白了。他说乘客在北区王子的飞鸟山下了车。乘客长相、服装等与目击者所述相同。但犯人从飞鸟山又去了什么地方，却没有线索了。

特别搜查本部以及池袋、王子两警察局的警察们齐心协力，以池袋和王子为中心，根据已有线索划片搜查，但没找到这4个人的一点踪迹。

事件发生后第十天，设在目白警察局的特别搜查部的传达室里，来了一位身穿夏威夷衬衫、黑裤子，身体健壮的小伙子。

“报上登的那个杀死古田先生的犯人就是我。”

“你说什么?!”

他的脸变得苍白而呆滞，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警察局内一阵骚动。

据一夫说。4个人到北区王子宏子母亲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大家从宏子那里得到钱，四散而去。

通过报纸，一夫得知被他刺伤的男子死了，立刻恐惧起来，便自首来了。

在一夫的带领下，刑警们到了宏子母亲的家。据邻居说，宏子和她母亲那天早上10：00左右出去了，再没回来。

宏子下一个落脚处就是千叶县柏市她祖母处了。通缉令发出后，宏子果然还在她祖母家。在一夫自首4小时后，宏子被捕。

被押送回目白警察局搜查本部的宏子，十分坦然，毫无惧色。嘴角甚至还浮出满意的微笑。

●全裸少女尸体之谜

一位身份不明的美貌少女，在旅馆的一间客房被勒死。发现时，她赤身裸体。人们推测，犯人是与她一起住宿的年轻男子。在没有一点线索的情况下，警方花了40天，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杀人动机足以使人震惊。其背景笼罩着一层厚厚的性乱黑雾。

一具全裸少女尸体

昭和36年7月5日午前9：20，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子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跑进东京王子警察署东十条派出所。

“不好啦，死人了！我是东十条3—1号菊屋旅馆的服务员。今天凌晨12：30前后，旅馆来了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他们说要住下，我就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层的竹字号房间。可现在那个男的不见了，女的脸朝下，趴在那里，都

凉了。你们快去看看。”

中村巡警该是下班时间了，他正等着下面接班的人。听过这番报告，他当即把大意向总署做了汇报，然后，直奔旅馆，采取措施保护现场。

警察总署署长纲川正在向当天执勤的警察训话。听过汇报后，他叫上刑警科长大金及其手下的刑警也立刻赶到现场。署长出身于警视厅总部第一搜查科，是一名老干将。在旅馆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一具绞杀尸体。向警视厅总部报告后，便着手现场的勘察工作。

报案人松原敏子介绍说：

“和她一起来的男子年纪在二十二三岁，身高1.50米左右，是个矮个子。头发没有一点光泽，垂在额头。脸瘦而长，看上去很老实。上身穿开襟衬衫，下面是黑裤子。脚穿茶色塑料凉鞋。女的个头比男的稍微低一点。圆脸、稍胖，人长得挺漂亮。上身穿镶黑边的晚会女便服，下身是由四片组成的衬裙。一看就象个轻浮的女人。

我把他们领到第二层的竹字号房间，男的付给我800日元的住宿费。早晨当我送走菊字号房间的客人时，发现住在竹字号房间那个男人的凉鞋不见了。于是我给他们房间打电话，没人接。正门是我早晨3：00插上的。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回来，我就叫上管理员仓井节子，一起上楼。他们房间的门好象是从里边锁的，但锁头坏了。我们俩偷偷地朝里边一看，只见那个女的一个人伏卧在那里。门口放着两双拖鞋，厕所里也不象有人。我们想把她叫起来，就摇了几下，觉得硬梆梆的，卷起被子一瞧，见她赤身裸体，

鼻子里流出鼻涕，已经死了。我们俩吓得连声也没敢出，都瘫在那里好一会儿。这个女的我们是第一次接待。那个男的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

纲川署长根据敏子的话，用电传向警视厅下辖各警察署发出通缉。

警视厅总部接到王子警察署的报告，也立即派野田搜查第一科科长、铃木、金川2位组长、佐久间警部及手下10人，还有佐佐木鉴别科科长及手下20人组成的侦破小组赶赴现场，与纲川署长带领的22人一同从上午开始勘察现场和检验尸体。

现场位于国有电车东十条站东侧100米、东十条派出所西侧200米处。旅馆西侧是宽6米的柏油路。这一带属于比较安静的住宅区，再向北走约30米处，有几家舞厅、酒吧、茶馆，所以即使是深夜，街道上也常有过往行人。

旅馆四周由高0.7米的黑色板墙围着，总面积约100平方米。旅馆为木板结构，外罩石灰沙浆。西侧木板墙的中部是大门，可以从里面紧紧地锁住。楼门距道路2米，门宽1.8米，由两块玻璃板组成。里边是门栓。进门后，右侧摆放着一只高1.2米、宽0.45米的拖鞋存放箱。拉开箱门，里面有3层，中间一层的右边角落里，有一双黑胶底、粉红色和乳白色相间鞋帮的塑料凉鞋。

见证人敏子对我们说：

“这双凉鞋就是死者穿的。旁边原来还放着那个男子穿的茶色塑料凉鞋，后来不见了。楼门是我早晨8：00开的，那之前一直锁着。所以罪犯不象是从楼门口逃走的。”

第一层有2间客房、化妆室、浴池、厨房、女招待员室、管理员室。第二层有4间客房，均为套间，里面是寝室。二层楼梯旁是一个0.66平方米的小厅。南端是一个齐腰高的窗口。由两扇玻璃组成。右侧一扇被打开了。窗下0.6米处有镀锌薄铁板制成的屋檐，上面有一条长22.3厘米、宽4厘米的擦痕。此外，在通往邻居家的厨房门的栅栏上，经确认后，也发现有一部分薄薄的赤足脚印。

这时敏子忽然回忆起来，她说：

“我是早晨3：00锁的楼门，接着去关上了厨房门和窗户。可这个插销是开着的。”经她一讲，这个地方看来可以认为是罪犯逃跑的通道了。

犯罪现场被认定在竹字号房间。它位于走廊西侧，走廊宽度为1.2米。房间入口处是由黑色水磨石镶嵌的水泥地，上面放着两双脚尖朝里面的淡绿色塑料拖鞋。与松字号房间相对，左角有一个高0.6米的梳妆台。窗边摆放着一只长90厘米、宽60厘米的黑色长方形茶几，茶几上有两只茶杯，中间是一个玻璃烟灰缸，里面有一截“和平牌”香烟的烟头，与烟灰缸并排，还有一玻璃盛水瓶，用杯子盖着口，里面装有200克冷水。茶几下面的两侧各有一个坐垫，用白棉布罩罩着半边。寝室铺着3块榻榻米，寝室与外间屋由两张拉门隔开。门坎以上20厘米处，有3块直径约10厘米的凹陷。敏子在一旁解释说：

“客房门口的玻璃窗和寝室的拉门原来关着，都是我打开的。水瓶里装着满满的水。那两个客人来之前，拉门没有破损。”

寝室里面，西侧有两扇齐腰高的玻璃窗，都关着，并且从里边插着栓。正对门口的左侧，有90厘米高的壁龛，放着电话听筒和一条湿毛巾。右侧有宽180厘米的壁橱，下面格子里，摆着火盆，里边扔着乳罩。死者头部朝向窗口，枕边摆着一台电风扇、一个取掉罩的台灯和两件叠放的浴衣及两条卷着衣带，浴衣和衣带均没有穿用过的痕迹。

壁龛里胡乱堆放着晚会女便服，废纸篓和粉红色三角裤。

验　尸

屋子的正中央，铺着两层褥子，尸体上面又盖着两层夏天用的被子。揭开被子，露出那具一丝不挂的全裸尸体。头放在枕头上，脸偏向右侧。尸体俯伏在褥子上，从鼻孔流出大量粘液。面部瘀血，呈暗黑色，略微浮肿。眼睛微闭，嘴半张着，露出一排牙齿。

两条腿挺直、分开。右胳膊向上弯曲，手腕伸入枕头下面。左手伸在腹部下方。左右肩胛部、臀部、左胳膊外侧，附着若干根人发。两只手的指甲里，有微量含血脂肪。腰部周围的褥子潮湿，据认为是失尿造成的。左大腿旁，有一块类似手帕的东西，上面粘有少量血迹。

眼睑有无数的溢血点，这是窒息死亡者显著的特征。颈部有一条水平的索沟（勒后的印迹），宽约2厘米，使用的绞索属于皮带类，由此断定，这是一起绞首杀人案件。

验尸结果，根据体温的冷却程度、皮肤的干燥程度和尸斑情况、肌肉及关节的僵硬程度、眼球的混浊度等征候，把死亡时间推断在当天午前1：00—2：00。

尸体的体温检查方法是把温度计插入肛门，假定室温在15度，那么尸体温度一个小时下降一度，逐渐接近室温。当然，由于年龄、死因等的变化，也有略微的差异。这具尸体在上午10：30分检验时，是25.3度。被害者年纪轻，身体健康，室温偏高，所以比标准冷却速度稍慢一点。人死后，要散发一定的水分，如果不从内部补充，经过一段时间后，尸体会干燥，并逐渐僵硬，颜色也会变为褐色，越来越深。这些特征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伤痕、腿、口以及皱纹多的部位。这种变化速度也同空气的干湿有关。出现尸斑是因为血液停止循环，血液由于重力，向下方沉降，致使下方变成深赤褐色。尸斑通常是死后4小时开始出现，时间越长，颜色越浓。

每个人死后的僵硬差非常明显。肌肉发达、身体健康的人，通常在死亡2小时之后按照颚下、胸腹、上肢、下肢的顺序，逐次僵硬，持续十多小时以后，再按僵硬顺序缓解。

人死后，眼球会逐渐混浊。在眼睑闭合的条件下，24小时后，达到最高度。

新死亡的尸体，只要根据上述各项来综合考察，就能基本上推定出死亡时间。但是，当今法医学虽然得到长足发展，要想知道精确的死亡时间，还是相当困难的。

尸体除索沟之外，没有外伤，被奸淫过的特征异常明

显，所以法医采集了阴道内的液体，以便化验。

玉川刑警部长对此案非常关注，他当即下令，在王子警察署设置特别搜查总部，并请求邻近各县警察协助办案。

野田搜查第一科科长、佐佐木警部担任主任，配置10名刑警，加上王子警察署刑警科科长大金警部率领的12名刑警，在炎炎酷暑下，开始了大规模调查工作。

由于犯罪现场保存得比较好，所以后来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在鉴别科指纹所所长齐藤警部的指挥下，吉川警部带领4名专家仔细地采集到了64处潜在指纹。因为现场是很多人利用过的旅馆客房，所以留下了十几个人的指纹。从水瓶和杯子上收集到9处，从茶几上收集到4处指纹，初步认定这是犯人留下的。

从烟头、阴道液体、被害者指甲内的脂肪里，都发现了分泌型B血液。经确认，都是犯人的证据。在现场收集到的7根头发，也认定为犯人遗留物。

全面搜查

现场有衣服15件，据推断均为被害者之物。除此之外，没有一点线索可查被害者身分。犯人的遗留物也只有B型血液、头发和潜在指纹以及女招待提供的罪犯长相。

根据提供的线索，女方首先进到旅馆里来，进行交涉，所以可以认为，不是男方强迫拉至旅馆的。

旅馆第二层的舞场窗口，有逃跑的痕迹，但不一定是

这个杀人犯的逃走路线。

在验尸推断的死亡时间之后，即3：00左右，女招待才关上窗户，并发现鞋箱中的凉鞋不见了。因此，犯人从正门从容地逃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床单上没有皱褶，脱下的衣服也没有破损，由此我们认为她是自己脱衣服的。壁橱里的火盆中扔着的乳罩引起了大家的疑问。

从现场整体来看，两个人在寝室内，由双方同意，发生过一次两性关系。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女方跑到外间屋，男子追出来，曾经格斗过。茶几和座垫的错位及拉门的凹陷破损足以证明这一点。

被害者着装华丽，浓妆艳抹，手指甲涂着厚厚的一层粉红色指甲油，胃液中有酒精反映，并且首先进到旅馆，交涉住宿事宜，从这些现象来看，此女人有可能是一个女招待或卖春妇。

按照办案的通常顺序，查出被害者身分是先决条件。刑警部长们起草了一份全国通缉令，大致内容如下：

“死者年龄20岁左右，身高1.50米。身体微胖，肤色浅黑。圆脸，头发染成茶色，烫发。牙齿没有治疗痕迹，排列整齐。下穿裙子，下面由3块黑布和1块白布缀成。上身穿绣有黑丝花边的晚会女便服，4片衬裙。还有乳罩、粉红色内裤。乳白色塑料凉鞋，鞋带是黑色橡胶带，鞋边为粉红色。此人腹部有手术过的刀痕，约在1个月以前做过阑尾手术。”

又向警视厅下辖各警察署发出命令，要求调查以下几

项内容：

一、被害者初步断定为酒吧女、设舞场的酒馆女招待、茶馆女招待或卖淫妇，所以要对这些地方的同行进行调查。

二、出家未归者或去向不明者中，有无与之相似的人。

三、调查管辖内的外科医生或医院，是否在6月1日—20日期间，有与之相似的人去做过阑尾手术。

四、调查出租车司机，是否在现场附近拉过与罪犯相貌相似的人。

五、做案之前，被通缉的两个年轻人在饮食店的出入情况等。

特别搜查总部的刑警与搜查第一科及王子警署的刑警们两个人一组，在附近一带的医院和各种拉客生意店开始了大规模的摸底调查。这一做法果然奏效。

小田和平冢两位部长的刑警小组，就在当天下午2：00，查明了一条线索。原来，北区丰岛町的代田外科医院在这之前的6月5日，接待过一个患者，与被害者的相貌体格酷似。此人名叫石村玉枝，18岁，住在同区藤谷町的公寓里。这个公寓从被害现场走路约需25分钟，并且听说此人象是酒吧间的女招待。住在隔壁房间的藤田正节（18岁）介绍说：

“玉枝姐已经有一星期没回来了，我正担心她呢。”

两位刑警部长讲完现场的情景和被害者的长相、衣着，正想继续详细了解情况时，藤田的脸色立刻变了，全身开

始发抖。刑警们本来以为已经找到了被害者，可是她却说：

“那个人大概不是玉枝姐。我在东十条的‘柏拉美’酒吧当招待，被害的可能是和我一起干活的集贝明美。长相也大体上相似，穿的黑边晚会女便服也是我昨天借给她的。我想你们说的那个人一定是她。她穿的是乳白色粉红边凉鞋。上月初，她在神谷町丁目的神谷医院做过阑尾手术。”

他们把以上情况向特搜总部做了汇报，征得同意后，把正节小姐领到王子警察署。正节小姐看过衣服后，认定那是自己借给明美的东西。同时证实凉鞋也是明美穿过的。

向田部长和福田刑警的小组跑遍了所有接客店，他们在东十条车站前的弹子游戏店附近，揪住一群在那里转来转去的地痞无赖，据他们说：

“那娘们儿可能是极东组的尚武组长的情妇明美。长相也象她，听说她和尚武组长在广告板后面约会，她没来……她虽然不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可也相当轻浮。”

到此为止，我们查明被害者是集贝明美。当天夜里 8：00，待尸体解剖完毕，我们叫来她的母亲阿矶（41 岁）、姐姐高子（20 岁），请她们辨认尸体。结果认定死者就是她家的二女儿明美（18 岁）无疑。

以上是第一天的搜查概要。

对于经营旅馆的人来说，出这种事是最大的灾难。过往行人都要停下来看几眼，要住宿的顾客却再不敢涉足此地了。这里有明显的格斗过的痕迹，所以我们推想被害者一定会喊出声音来。到早晨 3：00 关店门为止，应该有没

入睡的人。然而管理员和两个女招待却都声称没听到一点动静，夜里很安静。我们看出他们害怕招惹麻烦，不想多说什么。于是提出，出事当晚，第二层的4间客房中，至少还有其它两个房间住有顾客。

“那样会给住宿旅客带来不便的……”他们对此闭口不谈，推托不知道顾客的住址，也不认识顾客。

从当天夜里11：00到凌晨4：00左右，我们在现场附近张开网，对行人进行了调查。因为是闷热的夏夜，所以过往行人格外地多。其中一个人向我们提供说，6日凌晨1：30，从K旅馆二层传来“救人啊！别杀我……”等痛苦的哭叫声。这个人当时只以为是男女情事的胡言乱语，也没介意就走过去了。

特别搜查总部确认被害者身分后，便集中全力，对现场一带进行深入调查。

明美中学毕业后，当过女工。不久便与数名男子发生两性关系，开始走向堕落。又虚报年龄，去酒吧间干起了女招待，辗转至今。

经确认，被害者当时的情夫是极东组系统流氓团伙首领丰田三郎（24岁）。这个人自称在案发那天凌晨1：00，与被害者在银波车站前的酒店约好见面，结果被害人没来，他便与4个同伙在站前的“中国”餐馆喝到天亮。

我们没有深究他是否与明美有无约会，查明了他们喝到天亮的事实，犯罪现场的遗留指纹也与他的不符，所以对他解除了怀疑。

明美的社会关系极多，线条复杂。酒吧间关店后，她

就与来喝酒的顾客出去接着喝，或陪顾客钻进旅馆。对她来说，干这些事就象吃家常饭一样简单。办案人员深为她关系之多而挠头。

但是，她从未与不相识的男人交往过，也不象卖春妇那样以赚钱为目的。因此，此案可推定为由痴情而引起的杀人事件。

“柏拉美”酒吧间的客源，大多是家在附近的人。这个酒吧也声称怕给顾客带来麻烦，老板娘和女招待们都缄默不语。东京的酒吧和设有舞场的酒店，有许多都是调情的交涉场所。这一事件的关键，也就在于挖出那个与明美有关系的男子。通过对此类案件的调查发现，年轻人那种放荡不羁的性生活越发令人触目惊心。明美的死亡，也不会使他们觉醒。连日来，几名有杀人动机的嫌疑犯接连登场，这似乎就是当今社会上青年人的生态吧。

调查陷入困境

7月6日，杉木刑警部长的小组查出，“柏拉美”酒巴的一个常客，名叫佐藤哲雄。案发当晚，曾同明美一起饮酒。他与明美关系甚密，在明美身上花了许多钱，但又恨她的轻浮多情。此人与女招待敏子提供的罪犯长相相似，又没人证明他不在现场，因此，他的嫌疑越来越大。然而，指纹和血型却与现场遗留物不一致。

同一天，星野刑警部长的小组查出一个叫筑井三四郎（24岁）的人。他的身长、年龄、头发、脸相与通缉的罪犯

很相象，家住在王子五丁目，是明美以前的情夫。明美因为讨厌他，处处躲着他，所以他曾放出话来威胁，扬言要杀了她。此人在案发当天，无缘无故地从上班的公司退了职，因此令人感到他有犯罪动机。但却有人证实他不在现场，指纹也不相同。

7月8日，刑警们查出住在附近的工人花崎忠一（22岁）。那天他曾在“柏拉美”掏出5000日元的票子，让明美陪他一晚上。此人也承认自己拿出5000日元是为了炫耀一下，但否认了与明美的关系。指纹也不一致，因此，对他的怀疑也解除了。

象上述这类嫌疑犯到第10天，即14日为止，竟达78人之多。

尽管酒吧间的老板娘不愿与我们合作，经过刑警一次一次地跑来调查，这里的顾客也自然地减少了，买卖越来越不景气。

臼井刑警部长也苦口婆心地一再劝说她们。

“罪犯肯定与你的店有关系，我们警察的使命就是抓住犯人，一天抓不住，一年、两年我们也要坚持下去。谣言一时就会过去的。如果案子早点破了，你们的店也就会早一天得安宁。”

终于，她们开口了。“那天晚上有8名顾客，其中7人是这个酒吧的老主顾。有的甚至连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都知道。我们酒店不愿意得罪这些人，所以迟迟不肯透露情况。酒店的营业时间是到晚上11：00，但实际上常常是到半夜12：00才关门，原因就是考虑到顾客好不容易到这

里聚一聚，喝点酒，高兴高兴。总不好意思撵走他们。明美小姐是12：00左右回家的，那天晚上同她喝酒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以前曾来过四五次，每次专门请她陪酒。这个男的戴着白色鸭舌帽，年龄24岁。另一个人是头一次来这个店。他身穿灰色开襟衬衫，年纪与头一个男的大体相当。看样子他们喝得挺痛快。两个男子的住址姓名都不太清楚，穿开襟衬衫的男人一直和明美小姐调情，他自称月收入有四五万日元。他同你们通缉的那个人很相象。所不同的是这个人穿的是灰色短皮靴，而不是报纸上登的塑料凉鞋。这个人是在明美小姐走后四五分钟之后出去的。戴白色鸭舌的男子也在他们走后六七分钟回去了。从他们分头算帐、回家这点来看，他们似乎不是朋友关系。”

特别搜查总部根据旅馆招待和“柏拉美”酒巴老板娘提供的线索，开始追查那个男子的走向。从那时起第7天，7月19日，通过调查出租车司机，追出了戴白色鸭舌帽的男子。这个人叫高木利光，今年24岁，家住足立区新田下町，是公司职员。此人承认在“柏拉美”饮酒的事实。他说：“我那天的确和一个穿着灰色开襟衬衫的男子一起喝过酒。但我是头一次碰见他，我们曾经相约，在13号晚上9：00去“柏拉美”再喝一顿，可那天他没来。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看来，他好象没有撒谎。高木介绍说，那天晚上，穿开襟衬衫的男子搅拌起鸡尾酒来相当娴熟。那个人自称是浅草一带的无业游民，电影院的人全都认识，看电影从不买票。他还说自己刚从警察局放出来，就到了王子。这个人的长相、穿着大体同旅馆招待员、酒吧老板娘

说的一致。

在这期间，有一个调查组得到了另外一条消息。据住在旅馆附近的中西讲，案发当天晚上 12：40 左右，听到旅馆二层有女人的哀叫声。他曾停下来，听了听。里边传出哭声，“求求您了，别杀我……”后来就没动静了。当时他只以为是男女吵架，也没介意就走了。前面提到过有人在 1：30 左右听见女人呼救的声音。

连过路的两个人都听见了哭叫声，可旅馆方面却坚持说什么也没听到，甚至连当晚住宿旅客的姓名、住址也不肯提供。

到 7 月 23 日为止，我们再一次对出租汽车司机进行了调查。浅草警察署管内的丸新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驾驶员提供说，7 月 6 日早晨 3：00 前后，在 K 旅馆附近，他拉过一位乘客。乘客的年龄在二十二三岁，身高 1.50 米左右，身穿茶灰色开襟衬衫，头发垂到前额。他把那个乘客送到荒川区町屋二丁目。这个乘客与罪犯衣着、长相极其相近，是一个重点嫌疑犯。取得荒川警察署的同意，两方一起开始了搜查。但对这个人的怀疑也排除了。

这个事件刚过不久，女招待敏子小姐就请假回老家去了。臼井刑警部长带领小组闻风后，立即开始跟踪调查。敏子小姐提供说：

“因为发生了那件事儿，我很害怕，就请假回来了。女管家曾警告我不准乱说，所以我当时告诉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上那个男人曾追我到楼下，问我：‘那个女人以前来过这儿没有？’我告诉他没有，是头一次到这儿。正好在

凌晨1：00左右，二屋竹字号房间传来女子的呻吟声，‘不行了……快救救我……放了我吧……’我立刻从服务台给他们房间打电话，那个男的不慌不忙地接电话说：

‘对不起，刚才有点失礼了。请放心，我们马上就休息。’

我当时在电话里没听见女的吭声，所以只当是男女私情，也就没太留意。鞋子是女管家收拾到鞋箱里的，我没看见。”

她提供的这条重要线索，加上两个过路的人听到哭叫声的时刻，以及验尸推算的死亡时间，使我们明确了犯罪时间在5日凌晨1：00前后，犯人和被害人是刚刚相识。

佐佐木主任警部非常重视高木提供的线索，即那个人刚刚从警察局放出来。警察局在逮捕嫌疑犯时，都要强制性地制成指纹档案。每个人的指纹都各不相同，以此来区分罪犯，成为破案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寝室外间屋摆放的茶几上，有水瓶和杯子。从上面采集到了右手拇指、食指、中指的潜在指纹。根据推测，这一定是罪犯留下的，但都是属于不完全指纹，要想从辨认指纹查找罪犯，困难是相当大的。

齐藤指纹所所长带领手下85名工作人员，拼出全力，把在那里保存的，与罪犯长相、年龄相近的单指指纹51万多份反复地对照过几遍，可是没有与之相一致的。接着又派工作人员去　玉、神奈川两县警察署的鉴别科，对照了3.11万余份单指指纹，这次努力也付之东流了。

他们又到府中监狱，翻出那里保管的62万名服刑者

的保存指纹，逐一对照，最终仍是无济于事。

从7月28日，专案人员请求警视厅齐藤设施科科长补协助，拿出全国各地送来那里保管的18—30岁的人的指纹档案，共有100万余份。我们派出80名工作人员开始查对。只要现在的罪犯有过被逮捕的经历，沿着这条线就一定能查出来。大家信心十足，昼夜兼程地干了起来。

如果被检举过，或受过搜查，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一定做成指纹档案。只有当确认了当事人的犯罪事实后，才令其按下指纹，以便与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核对。因此，我们向邻近各警察署求援，请他们叫来十多名与罪犯长相接近而没有被逮捕过的人，拿这些人的指纹来对照。

照片剪接最有名的鉴别科前田技师，根据旅馆服务员、酒吧老板娘和女招待等提供的证词，又让他们看过2万多张照片后，制出了罪犯的模拟照片。只是几个证词有所差异，使得前田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这时，第三个目击者高木君提供了比较准确的线索，模拟照片也随之精确起来，经过几次修正之后，终于赶制完成。

事件的背景

事件发生后第二十五天，7月29日下午6：00，野田搜查第一科长、纲川王子警察署署长及特别搜查总部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搜查会议，回顾了一下案件调查的全过程。

被害者的身分已经查清，犯人的大体轮廓也出来了，目前的调查却陷入了缓慢的进程。到此为止，做为嫌疑犯而被调查的人员当中，与明美有关的人有77名，明美所在“柏拉美”的顾客有43名，长相与罪犯相似的男子有160人，经常在旅馆附近转的游手好闲者有79名。这些人或者是有不在现场的证明，或者是指纹不符，一个一个都从嫌疑犯的名簿上被划掉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听取战斗在第一线上的刑警们的意见，以寻找新的搜查途径。

刑警们每天奔波在酷署中，非常辛苦。他们提出了许多值得考虑的建议。最后，会议制定了以下搜查方针：

一、被害者是初次利用“K旅馆”，与犯人交际不深，所以可能是单纯的卖淫。罪犯的动机或是抢劫金银首饰，或是性变态者的发作。

二、从被害者明美的住所神谷町一丁目到她工作的“柏拉美”酒吧，走路约需二十四五分钟，从东十条车站到“柏拉美”走路需七八分钟，“柏拉美”到案发现场所在的旅馆，走路只需三分钟，她与情夫见面约会的酒店在去往旅馆的相反方向。据招待员敏子小姐讲，似乎被害者钩引了罪犯。

三、犯人穿的鞋还没有最后弄清，假如他果真穿的是凉鞋，那么我们有理由猜测他活动在半径1公里以内，属于“柏拉美”的顾客。

而且他是明美走出二三分钟后回去的。这个身穿灰色开襟衬衫的男子的嫌疑最大。

四、等待模拟照片制成后，进一步深入到民间调查，赤羽和王子两个警察署的外勤巡警要一齐行动起来，挨家挨户地调查。

五、请求邻近各警察署，一边通过临时搜查收集指纹，一边加紧采集嫌疑犯的指纹。

六、对那个穿灰色开襟衬衫的男子，我们下了这番苦心，仍揪不住他的尾巴，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刚刚流窜进这个地区的，必须着重调查最近转入王子、赤羽两警察署管内机关、工场和商店的人。各警察署只要发现与罪犯长相接近的人，就有权对其进行盘查，并提取其指纹，向上面汇报。

七、总部的专职人员依照以上方针，重点地采取行动。命令4个小组、20名刑警从事查询土地登记证，住房登记证、柏拉美的周围关系及罪犯调查的情报处理。一切从头开始。

前田技师对模拟照片的制作要求得越来越精细。如果他公布出来的与其真人不象，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模拟照片唯一的资料来源是目击者的记忆。首先让目击者看一些与原形相似的照片，使其从中选出头部发型、额头、眼睛、鼻子、嘴、脸的轮廓，然后把各部分合在一起，才构成一幅模拟照片。前田技师对那个男子的目击者分头做过测验后，把它们的共通点加起来，制成照片。

8月8日，模拟照片制作完毕，先印刷了3000张，以补充通缉的不足。

我们通过这次调查，对当前的性乱惊诧不已。也正因

为这些性行为是在暗地里的交易，所以导致了这次搜查陷入困境。就连与明美关系甚密的人，到后来也都辩解说与其无关。

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性生活，对于战前的人们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完全成为一种游戏。处女和童贞遭人嘲笑，一切都是为了那瞬间的享乐。

18岁的明美先同穿开襟衬衫的男子发生两性关系，然后又将投入情夫的怀抱，与其鬼混一夜。这种状态好象已经不足为奇，理所当然了。

8月9日上午9：00，担任罪犯调查情报处理的金井刑警部长的小组，带着前田技师制成的模拟照片，来到赤羽警察署宫城派出所，请求他们把照片贴到告示板上。

当时在派出所执勤的藤井、高山两位巡警介绍说：

“早晨0：00前后，我们接到一个报案。在神谷町一丁目23号地区的路上，酒吧的女招待村西富子（32岁）和石山弘子（45岁）两个人被人拦住，那个人对她们说：‘出多少钱都行，今晚陪陪我！’她们拒绝后，那个人仍死皮赖脸地缠着不放。她们检举的人与通缉的罪犯非常相似。这个人原籍北海道，现住北区神谷町一丁目1号地区，属于元冈组。名叫镰田真二，18岁。因为他是轻犯，教育一顿后，没有提取指纹，让他从附近的工棚叫个保人，就把他放了。”

金井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就找到元冈组的工棚，那时已经上午10：00多了，这个人还在睡觉。

“昨晚发生的事，我们想做个指纹档案，请您协助一

下。”

“真对不起，我昨晚喝多了……”这样金井小组顺利地提取了指纹。

他们当即把这个叫镰田的指纹送到鉴别科，请求与犯罪现场的遗留指纹核对。结果，鉴别科的人说：“指纹很不清楚，我们不能马上下结论。不过，可以初步认为是同一种类的指纹。”

这个人尽管没有凉鞋，但他有灰色开襟衬衫，与模拟照片极相近，也同通缉令上描写的一致，所以佐久间警部立即命令金井的小组，把那个自称镰田真二的人领到警察署。

当天下午3：00，镰田被领到王子警察署，再一次提取了他的指纹，送到鉴别科请求核对。5：30左右，齐藤指纹所所长送来通知，“与现场遗留潜在指纹完全相符。”

我们立刻把他做为杀人嫌疑犯，对其实行紧急逮捕。

罪犯的自白

在特别搜查总部里，金井和藤卷两位刑警部长对其进行了审讯。最后终于弄清他的身分。这个人叫镰田辉美，昭和11年12月出生，原籍秋田县由利郡象泻町。

当问到他杀人的嫌疑时，他态度沉着，用平静的口吻断然否认。

“简直是笑谈，我根本没去过十条那边。7月4日，我钱花光了，连买烟和洗澡的钱都没有，所以那天我没出门。我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学点木匠活儿。每个月只有1万日元收入，象去酒吧间、住旅馆这样的事，我连做梦也没敢想。

7月5日，我从师傅那儿借1万日元，到深川洲崎弁天町的酒吧间“科科尔”去，还了那里4000日元。当天晚上我回来的较晚，到家后就躺下了。不管你们有什么证据，反正我是清白的。”

根据他的供词，我们做了调查。原来，向他师傅借钱是在7月4日上午8：00左右。那天下午2：00多，他到附近的弹子游戏店，拿出1万日元的票子，买了100日元的弹子。他声称去洲崎的酒吧间，完全是谎话。于是我们开始单刀直入地追问他的具体犯罪事实。告诉他，当天有许多人能证实他的行动，否认是无济于事的。

镰田到此，便默不做声了。给他端来晚饭，他也不动一下。垂着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不管他是否坦白交待，我们都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完全可以以杀人罪对其起诉。但是，还有必要了解他的犯罪动机和做案过程。如果抢走了被害者的金银首饰，他就会构成抢劫杀人罪，不同情况，量刑也不一样。

佐佐木警部又换班开始审讯。也许是为他那慈父般温和的语言所感化，到夜里9：30，镰田终于摊开双后，对警部开口了。“对不起，是我杀了人。”他的口供如下：

“7月4日早晨，我从师傅手里借来1万日元。下午2：00多，我在神谷町的“阿斯加”弹子游戏店买100日元的弹子，把钱破开了。在那里玩游戏花掉3000多。玩儿完后，已经是晚上9：00多。我又转到十条车站附近的酒吧，陪我喝酒的是一个叫明美的女招待。我在那里总共喝了5瓶啤酒、2杯威士忌、1杯杜松子酒。有点喝醉了，我怕他

们小瞧我，就和他们吹起浅草的流氓团。后来，那个女人跟我讲，酒店应该11：00关门，现在已经12：00点了，让我赶紧回去。她说完就先走了。我因为结帐交钱，比她晚出去三四分钟。我一个人往工棚方向走，刚走出二三十米，她忽然走近我，抱住我的右胳膊，说：'大哥，领我去个地方吧……'我一下兴奋起来，问她要多少钱，她说：'3张圣德太子票就行，（一张票面为圣德太子像的日币，是1000日元）我陪你一个晚上。'说完，她把我领到K旅馆，住进第二层的房间。

刚进屋，女招待就送来茶叶和水瓶，我顺便也把房钱付了。我怀疑她是个拉客老手，在走廊里向招待员打听了一下她的身分，听说她是第一次来这里后，我放了心。我酒喝得太多，口有点渴，就从水瓶里倒水，正喝着，她说：'你先把钱给我吧，我有点醉了，想早点睡。'我交给她3000日元后，她就进了卧室，脱光身子，钻进被窝。那种肉体关系只用五六分钟就结束了。这时，她说想回去，我就急了。我说她不守约，骂她是拉客骗人的坏女人。她哀求我说：'我不是故意欺骗你的，是他们逼我，你就饶了我吧！'我一心想留她住下，拉住了她正在穿内裤的手。哪知道她竟大声地喊起来：'你少和我来这套，逼急了，我叫他们来宰了你。'我不自觉地捂住她的嘴，把她按倒在床上。这下，她喊的更凶了，'救人啊，快放开我……'我便用手卡住她脖子，她渐渐地不做声了。当时，服务台打来电话说：'都这么晚了，请你们静一点……'我道歉后，放下电话。回过头看见她赤身露体的样子，又兴奋起来，糟踏了她一个

多小时。我怕她醒过来后，找人报复，就取下裤带，勒住她脖子，直到她没有一点气为止。在同她扭打时，碰破了拉门。因为她穿衣服准备回去，我就抢下她的乳罩，随手扔进壁橱里。

杀完人，我想立刻逃出去，但是女招待好象还没睡，我只好等到3：00左右，见有人去关门窗。又过了30多分钟，我一看那些人都睡着了，便从鞋箱中拿出凉鞋。我怕一开楼门，会把别人弄醒，便悄悄地回到二楼房间。我用两条被子严严实实地盖在她身上，以迷惑别人。

干完这一切，我从楼梯尽头的窗户跳出去。回家躺下后，想了想整个过程，好象谁也没有发现我，我以前也没去过十条一带，所以放下心来。我当时酒喝得太多，才干了那种蠢事，不是有意杀害她的。”

最终检查结果，他为分泌型的B型血液，从犯罪现场采集的精液，烟头中查出的血型与之完全一致。经鉴定，在现场拾到的头发也是此人的。

他做案时，拿回了交给明美的3000日元。因为法律上规定禁止卖淫，所以他没构成抢劫罪。

同年9月1日，镰田做为杀人犯，被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勾引少女十三法

黑暗中的女子交易所

这里有一篇“审讯记录”。

“营利诱拐嫌疑案”的嫌疑犯的供词与“杀人”之类的案件比较起来，表面上看，似乎就象字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实际上它相当详尽，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了女性的弱点，甚至说明了用什么方法诱惑她们，使其成为妓女。

在实施了卖淫防止法的今天，暗娼仍然钻过法律之网，在暗中继续存在着，不，甚至可以说反而更加严重了。

艺妓、陪客、女招待等，这些可怜的女人，因各种原因落入高利贷、情夫及暴力团的黑手，现在，她们又被拉到黑暗的女子肉体市场，是多么悲惨呀！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有必要让女性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弱点，所以我想把这份审讯记录公诸于世。

嫌疑犯审讯记录

原籍　新泻县南蒲原郡笠间村门牌号不详

住所　不定

无职业

近野欣二　7月生，时年25周岁

对于上记“营利诱拐嫌疑案”，本职对嫌疑犯说，不要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供词，嫌疑犯依自己之意，供述如下：

（一）我独身一人，没家，也没婚约。生母叫寅子，48岁，在墨田区寺岛七段53号经营一家以卖淫为业的咖啡店，雇有3个女招待。我经常去那里，但没有固定的住处。

（二）我出生于北海道旭川市七条十段。在那里读完高小。原籍据说是母亲的出生地新泻，但我从未去过。母亲是旭川一个经营暗娼生意，比她大20多岁的老爷的妾。这老头叫黑井甚三郎，我好象就是他和母亲生的。我从未叫过他父亲，也没和他一起生活过，黑井在四五年前患脑溢血死去。

高小毕业后，我做过洗衣房的学徒、泥瓦匠的助手、牛肉铺的店员，还在弹子房干过，母亲到东京后不久，我也来到了东京。因为我在，影响她做生意，没办法，只好整天在外边乱转，不知不觉就走上了流氓阿飞的道路。

（三）下面说一说拐卖女人的事。

我成为这种人，是由于新本真三郎（42岁）和他的妻子墨子（44岁）的教唆。由于资金的关系，我和新本夫妇

有了关系。现在我按顺序作一说明：

新本夫妇在旭川的场末，经营一家兼卖淫的酒馆，因为他要托我母亲帮助他物色女招待，常常来我家。所以，我从小时候起，就认识他。不知因为什么，也不知何时，他来到东京。在一个盂兰盆会的日子，我们在寺岛茶社偶然碰上了。

我吃惊地对他打招呼，他很高兴地说："上来！"我们在那个茶室里谈了30来分钟，说了说我们分别后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他那儿玩，说些闲话。8月中旬的一天，墨子突然找到我说："我家老爷子有事想拜托小欣，请你和我一起来吧。"

我想会有什么事呢？便去新三郎的店。

新三郎劈头就对我说："阿欣，你能不能帮我做点生意？这事很有意思，又能赚钱。你也知道我们做生意的工具是活的，也就是那活蹦乱跳的女人的肉体。"

"但是，不管多么年轻美丽的女人，如果是太笨拙的话，就招不来客人。可是，聪明伶俐的女人呢，又很难用金钱或强力束缚住她。化装成男人溜了还算好的，她们真有可能去报警，不管怎么说，值钱的家伙是不好找的。"

"所以，你可以去当她们的情夫，从她们的收入中吸收一部分。我想让你帮我去找些年轻、漂亮、有点姿色、身体好的，给咱们看座儿。这是用鱼鹰捕鱼，搞得好了，你可以驾驭住10个妞儿。每人抽她3万，每月可就是30万进项啊，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我有些犹豫："这真是作孽呀！再说，这事儿我不一定

干得了呀!”

墨子马上接口说:“一个男子汉,怎么说这种软话!你先试着干干。只要先把她迷住,做了手脚后,就把她带到这儿来。其他的由我来给你处理好了。你只要设法让她本人同意,说是把她肚子搞大了也没问题。做女孩子交易,从你父母那一代就开始了,你见过,也知道怎么做。”

她看看我说:“你这个样子可不行,得再漂亮点。”说着,自作主张叫来西服店的伙计,随随便便地为我定制了价值4.3万元的大概是英国产的绿色条纹的双排扣西服。

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学习勾引女人术,这可以说是“老虎卷”,也就是说,培养训练我怎样骗女人和骗钱的窍门。这种勾引术共有13法。如下所述:

第一:让对方觉得你很有钱。

有些女人本性是任性、下贱、奢侈、虚荣的。首先要不动声色地使她认为你是一个有钱的阔少。

所以要这么说:

“我父亲是北海道屈指可数的水产品批发商,在室兰被称为“仓库的钥匙”,因为他养着4个妾,母亲一怒之下离开家,现在在向岛经营一家艺妓馆。”

“父亲得脑溢血现在卧床不起,据医生说最多只有三四个月活头了。因为户口簿上只我一个孩子,不管我愿不愿意,反正也有几十亿元的遗产。父亲妾的孩子一共有4个人,即使把他们都照顾上,我们也仍可经过奢侈生活。让我这个不懂行的人接手生意,可能会大亏本的。所以,我想什么也不做,玩一辈子算了。”

“即使遗产只有30亿元，以每年6分的利息来算，每个月也有1500万元，怎么用也用不完哪！”这么说就会取得信任。

光本人这么简单地吹一通还不保险。得找些人整天跟着，嘴里喊着“少爷、少爷”起个宣传作用。

在待人接物及言语上也要与这种身份相适应。更重要的是，要准备好与这种身分相称的服装呀、装饰品呀，以及崭新的钞票等这些小道具。可不能用皱巴巴的钞票。

第二：应该认真地听对方倾诉。

年轻的女人，不管怎样，在人前都是自高自大，抱着天大的幻想的。不管是风度翩翩的绅士，还是有钱人家的浪子，她们都会无条件地迷恋。所以，女性气十足是不行的，要有粗犷的性格、有男子气，得为人爽快、亲切、善于体谅人。

所以决不能说粗俗话。即便是对方乞求，一开始也不能握她的手。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摆出绅士风度。始终都要做出纯情的样子。不管对方讲多么自私的蠢话，一开始也要认真地去听。要尊重她的想法，不要驳她的面子。必须用火一般的热情和她做平等式交往。

第三：要给她们留面子。

女人都是虚荣的，她们往往过分地讲究面子。如果这一点能使她们如意，她们会感动得掉泪的。好好认清这一点，小心应付，这是极为重要的。

比如说去咖啡馆吧，要想勾引那里的女招待，就不要

给你想勾引的女人小费什么的，干脆这样去给她们小费：

“每个人不多，请您分一下吧。”

她们只要从同事那儿得到奉承、感谢，就会洋洋得意，哪怕自己一分也没得到，她们也会感到高兴的。她们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

所以，对待父母兄妹朋友以及熟人时，也要利用这种心理设法给她面子。

第四：要委婉地暗示你要和她“结婚”。

年轻女人的梦想，最终就是“结婚”，这一点古今都一样。老处女个个都可以说是虚荣自大的。

别忘了她们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和她喜欢的男人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所以，一开始就提出结婚就显得轻率不自然。要瞅准适当的机会，委婉地暗示，这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必须以慎重的、极为认真的态度，而且要清楚地表示出这一意志，要尽可能的态度谦恭委婉……。

“要是有人给我们定了婚就好了。”

“要是我提出和您结婚，不知您父母能否同意。”

这么说，一定会使对方高兴得不得了。

第五：不要喝酒撒酒疯

女人是很讨厌男人喝酒的。所以，对于你想勾引的女人，千万不要说你能喝酒，至少在她面前不要提到酒。

要是让她看到酒后发疯、满嘴胡话、不成样子的话，即使恋爱了100年，也会一下子吹了，就彻底完了。

另外，不要抽劣质烟，令人讨厌的口臭会给人不愉快的感觉。

第六：必须满足对方的虚荣

不要挫伤女人的自尊心，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极为宽容。即便她们认识到自己不是什么美人，她们也会觉得自己长得象什么山本富士子啦，原节子啦之类的。即便她们知道别人夸她是恭维之词，也会高兴得乐个不停的。

总而言之，不管什么样的女人，总有强弱之分，她们都抱着与其身分不相应的自尊心和天大的野心，指望一跃而成为一个贵妇人，一切事情都毫不费力地去依靠男人。

即便不能指望能成为什么亿万富翁的少奶奶。是个咖啡馆的女招待，就会指望成为老板娘；是商店的雇员，就会指望成为店主的少妇人；是女演员的话，就希望成为名星；是公司职员就会盼着成为女董事……就是这样。

表现出你能够使她们达到这一愿望的强烈热情，就是最好的诱饵，这一点你一定牢牢记住。

即便对方请求你吻她，你也别说粗俗的话或别人的坏语。

尤其是言谈举止一定要文雅。

第七：应该试着把钱包原封不动地交给她看管。

女人生来就是被动物，所以，无论什么事情都缺乏能动性，反过来巧妙地运用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策略。

比如说，在爱情旅馆里留宿，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你干脆就把钱包交给女人来管。这种大家子气，对方很快就会用她的一切来做报偿。你一定要留心给对方一个你不善

理财的印象。

比如两个人去温泉旅馆里住一晚上，这时把所有的钱都给女人。旅馆是一流的，菜肴要最好的，酒要源源不断的拿来，还要喊来艺妓，给女招待每人5000元小费，要充分地，表现出你挥金如土。女人从根本上讲都是吝啬的，所以，她一定会制止。

“这样可不行呐……”她会尽可能让你省钱的。

“早点洗澡上床吧。那样喝酒会伤身体的。我讨厌艺妓之类的人。给女招待每人100元就足可以了，你真是个败家子。你真是，明明一点酒也不能喝……。”

她会唠唠叨叨的摆出你的妻子样子。到此，一切都具备了。事后，你把钱包拿回来看一下，大概花掉的是你原预想的一半，而且，这个女人已经完全属于你了。

第八：与其说一百遍，不如行动一次。

你要是能掌握这些，并能巧妙地运用的话，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会迷上你的。只要她心里爱上你，那么情人眼里出西施，不管她的父母兄弟怎么提醒她，她已经完全盲目了。为了心爱的男子，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她也毫不犹豫。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要是对方爱你还不到愿意为你去死的程度的话，那么，这种女人的商品价值就是零，要是对方想要东西，那也不行，“你给我点钱吧”说这种话的女人，不会成为摇钱树的。

在整个过程中间，虽然这比较费事，但这一点十分重要。

你即使重复说成千上万遍“我喜欢你”，也不会让人相信的。要是总说“你要不和我在一起，我就要死了”之类的话，就会使她的热情冷却下来而感到恐怖。你要当心！

第九：应该明白迷恋的一方总是吃亏的。

自古以来，男女关系都是迷恋的一方吃亏。也就是说，迷恋者是弱者，他（她）被迫要做出过多的牺牲。而被迷恋的一方，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他想要的，而决不会吃亏。这是造物主所定下的准则，所以谁也没办法。

因此，不管你遇上多么纯洁可爱的美女，决不能迷上她。你只能一门心思地去思考怎么样能使她更狂热地爱上你，怎么能使她燃起不顾一切的恋爱之火。

第十：用闪电似的进攻，让她在“证据”上按“手印”。

女人都是内向的，不管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这是她们的性格。所以，如果她的恋人对她这呀、那呀照顾得无微不至，体贴入微，她们一定会高兴得睡不着觉的

到了这时，大体上女人的肉体就会白白送来。但是，在这之前，决不能发生肉体关系。尽量地陪她们去散步呀，看电影呀，让她们着急，要彻底地让她们着急……。

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你就猛烈地去爱抚她，和她拥抱、接吻，用闪电的办法征服她。只要在动作上始终要做出未经世故的样子，要以女子为中心。

这就让她在“证据”上画“押”了，就成了优质的商品了。就成了20万、30万的钞票。只要掌握得好，她就是一棵很大的摇钱树。你千万不要把这种女人看成一般的人，

她们是天造的男人游乐的工具，是生产钱的机器。

第十一：谈话要给对方带来梦和希望

一般来讲，女人都不会忘记能给她们产生梦想的话，在咖啡馆也好，看电影也好，散步时也好，讲私房话时也好，你都装作随意而又认真地说：

“你说，汽车买卡迪拉克牌的好，还是培克牌的好呢？”

“……你说，咱们把别墅建在哪儿好呢？我很想夏天的时候，望着翠绿的群山和美丽的花园，吃着简单的茶饭。冷的时候，眺望着黑潮翻滚的大海，品尝着活蹦乱跳的鲜鱼，守着温泉生活。”

“女佣人最好挑两三个老成点的……”

“你想干什么？音乐也好，跳舞也好，你要想干的话，你可以干……”。

游玩、享乐、对人颐指气使、能随心所欲地买东西、想做什么都能做，让她抱着如此梦想，就会满足她的虚荣本能，让她觉得有品味不完的乐趣。

其实，女人从根本上来讲是吝啬的。所以，即使漫不经心地让她看到成捆成捆的钞票，她们也不会乱花钱。绝对不可做出既吝啬又精明的样子。

第十二：肉体接触后一周之内就处置她。

发生过肉体接触以后，必须很快地处置她，其时间最好是在一周之内，感情一旦转变，就不能被金钱所代替，打铁得趁热，这是最后的招术。

“其实，和父亲分居的母亲是经营艺妓馆的，你能干

吗？”

“以前我跟你说过，父亲的寿命不会很久了。可是，不管多久，这对奢侈惯了的母亲，干那种事总有点太勉强了，因为这种生意总是要干得很晚才能睡。”

“所以，我想把它托付给你，不知你能不能干？”

“现在一共有4个艺妓。可不出卖肉体现在很难做生意，所以，我觉得挺难办的。”

你不经意地主动问问看。

“行呀，我能行。”

她准会马上接口说。

“要干的话，恐怕应该在别的店里见习四五天……”虽然前面的一切她都答应了，但终于要让她出卖肉体时，她肯定会强烈地反对。

这可是最关键的时刻。首先，你眼泪汪汪地恳切地这样去说服她。

“这生意和别的生意不同，因为是会把肚子搞大的生意，要是不真正地体验一下，就不会知道那个窍门。

“这和做相扑力士的师傅不能是外行一样。我是这样地爱你，哪怕仅让你接一次客，我也难受得不得了。我这也是忍着，必须要讨母亲的喜欢。你一定很难受的。可……还是为咱们，为了学会那个决窍吧，那也不过是三五天就能明白的……”。

“其实没什么，你只要闭上眼睛，把身体交给客人，事后只要认真地消毒，就没事了。

“不久，父亲的几十亿元遗产就会落到我们腰包里，不

会白干的。”

虽然这个预想不是那么可靠，但是，恋爱的人都是软弱的，她准会不可思议地成为你的所有物，奇妙极了！

即便这样达到目的了，也还必须尽可能地使她在一定时期内不致于发现是被骗了，在这期间，可以用各种方法从她那里勒索钱。

等她发现时，就会产生女子特有的“反正已经成了这样子了，再怎么……”那种绝望的心理。就会想尽快地把借来的钱还掉，成为一个正经人，于是就拚命地干活，这样，自觉或不自觉中她就成了一个妓女了。

第十三：盯住那些任性而又自信的“斜阳族”姑娘。

有些女孩子极端自信、任性，“我很坚强，什么样的男人也骗不了我。”这种过分自信的女人最容易上钩。还有那些因一时陷入窘地的良家女子也容易被拖下水。

这种女人往往戒备心比较差，又没有保护者或提醒她的人，即使发现了被骗，也会为了面子而不去报警。

40天之内有5位少女落入圈套

刚才秘述就是祖先传下来的拐卖妇女的“老虎卷”。

我大约花了10天时间，从新本夫妇那里弄熟了这13条原则。从那以后到10月中旬40天之间，先后用这种计谋把5个女人弄到手，过渡给新本，得到33万元。后来从这些女人那里，我一共榨取到19．5万元。

最是被我引上钩的是医疗器械制造公司社长的长女高

木系子（24岁），她毕业于女子大学，相当会玩，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第二个现在博多当艺妓挣钱赎身，她叫井出照（26岁），是一个体态丰盈的性感美人。这个女人和亲外甥发生了见不得人的关系，她让外甥带了500万元钱逃跑，而后她找借口来到东京找他。在她和外甥摆出一付夫妻样子到处游玩时，她外甥把所有的钱拿到手溜了。她不得已当了女招待。

第三个女人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因为父亲宠爱妾，母亲招面首而离家出走。她叫竹田米子，是一个纯情的少女。

第四个是神奈川的渔业工会主席的次女，因为反对双亲主张的婚姻而离家出走，叫江藤瑞江，20岁。

使我倒霉的是后一个——食品公司的常务董事的小姐。她说她叫秋田浪子，还是一个处女，年龄已经19岁了。其实她才16岁。因为违反了儿童保护法第34条，所以我才被捕了。我的所有罪行全部坦白了。

供述人　近野欣二（指印）

上述记录，经供述人听过认为属实，署名并按指印。

●新娘强迫丈夫禁欲案

男性的肉体具有强烈的能动性。说这种本能是恶性案件和各种犯罪的根源并不言过其实。然而，有些案件是由于夫妻生活中的正常要求遭到无理拒绝感到难言的耻辱而酿成的。

7月25日早晨，小雨连绵不断，5：30左右，一位中年男子悄然来到神奈川县菊名车站前的警察派出所自首。他说："我今天早晨杀了我的妻子。我住在东京都世田谷松原大街，在位于新宿的A书房任编辑次长。名叫川口信(49岁)。我本来想自杀，但想到孩子今后无人照顾就没有自杀。杀人现场在自己家的卧室里。"。

北泽警察署的刑警接到通知急忙赶到川口家，见到了川口的妻子知子的尸体。

川口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可谓名门才子，他一毕业就经营书店，和良家令爱结婚，生了一个男孩，但婚后1年又3个月后，他的爱妻死了。

川口不久应征入伍到大陆，复员后又娶了一个妻子，但她留下两个孩子自己却私奔了。他已经有了3个孩子，因此决心不再结婚，并到A书房工作。

川口49岁那年4月，由A书房的经理作媒和三菱仓库的打字员　田知子结了婚。

知子虽然是嫁不出去的“剩货”，便她却长着一身美丽诱人的肉体。

犯人川口说：“知子连睡觉都不跟我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她另外铺了一张床，连一手指头都不让动。问她理由她也不说。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60天。我想今天一定要……就紧紧抱住她。她说：‘别，太恶心了’。说着又跑到另一个屋里。我兴奋地追上去说：‘你不是我的妻子吗’？谁知她怒气冲冲地向我举起剪刀。无奈我就睡下了。可我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就熄了灯走到妻子的床边把她叫醒，这时她大声喊叫，骂我是‘下流的男人’。我感到难言的屈辱，无意中伸出双手掐住她的脖子。起初她折腾了一阵子，等她安定下来以后，我打开灯一看她嘴里吐着白沫，已经死了。那时是午夜2:00多，我眼瞅着妻子的尸体想自杀。想步行3个小时到涉谷车站，乘车横线始发车到远方去死。知子在最初一夜曾允许了我一次，所以她并不是什么毛病，而是她有情人，是在还人情债。但是只有鬼才知道这个女人的秘密。”

男人和女人往往只通过性交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幸福和不幸。这类案件告诉人们，性生活不和谐是不能仅仅通过爱的精神来解决的。

●守贞实例

捏烂男性象征的妇女

在东京都荒川区南千住火车站的东南，有一个叫隅田川的货车站。要回该区的南千住十条胡同，就必须打这个货车站和荒川河中间的空旷野地路过。这里有一条宽10米的油漆公路穿过600米的地区之间，没有一户人家。夜间，只有公路两侧才有20瓦的电灯发着微弱而又昏暗的亮光，一到天黑就没人路过，象个黑暗的荒凉山谷。

4月中旬，一个微寒的晚上，8：30左右，野口真知子（女，38岁），从南千住车站下车，沿这条路急步朝家走去，路上遇到流氓的袭击。她勇敢地前来报案说：

“十几分钟以前，我在南千住下车，一人沿着隅田川路向十条胡同走去。路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急着赶路。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男追上我，上前拦住我的去路，他把象是药瓶之类的东西在我鼻尖底下晃了晃。”

“‘老实点，听我的，要嚷把硫酸洒到你身上。’那人用颤抖的声音威胁说。”

“那人是个20来岁的棒小伙子，激烈地喘着粗气。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个流氓。”

“说来我很不好意思。在禁止卖淫法实施以前，我在吉

原的妓院里干了四年零三个月，被各种男人玩弄过，但从没受到过这样的威胁。我一下子怔住了，觉得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这时，明知我身体肮脏却很爱我的好心的丈夫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决心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尽力使自己沉着下来，说：

“你不要粗暴，我这把年纪的老太太，若你愿意的话，让你随便玩。妓院没有了，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于是那男的说：

“‘大姐姐真会体贴人，让你受惊了，对不起。’”

“说着把我带到离那儿十二三米远的仓库与仓库之间的空地上。他脱下黑色的雨衣给我铺到地上。”

“我装作让他随便的样子，脱下裤衩，老实地仰面躺在雨衣上。那男的完全放心了，很快脱下裤子，向我身上爬来。这时，我把他的手拨拉开，说：‘你等会儿……”说着，我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他的下身，用尽全身力气……”

“‘呜……’”

“那家伙疼得跳起来，用两手捂着，疼得在地上打滚。我趁机跑来报案。”

根据报告的情况，警察进行了搜查，但犯人已经逃走了。

咬断男人舌头的女人

7月末的一天，夜里10：00。已婚妇女山内常子（24岁）路经王子火车站前王子神社西侧的黑暗处时，有3个

十八九岁的流氓围了上来，亮出刀子进行威胁。

常子觉得浑身都吓瘫了，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上来。

常子谈到其后的情况时说：

“车站附近闪耀着霓虹灯，使人晃眼。可我路过的地方死一般的宁静，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借助微明的亮光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只见6只虎视耽耽的眼睛，发射着异样的凶光，他们都直眉瞪眼地盯着我，我害怕了，低下了头。这时，一个似乎是头目的孩子，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故意讨好地小声说：‘大姐，你长得真漂亮。我们不说要你死活的话，你就答应跟我们玩玩吧。因为没处去玩，感到很枯躁。’”

“我知道他手里拿着刀子，如果我拒绝，他们就可能杀我。心想，得想个别的办法。前面就是住家，要是一对一总还可以想出办法，可现在他们是3个人，是根本逃不脱的。”

“‘我这样一个人，你们要愿意当然可以了，只是3个人在一起不行，怪不好意思的。’不知为什么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那个领头的孩子说：‘一个一个地来好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对其他两个孩子说：‘让我先来，你们俩划拳决定先后，好好看着点，别让人看见。”说着推着我的肩膀把我带到王子神社东斜坡的竹丛中。”

“他动作粗暴，喘着粗气，向我扑来。”

“我说：‘你要好好温存我，我不是在老实地听你的话吗？’”

“他听我这么一说，便紧紧抱住我，要和我接吻。我抱住他，深深地吸他的舌头，他呼哧呼哧地从嘴里呼出酒臭气，眯上眼睛，沉浸在陶醉之中。这时我把脚一跺，用力咬他的舌头，就好象咬硬牛肉块一样咬了下去。那小子“哇”地一声叫了起来，两手捂着嘴逃跑了。我感到满嘴腥味，吐了口唾沫，用手帕一擦嘴角，手帕沾满了鲜血。接着就急忙来报案了。”

得到消息，王子警察署出动刑警对王子东站附近进行了搜查，但没有找到犯。后来向警视厅辖区和邻近的埼玉县发了通缉令，但最后归于徒劳，此案不了了之。

把男人推进黑暗的深沟

在东京银座大街一家酒吧间当舞女的井口荣子（23岁），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

她的公寓在东海道铁路沿线的品川区南品川，所以她必须走大井车站东口，经过600多米黑暗而又无人通过的道路。这一带的铁路呈U形，西侧是45度的陡坡，10米以下的底部是铁路地基，白天也很少有人通过。

8月末，一个微寒的夜里0：30。

荣子走这条路上下班已有1年多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所以这一天虽然她发现和她一起下车的人跟在她后面，而没有产生任何疑心。她和往常一样，带着喝啤酒的醉意，坦然自若地走着，她的高跟鞋发着清脆而显得杂乱的响声。

当走到离车站400来米的暗处时，突然有人猛然向她袭来，那人用右手捂住荣子的嘴，左臂夹住荣子的身子。荣子心想他要杀她。这时那人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对荣子说："对不起，哪怕只一会儿呢，跟我接触接触吧。"荣子没料到他的话音这么柔弱，心里一声石头落了地。她感到他呼哧呼哧地喘气，似乎兴奋到了极点，已经急不可待。

附近一片寂静，连个人影都没有。右侧有人家，但大声喊救命能不能把人叫醒很难说，即使有人来了，怕也来不及救她。这时她的眼前浮现出病中的丈夫和孩子的面容。

她轻轻的握住堵住她的嘴的那只手，说："我有病，而且来月经了，我家里有丈夫和孩子，你就饶了我吧。""那不行。反正你是个用身子换钱的女人，你再磨磨蹭蹭我就把你杀了。你的粉红色的衣服和香水的气味儿使我受不了啦"他这样恐吓她。

天空布满了乌云，夜深人静，只有住家门前的灯和铁路大井工场才透出些光亮，所以荣子根本看不见他长得什么样，黑暗中只觉得他穿着细长的瘦腿裤，可能是圆脸，身高1.7米左右，年龄也就十八九岁，所以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孬汉。甚至倒觉得，这么一个好小伙子怎么会干这种坏事。而她却是个常与醉汉打交道的女人，怎么能跟这个小崽子玩呢？她的精神振作起来。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我已经想开了，所以你不要撒野。"说着，荣子握住他的手，他也紧紧握住荣子的手，满意地说："实在对不起。"

后来，他要带荣子沿小路走，荣子说："到可怕的地方搞不好，这前边有个好地方，你跟我来。"她亲切而小声地对他说。他咽了口唾沫，扶着荣子的肩膀，沿着铁路步行了五六米，荣子感到阵阵可怕。

的确，为了工作，她身上抹的香水更加刺激了他的欲望。

"女的最讨厌的就是这样，应该有真正的爱情才好。动武威胁最可恨。咱们定个时间幽会怎么样？"

"不行，我已经受不了啦。"

他非但没有同意荣子的"建议"，反而从上衣伸进手去摸荣子的乳房。他呼吸加剧了。

"好吧，还是这儿好。即使有人从这路过，只要不动，别人就不会发现。"

说着荣子指着离道路 1 米远的铁路斜坡上长满草的不足 2 平方米的洼地。

两人走进那一小块洼地，少年猛烈地向荣子调情，荣子却非常冷静。

"你着什么急呀，我不是想开了吗？你不脱了裤子好好搞，我会生气的，求求你。"

说着，荣子装出要脱裙子的样子。于是那位少年慌忙解开腰带开始脱裤子。

荣子背靠在斜坡上，瞅着他的动作。当他把瘦长的裤子脱到脚脖处时，荣子猛推少年的腰部，那少年"唉呀"一声，滚落下去，掉进黑暗的深沟。这时，凌晨 1：15 开往蒲田的末班车发出一阵轰响疾驰而过。那位少年被瘦腿裤

缠住了脚，不能动弹。

荣子紧张的情绪安定下来，又开始担心起来。她急忙回家和丈夫商量，觉得还是报案好，就来到警察岗楼。但时间耽搁太久，犯人没有抓到。

这是一个急中生智解救自己的好例子。荣子作为一个接客的妇女，深知男人的弱点，正因为这样，她才导演出这么一出好戏。但是，即使是纯洁干净的女性，只要冷静地判断情况，见机行事，纵然是在平地，也能逃脱灾难。

巧擒爬夜男人的少女

事件发生在东京荒川区一家住监街第二层楼的烟铺里的小。

通常在店售货的是这家的独生女浪子(19岁)。这位姐是位生就的美人，个子不高，眉清目秀，皮肤白嫩，可真成了这家烟店招揽顾客的好招牌。她总是面带微笑，殷勤地招待每个来店的顾客，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所以倍受年轻小伙子的注目。其中有的三番五次邀她去看电影或去幽会，还有的向她求婚，而她总不加拒绝但又每每笑脸相待巧妙逃脱。

7月之初，天气闷热，一夜凌晨1：30左右。浪子一人在第二层的一个房间睡觉。

“浪子……浪子……”

浪子被耳边轻轻的叫声喊醒，大吃一惊。

室内的电灯虽然没有开着，但借助街灯照进来的光线，

认出进来的人，就是几乎每天来买“和平牌”香烟的那个人。不知他住什么地方，也不知他的姓名，但似乎是个老实的青年。记得他曾主动搭话约她出去，所以她的情绪很快镇静下来。现在大声喊，睡要楼下的父母亲几分种之内就能上楼来。但她转念又想：“既然他已抱住了我，他完全可能把我掐死。”那位青年压在了她身上。

“喂，你等等。你真要为我的幸福着想，你就别这样粗鲁，你跟我说会儿话，商量好了再干。我的爸爸和妈妈跟我说过多次，让我赶快找个相爱的人早点结婚，即使搬到别处住也没关系，只要死以前能见到外孙子的面。所以只要我说行，他们就会痛痛快快地答应，对不起，你稍等会儿，我去和妈妈悄悄地商量商量……”

说是她父母，也只不过才四十几岁的人，哪里是谈论外孙子的年龄。不知她是寻机逃跑还是去把她父母带来。但是那位青年觉得浪子已经爱上了他。于是他就当真点了点头：

“好，快点。”

在男女关系上，迷恋的一方有致命的弱点，所以到头来无一不是迷恋的一方吃亏。这次事件也是其例之一。

浪子轻轻下了楼梯，溜出大门，走到街道对面，拿起了公用电话，拨转了“110”号。

“喂，现在我家二层楼进来了小偷，拜托了。”

两分钟以后，一辆无声警车象疾风一样开来。

一个巡警守住了大门。

爬夜的青年，感到有人在蹑手蹑脚走上来，心里激动

地呼呼直跳，但没想到出现在面前的却是身着威严制服的巡警。他惊恐万状，可笑至极，身上象按上了弹簧一样，企图纵身从二楼窗子跳下去，但已经来不及了。当他明白过来时，手腕上已带上了冰冷的手拷。

这个蠢货，在受审时交待：

“我叫田上钦一郎，去年年底，从新　县赤东京，在南千住的简易旅馆里作工，因偷鞋被荒川警察署抓走，受到判刑6个月缓行1年的处分。这次我想改邪归正，住在一家家具店当帮工，主要管往顾客家里送货。

“半年前我就爱上了烟铺里的小姐　她总是微笑着说‘谢谢’。那双使人爱得发疯的美丽的眼睛总是闪着爱恋的目光，所以我觉得她对我有好感，后来就常常去买烟，和她搭上了话。从4月起，我约她到外面去，她总是微笑着说，‘那太好啦。只是家里不让我一个出去，母亲的脑子太陈旧，总把我关在家里，让我当闺秀，真烦死了。’他那美丽的脸上笑逐颜开，我相信她是我物色的目标”。

“两三天以前，我遇上了在拘留所认识的朋友佐仓，我把心中的苦脑对他一说，他说：‘女人是很容易弄到手的，但必须大胆敢干。只要留心总有机会。犹犹豫豫，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你的身分，到那时就晚了。’”

“我知道她每天开窗睡在楼上，爬上电线杆往屋里一看，原来屋里只睡她一个人。我认为满有把握。又想，她要乱折腾可不得了，因此我才轻轻叫醒她。我决没有想过硬要和她发生关系。我想她的母亲或许会醒了上楼来，但真没想到巡警会来得这么快。”

“我误认为她对我有意，心里发痒，急不可待。可我还是等着她，谁知突然被巡警抓了起来，闹了一场笑话。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连朋友也无脸告诉。真害羞……”

他的脸上充满了又羞又臊的表情，带着欲哭而没哭的神色。

浪子说：“我感到他值得同情，但当时他很兴奋，叫醒父母后，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偷偷地给警察署打了电话。”听她的讲话，可知她是一个纯朴可信的姑娘。

田上钦一郎供认没有强奸的企图，所以以闯入民宅罪受到处罚。

抓住良机，克敌制胜

园野茂子住在东京立足区本木街。她原是警察署的职员，个子矮小，看上去柔弱，但她自信具有初级柔道的本领。

6月4日，夜11：00。

末班的公共汽车已经开走，茂子从北千住火车站下车后只好步行回家。这条公路分成人行道和车行道，是条宽11米的柏油公路。白天有5个线路的公共汽车穿流不息，夜间，却变成了另一种景象，晚11：30东武公司的末班公共汽车通过以后，只是时有出租车以迅猛的速度通过，加之道路昏暗，显得寂静的吓人。

这条公路的西侧是著名的东京电力公司的4座大烟筒，人行道上有一棵粗大的榉木树。其东侧是西服裁剪学

校。这里没有街灯，周围一片黑暗。

茂子走到桦树下时，一个流氓模样的小伙子拦住去路，说：

“夜里一个人走路很危险，我送你回家，跟我散会儿步好吗？”

“躲开，我这儿正急着呢。”

茂子闪身想穿过去，但两只大手却抓住了她的肩膀。

“一个女的，还不给我赏脸。你不想活啦？”他恐吓茂子，并用手掐住茂子的脖子。但看样他好象没有带凶器。

“这小崽子……”茂子想。同时她又想起了柔道的训谕：“武道之精髓在于击敌这虚，抓住良机克敌制胜。”

于是她说：“你着实可怜，累了吧。这事能在露天地里搞吗？咱们到前边那个旅馆去吧。”

“不行。我知道在旅馆前有警察岗楼。”

“那，到别的旅馆也可以。”

那个青年不再发怒了，沿着斜坡向着妓院一带走去。他用右臂紧紧搂住茂子的腰，见茂子无反应，便得意起来。

突然，“唉嗯……”茂子一声吼，把那个青年拦腰抱起，打倒在路旁。然后骑到那人身上，揪住他的头发，用力使的后头部连连撞击地面。

“别以为我是女的就好欺负，非给你个厉害的瞧瞧。懂了吗？”

那个青年没做任何反抗。茂子见他老实了，就松了手。于是他象兔子一样，撒腿跑得无踪无影。

茂子掸了掸裙子上的尘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向着西新井桥走去。高跟鞋碰击着水泥路面，发出咔哒咔哒的清脆响声。途中经过两个岗楼，她都没有报案。

茂子坚信自己的本领，所以才能瞅准时机，克敌制胜。

被出租汽车司机救了的学生

7月中旬，一个晚上11：30左右，住在泷野川二条胡同上业余高中的学生志田良子，受到了3个暴徒的袭击。她对当时的情况讲述如下：

“事件发生在我从中十条朋友家回来的途中。向着飞鸟山方向，走到北区办事处前，有3个男人把我围住了。其中一个人冷不防拿出刀搁在我的胸前，我很害怕，不敢出声。‘没有多少闲工夫搭理你，到那跟我接触接触，你要闹事，小心你的狗命。’我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威胁，所以一进不知如何是好。正当这时一辆出租汽车开过来了。我摆手叫车，车停了。我一声不哼，准备上车，一个家伙不作声，只顾往下拉我，所以我上不去。我想这辆车一走我就很难得救了。”

“‘喂，请都上去吧。我一个人租了一间公寓，你们可以在我家舒舒服服地呆会儿。’司机胡诌地说。我上了助手席，他们3人坐在后座上。”

“我对司机说：‘一直走，绕过铁道向左拐……’于是汽车绕过飞鸟公园向左拐来到铁路拐弯处。这时我又说：‘开到那个岗楼前面去……’结果车开到离岗楼30多米

处，在三叉路口停下了。那3个暴徒乖乖地下了车。我并没有受到损害，只是既然来到这里就来报个案。”

那个暴徒乘别的出租汽车逃走了。良子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衣着相貌和出租汽车的车号。王子警察署马上发了通缉令。但只是查到他们每二天早晨在池袋车站南口下了车，别的一概没有查到。刑警认为这个学生善于动脑盘终于使自己转危为安。

遇事切忌不要慌张，要冷静地判断自己的处境，沉着镇静地思考问题，为自己找一条生路。这个强奸未遂事件再好不过地告诉了人们这一道理。

把歹徒带到家门口的女招待

午夜0：53，通过新桥开往大宫方向的末班列车，几乎是穿着花哨的女侍和醉汉的专列。车厢里洋溢着很浓的脂粉的芳香，充满了性刺激的气氛。

车上有个从新桥上车的格外漂亮的女性。

她穿着胭脂色的连衣裙，名叫西富富士子（21岁）。醉汉向她挑逗，她装作没听见，不予理睬。

她在上野车站下了车，出站后走到上野公园门口，爬上斜坡，向谷中方向拐去。这时，出来两个彪形大汉拦住了她的去路。

“大姐，今天闲着吧？你一个人路过这荒山野林可不安全啊！把你的身子借给我们使使好吗？真香，受不了啦。”

这两个卑鄙的家伙，简直象是山贼。

富士子连看都不看他们，要通过去。这时一只象树干粗的大胳膊从后头搂住了她的脖子，把她拖到树荫下。

富士子通常总是坐出租汽车回家，今天本想乘乘凉散散步，不幸遭此大难。富士子断念地闭上眼睛，准备听从发落。殚徒要用一块沾满臭汗的手帕赌住她的嘴。

“我决不出声，你们不要堵我的嘴，你们到我房间里来吧！我家一个人都没有，尽管放心。”

于是两个歹徒松开手，互相看了看。

“在这个地方胡来，叫警察看见可不得了。况且我那还有好多酒。”

其中一个歹徒追问了一名说：“莫不是胡说吧？”

“是真是假，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两个歹徒同意了，跟在富士子身后走，连一句话都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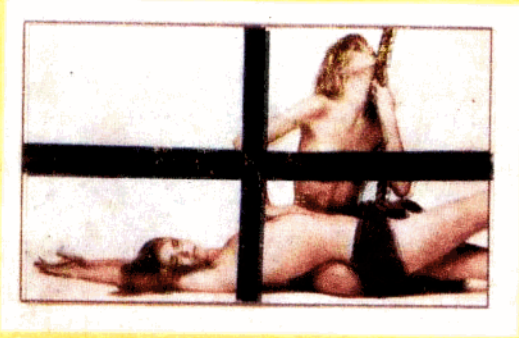
她住的公寓在上野樱木街陆桥附近。当走到第二层25号室门前时富士子停住了脚步。两个歹徒似乎感到心满意足，喜出望外，站在富士子后边等候开门。

富士子3个月以前和情人分了手，一个人过日子，现在变成了正经女人，决心保持贞操，再不受人诱惑。

突然，富士子用力敲门，大声喊：“你，快开门……，你……”喊声几乎要震破宁静的夜空，吵醒这栋公寓的所有的人。

这时，两个歹徒悄悄下了楼梯，溜得无影无踪。富士子担心他们知道自己的住处改日报复，而且无论走哪条路都很黑暗且偏僻，所以第二天就搬到驹，又租了一间公寓。

责任编辑：老 达
封面设计：白 雪



ISBN7—8062—070—5/I·7
定价：4.05元